

著名學文界世

安徒生童話全集

(冊 上)

著 原生徒安
述 譯鳳家張



51

小引

我們一提起童話，就會想到格林兄弟，想到安徒生。關於前者所著的童話，我已經選擇出來，由啓明書局印刷出版，想小朋友們已經把它讀過了，不是很有趣味的嗎？關於後者，我又譯了他著的六十個極有趣味的故事出來，仍由啓明書局出版，我想信小朋友們讀了這本集子，也一定十分滿意，認爲它真是你們的好朋友。

現在我來把這個好朋友的小史，告訴小朋友聽聽吧。

安徒生，丹麥人。一八〇五年生於奧登司。父親是一個窮鞋匠，母親是一個洗衣女。他幼年的生活非常困苦。直到他十一歲時，他父親死後，母親再嫁了人，才送他到一個貧民學校去唸書。他在學校裏，對於宗教，算術，寫字等等單調學科，絕對不能滿足。他老是跑到學校外面去欣賞自然。繼而他母親送他到工廠裏去作工，不久，他因爲生活不慣，只得告退。十三歲時，哥本哈根皇家大戲院的一部份演員到他家鄉來表演，他看了很受感動，決心想做一個演員。十四歲時，他一個人到哥本哈根，訪問皇家大戲院的舞蹈演員，請求學習舞蹈，未成。乃改學木匠。在這裏，因爲常受同伴欺侮，又退出了。隨後他學過唱歌跳舞和演劇，全都失敗。直到一八二二年，他十七歲時，靠了皇家大戲院經理的照顧，得進國立學校免費求學。二十四歲時，他自費出版了一本阿曼克遊記，很得讀者的稱讚。到三十四歲，他出國遊歷，先後到過德意志，法蘭西，意大利，莫吉利，瑞士等國，看見了無數的名勝古蹟，會到了許多偉人名士，長

了不少的見識，又絡續發表了許多童話，內容寫得一本比一本精彩，一本比一本有趣。當時有幾國的國王都會請他進宮去講故事，賜勳章給他佩掛。

一八七五年在他七十歲壽辰那一天，丹麥全國人都熱烈地慶祝他的生日，在晚上還舉行了一個提燈會。一個窮孩子，竟有這麼一天，真是多麼榮耀呀！可是同年八月四日，不幸他就離開了人世。

安徒生是北歐一個最有名的大文豪。他著的童話，世界各國都有譯本。世界各國的兒童差不多都讀過他的童話，都喜歡他的童話。他的童話一部份是根據古代傳說改作；一部份是創作的。寫得極美妙，極樸實，真是小朋友最優良的讀物，請小朋友好好地讀着吧。

譯者

目次

上册

一	樂園	一
二	鸛鳥	一五
三	醜小鴨	二〇
四	鎮定的錫兵	二九
五	牧羊女郎和掃烟囪人	三四
六	天鵝	三八
七	夜鶯	五五
八	人魚姑娘	六五
九	小易達的花	八八
一〇	雛菊	九六
一一	蕎麥	一〇〇
一二	睡神	一〇二

一三	紅鞋子	一一二
一四	陀螺和球	一一九
一五	小杉樹	一二一
一六	賣火柴的小女兒	一三二
一七	快樂的家庭	一三四
一八	雪后	一三八
一九	丹麥人霍哲兒	一七二
二〇	老屋	一七六
二一	火絨匣	一八四
二二	接骨木的母親	一九一
二三	小特克	一九九

下冊

二四	鬼山	二〇五
二五	一個母親的故事	二一一
二六	皇帝的新衣	二一七
二七	牧豬奴	二二二

二八	亞蘇	二二七
二九	領圈	二三二
三〇	飛箱	二三五
三一	繡花針	二四二
三二	眞公主	二四六
三三	水滴	二四七
三四	影子	二四九
三五	跳高比賽	二六三
三六	冰女郎	二六五
三七	頑童	三〇一
三八	國王王后和武士	三〇三
三九	小克勞斯和大克勞斯	三〇七
四〇	湯姆露茜	三二〇
四一	蠢漢	三三一
四二	蝴蝶	三三五
四三	玫瑰花妖	三三八
四四	約翰的同伴	三四三

四五	蚜蟲	三六〇
四六	撲滿	三六二
四七	自大的蘋果樹枝	三六五
四八	葡萄牙鴨	三六八
四九	雪人	三七五
五〇	茶壺	三八〇
五一	農場鷄和風信鷄	三八二
五二	舊路燈	三八五
五三	銅豬	三九一
五四	妖怪和小販	四〇一
五五	天使	四〇四
五六	祖母	四〇六
五七	好人做的總是不錯的	四〇八
五八	那是真的	四一四
五九	一個大悲哀	四一六
六〇	燭	四一九

一 樂園

從前有一個王子，誰都沒有像他一樣，有這麼多的美麗的書籍。這個世界上發生過能夠從書裏讀到，在美麗的圖畫中看到。關於每一個人和每一個地方的故事，他都能够。但是他却找不到他最想念的樂園，在什麼地方。

在王子幼年，正要開始入學的時候，他的祖母曾經告訴他說，在這個樂園裏，每一朵最好吃的糕，花心像最上等的酒。園中有些植物上寫着歷史，有些寫着地理或德文。所以誰喫了一朵花，誰就可以知道一首功課，喫得愈多，那末歷史、地理、或德文，也就知道得愈多。

在那時候，年幼的王子很相信這些話。但是他後來年紀大了，知道得多一些，資質也聰明一些，他很明白樂園裏的華美，一定和他祖母所說的大有出入。

「喔！爲什麼夏娃要攀折那棵智識樹呢？爲什麼亞當要貪喫那隻禁果呢？如果我做了他，就永遠不會發生這樣的事情。罪惡也就永遠不會到世界上來了。」

他那時候是這樣說的，一直到他十七歲的時候，他仍舊是這樣說。「樂園」佔據了他整個思想領域。有一天，他在樹林裏散步，他一個人散步，因爲他是最喜歡那樣的。

黃昏來了，濃雲擠在一起，下起大雨來了，整個的天好像是一個大水閘；天色像夜間的深井裏一樣黑暗。王子時常在潮濕的野草上摔跤，又時常倒在突出的亂石上。各樣東西都被水浸透，這可憐的王子，身上簡直連一根乾線也沒有了。渾身盡濕，他只好爬到那些大石頭上去，那裏有水從蘚苔裏流出。



他快要暈倒了，當他聽得一種奇怪的哄哄之聲，只見前面有一個很光亮的大洞。洞裏正燃着一個火，那裏可以在上面烤一隻鹿，而事實上也真的在烤一隻鹿；那隻有角的鹿，是穿在一根炙肉叉上，正在二支砍下的松枝中間慢慢轉動。一個年老的婦人，身體強大得好像是一個男子改扮的，坐在火旁，把一塊一塊木頭送進火裏去。「跑過來，」她說；「坐在火旁，把你的衣服烘乾罷。」

「這裏的風大得可怕啊，」王子一面說一面坐了下來。

「在我兒子歸家的時候，風還要刮得厲害呢，」那婦人回答說。「你現在是在風洞裏；我的兒子就是世界上的四種風你知道麼？」

「你的兒子在什麼地方呢？」王子問。

「你這種太笨的問題我不必回答的，」那婦人說。「我的兒子是隨便跑的——他們現在是在上面和雲兒們一起玩！」說着她指點着上面的藍天。

「真實，」王子說。「你的話說得很不客氣，你的神氣，也不像我通常看見的那種婦人一樣柔和。」

「是的；她們沒有什麼事情做，所以斯文的！因為我要管束我的兒子，我却只得嚴厲些；他們雖然都非常頑皮，可是我却能够將他們管住的。你看見掛在牆壁上的四個袋子麼，他們像你常常怕見鏡子背後的棒兒一樣的怕見這些袋子。我對你說，我有力量管住他們，將他們推進袋子去；我們不講什麼禮節。他們坐在那裏，就可以不再四處亂跑了，等到我放他們，他們才得出來。好，一個已經回來了！」

這是北風；他帶着刺骨的寒冷衝進來；大塊的冰雹在地板上跳躍，雪花紛紛的飛舞。他身上穿着熊皮的背心，熊皮的袴子；一頂海豹皮的帽子，罩下來遮住了他的耳朵；很長的冰箸在他的鬍鬚上垂下來，一塊

塊的冰雹，不停的從他的領圍上滾下來。

「你不要立刻跑到火邊去。」王子說；「不然你會在面上或手上生凍瘡的。」

「凍瘡！」北風重複地說，他高聲的笑了；「我最喜歡寒冷！不過你這個懦弱的孩子是誰？你怎樣跑進這風洞的？」

「他是我的客人。」老婦人說。「如果你不滿意於這個解釋，那末你就給我跑進袋去！你知道我的意思麼？」

這幾句話很有效力；現在北風就告訴他們，他這時候是從什麼地方來的，上一月他到過那些地方去的。

「我是從北冰洋回來的。」他說；「我曾經和幾個俄國的獵鯨人到熊島去。當他們駛出北海角的時候，我就坐在舵上睡覺，我每次醒來，海燕常常在我腳旁邊飛來飛去。牠是一隻快樂的鳥，牠突然拍着牠的翅膀，然後伸出翅膀一動不動的向前飛去了。」

「不要太嘮叨。」他母親說。「你就是這樣地到了熊島麼？」

「正的那是一個極美麗的地方！那邊的地面似乎預備跳舞的——和木板一樣平坦。半溶的雪，襯着蘇苔；尖銳的石子，和鯨魚及北極熊的骸骨，隨處都是。看來好像是巨人的臂膀和腿，罩着一層綠色的霉污。叫人看起來，那裏是永不會照到過太陽的。」

我稍微吹開了些烟霧，就可以看見那裏的小屋，用破船板築成的，頂上遮着鯨魚皮，皮的有肉的一面朝着外邊，上面滿塗着紅和綠的油漆。屋頂上一隻活的北極熊坐着，正在咆哮。我跑到岸上去，窺看鳥窠，看

見許多毛羽未全的小鳥，張開牠們的小嘴在叫着：我向牠們的喉部裏吹下一陣風去，牠們都知道閉上了嘴。許多海馬像大蟲一樣在打滾，有一個豬形的頭和四十五吋長的牙齒！

「我的兒子能够講很好聽的故事，」母親說，「我聽了你的話，餓得我嘴裏流出口涎來了。」

「現在開始捉魚了；魚叉刺進了海馬的胸膛，一股熱騰騰的鮮血就好像一個噴泉的湧在冰上。於是我想到了我自己的遊戲；我就發風，使我的航船，巨大的冰山，將這些小船團團圍住。喔，那些水手是怎樣地呼嘯和驚喊啊，但是我比他們呼嘯得更響。他們不得不丟了死海馬，箱子，繩索，以及在那邊冰上的一切東西。我又吹下些雪花在他們頭頂上，趕他們漂到南方去嘗嘗海水的味道。他們永不會再到熊島上去了！」

「那末你做了一件壞事！」風的母親說。

「我所做的好事，別人會告訴你的，」他回答說，「但是這裏我的西風哥哥又來了。我最喜歡他；他有海洋的氣味，並且有一種愉快的涼風。」

「那就是小西風麼？」王子問。

「是的，這當然是西風。」老婦人回答說，「但是他並不小了。幾年以前他確是一個可愛的小孩子，不過現在他已是很大的青年了。」

西風看上去像個野蠻人，但是他戴了一隻闊邊的帽子，他還不見得頂難看。他手裏拿了一根桃花心木的棒子，這是從美洲桃花心木樹林裏斬來的。這是一根極名貴的棒子。

「你從什麼地方來的？」他的母親問。

「從森林裏來，」他說，「那裏多刺的野草在樹與樹之間結成籬笆；在那裏，濕草中間，滿是水蛇，在那

裏簡直絕無人迹。」

「你在那裏幹什麼呢？」

「我望着極深的河，注視牠怎樣從巖石裏流下來，濺成水花，而飛向青雲邊去，造成了一條長虹。我看見野水牛在河中游泳——流水將牠沖開去；一大羣野鴨也在游泳——牠們當水從絕壁上流下來的時候，飛到空中去；但是野水牛又不得不攢下水去——我很喜歡那樣，因此我起了一個大風浪，把古老的樹木刮成片片。」

「你還做了什麼事沒有？」老婦人問。

「我曾在草原上翻過筋斗，我曾趕過野馬，搖過椰子樹——是的，是的，我還有許多的故事可講哩！但是我們不必都講出來。這個老母親你是很明白的。」他很莽鹵的和她接吻，幾乎將她推翻了他真是一個野孩子！

現在南風回來了，他頭上戴着頭巾，身上穿了一件飄蕩的游牧人穿的大褂。

「這裏真寒冷啊，」他一面喊着，於是一面又投了些木片到火中去。「誰都知道：北風是先我來了。」

「熱得這樣，可以在這裏烤一隻北極熊了。」北風說，

「你自己就是一隻北極熊！」南風說。

「你們要關進袋子裏去嗎？」老婦人問。「坐在那邊的石上，告訴我，你會到過些什麼地方。」

「到過非洲去，媽媽。」他回答說。「我和加非爾地方的土人（南非的一種土人——譯者）打過獅子。那裏的平原上長着一種美麗的綠草，綠得像橄欖一樣。那裏的角馬在跳舞。駝鳥和我賽跑；但是我比牠跑得快。」

我走進那黃砂的沙漠裏，那邊人們會想到他是在海底一樣。我碰到一隊商人，他們正在殺死他們最後的一隻駝駱來弄水喝，但是他們所得極少。日光在燒灼他們的面部，沙礫湯着他們的腳底。這沙漠大得無邊無際。於是我滾到這疏鬆的細沙中，將牠高高地捲起，轉成一個個巨大的圓柱形。那是一種跳舞！

你能够想得到，站在那里的獨峯駝駱是多麼的喪沮，商人把他的大褂遮到頭上。他跪在我面前，好像他常常跪在他的上帝阿拉神的面前一樣。那裏他們都葬身沙中，一個沙塔將他們一齊蓋住。歇了些時，我又將牠吹開，以後太陽將要漂晒他們的白骨。這樣，旅行過的人就知道在他們之前，已經有人到過那裏了。不然，是人們不會相信的。」

「那末你只做了些壞事情！」他的母親說。「給我跑進袋裏去！」她不等到南風警覺，早將他抓住，把他推進袋去，他只是在地板上打滾，直滾到她坐在這袋子上，他才安靜下來！

「這些都是不知輕重的野孩子，」王子說。

「是的，」她回答說，「但是他們一定要服從我。現在第四個孩子來了！」
這個是東風，他穿着我們普通人一樣。

「你是從世界的那一角來的，」母親說。「我想你曾經到過樂園去的。」

「我預備明天去，」東風說。「自從我上次去了，到明天是一百年了。現在我從中國回來，我在那里圍着琉璃塔跳舞，直跳得一切的鈴聲都響了起來。路上，那種官員在被打，雖然他們都是從一品至九品的貴人，在他們的肩上，打得竹鞭都折斷了。他們叫喊着說，「多謝我的老爺！」但這不是他們衷心說出來的。所以我搖着鈴唱道，「丁，咚，咚！」」

「你是個野少年，」母親說：「你到樂園裏去是好的，因為你去一次你的行爲改好一些。你須要在那個智泉裏多喝一回，然後再帶一小瓶回來給我。」

「我知道了。」東風說：「但是你爲什麼把我的南風哥哥關在袋子裏呢？放他出來！我要他告訴我鳳凰的事情，因為我每百年到樂園裏去的時候，園裏的公主常常要聽鳳凰的事情。解開這袋子，我最慈愛的媽媽，我要給你兩衣袋茶葉，青翠新鮮得和我採下來的時候一樣。」

「好好，爲了這茶葉，爲了你是我最親愛的兒子，我就解了這袋子。」她將這樣做了，南風就爬了出來；但是因爲他的處罰已經被陌生王子看見，看上去他很高興。

「這裏有一張櫻栢葉，你拿去給公主，」南風說：「這張櫻栢葉是鳳凰給我的，牠是現今世界上唯一的鳳凰。在這張葉上，牠曾經用牠的嘴來啄出牠生活的全部歷史。公主能夠自己讀牠出來的。」

我看見那隻鳳凰放火燒了他自己的窠；我看見他像印度寡婦一樣坐在裏面等死。那乾燥的樹枝，燒得格格發響，從火中透出一縷縷的輕烟和一陣陣的香氣，到後來，一切都燒着了，於是這老鳳凰就燒成灰燼。但是牠的蛋却紅熱地躺在火中，很響的蛋殼裂了，小鳳凰就飛了出來。現在這小鳳凰是鳥類的王了，並且是世界上的唯一的鳳凰。我所給你的那張櫻栢葉上，牠曾啄了一個洞，這就是牠給公主的一個敬意。」

「現在讓我們喫一些東西罷，」風的母親說：於是他們就一齊坐下來喫烤鹿肉，王子坐在東風的旁邊，他們不久就結成好朋友了。

「只要告訴我，」王子開始說：「我聽見你們常常提起的那個公主究竟是誰？那個樂園在什麼地方？」

「哈哈！」東風說：「你要到那裏去嗎？好的，如果你要去，明天就跟我一起飛去，但是我一定要告訴你。」

自從亞當和夏娃的時代至今，從不會有人到過那裏去。他們兩個人的名字，我想你總會在聖經故事裏看見過的了。

「自然我看見過的，」王子說。

「自從他們被逐以後，這樂園就沉入地中；但是那裏仍舊有和暖的陽光，恬靜的空氣，和一切的美麗。現今小神仙的女皇就住在那裏，那裏也有一個幸福島，那裏是長生不老是生活愉快的。明天你馱在我背上，我可以帶你去；我想我總能帶你去的。但是現在請你不要再說話，我要睡覺了。」

於是他們大家都睡覺。王子清早醒來，發現他自己已經高高的飛在雲端裏，他並不驚異。他正坐在東風的背上，東風緊緊地拉住他。他們已經飛得很高，那些樹林、草原、河流、海洋，看下去很像一幅五彩的大地圖。

「早安！」東風說；「你可以再睡一會兒，因為下面地上，沒有什麼好看，除非你有興趣去數數那些教堂。牠們矗立着好像是綠板上的粉筆點，」他所謂的綠板就是田野和草原了。

「我不會向你的母親和弟兄們告別，很不禮貌，」王子說。

「那是可以原諒的，因為你睡熟了，」東風道。他們現在飛得比以前更快了；你可以在樹頂上聽見他們飛行，因為當他們經過樹頂的時候，那些葉子和樹枝都沙沙作響；你可以在海面上，和湖面上聽見他們飛行，因為當他們飛過水面的時候，大浪起來，大船顛動得像一隻游泳的天鵝。

到晚上，天色漸漸黑了，那些大市鎮真是好看。在下面各處都點着燈，正像有人點着了一張紙，看紙上的那些小火花，一個個先後消滅。王子拍拍他的手，但是東風叫他不要動，叫他握緊一些，不然他會落下去，

落在一個教堂的尖塔上。

在黑暗的樹林裏，老鷹飛得很平穩，但是東風飛得更加平穩。哥薩克人騎在馬背上穿過荒郊，但是王子騎的却是絕對兩樣的。

「現在你可以看見喜馬拉耶山了，」東風說。「那是在亞細亞洲最高的山脈：他們現在馬上要到樂園了。」他們更向南方飛去，不久，空氣中充滿着花香，無花果和石榴樹雜生野外，紅和白的葡萄一叢叢從葡萄藤上垂下來。他們就在那裏落下來，在軟軟的草地上活動活動，那裏的花兒對着風點頭，好像在說「歡迎，歡迎！」

「現在我們是在樂園裏嗎？」王子問。

「不，還沒有，」東風回答說，「但是我們快要到那裏了。你看見那裏的石壁和大洞麼？那裏野葡萄垂下來像一個寬大的綠帘。我們一定要從那裏穿過去，且把你的外套扣好，這里雖是陽光灼人，但是再前進一些，你就覺得冰冷了。鳥兒在洞邊飛翔，不靠洞的一隻翅膀熱得像在夏天，靠洞邊的一隻却是冷得像在寒冬。」

「這就是到樂園去的路麼？」王子說。

他們現在就跑進洞去了。喔，那裏是多麼冷啊！但是這樣並不長久。東風展開了翅膀，牠們就像最亮的火光一樣閃耀着。喔，那是怎樣的一個洞！極大的石塊中間有泉水滴下來，奇形怪狀地倒懸在上面，洞中有時候很狹小，他們必須用手脚爬行過去，有時候却高廣得和露天一樣。這地方看去好像是許多埋葬在地下的教堂，有啞了的風琴管和化爲石質的風琴。

「真的，我們正在經過死谷到樂園去，」王子說。但是東風一個字也不回答，只指着前面一道對他們射來的最可愛的藍光。在他們頭上的石塊，漸漸的像一層烟霧了，到後來簡直像日光中的一朵白雲。現在他們吸着溫和的空氣了——新鮮得同山上一樣，芬芳得像到了山谷的玫瑰叢中。」這裏有一條河，和空氣一樣澄清，金色和銀色的魚類，在裏面游泳；紫色的鱗魚游時總發出藍色的光芒，正在水中嬉戲；寬闊的水草葉，燦成各色的虹紋；花兒本身好似橙黃色的火焰，像油類的對於燈火一樣給河水所襯托着。一條大理石橋堅固和精巧地造着，通過水面，直達幸福島，那裏就是樂園的所在。

東風將王子抱在臂中，帶過橋去。花兒和葉兒，都在唱着他兒童時代最美麗的兒歌，好聽到決不是我們人類的聲音所能唱得出來的。

那裏生長的是樓栢樹呢，還是巨大的水草呢？王子不知道，但是他從沒有看見過這樣大和茂盛的樹；最古怪的藤類的植物繞成很長的花綵，這些祇能看見牠們在古舊的聖書的眉頭上，或者在起首的花體字母中金光燦爛閃耀着。那裏是許多最奇怪的鳥兒，花兒，和曲綫所組成的。

在附近的草地上，有一羣孔雀，開展着牠們的屏尾——是的，牠們真是孔雀——但是不，當王子伸手去摸時，發現牠們並不是孔雀，而是植物。牠們是巨大的牛蒡，不過像孔雀的大屏尾一樣的閃耀着。

獅子和老虎像小貓一樣在綠色的小灌木間往來跳躍，那種灌木和橄欖花一般的芳香；獅子老虎二者都很馴伏。野鴿子的羽毛像是最美麗的明珠一樣明亮，用她的翅膀來拍着獅子的鬃鬣；膽小的羚羊站在傍邊點點頭，好像牠要來一同玩耍。

這時候樂園裏的仙女跑過來了。她的衣服閃耀得像太陽，她的容貌像一個快樂的母親逗引愛子時

的神情。她是很年輕很美麗；後面跟着極美麗的女郎，每一個人的頭髮上都佩着一塊閃光的寶星。東風將鳳凰請他帶來的那瓣葉子交給她，她的眼睛裏充滿了喜悅的神情。

她握住了王子的手，領他跑進宮裏去，裏面牆壁的彩色，好像一張執起在太陽光裏的美麗的鬱金香葉子。天花板是一朵燦爛的大花做的，牠的花萼你愈看愈覺得深遠。

王子走到窗邊，從一扇玻璃窗中望出去。他看見那棵大蛇纏着的智樹，又看見亞當夏娃，正站在樹旁。「他們不會逐出樂園麼？」他問。仙子笑着對他解釋道：時間會把牠的印象映在每塊玻璃中，所以這些像並不是和衆人尋常在圖畫裏所看見的一樣。不是，其中有生命樹上的葉子會動的，人可以來來去去，好像反射在一面鏡子裏。

他又去看另外一塊玻璃，那里是雅谷的夢，梯子一直達到雲霄，張開翅膀的天使在上下飛舞着。是的，世界上一切的事物，都可以在這種玻璃中看見，祇有時間才能够造成這樣的巧妙的圖畫。

仙子笑着領他進一間高大的廳上去，牠的牆壁似乎是透明的。這裏有許多人像，那些面孔，一張比一張可愛。他們是幾百萬個快活的人頭，都在歡笑唱歌；最高的一個看去很渺小，比最小的玫瑰芽還小，好像一筆繪在紙上的小點。

在廳的中央，站着一棵茂盛的垂枝的大樹，大大小小的蘋果，掛得像躲在葉中的橘子。那就是智樹了，亞當和夏娃曾經喫過牠的果子。從每張葉子裏，落下一顆紅色的露珠，好像牠在悲流血淚。

「現在讓我們到小船上去吧，」仙子說，「這樣我們可以散散心。小船一搖動，雖然不會離開原地方，但是世界各國，就都要在我們眼前閃過了。」

整個的河岸都在移動，是很奇異的。第一，高大的雪山阿爾卑斯山來了，上面有密密的雲霧和深黑的松林。號角的淒慘的音調聽見了，而牧童在山谷裏却唱着歡樂的歌曲。

香蕉樹的樹枝，低垂在船上；墨黑的天鵝在水面游着，還有最奇怪的走獸和花草，在河岸上長着；那就是新荷蘭和阿爾卑斯連着的。現在牧師的頌歌來了，野蠻人和着鼓聲和笛聲跳舞。埃及的金字塔，高高地聳立在雲端裏，和八面獅身的怪物，也照樣馳過了。

極光照射在北方的冰河上；那是誰也不能模仿的一種花火。王子非常快活！他所看到的奇景，比我們在這裡所能說起的，還多百倍。

「我可以常常留在這裏麼？」他問。

「那是全靠你自己了。」仙子回答說。「如果你不像亞當一樣觸犯禁律，你就可以永遠留在這裏。」

「我必不去觸動智樹上的蘋果的。」王子說。「這裏有無數的果子，和牠一樣的美麗。」

「你自己仔細想想看，如果你的心不很堅定，那末你還是跟帶你到這裏來的東風回去的好。他現在就要飛回去，直到一百年以後，才再到這裏來。一百年在這裏，只有一百個點鐘；但是這樣長的時間，已够被罪惡所誘惑了。」

「每天晚上，當我和你離別的時候，我必須請你，『和我一同去！』我一定要向你招手，——但是你需注意地方，不要和我一同去，不然你的慾望會一步一步增加，而跟我到生智樹的廳上去；我是睡在智樹的樹枝下面；你將要屈身向我，但如果你在和我接了吻，那末這樂園將深深地沈入地下，使你不能再見。沙漠中銳利的狂風，將要包圍着你，寒冷的雨點將要打你的頭髮，悲愁和禍患，是你的運命。」

「我將留在這裏！」王子說。於是東風吻他的前額，說：「抱定決心；我隔了一百年，再在這裏和你相見。再見，再見！」東風張開他寬闊的翅膀，閃耀得像秋天收穫時的雷電，或冬天的北極光。「再會，再會！」回響從花間和樹中反射過來。鵲鳥和塘鵝成隊的飛起來，好像一條長的絲帶，伴着東風一同到樂園的邊界上去。

「現在我們要跳舞了！」仙子叫道。「等太陽落下去，我和你跳舞完了，我將要向你招手，你將要聽見我叫你，和我一同去。」但是你切勿不要違從跟我去，因為在這一百年中，我每天晚上必須要這樣反覆的說着，每次當事情過去以後，你的心力將要更加堅強；終至一些沒有妄念。今天晚上是第一次！我警告你！」

於是仙子領他走進一個透明的白蓮花堆成的大廳裏；每朵花的黃色的花蕊，都成爲一隻小小的箏篋，這種小箏篋響起來又像一隻絃琴，又像一支玉笛。

太陽落下去了。滿天照耀成金色，蓮花發出最美麗的玫瑰的光彩；王子看見大廳的屏門開了，智樹站在那裏，耀得他睜不開眼來。那裏的歌聲，柔和可愛，好像是他母親的聲音；似乎她在唱道：「我的孩子，我的親愛的孩子！」

然後仙女向他招手，很誘惑地叫喚他：「和我一同去！和我一同去！」他突然奔過去，在第一天晚上他就忘記了他的諾言。四周的芳香，變得更加濃釐，小箏篋響得更加可愛，在生着智樹的廳堂裏的那無數微笑的人頭，似乎在點頭歡唱：「讓我們知道一切人類是世界上的主人。」現在智樹滴下來的淚珠已經不再像血了；在他看起來，牠們是紅色的明星了。

「和我一同去，和我一同去！」這顫動的柔聲說，於是仙女脫去她華麗的外衣，彎起了些樹枝，不多一回就縮到樹枝裏去。

「我沒有犯罪，」王子說，「我將來也不會犯罪。」於是他把樹枝掠開在一邊。她已經睡着了，祇有樂園裏的仙女才能這樣美麗，她在睡着微笑，他彎着身子向着她，看見她的眼中淚珠兒顫動着！

「你爲我哭嗎？」他低聲說。「不要哭，最可愛的女人！」他就親她眼上的淚痕。

於是那裏來了一陣霹靂聲，響得從沒有人曾經聽見過；一切的東西都掉下來，美麗的仙女和迷人的樂園也都沈了下去，沈得更深了。王子看牠在黑暗裏消滅，像一個小小的明星，在極遠處閃爍。一種死也似的寒冷，流遍他全身，於是他閉着眼，像死人一般睡了好久。

冷雨打在他的臉上，銳利的風刮着他的頭頂，他才回復了他的感覺。

「我曾經做過什麼事呢？」他說。「我已經犯了和亞當一樣的罪；我犯了罪，所以樂園已深深的沈下去了！」

他睜開眼睛，看見遠處星光閃耀——像已經沉下的樂園的星，這是天上的晨星。

他立起來，覺得他自己是在近風洞的大森林中，風的母親坐在他的旁邊；她看上去很憤怒，臂膀高舉在空中。

「就在第一晚！」她說。「我實在早就料到你會這樣的！是的，如果你是我的兒子，你就得鑽進我的袋裏去！」

「是的，他將要鑽進去了，」死亡說。他是一個強健的老人，手裏拿了一把鑷刀，身上長着很大的黑翅膀。是的，他將要躺到棺材裏去，但是現在還沒有到時候；我罰他，再在世上流浪一會，去修修罪惡，改好一些。我總有一天要來的。當他一些也預料不到的時候，我將把他放在黑棺材裏。

如果他心裏仍舊充滿着罪惡，那末他的棺材將要比樂園下沉得更深。如果他的行為改善了，我就把棺材頂在頭上，飛到星兒裏去。那裏樂園仍舊開放着，他可以進去留在星兒裏，留在那永遠光明的星兒裏。」

二 鵲 鳥

在一個小鎮市梢上的一所房子上，一隻鵲鳥做着一個窠。那裏母鵲和她的四隻小鵲住着，小鵲時常伸出牠們尖黑的嘴來，牠們的嘴還沒有變紅哩。在不多遠的屋脊上，一隻雄鵲很神氣的站着，牠兩隻腳站得很倦了，就吊起了一隻腳，一隻腳獨立着。牠站着一動也不動，你會想到牠好像是木刻的一樣。牠自己却想：「這是很神氣的，我妻子的窠外，有個哨兵在守望着。人家不知道這個哨兵就是她的丈夫。他們一定要想，我是受了命令站在這裏的。多麼威風呀！」牠仍舊用一隻腳站着。

下面街上有一羣小孩在遊玩，他們看見鵲鳥的時候，內中有個最頑皮的孩子，唱着鵲鳥的歌，把他所能記得的一齊唱出來，不久，其他的孩子也跟着唱了：

「鵲鳥！鵲鳥！長腳的鵲鳥！」

回到你的窠裏去，我請你走吧；

你的妻子在窠中，

帶着四個孩子，

第一個要像貓一樣絞死，

第二個要被我們燒死，

第三個要被我們槍射，

第四個要像鼠一樣弄死。」

「聽這些孩子在說什麼呀！小鶴鳥們說：『他們說我們要被絞死，要被燒死呢！』

『不要緊的！』母鶴說，『不要聽他們的話，他們不會傷害你們的。』

但是孩子們繼續唱着，並且用手指侮慢地指着鶴鳥；只有一個叫彼得的孩子，他說戲弄動物是一種罪惡，所以他不和他們一起唱歌。

母鶴再安慰她的孩子們說，『不要緊的，看，你們的爸爸站得多麼鎮靜，他只用了一隻腳。』

『但是我們很害怕！』小鶴鳥們說着，把牠們的頭縮進窠去。

第二天孩子們出來遊玩的時候，又看見了鶴鳥，他們又開始唱歌起來：

『第一個要像貓一樣絞死，

第二個要被我們燒死！』

『我們真會被人家絞死燒死嗎？』小鶴鳥們問。

『決不會的，』母親說，『你們要學飛了；我自己來教你們；等到你們會飛以後，我們飛到草地上去拜訪毒蛙；牠們會在水裏對我們點頭，唱着『閣閣閣閣！』於是我們就去吃了牠們。這不是一件好事情嗎？』

『以後怎樣呢？』小鶴鳥們問。

『以後全國的鶴鳥，都聚集起來，到了秋天，開始訓練。最要緊的，你們都要飛得好，否則就要被鳥皇的

嘴啄死，所以當開始訓練你們的時候，你們一定要用心的加緊學習。」

「可是我們以後一定要像孩子們所說，被人家殺死了，喔——聽呵！他們又唱起歌了。」

「聽我的話，不要去聽他們。」母鶴道。「等到訓練好了以後，我們要飛過高山，飛過森林，飛到很遠的熱帶國家去。我們還要飛到埃及；那邊有三角的石頭造的房子，高高的矗立在雲霧中。這就是金字塔，它的年紀是你們年輕的孩子不能想像的。這一國裏面有一條河，牠的水從河底流出，流到陸地上，就變成泥沼。我們就走在這泥沼裏，吃青蛙。」

「真快樂啊！」小鶴鳥們說。

「是的那邊是快樂的我們一天到晚只是吃東西，不做事情。當我們在那邊很舒服時，這裏的樹上連一片綠葉都沒有；冷得雲兒凍得結成小片，變成白的小片，一片片落下來。」

她的意思是說雪花，但她不能用別種的話來表示得更清楚一些。

「這些頑皮孩子也會凍得結成冰嗎？」小鶴鳥們問。

「不，他們不會結成冰的；但是他們凍很可以了。他們只得圍坐在黑房內的火爐旁邊；而你們呢，相反的，會飛到快樂的地方去，那邊有美麗的花朵，有和暖的陽光。」

經過了許多時，小鶴鳥漸漸長大，能夠立着瞭望在四周得很遠了。雄鶴每天帶着青蛙，小蛇，以及鶴鳥歡喜吃的東西，回到窠裏來。啊！當表演技術的時候，看起來多麼有趣呀！牠把牠的頭彎到牠的背後的尾巴上，用牠的嘴敲着出聲音來，於是牠開始講有趣的池塘中的故事。

「現在你一定要學飛了。」母鶴有一天說，所以四隻小鶴鳥不得不到屋脊上去。啊！牠們走得那麼不

穩呀！雖然牠們用着兩翼，來平衡牠們的身體，仍舊幾乎要倒了下來。

「只要看我的樣，」母親說，「抬起你們的頭！跨開你們的腳！一二，一二，這樣的操練，會幫助你們的。」於是她稍稍的飛了一段路，小鶴鳥們也開始很難看的跳躍着。兵——因為牠們的身體太重，他們跌倒了。

「我不要飛！」內中有個小鶴鳥一面說，一面重新爬進窠去了；「我不要到熱帶上去。」
「等到冬天到了，你願意在這裏凍死嗎？你不怕孩子們來絞死你，燒死你，把你烤來吃嗎？好，我去叫他們來。」

「啊，不要！」小鶴鳥喊道，又從窠裏跳出來，和其他三隻小鶴鳥一樣，在屋脊上跳躍。

到第三天，牠們稍稍的會飛了，牠們就想，牠們也能夠在天空中高飛盤旋了！牠們試了一下，兵的一聲，牠們又跌倒了，覺得又非重新展開牠們的翅膀不可。現在孩子們又跑到街上，唱着他們的歌：

「鶴鳥，鶴鳥，長腳的鶴鳥！」

「我們不要飛下去，啄出他們的眼睛來嗎？」小鶴鳥們問。

「不要讓他們去吧，」母親說，「聽我的話，這更要緊的。一二三，現在我們飛到右邊去！一二三，現在向左繞烟肉飛過去！唔，飛得很好，你們兩個肢膀的最後一個動作，很為美妙，明天我帶你們一起飛到池塘那邊去；那邊還有許多鶴鳥的家庭，也同牠們的孩子一起去的。讓牠們稱讚我們的家庭最優美，記好，挺起胸脯，站得筆直，看起來就極神氣了。」

「但是，對於那些野孩子，我們不應該向他們報仇嗎？」小鶴鳥們問道。

「儘管讓他們叫喊吧！你們能夠飛上雲霄，飛到金字塔那邊去，而他們只好在這裏凍得發抖，看不見

一瓣綠葉，也採不着一個甜蘋果。」

「是的，我們要去報仇的！」他們互相低聲說着。於是牠們繼續操練。

街上的孩子中間，彎着腰常常唱侮辱鶴鳥的歌的，老是那一個頑皮孩子，他的年記還不到六歲。但是在小鶴鳥們看來，他至少有一百歲了，因為他的身體比牠的父母都大，牠們還不知道這些孩子將來還要變成大人哩！

小鶴鳥們一切報仇的計劃，都拿這個孩子做對象，因為他是第一個人，整天唱個不停的。小鶴鳥們極為憤怒；牠們的年紀愈是長大一點，牠們就愈是不能忍耐；末了，牠們的母親也應許他們去報仇，但是一定要等到牠們離開這裏的那一天才動手。

「我們第一要看你們在大操時的成績怎樣；如果，那時候你們操得不好，那末鳥皇便要用嘴啄穿你們的肚子，那就證明那孩子們的話是對的。我們看着，你們操得究竟怎樣！」

「好，你看着吧！」小鶴鳥們說；於是牠們真的很刻苦的每天操練，後來牠們飛得很輕快，很美妙，使人家看了很有趣。

現在是秋天了；所有的鶴鳥都聚集起來，等到冬天一到，就要飛往熱帶去。這就是一種真實的大操。牠們先要飛過森林，飛過鄉村，試試牠們飛的本領夠不夠，因為長途的旅行就要舉行了。小鶴鳥們飛得很有勁，評判牠們結果，「有吃青蛙與小蛇的資格。」這是最高的分數，現在牠們已准牠們吃青蛙與蛇了，事實上牠們也真是吃到的。

「現在我們要報仇去！」牠們說。

『很好，』母親說。『我想到一個最好的方法。我知道池塘裏躺着不少美麗的孩子，專等我們，把他們帶到他們父母的地方。他們躺在那裏做他們最後的甜蜜的夢。各個父母，都歡喜有這樣的孩子；各個孩子，都歡喜有這樣的兄弟姊妹。現在我們飛到池塘裏去，把他們抓起來，送給未曾笑罵我們的孩子；那些頑皮孩子，就一概沒有。』

『但是那個開始唱歌的頑皮孩子！我們怎麼去處罰他呢？』小鵲鳥們喊道。

『池塘裏有個死孩子，我們就把他抓起來，扔給那個頑皮的孩子，他看見他旁邊有個死的兄弟，他一定要哭起來了，但是那個曾經說過，侮辱動物是罪惡的好孩子，你們還沒有忘記他，我們要送他兩個小寶，一個弟弟和妹妹。他的名字是彼得，所以你們的名字也要叫做彼得。』

這件事就照她自己說法辦了；所有鵲鳥都叫做彼得，一直到現在，牠們還是都叫彼得。

三 醜小鴨

在鄉間真美麗，——這是夏天——小麥黃澄澄，雀麥綠油油，乾草堆在下面青草地上，草地上鵲鳥擺着他長的紅腿四面走着，說着希奇古怪的話，因為這種話是從他母親那裏學來的。田野和草原的四週是大森林，一個很深的湖位在森林的中央。

在鄉間，這個景緻真美麗！在太陽光下躺着，一所古老的莊屋，四面是環繞着深溝，從牆到下面的水的地方長着大的牛蒡葉子，高得小孩子們在最高大的葉下面立看筆直了，外面的人還看不見他們。這裏和最濃密的森林裏一樣荒野。因為這樣，一隻鴨做了一個窠。牠坐在牠的窠內孵小鴨，但是現在她是開始

孵鴨的興趣，就漸漸消失了。因為牠在那裏坐得這樣長久，而又很少有客人來看牠，因為別的鴨子是都喜歡在溝道裏四面游着，而不高興跑上來坐在一枝牛蒡下，和她談天。

後來一個一個蛋殼開始裂開了。「劈！劈！」所有的蛋都生出小鴨來；小鴨的頭，都一個一個從殼裏伸出來。「呷！呷！」牠說；牠們都儘力的趕快站起來，在青葉子下面望着；母親是盡量讓牠們去看，因為青綠對於眼睛是好的。

「世界是多大呀！」小鴨子們說，因為他們發現現在比他們在蛋裏的時候，有更多活動的地方。

「你們以為這就是全世界嗎？」母親問。「它真要伸展到花園的那一邊，一直及到牧師的田裏去，但我從來沒有到那裏過。我希望你們現在都在這裏了。」於是她就站了起來。「沒有，我還不會把你們完全孵出來。那最大的蛋仍舊躺在那裏。還要孵多少時候呢？我真不耐煩了。」於是她又坐了下來。

「好，你現在怎麼樣了？」一隻走來看望她的老鴨說。

「這一個蛋化我很多的時間，坐在那裏的鴨子說：『它不肯裂開，但現在我把別的小鴨給你看；他們都是最美麗可愛的鴨子。我所從來沒有看見過的。他們都像他們的父親，那個壞蛋！他一次也沒有來看我。』」

「讓我來看看那個不肯裂開的蛋，」老鴨說。「這是一個火雞蛋。我有一次也上過當了，我對於那些小鴨很為麻煩艱苦；因為他們是怕水，我不能夠叫牠們到水裏去。我儘管極力叫罵，叫牠們去，但是沒有用處。讓我來看看那個蛋。是的，那是一個火雞蛋！你就離開它，教其餘的孩子們游泳吧。」

「我決定要再在它上面坐一些時候，」母鴨說。「我現在已經坐得這樣久了，我還是再坐幾天吧。」
「那不干我事，」老鴨說着就走了。

後來那個蛋裂開了。『劈，劈，』小鴨叫着，接着滾了出來，啊呀！他是多麼大多麼醜呀！老鴨對着他看。『那是一隻多麼強大的小鴨，』她說，『沒有其他的小鴨像牠一樣的。牠可真的是一隻小火雞嗎？好的，我們不久就可以知道的。牠一定要到水裏去，如果牠不去，我就要親自推他下水。』

第二天，天氣很好，太陽照在所有的青牛蒡上。母鴨帶了全家走到水裏去。潑辣，她跳進水裏去。『呷！呷！』她說，小鴨一隻一隻的跳下水去。水淹過了牠們的頭，但是牠們又鑽了起來。愉快地游泳着；他們的腳很自然的划着，他們全體都在水裏，就是那醜陋的灰色鴨也在其內。

『不，牠不是一隻火雞，』她說，『你看牠用牠的腳用得好多好，挺得多直。他是我自己的孩子。如果人仔細看着牠，牠真是也很美麗。呷！呷！跟我來，我領你們到廣大的世界去，把你們介紹到鴨場裏去；但是要緊緊的跟着我，否則有人會踩你的，再，當心着貓！』

於是牠們來到了鴨場。那裏有一種很可怕的吵鬧聲音，兩個家族正在爭搶一個鰻鱺的頭，而結果却是貓得了去。

『好孩子們，那就是入世的路！』母鴨說；她舐舐她的嘴，因為她也是喜歡吃鰻鱺頭的。『現在，用你們的腳，』她說，『立正，對那面的老鴨鞠躬。她是這裏的最大的、人物，她是西班牙族，這就是她是肥胖的緣故。你們看，在她腿上縛着一塊紅色的破布；那是認爲極好看的东西，是一隻鴨所能得到的最大的光榮——不要翻進你的腳趾；一隻教養得好的鴨子腳趾是和他父母一樣，向外翻的，正是這樣——看好現在彎你們的頸，說呷！』

他們就這樣做了；但在四周的鴨都看着牠們，立刻大聲說道：『看那兒！我們好像我們還不夠似的，有

另外一種鴨來了。呸！那裏面一好醜的小鴨；我們不要他！於是一隻鴨馬上飛過來，啄他的頭頸。

『讓他去吧，』母親說，『他不會妨害任何人的。』

『是的，但他是太大了，太奇怪了，』啄他的鴨說，『所以我們應該教訓教訓牠。』

『我們的母親也有幾個美麗的孩子在那裏，』腿上縛着紅色的破布的老鴨說，『他們除了那一隻以外，全都好看的，一隻沒有長好，我希望她能夠把牠再改造一下。』

『那是沒有辦法的，阿太，』母鴨說，『牠固然不好看，但是牠的確是一個很好的孩子，游泳的本領也和其他各隻一樣好，甚至於竟是更好一些。我想牠將來長大起來會好看些的，慢慢變得小些，牠在蛋裏的時間太多了，這是牠差異的原因。』她拍拍牠的頭頸，摩挲他的羽毛。『此外』她說，『牠是一隻雄鴨，所以那是沒有多大關係。我想牠將來會長得很強壯，自己打出一條路來的。』

『其他的小鴨都很可愛，』那年老的鴨說，『請你們不要客氣，如果你們找到一個鰻鱺的頭，你們可以拿給我。』

牠們就隨隨便便的好像在家裏一樣。但是那隻最後出蛋的醜小鴨老鴨子，和老母雞都要啄牠和牠開玩笑。

『牠太大了，』牠們都說。雄火雞，他是生來有着趾的，因此自以為是王，像一隻滿帆的船，很驕傲的直走到他身邊去；於是他咯咯的叫，面孔脹得血紅。可憐的小鴨不知到什麼地方去好，牠因為樣子醜陋，時常全場的雞鴨所嬉弄，很是悲傷。

這樣的過了第一天，以後的情形越來越壞。全體鴨雞都譏笑那可憐的小鴨。就是他的哥哥姊姊也討

厭他，常說，『我希望貓來捉你去，你這個蠢東西！』母親也說，『啊呀！你走得遠點吧！』於是鴨子咬牠，雞啄牠，餵家禽的小姑娘也踢牠。

於是牠跑過籬笆，把灌木中的小鳥嚇得飛了起來。『那因為我太醜了，』小鴨心裏想，然後牠閉了眼睛，再向前走，後來他走到大的沼澤那邊去，那邊野鴨住着。牠在這裏躺了一整夜；牠是很疲倦很淒涼。

第二天早晨，野鴨飛起來，對着看見了牠們的新伴侶。『噲，你是什麼人？』他們問醜小鴨四面八方的轉身，極有禮貌的和牠們打招呼。

『你長得真醜！』野鴨說，『但是那對於我們毫無問題，只要你不同我們的族中人結婚。』可憐的東西！牠當然想不到結婚的；牠所求准牠躺在蘆葦中，喝些沼澤的水。

牠在那裏整整的躺兩天；第三天兩隻野鴨來了，或者說得正確些，兩隻野公鴨。牠們才只不多幾時從蛋裏出來，所以牠們是這樣生氣勃勃。

『噲，聽着，』他們說，『因為你長得這樣醜，我們很歡喜你。你同我們一起，來做一隻候鳥好嗎？離這裏不遠，在另外一個沼地，有着幾隻溫順，可愛的野鴨，全都沒有嫁人，全能說「呷呷」！你這個醜東西，你真要走運了。』

『呷呷』兩響；兩隻雄鴨落在沼澤中死了，水染得血紅。『呷呷』鎗聲又響來了，整羣的野鴨從蘆葦中飛起。於是又是呷的一響。有一大羣獵人；他們候在沼澤的四周；有幾個甚至於坐在樹枝上，那些樹枝是遠遠展伸到蘆葦上面。藍烟像雲一樣在樹林中升起來，遠遠飄過水去；獵狗來到泥裏跑來跑去，蘆葦與灌木擠在搖擺不停。那可憐的小鴨害怕得把他的頭把來放在牠的翅膀下；但是那時候一隻可怕的獵狗走

近牠身旁，舌頭長長拖出在牠的嘴外面，他的眼睛發出可怕的光來。牠看見了那隻醜小鴨，牠把牙牀張得大大的，露出了牠的尖銳的牙齒，於是——潑辣潑辣！——他又朝前走，沒有捉了小鴨。

「喔，謝謝天謝地，」小鴨嘆息道，「我長得這樣醜，連狗也不來咬我了！」

現在他靜靜地躺着，當子彈繼續在蘆葦一鎗一鎗發出來響着。這種聲音，直到天色已晚方才停止；但是可憐的小鴨還不敢動身，牠等候了幾點鐘才四周望望，趕快的離開沼地。風儘管吹得這樣厲害，很難抵抗，牠還是朝前跑過田野和草原。

到晚上，牠走到一所破草屋，破到屋子自己也不知道向那一邊倒下去好，所以牠還沒有倒下去。風吹得這樣的厲害，牠不得不逕坐下來，免得跌倒，但是風是越來越大了。牠發現門上的一個門紐已經落掉，有一個空隙的地方可以讓牠溜進房去——牠就這樣溜了進去。

這裏住着一個老婦人，還有她的貓和她的雞。那隻貓，她以牠做爲兒子，會得拱起了背，嗚嗚的叫着；人反撫牠的毛，牠還能夠發出火星出來。那隻雞的腳極短，所以她叫做短腳母雞；牠生的蛋很好，老婦人很寶貝她，像愛她自己的孩子一樣愛牠。

到明天早晨，牠們立刻看見了那隻奇怪的小鴨，貓和雞就嗚嗚各各的叫起來。

「這是什麼？」老婦人說，望望四周，但是她的目光不好，以爲那小鴨是一隻迷了路的肥鴨子。「這是一件好外快，」她說。「現在我將有鴨蛋了。我希望牠不是一隻雄鴨。我們一定要來試一試看。」

所以小鴨是被試了三個禮拜；但是並沒有生蛋。現在貓是丈夫，雞是女人，牠們常常說「我們和世界。」因爲牠們想來牠們就是半個世界，好得多的半個。小鴨以爲或者有不同的意思的，但是雞不容許這樣的。

「你能生蛋嗎？」她問。

「不能。」

「那末請你免開尊口。」

於是貓說：「你能彎你的背，嗚嗚的叫着並且發出火星來嗎？」

「不能。」

「那末當有見識的人在說話的時候，你最好還是不要發表什麼意見。」

小鴨就坐在一隻角落裏覺得極不舒服；於是牠忽然想到新鮮的空氣和光明的太陽光來；於是被牠渴去游泳，望牠忍不住要對雞說話了。

「你怎麼樣？」雞問。「你沒有什麼事做，所以你才生出這些念頭。嗚嗚的叫叫，或者生生蛋，這些念頭就會打消的。」

「但是游泳是多麼美呀！」小鴨說。「當水淹沒你的頭，潛到水底裏去，是多麼美呀。」

「是的，那當然是一件特別快樂的事情。」雞說。「我想你一定要發瘋了。不要問我，去問問貓看——牠是我所知道的最聰明的動物——問牠是否牠歡喜去浮在水上，或者潛下水去。去問我們的女主人，那老婦人去；在世界上沒有人比她更聰明的了。你以為她要去浮水去，要水來淹沒她的頭嗎？」

「你不懂得我，」小鴨說。

「好，如果我們不懂得你，我倒想知道誰懂得你！你當然不要把你自己弄得比貓或老婦人更聰明，不要說我自己不要神氣，孩子！你最好還是謝謝造物的上帝對於好心的人們所曾為你做了的一切。你不是

住在一個溫暖的房間，你沒有從你可以學到些東西的社會得到些利益嗎？但是你是隻話匣子，同你來交朋友是不愉快的。相信我，我希望你的好。我對你說的這些忠告，但是這種才是真真的朋友，現在，或發出火星！或生蛋吧。」

「我想我一定要走出到廣大的世界上去，」小鴨說。

「好的，就走吧。」雞回答說。

於是小鴨走了。牠浮在水上，鑽到水中，但是因為牠醜陋，一切的動物都看輕牠。秋天來了，樹葉子變成黃色和棕色；風吹得使它們片片飛舞，空氣極其寒冷。雲帶着雹和雪花重重的垂着，在籬笆上站着烏鴉，冷得亂叫；那可憐的小鴨當然也很不舒服了。

有一天黃昏，美麗無比的太陽方才落下去，一整羣大的美麗的鳥從灌木中飛出來；小鴨以前從來沒有看見這樣美麗的東西；牠們全身白得耀眼，牠們有着細長的頭頸。他們是天鵝，他們發出一聲極奇異的叫喊，張開牠們大的，美麗的翅膀從那個寒冷的國土飛過大海，飛到溫暖的地方去。牠們飛得這樣的高，這樣的高！那醜小鴨有一個極奇異的感覺；牠在水裏像一隻輪盤不停的旋轉，向牠們伸出牠的頸骨，發出這樣高亢的叫聲，把牠自己也嚇得一跳。啊呀！牠不能忘記那些可愛的快活鳥兒！當牠看不見牠們了，牠鑽到水底去，當牠又浮起來的時候，牠很不自在。牠不知道那些鳥叫什麼名字，又不知道牠們飛到那裏去，但是牠愛牠們比了牠從來愛任何什麼還要愛。牠不妒忌牠們，牠也不敢希望牠自己這樣的美麗；只要鴨子讓牠和牠們在一起生活，那可憐的醜東西，就十分滿足了。

冬天是這樣冷，這樣冷！小鴨得要在空中四面游泳，以免完全冰凍了；但每一夜他所游泳的範圍越來

越小了。那是凍得這樣硬，因為冰爆裂發響；小鴨要不停的游泳，免水完全冰凍起來。到末了牠游得疲乏了，牠停住不動，就被冰凍住了。

早上一個農夫走過，看見了牠，他拿了牠的木屐把冰敲碎帶了那小鴨回家給他的妻子去。

現在牠又活了；孩子們要和牠一起玩，但是小鴨以為他們要傷害牠，嚇得飛撲牛乳鍋去，牛乳濺了出來。那個好婦人叫着拍着她的手，於是牠又飛到牛酪桶裏去，又飛到粉桶裏去，再飛了出來，啊呀，現在牠多麼好看呀！女人大聲叫着，用火鉗擊着他；孩子們追來追去的想捉住牠；他們笑着叫着。那是件好事，大門開在那裏；牠就跳出去，跳到雪中的灌木裏去；在那裏他有氣無力的躺著。

但是說起小鴨在嚴酷的冬天所受的困苦是太淒慘了。他露宿在蘆葦中的沼澤上，當太陽再開始溫暖地照着的時候；百靈鳥婉轉的唱着歌，美麗的春天又到了。

牠又舉起他的翅膀，它們比先前更結實了，飛得更快了；在牠注意到這一點的時候，牠是在一個大花園裏了，園裏蘋果花已開了，丁香花很香的把它們長長的青枝條垂到那彎繞的水裏去。啊！這裏一切都這樣美麗，這樣新鮮和明媚！從外面樹林裏飛來三隻美麗的天鵝，他們鼓着他們的翅膀這樣輕鬆地蕩漾在水面。小鴨認得那些美麗的動物感覺到特別的悲哀。

『我要飛到牠們那裏去，那華麗的鳥，牠們會殺死我，因為我，這樣的醜陋而竟敢走近牠們。但是我不管爲牠們殺死了總比給鴨子們咬，小雞們啄，給喂鴨的女孩踢來踢去，並且在冬天受盡種種困苦好得多！』於是他飛進水裏去，向着華麗的天鵝游去，牠們看着牠，向牠游來，『好，殺死我吧，』可憐的東西說着把牠的頭鑽到水中去等死。但是牠在水裏看見些什麼？在水下面，他看見他自己的影子，他不再是隻笨重

而醜陋的黑灰色鴨，——而是一隻天鵝了。

只要是曾經在一個天鵝的蛋裏躺過的生在鴨場，是沒有多大關係的。

那隻幸福的東西，覺得牠受盡了一切的磨難，現在交運了，牠現在真快樂，大的天鵝在牠周圍游泳，用着牠們的嘴撫摩牠。

幾個小孩跑到花園裏來拋擲麵包和穀粒到水裏；最小的一個喊道：『有一隻新的！』別的孩子們也都叫道：『是的，來了一隻新的！』他們拍着他們的手盤旋跳躍。他們跑去拉了他們的父母來把麵包和餅扔在水裏；他們都說：『那一隻新的最美麗，這樣年輕和這樣美麗！』於是舊時的天鵝都在牠面前低下頭來。

這隻小天鵝覺得很害羞，把牠的頭藏在牠的翅膀下，不知道怎麼樣才好；他是太快樂了，但一些也不驕傲，——因為一顆善良的心是永遠不驕傲的。

牠想起牠曾經被人家怎樣的追逐和嘲弄，現在牠聽得每一個人都說牠是美麗的鳥類中最美麗的鳥了。丁香花彎下了它們的枝條垂到水裏給牠，太陽照得這樣的溫暖和光明。他張開他的羽毛，舉起他的細長的頸，心中很歡悅的叫道：『當我是一隻醜小鴨的時候，我怎樣夢想到這樣多的快樂呢！』

四 鎮定的錫兵

從前有二十五個錫兵；他們都是同胞弟兄，因為他們都是用一把舊的錫匙做成功的。他們肩上都擱了毛瑟鎗，筆直望着他們的前面，他們的制服是紅藍色的，真的很好看。

他們在世上第一句聽到的話，當把他們躺着的盒子蓋揭開的時候是「錫兵」兩個字。那是一個拍着手的小孩叫出來的；因為那是他的生日就把他們（錫兵）都給了他，現在他把他們都放在桌子上。

這些兵士的樣子極相像，只有一個是稍為兩樣一些，他只有一條腿，因為他是最後鑄成錫不夠了。可是他雖是一條腿像別的站着，站得和兩條腿的兵士一樣平穩；而且就是這個錫兵的事，值得講述。

放他們的桌子上還擺着許多別的玩具，但是最可愛的玩具是一個紙板所做的美麗的城堡。從那扇小窗裏，我們能夠直看到房間裏去。城堡外面，一些小樹圍着一面小鏡子，作為那是一條湖，站着蠟的天鵝。在這條湖裏游泳，影子就反射了出來。這一切都極美麗，但其中最美麗的是站在開着城堡門邊的小婦人；她也是用紙刻成的，但是她有一身最清白的紗衣服，一條小而狹的藍緞帶披在她的肩上，那看來像一件披巾；在這條帶的中央有一個燦爛的金翼。那小婦人伸出了她一雙手臂，因為她是一個舞女；她的一條腿舉得極高，錫兵竟完全也看不見它，以為她像他自己一樣，也只有一條腿。

「那個小婦人正配做我的妻子，」他自己想，「但她是很高貴。她住在一個城堡裏，而我祇有一隻盒子，而且盒子裏要住我們二十五個人；那不是裏面沒有地方給她住了。」

「可是我和她結個朋友是沒有關係的，」於是他全身移到一隻鼻烟盒後面；那裏他可以完全看到那漂亮的小婦人，她仍舊一條腿站着，站得很平衡。

到了夜晚，所有的錫兵都放進他們的盒子裏，屋子裏的人也去睡覺了。現在玩具們是開始玩着「訪問，」「戰爭，」「開跳舞會」等的遊戲。錫兵們在盒子裏掙扎着，要想出來加入遊戲，可是舉不起蓋子來。鉗翻着劬斗，鉛筆在石板上跳舞；有這樣的吵吵鬧鬧，把金絲雀也吵醒了，他也開始講話，但是常常講詩句。

只有兩個人不從他們的所在走動的，那是錫兵和那小舞人；她筆直的站起在她一趾的尖尖上，伸出她一雙手臂；他恰和她一樣用一條腿平穩地站着；他總是一眼不霎的看着她身上。

敲十二點鐘了，砰！——鼻烟盒的蓋子飛開了，但是那裏面並沒有鼻烟却跳出了一個小黑妖來，事實上，這是一種戲法。『錫兵！小妖說，『你眼睛看你自己吧。』』

但是錫兵裝着沒有不聽得他的話。

好，『且等到明天看！』小妖說。

明天早晨到來，孩子們都起身時，那個錫兵是放在窗裏；這不是那小妖幹的，就是那風所幹的，馬上窗子飛開，錫兵從三層樓跌了下去。

這樣跌下去都可怕呀！他的一條腿一圈一圈的轉下去轉到後來帽子着他的槍刺一同插在鋪路石中間。

僕人和小孩立刻從樓上跑下來找他，但是雖然他們快要踏在他身上，他們還是看不見他。如果那個兵喊他們說，『我在這裏！』他們就很容易找到他；但是他以為身上穿了制服，這樣喊是不對的。

現在天下雨了；點子一點比一點大，那真是一場大雨。當雨過了，街上兩個孩子走過來。『你看！』內中一個說，『這裏是一個錫兵，叫他來行一次船玩。』

於是他們就拿了一張舊報紙做了一隻小船，把錫兵放在船中；放在水溝裏，他就一直順着水流下去，兩個孩子在旁邊跟着船，一面跑一面拍着手。紙船顛上顛下，有時很快地旋了轉來，因此錫兵發着抖；但是他依舊堅穩，不動一根筋肉，却是眼直望着他前面，仍舊緊緊的擱着毛瑟鎗。

一霎時船跑到一條蓋在溝上面的長板底下去，那變得好像他是在盒子裏一樣的黑暗。

「往後我將到什麼地方去呢？」他心裏想。「是的我知道這一定是那個小妖做的好事！只要那個小舞女同我坐在這隻船上，就是再黑暗些也沒有關係！」

正在這時候，陰溝裏突然來了一隻大的水老鼠。

「你有通行證嗎？」老鼠問。「把你的通行證給我看。」

但是錫兵一聲不響，只是比先前把他的毛瑟鎗執得更緊些。小船繼續向前行，老鼠在後追趕。喔！他露出了牙齒，對着棒子和稻草莖叫喊。「捉住他！捉住他！他沒有付過稅；他也沒有會拿通行證出來看！」

但是水流更快的流去。錫兵在陰溝的盡頭處能夠看見明亮的日光；但是他聽見一陣大叫的聲音，這種聲音是正可以嚇倒一個勇敢的人。只要想到溝的盡頭處直接着一個大的水道；這裏，錫兵駕着船行過去，是極危險的。

現在他已是行得這麼近來不及停住了。船已經過去了，那可憐的錫兵儘他可能的堅定他自己，沒有人會好說他霎過一霎眼睛。船三四次的打旋轉，滿艙都浸滿了水，它一定非沉下去。錫兵在水中露着頭顱站着，船是更一直一直沉下去，紙是一片一片四散；現在水遮沒錫兵的頭頂了。於是 he 想起那個美麗的小舞女，想到將永遠看不見她了，現在錫兵的耳朵聽得：

危險呀！勇敢的異鄉人！

你一定要死了。

現在紙分開，錫兵落在水裏；但是就在這個時候他被一條大魚吞了下去。啊呀，那裏面好暗呀！比較陰

溝裏還要暗，而且又更爲狹窄了。但是錫兵仍舊很鎮定的，肩上擱了鎗的躺直了身子。

魚四周不停的掙扎做過一番最最奇怪的運動，後來牠又變得不動了，於是有些什麼東西像電光一樣，亮着日光又是很光明的照着，有人高聲喊道，『錫兵！』原來這條魚是被人家捉住了，帶到市上，被人買了，拿到廚房裏來，被女廚子用一把大刀來把牠破開。

她用二個指頭捉住了兵的腰，把他帶進房間裏去，那裏一切的人都急於要看看這個在魚肚子裏週遊的人；但是錫兵一些也不驕傲。他們把他放在桌上，呀——世界上竟這樣巧的事！錫兵是就在他先前所在的房間裏！

他看見同樣的小孩子們，同樣的玩具擺在桌子上；在他們中間，美麗的城堡的門面，仍舊有那個優雅的小舞女站在那裏。她仍舊另一條腿站着，一條腿蹺在空中，她也老是這樣鎮定。這使得錫兵感動得幾乎哭出來，但軍人是不應該這樣軟弱的。他們互相望着，但是一句話也不說。

正在這時候，一個小孩子提起這個錫兵，往火爐裏扔去，他不說爲什麼他是要這樣做；那一定是那個鼻烟盒中的小妖在作怪。

錫兵站在火爐裏燃燒起，覺得特別的熱；但是這個熱是否從真的火裏來的，還是從愛來的，他不知道。他身上的顏色完全褪去了；但是這個是否由於旅行還是由於悲愁；沒有人能說來。他望着那個小舞女，她也望着他，他覺得他正在融解了；但他依舊鎮定地站着，擱了他的毛瑟鎗。

門開了一陣風吹來把小舞女吹得直飛進火爐裏到錫兵那裏去；他們兩個人一起燒毀了；於是錫兵融下成一塊，當僕人第二天取出灰來，她看見他成了一個小錫心的樣子。至於那小舞女，只燒剩一個金翼，

燒得像煤炭一樣黑了。

五 牧羊女郎和掃煙囪人

你曾經看見一口老式的雕刻樹葉木櫥嗎？就是這件傢俱放在客廳裏；它會祖母的遺產，從頂上到下底刻滿了薔薇和鬱金香的花樣。在幾片花葉的中間雕刻着一個長角的鹿頭，碗櫥門的中部刻了一個全身的人像；他似乎在大笑，笑他自己，他的樣子真有些怪相；他有羊腿，頭上有小角，還有長鬚。

在這間房裏的孩子們總叫他爲『細羊腿隊長大將總司令軍曹』；這個名字很不容易讀，但是除了這樣稱呼以外，沒有別個名詞能把他形容得出來。

他就在那里！他時常在鏡子底下看到桌子，因爲在桌子上站着一個可愛的小的牧羊女郎，她是瓷器做的。她的皮鞋上鞋油擦得極亮，她的衣服極乾淨，還縛了一朵紅玫瑰。手裏還有一根牧羊杖。喔，她真美麗極了。

在她旁邊站着一個小的掃煙囪人，也是瓷器做的；他和別人一樣清潔，瓷器工人竟可以說他就是王子，因爲他雖然混身黑得和煤炭一樣，臉孔像一個女孩兒一樣的又紅又白，這實在是個大毛病，掃煙囪人總應該做得黑些才相稱。他挾着梯子，站的地方和牧羊女郎離得很近；這本來是主人把他們放在一起的；既然這樣，他們兩個人就訂起婚來了。他們的婚姻却也很相當，都是年輕人，都是瓷器做成的，而且都是很美麗。

靠近他們還站着一個像，比他們大三倍。這是一個老年的中國人，他能夠點頭。他也是瓷器做的，自稱

是牧羊女郎的祖父；但是他又說不出他和她的詳細關係來。他說他有權力管她，因為這樣他向『細羊腿隊長』大將總司令軍曹『點頭，這位先生曾向他求過婚，要求他的孫女兒嫁給他做妻子。』

老年的中國人說：『現在你應該嫁人了，他是桃花心木做的人，還不錯，你將來可以做『細羊腿隊長』大將總司令軍曹夫人了；他有碗櫥的全部，除了他藏在祕密抽屜裏的東西以外，他還有許多銀盤子。』

小牧羊女郎說：『我不願意到黑暗的碗櫥裏去！我聽說他已經有了十一個盜太太了！』

中國人歡喜得叫了起來，說道：『那末你就可以做他的第十二個太太了！今天晚上，老碗櫥打開的時候，你就要結婚了，我是個老年的中國人，說話不會錯的！』

說完了話他就點點頭睡覺了。

但是小牧羊女郎禁不住轉過頭來，呆看着她心愛的盜掃烟囪人哭起來了。

她說：『我們不能再在這裏久留了，我相信我應該求求你，把我帶到廣大的世界上去吧！』

小的掃烟囪人回答道：『你歡喜怎麼辦，我就怎麼辦。我們現在就動身。我想憑我的工作總可以養活你的。』

她說：『我們只要能夠離開桌子就好了！我們若不到廣大的世界去，我總是不快樂的。』

他安慰她，教她用她的小腳從雕花的角上和鍍金的葉子上，走下桌腳，他可以挾着梯子幫助她，不多一回，他們就落到地上。他們擡起頭來看看那口老式的碗櫥，好像發生了大變動：一切雕刻的鹿都伸出頭，豎起角，轉動着頭頸；『細羊腿隊長』大將總司令軍曹『高高的跳在天空中，在老年的中國人身邊大叫，『看，他們要逃走了！他們要逃走了！』他們一些也不害怕，只是很快的跳到靠窗的抽屜裏去躲起來。』

在那隻抽屜裏面，有三、四捆殘缺的紙牌，還有一個小木人劇場，在木人戲中再沒有能比他們做得好的了。他們正在做戲，一切婦人、寶石、棍子、心、鍬，坐在第一排拿花朵當扇子扇；在他們後面站了一羣流氓，顯出他們有一個頭在上面，有一個頭在底下，和平常的紙牌一樣。這齣戲的大意是講到兩個人不能結婚，牧羊女郎看了大哭起來，因為所做的好像她自己的歷史一樣。

她說：『我受不住了，讓我們走吧！』

但是他們再落到地板上，擡起頭來看見桌子上的老年的中國人，已經醒了，全身搖動得很利害，在那裏大發脾氣。

小牧羊女郎喊道：『啊呀！那老年的中國人追來了！』她很驚慌的盜腿跌了下去。

掃烟囪人說：『我倒有個辦法，讓我們爬到牆角落裏的那個大雜盜花瓶裏去，我們可以睡在玫瑰和香草上，他來了，就撒鹽在他眼睛裏。』

她回答道：『那是沒有用的。聽說老年的中國人有一次還和雜盜花瓶訂有婚約。他們彼此有了這種關係，還不會互相照麼？我看躲在那裏沒有用，還是到廣大的世界去吧！』

掃烟囪人問道：『你真有膽量跟我到廣大的世界上去嗎？你看見過廣大的世界嗎？你要知道我們一去就得不回來了！』

伊說：『我看見過。』

掃烟囪人溫和地看着她說：『我想從烟囪裏逃出去。你真正有決心跟我爬到火爐裏，爬到鐵火箱，經過筒子一起逃出去嗎？那末我們就可以走出烟囪，我也就知道怎樣找路出去了！我們要走得很高，使他們

抓不到我們在頂上有一個洞可以引我們到廣大的世界。」

他引她到火爐門口。

她說：「啊呀，這裏多麼黑呀！」但是她仍跟着他走，經過箱子，經過管子，那裏黑得像瀝青一樣。

他說：「現在我們在烟窗裏了，看呀！一個美麗的星在上而閃閃發光呢！」

這是在天空裏的一個真星，一直照下來，照在他們身上，好像是在那裏引導他們。他們不住的向上爬，路峻陡得很難走，但是他扶着她走上去；他拉牽她，告訴她那裏可以放盜脚踏上去；他們就這樣的走到了烟窗頂，因為他們真正很疲倦了，他們坐在烟窗口的邊上。

天和星在他們的上面，市鎮上的房子在他們的下面。他們向四面遠遠的看那個世界。可憐的牧羊女郎從來沒有想到過這樣廣大的世界；她把她的頭靠在掃烟窗人的身上，哭得很傷心，哭淚從帶子上落下來。

她說：「夠了，夠了！我受不住了！世界太大了！我還是回到桌子上，在鏡子底下過日子罷！我若不回去，我總是不快樂的。我已經跟你到過廣大的世界上來，如果你真心愛我，願你跟我一同回去吧！」

掃烟窗人把利害說給她聽——說到老年的中國人，說到「細羊腿隊長，大將總司令，軍曹」；但是她只是傷心嗚咽，和她的小的掃烟窗人接吻，弄得他明明知道這是一件傻事，也只好答應了她的要求。

所以他們費了許多工夫再爬下烟窗來。他們爬過管子和火箱。一點興味也沒有。他們站在黑暗的爐裏，在門後偷聽；要想知道房子裏正在做什麼事。那時候房子裏很沈靜；他們向裏面一看，啊呀！老年的中國人躺在地板中間，原來他追趕他們的時候，從地板上跌下來，跌得碎為三塊；背部和身子分了家，頭滾到牆

角落裏去了。『細羊腿隊長兼大將總司令軍曹』仍舊站在原處默想他所碰到的事。

小牧羊女郎說：『啊呀，嚇死我了！老祖父跌成碎塊了。這是我們的不是呀！我不能夠再救活他了！』她不停的搓她的小手。

掃烟凶人說：『他很容易補起來的！我們不要太傷心了！如果他們把他的背黏起，再拿一隻釘把他的頸子連在頭上，那末他就可以恢復原狀，說我們許多壞話了！』

『真的麼？』她問道。於是他們又爬到桌子上，站在他們原來的地方。

掃烟凶人說：『你看，我們又回來了。從此以後，我們可以無憂無慮了！』

牧羊女郎說：『如果老祖父能夠釘起來就好了；這種希望不是惡意的吧！』

後來他真的用釘子釘了起來。那家人把他的背用水門汀黏了起來，一隻大釘子釘住他的頭頸；他新的樣子好，只是不再點頭了。

『細羊腿隊長大將總司令與軍曹』說：『自從你跌成碎塊以後，好像你就驕傲起來。我真不懂得爲什麼你要做出這種神情。究竟我是不是不能娶她，你也應該給我一個答覆！』

掃烟凶人和小牧羊女郎很憂愁的望着老年的中國人，他們恐怕他要點頭，他們的事就糟糕了。但是他點頭，因爲他不願人知道他的頭頸是釘子釘成的，一點頭就露出破綻來了。所以這一對情人仍同住在那裏，感謝祖父的釘子，彼此相愛，一直到破碎的時候爲止。

六 天鵝

在遠處，當我們這裏冬天來的時候，燕子還翩翩飛着的地方，住着一個國王，他有十一個兒子和一個女兒，美麗的阿麗斯，十一個兄弟，他們是王子，胸前佩了寶星，腰間掛着利劍，到學校裏去。他們用金鋼鑽的鉛筆在金石版上寫字，從記憶中背書和在看書本讀的時候一樣好；我們一聽就能夠聽出他們是王子。他們的姊妹坐在一張小的玻璃的凳子上，有一本價值半個王國的圖畫書啊，這些孩子是多麼快樂啊！但是他們並沒有永久過這着樣快樂的生活。

他們的父親，國王，娶了一個壞心腹的王后，她一些也不愛惜可憐的孩子。他們在她結婚後的第一天，在這個王宮裏有着一個盛大的款宴時感覺到的。孩子們扮着拜客，但是她不是給他們許多糕餅和燻蘋果，只給他們一隻裝了沙的茶杯，而且耍他們裏面是裝着什麼好的東西似的。

第二個星期王后把小阿麗斯送到鄉間的農人那裏去叫他們扶養她，不久以後，她並且又在國王面前說了這些可憐的王子許多壞話，說得國王從此以後，也不再來關心到他們了。

「到世界上去，自己謀生去，」壞心腸的王后說。「像大鳥一樣一些沒有聲音的飛出去。」但是他們變了十一隻可愛的天鵝，她不能夠隨心所欲的加害他們了。一聲奇怪的叫喊，他們從王宮的窗子裏飛出去。飛過公園，飛到森林裏去了。

那還是清早的時候，當他們飛過他們的姊妹小阿麗斯所熟睡在農人的寢室裏的地方，他們在這裏的屋頂上面低翔着，扭轉他們的長頸，啄着他們的翅膀，但沒有人聽見或看見。他們只得向前飛去，高高的飛到天空中去，飛到世界上去；他們就飛到一所大的黑暗的森林裏去，那森林是一直伸展到海岸去。

可憐的小阿麗斯站在農夫的屋子裏，因為她沒有別的玩具，手裏玩着一張綠樹葉。她在葉子上鑽了

個洞，從那個洞裏仰望着太陽，那對於她，好像她是看見了她哥哥們清澈的眼睛；每一次那溫暖的太陽照在她臉上，她總想起她和她哥哥們親吻的情形來。

這樣平淡地一天一天的過去。當風掃穿過大門前的玫瑰花籬笆的時候，它好像對它們細語，『誰能夠比你們更美麗？』但是玫瑰花搖搖它們的頭，回答道，『阿麗斯。』當農家的老婦人在禮拜天坐在她的門口，讀她的讚美書時，風吹翻書葉，對着書說道，『誰能比你們更虔敬？』那讚美書說，『阿麗斯。』玫瑰花和讚美書所說的不是別的，完全的真話。

現在阿麗斯十五歲了，送她回家去。但是王后看見她這樣的美麗，她心裏更加怨恨她。她真想也立刻把她變成一隻天鵝，像她的哥哥們一樣，但是她不敢這樣做，因為國王現在正要看看他的女兒哩。

所以在第二天早晨一早，王后走到浴室去，那是以白色大理石造的，裝着柔軟的坐墊，和最可愛的花氈；她捉了幾隻蝦蟆，吻着牠們，然後先對第一隻說道：

『等阿麗斯走進浴室來，坐在她的頭上，這樣她會變得和你一樣遲鈍，坐在她的前額上。』她對第二隻說，『這樣她會變得像你一樣難看，她的父親好不認得她。』坐在她的胸部。』她對第三隻低聲的說，『這樣她的心會變壞，而受到痛苦的。』

她把蝦蟆放在清水裏，牠們立刻變了一種帶青色的顏色，於是再叫阿麗斯解脫了她的衣裳，讓她走下水去。當阿麗斯走進水中，一隻蝦蟆坐在她的髮上，第二隻坐在她的額上，第三隻坐在她的胸部，但是她好像一些也沒有覺察到；等她立起身來，三朵紅紅的罌粟花浮在水上面。倘若那三個生物要是沒有毒的，倘若女巫不會過吻牠們，牠們會變成紅玫瑰的。但是無論如何，牠們是變了花兒，因為牠們是曾經坐在

阿麗斯的頭上額上和胸部，她是太虔敬天真了，弄得巫術對於她不能夠發生效力。

壞心腸的王后見到這個樣子，她就用胡桃汁擦着阿麗斯，擦得她皮膚變得十分暗棕，並且塗了一種惡臭的膏藥在她臉上，讓她美麗的頭髮統變得統統膠在一起。人家再認不出她是秀麗的阿麗斯了。

她的父親一看見她，真是大驚起來，說這個不是他的女兒。只有看門狗和燕子才要她，但是牠們可憐的生物，是不會對她說什麼好話的。

可憐的阿麗斯哭了，想起她的十一個全都漂泊在外的哥哥。她很淒涼地走出了城堡，走了一整天，走過田野，水沼，直到她後來走到一個大森林。她不知道她要到什麼地方去，她只是覺得十二分的淒涼而渴想着她的哥哥像她自己一樣，他們也一定是被趕到了世界上去，她要想方法去找他們。

她在森林裏只有不多一刻工夫，天就黑了，走不出了，她就躺在柔軟的蘚苔上，做她的晚禱，把她的頭靠在一顆樹的殘幹上。那時候森林裏極清靜，空氣極溫和，在草裏，在蘚苔裏，千百的螢火蟲像一種青綠的火在閃亮，當她用手去輕輕地觸着一根極枝的時候，那閃亮的蟲像一羣流星一樣落在她的身上。

她全夜夢見她的哥哥，他們又是在一起游玩，用着金剛鑽筆在金石版上寫字，望着其價值半個王國的美麗的圖畫書。但是在石版上他們不是像從前畫圈和綫條，而是寫的他們所曾幹的勇敢的事業，所有他們曾看到，經驗到的一切，在圖書裏一切都是活的，鳥唱着，人們從書裏出來，同着阿麗斯和她的哥哥講話。但當書葉翻轉去，他們又馬上跳回原處，這樣可以不把圖畫弄亂了。

她醒來時，太陽已經很高。她不能夠看的很真，因為高大的樹在她上面，四方伸展它們的樹枝。但是太陽在那上面嬉弄着像一面搖着的金紗，所有青綠的東西都發出清香來，鳥兒幾乎躲在她的肩上。她聽得

潺潺的水聲；那是從許多的流泉全部流入一個有着最爲美觀的沙底的池而來的。四面是厚密的灌木圍着，但是有一處已經被鹿鑽了一個大口，從這裏她走到水邊去。那裏的水是這樣澄清，所以如果風不會吹動樹枝與灌木，水中的樹枝與灌木卻是移動了，人們會以爲它們是盡在湖的底裏，每一顆葉子都這樣地清晰地到影着，不論太陽透照着它，或者躺在陰影裏。

當阿麗斯看見了她自己的臉，她大嚇起來，她是這樣的棕黃和醜陋；但是當她醮濕她的小手，擦她的眼睛和她的前額，白晰的皮膚又顯出來了。於是她脫了她的衣服，走到水中去；在這個世界中沒有一個國王的女兒比她更美麗了，當她又穿好了衣，辦好了她的長髮，她走到那潺潺的泉水邊，用手捧了些水喝，然後仍舊茫茫地走進森林裏去，她自己也不知道她要什麼地方去。她想起了她親愛的哥哥們，想起那一定不會棄了她的慈祥的上帝；他讓森林中生長着野蘋果來供人們充飢，他顯示結她一顆樹，這顆樹的枝條被累累的果子壓得彎倒了。這裏她吃了她的午飯，在枝條下面安置了撐的東西，然後走到森林的最黑暗的地方去。那裏那是這樣的幽靜，所以她能夠聽到她自己的脚步聲，和她腳底下踏着的每一張乾樹葉的瑟瑟聲。沒有看見一隻鳥，沒有透過一綫陽光，那樹底巨大的黑枝；高大的樹幹站得這樣緊密，因此當她看到她前面去，就好像密密的木柵圍着她。啊，這兒是一種她先前所從未知道的冷靜！

夜裏暗極了。沒有一隻螢火蟲現在從蘚苔那裏照過來。她憂傷地，躺下來睡了。樹的枝條好像在她上面分開，慈祥的上帝用溫和的眼睛朝下望着她，小小的天使從她的頭上，她的臂下出來窺張。她明天早晨醒來，也不知道她所經過的是真的或者是夢境。

她向前走了幾步，碰到一個籃裏帶着果子的老婦人，那老婦人給了她幾個果子，阿麗斯問她，曾經着

見過十一個王子騎了馬穿過這森林沒有。

『沒有』老婦人說，『但昨天我看見十一隻天鵝頭上戴着金的王冠，在附近的河裏游泳。』

於是她領了阿麗斯更向前走，走到了一個斜坡，在那個坡下有一條彎彎的小河，河邊的樹木相間的仰着它們的多葉的枝條過來，在那裏它們不會併在一起的，根是從地下長出枝條來，懸在水面上。

阿麗斯對老婦人說聲再會，沿着河，走到河水流到廣大的海裏去的地方。

整個的大海躺在那年輕的女郎前面，但是那海面上，大船小船，一隻都看不見，她又怎麼能夠再走得遠呢？她看着海灘上無數的圓石，水已把它們統磨圓了。玻璃，鐵，石頭，一切在那裏的東西都爲水所改形，雖然水是比她的小手還要柔軟得多。

『水繼續不斷地向前流去，不感到疲倦，使得硬的東西成爲光滑；我決定也要像這樣的不感疲倦。我謝謝你這個教訓，你清澈的滾滾的浪濤；我的心告訴我有一天你們總會把我帶到我親愛的哥哥那裏去。』

在冲到沙灘上的海草上躺着十一片雪白的天鵝毛，她把那羽毛來做成一個花束。滴滴的水躺在那羽毛上面，沒有人能夠說出它們還是露水，還是眼淚。海灘是非常冷靜，但是她毫不在意，因爲海繼續不斷地在變化，幾個鐘頭以內的變化，比了鮮水的湖在一整年裏變化還要多。如果一塊龐大的黑雲來了，那好像海會得說，『我也能夠現出怒容。』於是風吹浪起，戴上了一頂小白帽。但是當雲裏透出紅光來，風睡了，海看來好像一片玫瑰花瓣；有時變成青色，有時變成白色。但是無論它怎樣安靜地休息着，在岸邊總仍舊有一些細微的響動；水溫柔地湧起來，像一個睡熟孩子的胸脯一樣。

在太陽快要沉落的時候，阿麗斯看見十一隻天鵝，頭上戴着王冠，向着岸邊飛來；他們一隻是銜接一隻的拂過海面飛來，所以他們看來像條長的白帶。於是阿麗斯爬上斜坡，躲在一叢灌木後面。天鵝在她近處落下來，拍着他們的大白翼。

一等太陽落到水的下面去，十一隻天鵝的羽毛一齊落掉去，十一個姣美的王子站在那裏，——阿麗斯的哥哥們。她發了一聲高叫，因為雖然他們的樣子已經改變了不少，她知道那一定是他們。於是她就跳到他們的懷裏，叫他們的名字；王子們極其快樂，當他們又看見了阿麗斯，儘管她現在是長得苗條而美麗，但是他們認得她是他們的小姊妹。他們笑了一回，又哭了一回，不久他們明白他們的繼母是怎樣殘酷地對待他們兄妹們。

「我們兄弟們，」最長的一個說，「只有在太陽是在天空時，才變了天鵝飛翔，但是一等它落下去我們又恢復我們的人樣。因為這樣我們一定要當心找我們歇腳的地方，在太陽落下去的時候；如果我們還是向着雲中飛去，我們就回復人形而墮到深海裏去。我們不住在這裏，住在海的那一邊一個與這裏一樣美麗的地方，但是離這裏極遠。我們一定要飛過大海，在我們的路中，我們找不到可以過夜的島嶼，只有一塊冷靜的小岩石凸出在海中央；那塊岩石剛好夠我們相並地歇息在那上面。倘若海浪頭高了，海水就得在我們的頭上飛過，但是我們仍舊感謝上帝為有那塊岩石。」

那裏我們變了人樣的過夜；要沒有這塊岩石，我們就永遠不能夠拜訪我們親愛的國度，因為我們一定要在一年中兩天最長的日子來中來作次次旅行。一年中只允許我們去拜望我一次家，我們可以在這裏住十一天，飛在廣大的森林的上面，從那裏我們能夠看見我們的生地，我們的父親現在所住的宮殿，我

們的母親所埋葬的教堂中的高塔。

在這裏就是這些灌木和樹木都好像是我們的親戚；在這裏野馬奔馳原野，像我們在我們童年時候所看的一樣，在這裏燒炭的人唱着古老的歌，聽着這種歌，我們在小孩子時就跳起舞來；這裏是我們的故鄉，在這裏我們心裏真捨不得離開，在這裏我們見到你，我們的親愛的小妹妹。我們還可以在這裏住二天；然後我們一定要飛過大海到一個可愛的國土去，但是那並不是我們自己的國土。我們又怎麼能夠帶了你一起走？因為我們既沒有大船，又沒有小船。

「我又怎麼能夠來救你們？」妹妹問，他們差不多是談了一整夜，只睡了幾點鐘。

她是被她頭上天鵝的翅翼聲所驚醒。她的哥哥們又爲魔術變成了天鵝。他們飛了幾個大圈子，最後遠遠的去了；但是他們中間最小的一隻，留在後面，他把他的頭放在她的膝上，她撫着他的翅翼，一整天他們在一起。向晚時其餘的天鵝回來了，當太陽下去了，他們又變了人形站在那裏。

「明天我們要遠離開這裏飛到海的那邊去，直要到明年這個時候纔能夠再來。但是我們捨不得離開你！你可有勇氣同我們一起去？我的手臂強壯得足以在森林裏負了你走，所以我們的翅翼也會強健得足以帶了你飛過海去的。」

「好，你們帶我一起去，」阿麗斯說。他們就費了一整夜的時間，用柔軟的楊柳皮和堅韌的蘆葦結成一個結實的大網。阿麗斯躺在這網上面，在太陽出來的時候，她的哥哥們就變了天鵝，用他們的嘴銜住了網，帶了他們親愛的妹妹，妹妹仍舊熟睡在裏面，高高的向雲中飛去。太陽的光綫一直落在她臉上，所以一隻天鵝在她的頭上面飛，把他的大翅膀遮蔭了她。

在阿麗斯醒來的時，他們已經離岸很遠了；她以為她是依舊在做夢，那對於她是這樣奇異被高高帶到空中，帶在海上。在她身旁擺着一枝有着熟果實的枝條和一束甜味的樹根。這最小的兄弟採集了它們，為她放在那裏的。她感謝地向他微笑，因為她認得出他；那是他，他飛在她上面，用他的翅膀遮着她。

他們飛得這樣高，他們在他們下面所看見的第一隻船，看來像一隻白的海鷗，躺在水上。一朵大雲站在他們後面，那是一座美麗的山；在那山上面阿麗斯看見她自己，和十一隻天鵝的影子；他們向前飛去，體積很龐大。這裏是一幅畫，一幅比她先前所看見的更華美的畫。但是當太陽升得更高的時候，雲就遠遠的留在他們後面，飄浮的朦朧的影子消失了。

一整天他們在空中向前飛着，像一枝呼呼的箭，但他們因為帶着他們的妹妹，飛得比平常要慢，天氣是嚇人；黃昏近來，阿麗斯焦急地望着落日，因為海中那塊冷靜的岩石到現在還沒有看見。帶了她使得天鵝要更用力地用他們的翅膀打擊空氣。唉！那是她的不好，使他們不能飛得更加快一些。太陽一落下去，他們一定要變成人而墮落到海裏沉死了。於是他十二萬分的誠心地禱告着；但是她依舊看不見那塊岩石。黑雲越來越近，一陣陣強烈的風表示暴風雨就要到來，雲是像一個巨大的嚇人的浪，向前像鉛一樣重的滾着，電光閃閃迸發。

現在太陽剛觸到海的邊緣上。阿麗斯的心嚇得發抖。於是天鵝直竄下來，竄得是這樣快，她竟以為他們是跌落了，但是他們又低低飛翔。太陽半藏在水底下。於是現在她才第一次在她下面看見那塊小岩石，那岩石，它的頭矗出在水上面，看起來不比一隻海豹大。太陽沉落得極快；到最後，那隻像一個星樣；於是她的腳接觸到堅實的土地，太陽是像在一塊燒着的紙的最後的火星熄去；她的哥哥們是臂牽着臂站在她

的四周，但是除了正夠她和他們的地方之外，就一些空的地方也沒有了。海浪擊打着岩石，像一陣大的陣雨一樣，湧過他們的頭，天空中閃着永遠發着火焰的火，雷不斷地隆隆的響着；但是妹妹哥哥們相互執握着，手唱着一首讚美詩，這首詩給他們安慰和勇氣。

到天明早上天亮時，空氣是純潔與安靜。一等太陽上升，天鵝就帶了阿麗斯從那塊小岩石上起飛。海仍舊掀翻着很高的浪，當他們高高飛在空中的時候，那看來黑和青的海上白沫，好像是千百萬浮在水上的天鵝一樣。

在太陽升得更高的時候，阿麗斯在她前面，看見一個山頭有着閃耀的冰塊的多山的國土，在那中央聳立着一個城堡，看來有一英里路長，有着一排比一排高大的柱子，一面在下面波動着棕樹的森林和像風車輪大小的壯麗的花。她問這裏是否就是他們正要去的國土，但是天鵝搖搖他們的頭，因為她所看見的是莫加那的、美麗的仙宮，這裏是不准帶人去的。當阿麗斯凝望着它的時候，高山、森林、城堡都消失了，只見十二個全都有着高的樓和尖的窗子的教堂，站在他們面前。她以為她聽得風琴的聲音響，但那只是海的吼聲。當他十分靠近它們的時候，它們又變成了一隊艦隊，在她下面駛着，但是當她朝下看時，那只是飄浮在水上的海霧。這樣的景象不住地對她變着，直到最後她才看見他們所要飛去的目的地。那裏矗立着可愛地碧綠的山，有着西洋衫木的森林，城市和宮殿。在太陽落下去以前，她已經坐在一個大巖穴前的一塊叢生着纖弱的青籐，那是像錦繡般的地毯的岩石上。

「現在我們將看你在今天晚上，在這裏做到什麼夢，」最小的哥哥說；於是他引導她到她的寢室裏去。

『我希望我能夠夢到怎樣救你們方法！』她說。這個念頭充滿了她的心，她這樣熱烈地祈禱上帝救助，就是在她睡眠中，她還繼續的禱告，於是她夢到她是高高的飛在空中，飛到莫加那的雲一樣朦朧的宮殿去；仙子出來歡迎她，美麗而輝耀；可是這個仙子很像那在森林中會給她果子，曾經告訴她頭上有着王冠的天鵝的老婦人。

『你的哥哥們是能夠得救的，』她說。『但不知你有沒有勇氣和忍耐心？水比你的小手要柔軟，這是真的。可是它變了石的形狀；但是它不覺得那種你的手所會覺得的痛；它沒有心，不受到你所要忍受的痛苦的苦難。你可以看見我手裏執着的刺草許多這樣的草是生在你所睡覺的巖穴的四週；只有那些生在教區墓地裏的才能用，記住。』

你一定要採摘它們，雖然它們將把你的手會燒灼得泡也出來。用你的腳把這些刺草揉得粉碎，於是你可以有蔴；然後你要用這種蔴結成十一件有着長袖子的襯衫；把這些襯衫披在十一隻天鵝身上，可以破掉那個法術。但是記好，從你動手做這個工作的時候起，一直到做好它們為止，就要好多年工夫，你一定不可以說話，你說的第一句話將像一把致命的刺刀一樣的刺到你哥哥們的心上。他們的性命就在你舌頭上。請你記住這些話！』同時仙子用刺草觸她的手；那像一種燒灼的火，阿麗斯就痛得醒來。這時候天已經大亮；近在她所睡的地方，躺着一枝她在她夢中曾經看見過的刺草。她跪下來，感謝仁慈的上帝，於是走出巖穴去開始她的工作。

她用纖纖的弱手，採摘那可怕的刺草。它們像火一樣的灼人，在她臂上、手上燒灼得都是大泡；但是她很喜歡地忍受它，她只要能夠救得了她親愛的哥哥們。於是她赤着足踏爛每一枝刺草，把手搓成青色的。

蔗。

在太陽下山時她的哥哥們回來了，他們很吃驚以爲她變成啞吧了。他們以爲那又是他們兇惡的後母所施的什麼新妖術；但是當他們看見了她的手，他們明白這是爲了要救他們的緣故，於是那最小的哥哥哭了。他的眼淚落在她的身上，她不再覺得痛了，燒灼出來的泡也消失了。

她在那一夜夜裏也只是工作，因爲她非要到她解救了她的親愛的哥哥們，是心裏不會安寧的。第二天的一整天，當天鵝飛去了，她獨自一個人坐着，但是時候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過得快的，一件襯衫完工了，現在她又開始做第二件。

那時候，打獵的角聲在山中響起，她極爲驚慌。人馬聲越來越近；她聽得狗吠；胆怯地，逃進洞裏，把她所採集梳理的刺草捆成一束，就坐在那捆束上。

剛在那時候一隻大狗從叢林裏跳了出來，接着又一隻一隻的跳出來；牠們高聲地叫吠，奔回去，又再奔過來。幾分鐘以後所有的獵人都站在巖穴前，內中最英俊的一個就是國王。他向前走來，走到阿麗斯的身邊，因爲他從來沒有看見過一個這樣美麗的女郎。

「你怎麼會到這裏來的，我的美麗的孩子？」他問。

阿麗斯搖搖她的頭，因爲開了口要犧牲她的哥哥的救渡和他們的生命，自然她是不會開口的。於是她把她的手藏在圍裙下，國王許看不見到她正在受着什麼苦楚。

「跟我一起去，」他說。「你一定不能夠住在這裏。倘若你的性格跟你的相貌一樣美麗，我會將天鵝絨和絲綢的衣服給你穿，把金冠給你戴在頭上，你可以住在我最富麗的宮殿裏。」

這樣說了，他就把她提在他馬上。她一面哭一面絞着她的手；但是國王說：

「我只一心希望你幸福；有一天你會感謝我的。」

於是他帶着她騎在他的馬上，在山間疾馳而去，獵人都急急的在他們的後面跟着。

在太陽落山的時候，壯麗的王城躺在他們面前，禮拜堂和圓屋頂高高的矗立空中，國王領她進了王宮。那裏大的噴泉在高軒的大理石廳裏噴濺，那裏牆壁和天花板都油漆得嶄新。但是她沒有眼睛來看所有這些，她只是哭泣悲傷。她柔順地，讓宮女們給她穿上宮衣，在她髮上結織珠子，在她起泡的手上，戴了精緻的手套。

當她光華燦爛的站在那裏，她真是美麗極了，全宮的人比以前更加傾倒她了。國王選她做他的王后，雖然大主教搖頭低聲說這個美麗的森林姑娘，一定是個女巫，她是迷了他們的眼睛，引歪了國王的心。

但是國王不聽大主教的話；他吩咐樂奏，盛設最貴重的菜，叫最美麗的姑娘來在他們面前跳舞。她是被引領了穿過香噴噴的花園進到宏麗的廳堂去；但是她的唇上或是在她的眼內，從沒帶一絲笑容露出來，她心裏永遠憂傷着。於是國王開了一間近在她將在那裏面睡覺的地方的小房間。這個房裏是裝飾着華美的青氈，看來恰像那個她曾經住過的巖穴。地板上堆着她從刺草上搓出來的一捆蔴，天花板下掛着她已編結完工的襯衫。所有這些東西是獵人中的一個把它當作奇物珍品帶了來的。

「在這裏你就像回到了你先前的家裏一樣，」國王說。「這裏就是你在那裏所做的女紅，現在，在你一切的光華中，去想到那個時候，會使你快樂的。」

阿麗斯看見了這些東西，她的嘴角露出了一些微笑，血回到她的臉頰來。她想起她哥哥們的救渡，於

是吻着國王的手；他把她擁在懷裏，讓所有禮拜堂的鐘報告婚典；從森林來的可愛的啞姑娘就做了一國的王后。

大主教低低的把壞話送進國王的耳朵來，但是對這些壞話國王毫不放在心上，決定舉行婚禮。大主教得親自把王冠戴在她頭上，他滿心怨恨的把那狹的小環很緊地壓在她眉額上，使得她很疼痛，但是一種更重的環放在她的心上，爲她的哥哥們的憂傷；她不覺得肉體的疼痛。她的口是啞默，因爲說一個字會犧牲她的哥哥們的性命的，但是在她眼裏躺着對於那仁愛、英俊的國王的深深的愛，他想盡方法來使她快活。她整個的心一天一天更轉向着他。啊，如果她只要能夠把她的憂傷托付給他，把她的苦告訴他。但她須要啞默，她一定要啞默的完了她的工作。因此在夜裏她從他的身邊偷偷走開，輕靜地走進那間裝飾得像巖穴的小房間，一件又一件的編結那襯衫。但是當她開始結第七件的時候，她的麻結完了。

她知道在禮拜堂的墓地裏有刺草生着，那是她可以用的；但是她一定要親自去採摘，可是她怎麼能夠出去到得那裏去呢？

『啊，我手指上的疼痛，比了我心裏所受的痛苦，又算得什麼呢？』她心裏想。『我一定要冒險去試試看，上帝一定會幫助我的！』

她心害怕得好像她是在計劃着一件壞事情，她在有月光的夜裏偷偷進了花園，穿過長的蔭路，穿過荒涼的街道，來到禮拜堂的墓地。那裏，在最闊的墓碑的一塊上，她看見坐着一圈的吸血鬼，可憎厭的女巫。她們好像要洗澡一樣，脫掉了她們的破衣服，用了她們瘦瘦的手指，抓破那新的墳墓，抓起屍身，吃着肉。阿麗斯要她們那裏走過去，她們把她們邪惡的眼睛釘住她身上；但是她說着她的禱告，採拾那燒灼般的刺。

草，把它們帶回到宮去。

只有大主教一個人看見她。因為他當別的人睡熟時，是清醒的。現在他覺得他以前的見解是對的，她一切行爲都不像一個王后的樣子；她是一個女巫，把國王和全體的人都迷住了。

在懺悔所裏，他把他所看見的和他所引以為恐懼的事告訴國王聽；當她的話從他的嘴裏說出來，教堂裏彫刻的聖像搖搖他們的頭，好像說：『那些話是不確實的，阿麗斯是天真無辜的！』但是大主教對於這個現象另外有個解釋：他說他們作見證，對於她的罪惡搖頭。於是眼淚從國王的臉上滾下來；他心裏很疑惑的回家去，夜裏他假裝睡着，一回兒他覺得阿麗斯起身去了。每一夜她都是這樣做法，每一次他都悄悄地跟着她，看見她怎樣進她的房間裏去。

阿麗斯看見他的臉色一天一天的幽暗。但是她不明白內中的緣由；她的熱淚流在天鵝絨的宮衣上；它們躺在那裏像閃爍的鑽石，所有看見那富麗的光華的人希望他們是王后。同時她差不多做完了她的工作。只有一件襯衫還沒有完功，但是她沒有蘇了，沒有一顆刺草剩下了。因為這樣，她一定再到禮拜堂的墓地去，再去採幾束。她很恐怖的想起那冷寂的走道，想起那可怖的吸血鬼，但是她的意志是像信賴慈祥的上帝一樣的堅定。

阿麗斯去了，但是國王和大主教在她後面跟着。他們看見她穿過側門進教堂裏的墓地裏去；當他們走近時，吸血鬼是坐在墓碑上和阿麗斯上次見到的完全樣子；國王將臉掉轉，因為他以為他看見她也在他們中間，她的頭每一夜是靠在他的胸脯上的。

『人民得來審判她，』他說。

人民宣告她受大刑。

她從宏麗宮廳，被領到一個黑暗、潮濕的洞裏去；那裏風從鐵格子窗吹進來；不給她天鵝絨和綢衣，只給她她所採集來的幾捆刺草；在這個上面，她可以安放她的頭；她所編結的冷硬的燒灼的襯衫將做她的被頭。可是這樣東西使得她喜歡極了。她又開始她的工作并禱告。外面流浪在街上的孩子，唱着嘲笑她的歌，沒有一個人用一句溫和的話安慰她。

但是到了晚上，一隻天鵝的翅膀擊撞着鐵格子。那是她最小的哥哥。他是找到了他的妹妹。雖然她知道這一夜或許是她最後生存的一夜，她歡喜得高聲嗚咽。但現在工作差不多要完了，她的哥哥們又在這裏。

大主教因為曾經答應了國王這樣做的緣故，但是她搖搖頭，用表情與手勢，請求他去，因為在這一夜她一定要做完她的工作，不然就一切都白做了；所有她的眼淚，她的痛苦，她的不眠的夜都是白費了。大主教對她說了幾句憤恨的話走了；但是可憐的阿麗斯明知道自己是天真無辜，而繼續她的工作。

小老鼠在地板上跑來跑去，拖着刺草到她腳邊來幫助她，一度畫眉鳥躲在窗格邊，全夜唱着歡快的歌，使得她好不會灰心。

那時候還舊是昏夜；一點鐘後太陽才會升起來。十一個兄弟們站在宮門前要求見國王。守門的人對他們說，那不能夠，因為那時候還是夜裏；國王睡着了，不好驚動他的。他們請求，他們恐嚇，於是哨兵來了，是的，就是國王自己也出來了。問什麼人在這裏這樣噪鬧是什麼意思？那時候太陽升起來了，兄弟們一個都看不見，只見十一隻天鵝飛過宮去。

所有的人民都成羣結隊的到城門邊來，因為他們要來看那女巫燒死。一隻可憐的老馬拖了她所坐的車子。他們曾為她穿了一件粗麻布的襯衣。她美麗可愛的長髮在她美麗的頭四散披着；她的臉孔蒼白得像死一樣；她的嘴唇默默地動彈，一面她的手指是絞搓着青青的麻。就是就要死了，她也不停止她曾經開始的工作；十件襯衫躺在她腳邊，她是在編結着第十一件。人民都嘲弄她。

「看那女巫喃喃自語！她手裏竟連一本讚美書也沒有；不與她一邊還做着討厭的惡魔行為在那裏坐着——去將它撕個粉碎！」

於是他們都緊迫過來，要撕掉那些襯衫。那十一隻天鵝飛來，停留在車子上她的四周，拍着他們強大的翅膀；人民在他們面前驚恐得都退了下去。

「那是上天的示意！她一定是天真無辜的！」有許多人低低的說着。但是他們不敢高聲說。

現在劊子手一把執她手；於是她馬上把十一件襯衫披在天鵝身上；立刻變成了十一個美麗的王后站在那裏。但是那最小的一個有一隻天鵝的翅膀來代替一隻臂膊，因為那件襯衫的一隻袖子還沒有完全做好。

「現在我可以說話了！」她說，「我是無辜的！」

於是那些親看見發生的這件事情的百姓在她之前，好像在一個聖人面前一樣都俯身鞠躬；但是她暈倒在她哥哥們的懷裏，過去的疑慮、恐懼和悲痛使得她暈了過去。

她最大的哥哥說，「是的，她是無辜的。」於是他就把他們過去的事說了一遍；當他說時，一陣香味，好像從千萬朵玫瑰花中發出來，因為火葬堆裏的每一根柴薪都生了根長了枝葉；一個芬香和高大的籬笆

站在那裏，滿是紅的玫瑰，在頂上，一朵潔白炫耀的花像一個星樣光亮。這枝花國王採了，把來放在阿麗斯的胸脯上；於是她心中充滿了和平與快樂，醒了轉來。

所有的禮拜堂的鐘自己響起來，鳥大羣的來，於是國王好像行了婚禮的回轉宮去，這是別的國王所從未碰到過的事。

七 夜鶯

在中國，你要知道，皇帝是中國人，並且在他四周的人也都是中國人，現在我要講的這件事情是發生在好多年以前了，所以在牠被人忘掉以前，是很可以一聽的。

皇帝的宮殿，在世界上是最華麗的；牠是完全用很精細的瓷磚造成，價值極貴，但是同時牠又很脆弱，你在碰到牠時須得要小心一些。

在花園裏，可以見到最奇異的花朶，內中最貴重的花，上面縛着銀鈴，使得經過這裏而注意這些花的人，都聽得了鈴聲，而注意牠。是的，在御花園裏，一切東西都極珍貴，並且這個花園占地極廣，連園丁都不知道這盡頭在什麼地方。如果你一直向前走去，你就走進一個美麗的樹林，內中有高大的樹，走過樹林是一個海。

樹木一直垂到海裏，那個海是湛深碧綠，大船可以在樹枝底下航行；在這些大樹中間住着一隻夜鶯，她唱得這樣的好聽，就是那忙碌的窮苦漁人，在他晚上出來張網時聽見了這種婉轉的歌聲，也要放下他的漁網站停了來傾聽的。

「喔，那是多麼美麗啊！」他說；但是他不得不注意他的工作，把這鳥兒忘記了。但是當第二天這隻鳥兒再唱歌的時候，這漁人聽到了，便又讚嘆道：「喔，那是多麼美麗啊！」

從世界各國到皇城裏來旅行的人們，都羨慕這個城，這所宮殿，和這個御花園，但是在他們聽見了這隻夜鶯的歌聲，他們都說：「那是最好的了！」旅行的人們回到家裏，他們都說起這隻夜鶯；有學問的人寫了許多的書，說起這個城市，這所宮殿，和這個御花園。但是他們決不忘記了夜鶯；因為她是內中最好的東西；那些會做詩的人，爲這個在海旁的樹林裏的夜鶯，寫了最偉大的詩篇。

這些書籍在全世界流行着，內中有幾本書，有一次並且傳到了皇帝那裏，他坐在他的金椅子裏，只是直接的讀下去讀下去，時時點着他的頭，因為關係這個城，這所宮殿，和這個御花園的美妙的描寫，他讀得高興極了。「但夜鶯是內中最好的，」這句話也寫在那裏。

「這是什麼話？」皇帝說。「夜鶯，我完全不知道啊！我的國內竟有這樣一隻好鳥，並且又是在我自己的園裏的，但是我從來沒有聽見過。真的，我可以從書籍上知道某些事情的。」

所以他就去召他的侍臣，這個侍臣是很貴顯的，不論什麼人，如果官階比他低，而竟敢自己來和他說話，或則來問他一個問題，他總是回答一個「唔」字，那是一個沒有一些意義的字。

「據說，在這裏有一隻極奇異的鳥，名叫夜鶯的。」皇帝說。「他們說，這是我國內最好的東西。爲什麼我從來沒有人報告我關於這隻鳥兒的事情呢？」

我從來沒有聽見人家叫過她的名字。」侍臣回答說。「她在朝裏也從來沒有人提起過。」

「我要她今天晚上一定要到這裏來唱歌。」皇帝說。「全世界都知道我有這件寶貝，我自己倒反而

不知道！

「我從來沒有聽見人家說起過她。」侍臣說：「但是我願意尋找她。我願意尋到她。」

但是到什麼地方去尋找她呢？這個侍臣在樓梯上上下的跑來跑去，穿過廳堂和迴廊，但是在他碰到的人中，沒有一個人曾經聽見人家講過這隻夜鶯的。於是侍臣跑回皇帝那裏去說：這一定是著書人杜撰的一件事情。『陛下一定不可以相信那小說裏隨便寫的話；這純粹一是些謊話罷了。』

「但是我所讀到這件事的那冊書，」皇帝說：「是日本國皇送給我的，所以這不會是謊話。我願意聽這隻夜鶯；在今天晚上一定要把她帶到這裏來，如果你們不把她帶來，吃過夜飯以後，大小官員都要用腳來重重實實的踐踏。」

「領旨！」侍臣說；於是他又在各個樓梯上，上上下下上下的跑來跑去，穿過一切的廳堂和迴廊；朝中有一大半的人因為恐怕受踐踏，也跟着他跑來跑去。

大家盡力搜尋這隻奇異的夜鶯，這隻夜鶯除了朝中的官員以外，是全世界人都知道的。最後，他們在廚房裏碰到一個窮苦的小女孩，她說：「喔！是的。」

「那夜鶯麼？我很知道；她能夠唱很美麗的歌。每天晚上，我總離開了這裏，把吃飯桌子上剩下的脂油渣，帶去給我可憐的多病的媽媽。我媽媽住在那面海岸邊上，在我回來的時候，走得很吃力了，就在樹林裏休息一回，於是我就聽見夜鶯的歌聲。淚珠就不住的從我眼睛裏湧出來，這真像我的媽媽在吻我。」

「小廚娘，」侍臣說：「如果你領我們到夜鶯那裏去，我就使你在廚房裏得到一個永久的位置，還准許你伺候皇帝進餐，因為皇帝有旨，今天晚上就要把她找進宮去的。」

所以他們一齊向那夜鶯常在唱歌的那個樹林裏跑去；差不多有一半以上的官員，都跟着同去。他們走在半路上，聽到一隻母牛怒吼的聲音。

「喔！」一個朝臣喊道，「現在我們找到她了！這無疑地是一種偉大的聲音，因為在這樣微小的一種生物裏，能夠有這樣大的叫聲，真是了不得，真的，我以前一定聽見過這種聲音的。」

「不，那是母牛吼聲呀！」小廚娘說，「我們離開那裏還有不少路哩！」

有些青蛙在池塘中咯咯地叫着。

「那個聲音多洪大啊！」皇宮裏一個首席教士說，「現在我聽見她了，她的聲音，很像小寺院裏的鐘聲。」

「不，那些是青蛙呀！」小廚娘說，「但是現在我想，我們不多一刻就可以聽見她的歌聲了。」

於是，夜鶯開始唱起歌來了。

「那就是她！」小女孩叫喊道，「聽呀！聽呀！她坐在那邊。」她指着在樹枝間的一隻灰色的小鳥。

「這真是她麼？」侍臣叫道，「我想不到她看上去是這樣的，去看上去多麼簡單啊！她一定是看見了四周這許多高貴的人物，而失去她的光彩了。」

「小夜鶯！」小廚娘高聲的叫道，「我們的皇帝，要你到他前面去唱歌給他聽。」

「我極願意！」夜鶯回答說，接着她又快樂地開始歌唱起來。

「她唱得像玻璃的鈴子一樣響，」侍臣說，「看她的小喉嚨，在怎樣地動着！奇怪得很，我們以前竟從來沒有聽見過她。這隻鳥到宮裏去一定得大工的。」

『我將要到皇帝前面去再唱一遍麼？』夜鶯問，因為她以為皇帝也在那裏了。

『最美的小夜鶯，』侍臣說，『我很榮幸的今天晚上得邀你去參加宮中的宴會，那時候皇帝聽了你的美麗的歌聲，一定歡喜極了。』

『我的歌聲最好要在這綠樹林裏聽的，』夜鶯回答說；但是她聽到皇帝極希望見她，仍舊願意跟着他們去。

宮殿上擺好了宴席，盜磚的牆壁和地板，被幾千盞金燈照耀格外耀眼。最可愛的花枝上，排清脆的銀鈴，已經放在迴廊裏。那裏許多人急急忙忙地來去，並且又有一陣普遍的和風，使得全體銀鈴，都叮叮噹噹的響起來，聲音響得連一個人自己的說話都不能聽見。

在坐着皇帝的大殿中，放着一根黃金的棲木，這棲木是叫夜鶯坐的，朝中的官員，全體出席，那個小廚娘也奉旨站在門背後，因為她現在已經正式受到御庖的封號了。全體官員都穿戴了最美麗衣冠，在皇帝向小鳥點頭示意，叫她唱歌時，大家就都望着這灰色的小鳥。

開頭夜鶯唱着很悲壯的調子，使在皇帝的眼中湧出淚珠來，淚珠一直淌過他的兩頰流下來；後來夜鶯又唱了一個極為悅耳的調子，皇帝聽的極為喜悅，他說，這隻夜鶯須要用黃金的項圈來帶在她的頸上，但是夜鶯辭謝說，她已經受到了足夠的賞賜了。

『我已經看見皇帝眼中的眼淚，那在我已經得到了最大的賞賜。一個皇帝的眼淚是特別有價值的。上帝知道我已得到足夠的報酬了！』於是她再唱着很甜密的，和可愛的歌。

『這實在是唱得最好聽的了！』在場的那些貴婦人說，接着她們口裏含了一口水，當她們說話的時

候，就學着夜鶯的動作；她們想這樣可以和夜鶯唱好得一樣好聽了。真的，甚至於那些侍役和宮女也都說，很是滿意；這次夜鶯確實很成功，因為他們都是不容易滿意的人們。

是真的，夜鶯完全成功了。現在她留住宮裏，有她自己住的籠子；一天得自由地飛出去三次：白天兩次，黑夜一次。在她出去時，派定十二個僕人跟着她，每個僕人都有一根絲綫，縛着鳥兒的腿，那根線，他們握得很緊，其實照這樣的一種出遊，是提不起什麼興趣的。

全城的人都講着這隻奇異的鳥，當兩個人碰到的時候，一個人只說『夜』，而另一個人接着說『鶯』；然後他們嘆了一口氣，而都互相了解了。有十一個公民的兒女，都取名夜鶯，但是他們都沒有生着夜鶯的喉嚨。

有一天，皇帝接到了一個大包裹，上寫着『夜鶯』兩個字。

『這裏，我們有一本關於這隻名鳥的新書了，』皇帝說。但這並不是一本書，只是一隻小盒子，裏面藏着一隻人造的夜鶯，除了裝飾着金剛石、紅寶玉和藍翡翠，看起來和那隻真的鳥兒完全一樣。當這隻人造夜鶯的發條開足以後，牠馬上能夠唱出那真的鳥兒所唱的一段歌來，牠的尾巴會上下搖擺，射出金銀的色彩。又在牠的頭頸裏，掛着一條小絲帶，上面寫着『中國皇帝的夜鶯比日本皇帝的好得多了。』

『那真好極了！』他們大家都說，於是送人造夜鶯來的人，馬上得到了進貢御夜鶯人的稱號。『現在她們可以合唱了。』

所以他們不得不合唱起來；但是唱得並不好聽，因為那真的夜鶯唱着她自己的歌，而那人造鳥是要開了發條以後才唱的。『那不是他的不好，』樂官說，『他守着一定的節拍，並且還依着我的調子的。』

所以現在那人造鳥一定獨唱了，他和真的夜鶯同樣的成功，那時候他看上去更加華麗了——他的羽毛像珠寶一樣的發光。

他一連唱了三十三次，同樣的歌，可是一些也不覺得疲倦。大家都歡喜地要聽他唱，但是皇帝說，現在應該叫那隻活的夜鶯唱一回了。但是她在那里呢？誰也不會注意到她已經從開着的窗口飛出去，飛回到青蔥的樹林裏去了。

『這是什麼意思呢？』皇帝說；全體官員都罵這隻夜鶯，並且叫她是一個不受抬舉動物。『我們到底得到一隻最好的鳥，』他們說。於是他們仍舊聽這隻人造鳥唱的那隻同樣的歌，他已經唱了第三十四次，但歌中的一切調子，因為非常難記，他們還沒有學好。樂官極力讚賞這隻鳥；他說，他比那隻真的夜鶯還好，不但爲了他的外表有許多寶石閃閃發光，就是他裏面也是很好的。

『陛下和諸位和大臣們，去聽一隻真夜鶯唱歌，我們總不能夠知道她接唱什麼，但是在這人造鳥兒裏，一切東西都是安排好的，我們能夠拆開他，知道那發條是裝在什麼地方的，牠們是怎樣轉動的，怎麼一個跟着一個轉動的。』

『那些話真和我想的一樣，』每一個人都這樣說。於是就答允樂官到下禮拜日把這隻鳥兒當衆展覽。皇帝說，『老百姓也應該聽見他唱一次歌。』所以他們都聽見了，他們喜歡得像大家都喝到了茶一樣，因為喝茶是中國人極喜歡的事；他們都說，『真好聽！』翹起了他們的大姆指點點頭。可是那個窮苦的漁人，他曾經聽過那真的夜鶯的歌聲的，說，『牠唱得很好，差不多和那隻真的鳥兒完全一樣，但是我覺得中間還有些缺點，我可說不出來。』

可是那隻真的夜鶯，是從這個國境中飛走了。這隻人造的鳥兒住在和皇帝的牀鋪相近的一個絲製的坐墊上，他所得到的賞賜品，黃金和珍貴的寶石，是整整齊齊的排列在他的四周圍，在名號上，他已經擢升為御前大歌臣，所以他的地位排列在左手第一位；因為皇帝認為人心所在的一邊是最尊貴的——心是位於皇帝的左邊的，所以就把他排在左邊。

這個樂官又著了二十五卷，講這隻人造的鳥兒的書；這部書用了許多冗長和古僻的中國字；然而所有的人都說，他們已經閱讀過這本書，覺得很容易了解，因為他們怕人家說愚笨而給人踐踏。

這樣的過了一年。皇帝、朝臣和另外其他一切的中國人，對於這人造鳥的歌曲裏的每一個輕微的聲音，都能够默記了。但是就因為這個理由，使他們非常歡喜，他們能够跟着他一起唱。街上的小孩子唱道：「吱吱，克勒克，克勒克，克勒克！」皇帝他自己也這樣唱。是的，那真是很好聽的。

但是有一天晚上，在這人造鳥唱得出神，皇帝睡在牀上細聽的時候，只聽得鳥兒裏面「拍的一響」；像有什麼東西折斷了。「非——爾——爾——爾」；全體輪盤都旋轉着，音樂停止了。

皇帝馬上從牀上跳起來，去找他的首席醫生來；但是他有什麼法子呢？所以去召一個鐘表匠來，經過了許多的討論和研究以後，他才勉強把這鳥兒修理好。但是這個鐘表匠說，這鳥兒現在不能夠常常叫他唱歌了，因為那裝發條的圓腔已經損壞，如果用新的機械來裝進去，那末不能夠使他唱得和原來一樣好聽了。

那是極可惜的，因為現在這隻鳥只許一年唱一次，就是這樣，這隻鳥兒也不一定不再出毛病。但是鳥兒唱了以後，樂官就作了一段簡短的說明，說明裏面充滿了許多難懂的字，說這隻鳥兒現在和從前一樣

的好；這樣說了，所以他當然就和從前一樣好了。

五年以後，國中發生了一件真真傷心的事情。中國人是愛戴他們的皇帝的，現在他害了重病，聽說，他不久就要死了。一個新皇帝已經選好，老百姓立出在街路上問這侍臣說，老皇帝怎麼樣了。

「唉！他一面說，一面搖搖他的頭。」

皇帝寒冷而面無血色地睡在他的龍牀裏；全朝的官員都以為他死了，都跑到新皇帝那裏去行禮。大臣們跑出來輕輕的談論這件事，侍女們又舉行了一次盛大的宴會。

各個殿上和迴廊裏，都鋪了地毯，走起路來腳步聲音可以一些也不聽見——各處都是很靜寂。但是皇帝還不會死；他僵硬而面無神色地睡在龍牀上，那張牀裏掛着長的天鵝絨的帳子，和笨重的黃金的流蘇；在上面，有一扇窗開着，月光照進來照在皇帝和這人造鳥的身上。

這個可憐的皇帝快要斷氣了；他覺得好像有什麼東西壓在他的胸脯上；他睜開眼睛一看，看見死神已帶上了他的金冠，坐在他的胸脯上，一隻手拿了他的寶刀，另一隻手裏拿了他的美麗皇旗，在華麗的天鵝絨帳子的褶襠裏，有許多希奇的頭探出來；有幾個極難看，其他的都極文雅和可愛。他們就是這個皇帝一切的惡行和善行的表示，他們現在都望着他的臉，而那個死神就坐在他的心上。

「你知道這個麼？」他們一個一個的輕聲地說着。「你記得那個麼？」他們對他說了許多話，使得他的頭上冷汗直流。

「我從來不知道這些事！」皇帝說。「奏樂，奏樂！替我敲大的中國鼓！」他喊道，「這樣我才聽不到他們所說話！」

可是他們繼續說下去，而死神對於他們所說的一切的話，像中國人一樣的點了點頭。

『奏樂，奏樂！』皇帝喊道。『你親愛的人造鳥啊，唱吧，我請你唱吧！我會給了你黃金和寶石；我甚至於把我的金項圈來套在你的頸上——唱吧，我請你唱吧！』

但是那鳥兒一聲不響的站着；因為那裏沒有人來開旋他，他是不能夠唱的；但是死神仍舊用他烏空的眼睛來凝視着皇帝，一切都靜，可怕的靜。

那時候，忽然從窗邊有最可愛的歌聲起來了。這便是那活的小夜鶯，她躲在外邊的一枝小樹枝上。她聽見了皇帝這種悲慘的景象，就唱起歌來，給他安慰和希望。當她唱了這些鬼怪的面色一些一些，慘白起來；皇帝身上的血液一些一些，流得快起來；就是那死神也在仔細的聽着，說道：『唱下去，小夜鶯，唱下去！』

『你把那柄光輝的金刀，那面珍貴的皇旗，和那頂皇冠都給我好嗎？』

死神爲了要聽她的歌，就把這些寶物一件一件的都放下來了，於是夜鶯唱着，唱着；她唱到那寂寞的墓地，那裏有白玫瑰花生長着，那裏有紫丁香的香味從微風中送出來，那裏新鮮的綠草爲悼亡人的淚珠所灌溉。於是死神覺得一定要去看看他自己的花園，就變成一陣冰冷的白露，飛出窗外去了。

『謝謝你！多謝你！』皇帝說。『你這隻天上的小鳥啊！我很知道你。我把你逐出國境，而你却把那些鬼怪唱走了，把死神從我的心上趕開了！叫我怎樣來報答你呢？』

『你已經報答我了！』夜鶯回答說。『當我初次唱歌的時候，我曾經使你的眼睛裏流出淚來，這是我永遠不會忘記的。那些盡是珍珠，能夠安慰一個歌者的心。但是現在就睡覺，你的身體早些復原。我將再』

來唱歌催眠。

她唱了，皇帝就甜蜜地入睡了。呀！那種睡眠是何等的柔美而痛快啊！

太陽穿過窗子射到他身上，他才神清氣爽地醒來；那時候大家都以為他死了，他的僕人還一個沒有回來，只有那隻夜鶯還仍舊還躲在他旁邊歌唱。

『你得時常和我在一起，』皇帝說；『你只要揀你喜歡的隨便唱唱好了；我要把這隻人造鳥兒毀做幾千塊。』

『不要這樣，』夜鶯回答說。『他實在已經盡了他能力了；你仍舊好好的照顧他。我不能夠住在宮裏；但是讓我喜歡來的時候就來；我在晚間會躲在那邊靠窗的小枝上唱一些歌給你聽，使你快活和有思想。我要唱到那些快樂的歌和那些苦惱的歌。我要唱你四周圍的善行和惡行。這隻小的鳥，她飛到窮苦的漁人家裏，飛到農人的屋頂上，飛到一切住在離開你和你的宮殿很遠的人家。我愛你的心比愛你的皇冠更甚，雖然這隻皇冠有一種莊嚴的氣概。我會來的；我會來唱歌給你聽——但是你必須允許我一件比較好辦些。』於是夜鶯飛開了。

僕人們跑進來探視他們的死皇帝，但是看呀！他們走到那裏，只聽皇帝對他們說，『早安！』

八 人魚姑娘

在老遠的海裏，海水青得和最青的草一樣，透明得和最透明的水晶一樣。但是這海是深極了，深得沒有一根錨索能夠及到它的底，而且如果用許多尖塔頂一個一個地堆疊起來，它們也不能從海底一直堆疊到水面。就在那深海的下面有人魚們住着。

可是你不要以為海底裏只是沙灘，不，決不！那裏生長着最珍奇的樹木和花草，它們有極柔軟的莖和葉，每當海水微微地動盪的時候，它們也會像是活的一般擺動。一切大的和小的魚，在那裏的樹枝上面滑過，正像我們地上面，鳥兒們從空中飛過一樣。人魚王的宮殿建築在那海底最深的所在，宮牆是珊瑚築的，尖形的長窗是琥珀做的，然而屋頂却是用蛤蜊殼做成的，這些殼都隨着浪水聲而開關。這種屋頂是很珍貴的，因為每個蛤蜊殼裏面都有發光的珍珠，每一個珍珠都是王后寶冠上最好的刷品。

人魚王的妻子已經死了許多年，他的家務都是由他的老母替他管理；她是一個聰明的女人，她因為自己出身高貴，在她的尾巴上戴了十二個牡蠣，而別的公卿貴族們只許戴六個。除此以外，她是很值得贊美的，因為她非常愛護她的孫女兒，就是那些幼小的人魚公主們。她們是六個美麗的姑娘，尤其是那個最小的，是最美貌的一個。她的皮膚像玫瑰花瓣一樣的柔軟和細膩，她的眼睛是和最深的大海一樣地藍，但是她也和別的人魚一樣，她沒有腳，只有一條尾巴來代替一雙腳。

她們一天到晚只在宮裏的大殿上玩耍，在那裏有活的花從牆壁中生長出來。在那些大的琥珀窗開着時，魚兒們像在我們開窗時燕子們飛入我們的屋裏一樣，就從窗外游進來；不過這些魚是一直游到小公主們那裏去，從她們手裏吃東西，而且聽她們撫摩牠們。

在宮外有一座大花園，裏面長着火紅的和深藍的樹，樹上的菓子像金子一樣地發光，花兒們却在它

們的動盪的梗莖上火般地紅熱。地是最精美的沙積成的，帶着一種青的發燐光的顏色。在那裏各種東西都是籠罩在一種奇妙的青光之下。你也許會馬上感覺到你自己是高高地在天空中間，因為在你上下只有青色的天空，你自己是不會感覺到你是海底的。在沉靜的空氣中你偶爾能夠瞥見太陽，一朵大的紫色花從牠的花萼邊發射出一道光來。

每個小公主都有她自己的一小塊的園地。在那塊園地上她可以隨心所欲地種掘。有一個把她的花床做成一條鯨魚的樣子，另外一個却認為把她的花床做成一個小魚人的樣子最好看。但是那個最小的公主却將她的花床做得圓圓的像一個太陽，並且她只肯種那有和日光一般的玫瑰色的花。她是一個很古怪的孩子，很沉默，很有思想，當別的姊妹們用她們從破船上得來的各種的奇異的物件裝飾她們的一方小花園時，她就什麼都不要，只要那些和上面太陽一樣的玫瑰色的花以及一個美麗的小孩的塑像。這個塑像用最潔白的大理石雕成的，從沉船內落下在海底。在這個塑像的旁邊她種了一棵垂楊，這棵垂楊長得很茂盛，新鮮的枝條四散垂下，拂罩在那個塑像上，並且差不多要碰到了青沙的地面。倒在地上的樹影是紫色的，常常和樹枝一樣地搖動着。看來好像樹葉和樹根在那裏接吻。

她最大的快樂是聽人談上面人類的世界。她要把她所曉得的一切關於船隻、城市、人民和動物的事情，告訴她聽。但是她聽得最有趣的，是在上面地上的花都是香的，因為在海裏的花是並不香的。樹林都是綠的，在樹林裏的魚兒能夠唱着很好聽歌，使人很喜歡聽的。你要知道那祖母是把鳥兒叫作魚的，否則因為她們從沒有見過鳥兒，她們就不懂她的意思了。

『你到了十五歲時，』祖母說：『你就可以從海裏升上去，在月光下坐在岩石上，看大船航行並且可

以看見樹林和城市。」

她們姊妹幾個中間，有一個到明年是十五歲了；她們每人相差一年，所以那最小的要等候五個整年才許她從海底上去，看看地上的東西，到底是什麼樣的。但是各人都答應別人把她第一天所看見的最稀奇的事物完全說出來。因為她們有許多事情要想知道，她們對於那祖母告訴她們的話並不滿足。

她們中間沒有一個像那個最小的盼望得這樣的急切，這實在因為她要等候的時間最長，而且她又是一個非常沉靜，夢幻而又富於想像的人。在有許多晚上她站在開開的窗旁邊，抬頭從深藍的水望上去，魚在水中用尾和鰭拍着水。她可以看見月亮和繁星——這是真的；牠們的光是青的，不過從水裏看起來，牠們是比我們的眼睛所看見的要大得多了。當她看見一個黑影在她和星月之間行過的時候，她就知道不是一個鯨魚在上面游過，就是一隻裝滿了人的船在航行。我可以肯定地說船裏的人決夢想不到下面正站着一個可愛的人魚姑娘，伸開了她的雪白的手向着船。

最大的公主現在已經到了她十五歲的生日了。她馬上要冒險到水面上去了。當她回來時，她有幾千幾百件事情要告訴她們，但是最有趣的事情，她說是在月光下面躺在風平浪靜的海中的一塊沙灘上；眼看着接近海岸的大市鎮，市裏的燈光像千百個星在閃耀着，耳朵裏聽着人民的歌樂的聲音，及車輛奔馳的聲音；遠遠地望着那教堂的塔尖，隱隱地聽到那教堂「啞啞」的鐘聲。而且因為她不能上岸去，所以她最希望的就是能夠到岸上去。

看！那個最小的妹妹多麼用心聽她姊姊講的話呀！後來夜深時她立在開着的窗口旁邊，從深藍的水望上去時，她想起了那喧鬧嘈雜的大市鎮，而且她幻想到連那些教堂裏的鐘聲都聽見了。

過了一年，二姊也可以到水上去，游到她自己喜歡去的地方去了。當她到水面上時，太陽方才落下去；她想，這是她平生所看見的最美麗的景像了。她說整個天空看起來都像金的，而且至於說到那些雲的奇觀，它們真不是說話所能形容出來的，它們的紅紫色的光彩在她的頭上飄過去，而一羣的像一條長的白帶的天鵝，比它們走得更快的向落日飛去；她也向太陽游去，但是它沈下去了，所有在雲上和水上紅光就都消失了。

這一年的後一年，三姊也上去了；而且因為她比別人更胆大，她游上一條流入海中的河流。她看見了美麗的藤葛蔓延的青山，從大樹林的縫中窺見了王宮和別墅。她聽見鳥兒歌唱，覺得太陽熱得使她常常要鑽到水裏去，涼涼她的發燒似的臉。在一個小海灣她看見一羣小孩子，赤裸裸地跑來跑去，並且在水中划船；她想要和他們一同游玩去，但是他們都嚇得逃散了。於是有一隻黑的小動物走上來，這是她以前從沒有看見過的一隻狗。這隻狗很凶惡地向她吠着，嚇得她就逃回了大海。她永遠不會忘記那些樹林，那些青山，以及那些可愛的兒童——雖然他們並沒有什麼尾巴，他們在水中也能夠游得很好。

四姊可沒有她那樣大胆了。她逗留在海洋中的最遠的部份，而且她自己說，那裏是最美麗的地方。你可以看見在你周圍的許多英里的地方，而在上面的天空，正像一個大的玻璃圓屋頂。她曾經看見過船，不過距離她遠得很，看上去正像海鷗一樣。她再看見奇怪的海豚在水裏翻筋斗；大鯨魚從牠們的鼻孔裏噴出水來，身體的二邊像有許多噴泉一樣。

現在輪到第五個姊姊了。她的生日正好在冬天，所以她看見的景緻，她的那四個姊姊在初次上去游玩的時候都沒有看見過的。海的顏色看起來很綠，大的冰山來往地飄着，她說每個冰山看起來不過比人造

的教堂的塔要大許多罷了。牠們的形狀最奇怪，像鑽石一樣的閃閃發光。她曾經坐在最大的一塊上面，所有經過的船隻上面的人，看見她坐在那裏，她的長頭髮被風吹散了，飄拂着時，都嚇得避開去。

到了晚上，天空裏滿佈黑雲，雷響而且閃電，大冰塊在明亮的電光中閃耀着，有時被黑浪高高地擁到空中。所有的船都收了篷，到處都是恐怖與發抖，只有她却安然坐在流動的冰塊上，看着那電光蜿蜒地下射到發光的海上。

她們每一個初次到水上去時，她看見了種種新奇美觀的事物，很是快活；但是長成以後，可以隨意到各處去時，她們就變冷淡了，反而想起家來；過了一兩月，她們就要說：到底還是她們自己在水底的家好，自己的家是很舒適的。

有許多晚上，這五個姊妹，手牽手的一同游上水面去。她們的聲音，比人類任何聲音還要清脆好聽，而且每當她們料到風暴將發，船要沉沒時，她們就要唱那種為海底的奇蹟的最誘惑人心的歌曲，叫航海的人們不要怕她們。但水手們聽不懂她們的話，他們以為這不過是風潮的聲音；並且他們也看不見這個極深處的樂土，因為當船沉下去的時候，他們都溺死了，只能够在死了以後到那人魚的王宮。當姊妹們這樣地升到水上去，手拉手的，在晚間的時候，那最小的却靜靜地在底下，仰望着她們，好像她必須要哭的樣子；但人魚姑娘們是沒有眼淚的，所以她們吃苦吃得更大。

「唔，倘使我是十五歲了呀！」她說：「我知道我很喜歡那上面的世界，和世界上的活着的人。」

後來，她果真是十五歲了。

「現在你看，你已經長大了，她的祖母說，『來罷，讓我來把你裝飾得和你姊姊們一樣！』於是她在她

的頭髮上放了一個蓮花的花圈，不過每個花瓣是半顆珍珠，然後這個王太后將八個牡蠣嵌在她底尾上，表明她的高貴的身分。

「但是這東西嵌得我痛得很的！」這個小人魚姑娘說。

「爲了表示華貴起見，你必須忍受這種痛苦！」她的祖母說。

但是她却願意去掉這些虛榮，她脫下她頭上那個沉重的花圈。她覺得她種在她自己花園裏的紅花，倒要更適合她些，但她可不敢有什麼改動。她說了一聲：「再會！」就像一個水泡一樣輕快的從水中升了上去。

當她的頭伸出水而時，太陽才落下去，但雲朵仍帶一種玫瑰色和金色的光彩，黃昏星在柔紅色的天空中閃耀，空氣還很溫和而新鮮，海是和小池一樣地平靜。一隻大的三桅船在左近行駛，只安着一個帆，因爲一點風也沒有，水手坐在船纜旁邊，桅橫木上，和桅頂上。船上有音樂和歌聲，夜色漸深的時候，船上便點了幾百盞色彩鮮艷的燈籠，好像各國的國旗在空中飄揚一樣。這個小人魚姑娘就一直游到艙房的窗旁，她每次在波浪擁起時，她就看見了衣服華麗的人們。在這些人中間最美麗的是那有一雙大的黑眼睛的少年王子，他的年紀還只有十六歲，船裏的這些宴樂是慶祝他的生日的。水手們在甲板上跳舞，當那王子立入他們中間時，幾百支燄火火箭都放了起來，照耀天空和白天一樣光明，把那個小人魚姑娘嚇得馬上鑽到水裏去。不久她又冒險上來了，這些火箭和天上的明星一樣，像雨一樣的落在她周圍。她從沒有見過這樣的燄火。一切的東西都反照在波平如鏡的海上。船上明亮得連每根小繩子都可以看得清楚，人是看得更加清楚了。唔，這個王子真多少美貌呀！他問候他的賓客時的那種笑聲和笑容，而且音樂又在靜悄悄

的夜裏響着。

時候已經很晚了，但是這個小人魚姑娘不能把她的眼睛轉到別處去不看那隻船和那個美貌的王子。顏色的燈籠已經熄了，燄火也不再放了，炮聲也停止了；但在海底下的深處却有一種沉重的低語聲和哭聲。同時她被浪頭上下的推動着，使她可以看到艙房內，但這隻船愈行愈遠了，波浪也愈大了，大的雲朵逐漸聚攏，極遠處閃着電。啊呀，天快要起大風暴了！不久，這些水手們只得下帆了。船一邊在這怒海裏衝向前去，一邊就在水面搖動轉側，黑浪像大出一樣地湧起來，高得足以壓倒她，但她却像一隻天鵝一樣，在這些黑浪中游來游去，並且時時升到浪峯上去。這個小人魚姑娘以為這倒是一種最有趣的賽跑；但是水手們却並不覺得這樣，船被大風浪打擊格格地作聲了，強大的木材被吹得彎了，水衝到甲板上，把大桅竿像一根蘆葦似的折斷了，船側向一邊，水沖進船艙了。

現在這個小人魚姑娘知道他們都在危險之中，而她爲了要保護她自己起見，也須留神那些漂浮着的船樑和船上的破東西。有一次，天空黑得像瀝青一般，使她一點東西也看不見，但當電光閃耀時，就亮得使她能夠看見船上的一切，各人都在竭力地設法保全他自己的生命。但是她的一雙眼睛却總是跟着那少年王子；當船沉下海去的時候，她看見他淹沒在深深的海裏。起初她非常快活，因爲現在他要和她在一起了；但是後來她記起人類是不能在水裏生活的，而且除非他已經死了，他才能到她父親的宮裏去。不可以死，所以她就向他游去，在漂浮的船樑與甲板之中，完全忘記了這些碎東西是能夠把她壓碎的。她深深地洩入水中，然後再從波浪間浮上來，最後就到了這少年王子的旁邊，正在他不能夠在這大風浪的海裏游得再遠些的時候。他的四肢都麻木了，他的美麗的兩眼閉着了；如果沒有這個小人魚姑娘來救他，

他就要溺死了。她把他的頭舉起在水上，隨着那些波浪把他們送到什麼地方去。

到了天亮的時候，風潮過去了，船的遺蹟一點也看不見，太陽很光輝地從水中升起來，它的玫瑰色的光線好像在這王子的臉上，加了一些生命之紅熱，但是他的眼睛還是閉着。這個人魚姑娘吻他的高而美麗的額，並且把他滴水的頭髮撫摩到頭後去；她覺得他好像她自己花園裏的那個大理石雕像，她又吻着他，希望他能活轉來。

後來她看見有乾燥的陸地在她前面了，高高的青山，山峯上皚皚的積雪正好像一羣天鵝停在那裏；在下面岸上的是美麗的碧綠的樹林，前頭有一所教堂或者廟宇——她不很知道那究竟是個教堂還是廟宇，不過總是一種什麼建築物就是了。檸檬樹和橘子樹都在花園裏長着，還有高大的櫻樹在大門邊聳立着。在這個地方海成爲一個小小的港灣，灣中的水十分平靜，不過很深，一直到岩石邊；在岩石脚下有一帶白沙灘，她就帶了那美貌的王子向這沙灘游去，把他放在沙灘上，並且很當心地把他的頭高高的擱在日光晒着的暖和地方。

鐘聲現在是在那白色的大建築物裏響起來了，就有一羣少女走到園裏。這個小人魚姑娘就游開些，藏在幾塊高大的岩石後面，並且把泡沫掩住她的胸部和頭髮，使得沒有一個人能夠看見她的小臉兒；於是她就等在那裏看誰最先發現這個可憐的王子。

過了不久，有一個少女走到他身邊來了，起初她好像很驚慌，但是不多一刻功夫；後來她就拉了另外幾個人來；於是這個人魚姑娘就看見那王子活轉來了，並且對那些圍繞在他旁邊的人微笑，但是他從沒有對她笑過——他實在並不知道她曾經救過他的性命——她覺得非常苦惱，所以當他被她們引入那

所大屋子裏去時，她就愁苦地鑽到水裏，覓路回到她父親的宮裏去了。

她本來是沉默善思，現在變得更加沉默善思了。她的姊妹們常常問她：她第一次到水上去游玩的時候，曾經看見些什麼，但是她從來不回答她們。

在許多晚上和許多朝上她游到她從前放下那個王子的地方去浮起來，她看見那邊園裏的菓子成熟了，後來被採下了；她看見山嶺的積雪溶化了——但她從沒有看見那個王子，所以她每次回去的時候，總比前一次更加憂愁。在家時她的唯一的安慰就是坐在她自己的小花園裏，用她的手抱住那個石像；看了這個石像使她想到了那個王子。這個石像現在是完全在悽慘幽暗的蔭影裏了，因為她久已不看護她的花了，而那花園也已經變成一塊荒廢的大曠地了，長大的莖葉都和樹的枝條互相糾纏住。

後來她再也忍不住了，就把這件事情告訴了她的有一個姊妹，這個姊妹就把這件事情再說給別人聽，但是她所告訴的也只是那幾個僅把這件事情告訴她們的最親密的朋友的人魚姑娘們。內中有一個知道關於這個王子的一切事情，她也曾經看見過那隻海船上的宴樂，她知過是從什麼地方來的，他的國是在什麼地方。

「來，小妹妹！別的這些公主們說，於是，把各人的手臂互相圍繞在各人的肩上以後，她們就成一條長線地從水裏升了上來，正好是在那王子的宮前。」

這個王宮是用淡黃色的發光的石頭造成的，有大的雲石的梯級，其中有一個階級是通到花園裏的。巍峨的塗金的圓屋頂聳立在屋面上，在那些圍繞王宮的圓柱的空間中裝放滿了許多神態如生的大理石雕像。從那些高大窗戶的明亮玻璃中你能够看見華麗的廳屋是用貴重的絲的壁衣裝飾着，而牆上懸

着的那些圖畫也是很有價值的。在那中間一個廳的中央有一個泉水，像珠玉一樣的細水射起來射到那屋頂中間的一個玻璃圓屋頂，屋外的日光穿過這玻璃頂照在泉水上，和那些長在大池裏的美麗植物上。她現在尋到了他住的地方，就常常在天晚和夜裏從水上到他那地方去；她比別的游得更近陸地，她甚至於敢一直游入那條在一個華麗的雲石露台之下的狹窄的海峽，那個露台的長長的影子映在海峽中的水上。她常常坐在那裏望着那個少年王子，但是他卻以為自己是獨自一人的在那幽靜的月光下呢。

她看見他有許多晚上坐在他的小船裏，在水上划來划去，船上旗幟飄着，音樂奏着；她常常躲在綠油的蘆葦後面窺着他，而且如果有風吹起了她的長的銀色的面幕，被人看見了，他們只以為那是一個天鵝在那裏撲牠的翅膀罷了。

有許多晚上她聽到有捕魚人在左近，用了火把在那裏捉魚，一邊談論着那個少年王子的良善行爲。她想起她從前曾經在他已經半死的時候救過他時，她就覺得很快樂；並且她不能忘記：從前他的頭是怎樣緊緊地靠在她的胸部，以及她自己從前曾經怎樣熱情地吻過他；但這些事情他是一點也不知道，而且他連在睡夢中都不曾看見過她。

她更加愛人類了，她也更加希望能夠和人類住在一起了；他們的世界似乎比她的世界要大，大到無數倍；他們能坐了他們的船去探尋大洋，他們能登那高入雲霄的大山，而他們的多林木的，長青草的陸地，是一直延長到她的眼睛不能看見的地方。她要知道的事情很多，但是她的姊姊們卻不能回答她的一切問題，所以她便去問那熟悉上面的世界的老祖母，並且直稱上面的世界為海上的國家。

『如果人不在水裏溺死，』這個小人魚姑娘問：『他們能够永遠活着麼，能够不像我們在這裏海下面的要死麼？』

『不，』老祖母說，『他們也要死的，而且他們的生命甚至比我們還要短促。我們可以在這裏活三百年，但是到了我們不生存的時候，我們就成了藍藍一個水上的泡兒，而且並不能在我們的親愛人中有那麼樣好的一個墳。我們沒有不朽的靈魂，我們沒有什麼來世，我們只不過是像那綠色的海草一樣：這種草是一割下便不能復活了！人們則不然，他們有一個永久生存的靈魂，一個在軀體化爲飛塵以後尙能生存的靈魂；這個靈魂又能够自空氣中上升，直升到天國裏！正像我們從水中升上去，去看凡人的世界一樣，他們也這樣地升上到那我們永遠不能看見的，不知名的美麗境界。』

『爲什麼我們沒有不朽的靈魂呢？』這個幼小的人魚姑娘不樂地問。『我寧願放棄我的三百年的高壽而只做一天的人，使我以後在天國裏有分。』

『你不應該想到這種事情，』她的祖母說，『我們的境况要好得多了，我們的生活比人類的生括要快活得多了。』

『那末我就要死了而在水上像泡沫地浮着，並且再也聽不見波浪們的音樂，看不見美麗的花與紅的太陽了！難道我不能設法得到一個不朽的靈魂麼？』

『不能，』祖母說：『除非有一個世上的人非常愛你，愛你愛得你對於他勝過他的父或母；除非他所有的思想和他所有的愛情都集中在你身上，使得他要讓教士把你們的手連合在一起，而且他要宣誓效忠於你，在現在這裏的世界，以及在將來；然後你的身體纔能和他的靈魂混和這樣，也只有這樣，你纔能够』

在人類的幸福中享受一份。他能够在保住他自己的靈魂以外再給你一個靈魂。但這件事情是決不會發生的！那件在海中被視爲最大的美麗的東西，你底魚尾，在地上是以爲可厭的——他們簡直不明白這尾巴的用意；在那裏要美麗時，你必須要有兩條笨重的支持物：他們稱爲什麼「腿」的。」

這個小人魚姑娘就嘆口氣，憂愁地看着她的尾巴。

「讓我們快活些罷，」老祖母說，「我們可以跳跳躍躍的過我們這三百年的壽命——三百年自然是一個長得很的時期呀——等到我們的壽命完了之後，我們就可以更舒服的躺在我們底墳裏了。今天晚上宮裏有個跳舞會呢。」

這個跳舞會實在比我們在地面上所看見的跳舞會要壯麗得多了。大跳舞廳的牆壁和天花板都是厚而透明的玻璃。幾百個玫瑰紅和草綠的大蛤蜊殼，都依次掛在牆邊沿，裝着青色光的燈，把全房間照耀得非常明亮，而且一直照到牆外去，使得外面的海都亮起來了。你會看見有無數的魚，大的小的，都向玻璃的牆游去，有的有粉紅色的亮鱗，有的有金黃的或銀白的。在房間的中間有很寬闊的一道流水，人魚姑娘和人魚先生就依着他們自己的美妙的歌聲而舞着。人們是沒有這樣好聽的聲音的。而那個小人魚姑娘更是唱得最好聽，所以別的男女人魚們都喝采讚美她了。她心裏覺得很快活，因爲她知道她的聲音，不論在海裏或者在地上的最好聽的。但是她後來又想到那上面的世界，她不能忘記那個美貌王子，也不能除卻那個不能像他一樣有一個不朽的靈魂的憂苦。於是她偷偷地走出了她父親的王宮；在衆人都在宮裏歡樂的時候，獨自一個坐在她的小花園裏發愁。忽然她從水中聽得有一陣號角聲，她就想到：「現在他出外划船划到那裏上面了——他，我愛他甚於愛我父母的他。我的思想縈繞他身上的他，我願將我一生的

幸福放在他的掌握中的他。我敢做任何事情去得到他而且得到一個不朽的靈魂！趁我的姊姊們在父親宮中跳舞時，我要去見那海的女巫去；雖然我平日很怕她，她也許能給我忠告和幫助。」

於是這個年幼的人魚姑娘離了她的花園，向着那些咆哮着的漩渦而去——在這些漩渦的後面，住着那個女巫。她以前從沒有走過這條路；在這條路上沒有花，沒有海草，只有赤裸裸的青灰色沙地，一直展長到那些水渦邊，那些水渦是像沖奔的磨坊風車的輪子一樣，團團地旋轉着，將走入牠們裏面的東西都捲入牠們的深底裏去。她必須在這些如沸的漩渦中間經過，才能達到那個女巫的領土以內，才能過一條很長的、暖熱的、起泡的泥土路，這條路那女巫稱爲「草澤」。在這草澤後面便是那女巫的住屋，造在一個怪異的森林裏。所有這些森林都是珊瑚蟲，一種一半是動物一半是植物的東西；牠們像多頭的蛇一樣，從泥裏長出來。枝條都是些長而多泥的手臂，連着像蠕動的蟲一樣的觸鬚；從根一直到頂，每個節都是常常在那裏動着的。不論什麼東西要是被牠們抓到了，牠們就要把那東西緊緊地用牠們的手臂纏住，絕不放鬆。這個小人魚姑娘站在外面，害怕得很，嚇得心急促地跳着，她正要轉身回去時，她忽然記起了那王子和那不朽的靈魂，她就回復了她的勇氣。她把她的柔長頭髮緊緊地纏在她的頭上，使那珊瑚蟲不能抓住她的頭髮而把她拉住；把一雙手又攤放在她的胸上，然後像一條魚一樣的從水裏竄過去，穿過那些把牠們的有知覺的手和觸鬚向她伸出來的珊瑚蟲的中間。她能夠看見牠們的手裏抓住些什麼東西，死在海裏，沉入海底的人們的白骨從有些珊瑚蟲的手臂中向外窺視，別的手裏握着船上的舵或者是陸地上什麼動物的骨骸；但是最使她害怕的却是一個被牠們抓住而悶死的小人魚姑娘。於是她到了樹林中的一個空地，那裏的地是多黏泥的，並且又有許多肥大的水蛇在那裏跳躍。在這個空地中間有一所用溺死人的

骨骸造成的屋子，屋子裏坐着那個女巫，像人類讓一隻金絲雀吃糖一樣。讓一個蝦蟆從她的口裏吃東西。她稱那些可惡的水蛇是她的小雞，並且許牠們在她的不堪入目的胸上爬來爬去。

「我很知道你的來意，」這個女巫說。「你真蠢極了！將來你一定得不到好結果，因為你的這種主意要使你受許多不幸事情，我的美麗的公主，你打算去掉你的尾巴，而要像人類一樣的長兩隻腳走路，使得那少年王子可以戀愛你，而你自己可以得到他並且得到一個不朽的靈魂。」說完以後，她可惡地大笑一陣，嚇得那些蝦蟆和蛇都從她身上跌下來，在地上爬來爬去。

「你來得真好，」這個女巫說。「因為過了明天日出以後，除非再過一年，我就不能幫助你了，我來配一服藥給你，你必須帶了這服藥在日出以前游上岸去，坐在海灘上，將這一劑藥喝下去；那時候你的尾巴就會分縮成人類的兩個腿，但是變的時候是很痛的，像是有一把利劍在你身體中間劈過一樣的痛。凡是看見你的人都要說你是人類中最美麗的孩子。你可以保持你的滑走的步伐，沒有一個跳舞者能够比得上你，但是你每走一步路的時候你就像是踩在一把銳利的刀子上，銳利得使皮破血出。如是你情願吃這些苦，我就幫助你。」

「情願的！」這個小公主發抖地說，心中想到了那王子，想到了那可以因此而博得的一個不死之靈魂。

「但是要記得，」這個女巫說，「你變成人形以後，你就不能夠再做人魚姑娘了，你永遠不能再潛入水中，到你姊姊們和你的父親的王宮裏去了。而且如果你不能夠博得那個王子的愛情，你不能够使他爲了你而忘掉他的父母，不能夠使他真心誠意的戀愛你，不能夠使那教士把你們的手連在一起，使你們成

爲夫婦——那末你就不能夠得到一個不朽的靈魂！在他和別的女人結婚以後的頭一個早晨，你的心要碎成粉，你的身體要化爲海中的水泡！」

「我情願如此，」這小人魚姑娘說，面色蒼白得死去一樣。

「但是你必須酬謝我，」這個女巫說，「而且我所要求的並不是細小的東西。在海底你的聲音最好聽，而且我敢說你是想用你的聲音去迷惑那個王子，但是你必须把你的聲音給我，我要得到你所有的最好的東西來報酬我的寶貴的藥！因爲我配這劑藥，我一定要犧牲我自己的血和入這藥內，使牠能夠銳利得像一把兩刃的刀。」

「但是如果你把我的聲音拿了去，」這個小人魚姑娘說，「我還剩下什麼呢？」

「你的美麗的模樣，」這個女巫說，「你的滑走般的步伐，以及你的能夠說話的眼睛；用了這些東西你當然能夠迷惑一個凡人的心了。怎麼樣！你已經失去了你的勇氣麼？伸出你的小舌頭來，等我把牠割下，作爲那劑好藥的賠償費。」

「就這樣吧，」這小人魚姑娘說。那女巫便搬出她的大鍋子，動手製起那劑藥來。當她用一把的蛇洗擦那鍋子的時候，她說道，「最要緊的事情就是清潔了；」然後她刺穿了她的胸膛，讓她的黑血滴到大鍋裏，水汽就顯出種種古怪的形狀，隨便叫什麼人看見都要害怕的女巫時時把新的成分投到鍋子裏；當藥水燒沸的時候，沸聲就像是鱷魚的哭泣。後來這藥劑做成了，看起來就像是最清的水一樣。

「藥在這裏，」這女巫說；她就割去那個小人魚姑娘的舌頭。這個小人魚姑娘現在是口啞了，她不能唱歌，不能說話了。

『在你經過我的森林回去的時候，如果那些珊瑚蟲要抓住你，』這個女巫說，『你只要滴一點這種藥水在牠們身上，牠們的手臂和指頭就都要粉碎了。』但是這個小人魚姑娘並不必做這件事情，因為牠們一看見這個光亮的流質像一顆光亮的星一樣，在她手中閃耀，牠們就嚇得退回去了，所以她不多時就穿過了那個森林，那個草澤，和那迴旋的水渦。

她看見她父親的王宮，大跳廳裏的燈火都已滅息，裏面的人當然都已睡熟；但她不敢進去——既然她已經啞了，而且要永遠離開她的家了。她覺得她自己的心哀傷得似乎要碎了。她偷偷地走進花園裏，在她的各個姊姊的小園地上摘下一朵花，用她的手向王宮揮送了無數的吻。然後從黑暗的綠水中浮了上去。

當她望見那王子的王宮而且出水坐在宮前的大理石階級上的時候，月亮太陽還沒有上升。是光亮而且清淨地照耀着。這個小人魚姑娘便喝下那火熱而且刺痛的藥水，這藥水就像一把銳利的兩刃刀在她的柔弱的骨骼中劈過；她暈了過去，像死一樣的躺了下來。當太陽升起在海面上時，她醒轉來，覺得有一陣銳利的痛；不過正在她的前面站着那個美麗的少年王子，一雙炭一般黑的眼睛看定了她；她也低下眼睛向下看，看見她的尾巴已經去了，她長了一雙個女郎都願意有的，最美麗的，又小又白的腳。但是她赤身的，所以她把她的長而且密的頭髮裹住她的身體。王子問她：『你是誰，從什麼地方來的？』她就溫柔地看看他，她的藍眼睛中含着一種苦的神情——但是她不能夠說話。於是他握了她的手，把她領到王宮裏面。她每走一步，是和那女巫預先警告她的話一樣，如同踩在鋒利的刀上和大釘上，但她很快樂地忍受這些痛苦；被那王子領着，她輕如水泡地走着，使得王子和別的人個個都驚奇她的優雅的，滑走的步伐。穿了

最值錢的綢緞和洋紗，她是宮中最美的美人；不過她是啞的，她既不能歌唱也不能說話。穿綢帶金飾的奴婢走上前來，向王子和王子的父王母后唱歌；其中有一個人唱得比別的人更好，王子便拍拍手而且向她笑笑；這事使那小人魚姑娘不高興，因為她知道她自己常常唱得比那女奴要好上許多倍呢。她想到：『唉！如果他能夠知道我是因為他的緣故，才永遠放棄了我底聲音呀！』現在這些奴婢們都跳舞起來了，隨着音樂而跳着極優美的舞；這個小人魚姑娘就舉起她的美麗的白臂，在地板上足尖點地的滑走起來，她舞時的那種優雅姿態，是別的跳舞的人永遠沒有的。她的身體每一轉動，她的優雅與美麗便愈加顯明，而她的一雙眼睛就比那些奴婢的歌聲更加動人。個個人都看得快樂了，那王子尤其是快樂極了，他稱她為『他的小棄兒』；雖然她的腳接觸着地面時像踏在利刃上一樣，她還是跳了又跳。王子說她應該常常在他左右，並且允許她睡在他的門外的一個天鵝絨的墊子上。

他替她做了一套男裝，使她可以和他一同騎馬出去游玩。他們常常騎馬經過芳香的森林，林中的綠枝摩擦她的肩膀，林中的小鳥在葉中歌唱。她和王子攀登了最高的山嶺，而且雖然她的腳是血流得別人都看見了，她却只是笑着跟着他，跟他一直爬到最高的高處，在那裏他們看見雲在他們下面，像一羣小鳥向遠遠的地方飛去的一樣飄浮着。

她住在王子的宮裏，在夜裏別人都睡熟時，她常常走到那大理石的階級上去，站在寒冷的海水中，使她火熱的腳涼快些；在這些時候她常常想到她留下在海裏的那些親人。

有一夜，她的姊妹們手挽手的來了。她們在水中游泳時她們唱得非常的悲哀，使得她忍不住招呼她們，她招呼她們，她們也認識是她，她們便告訴她們怎樣地擔心她。從此以後，她們夜夜來望她，而且有

一夜，她看見在遠遠的地方，她的老祖母，她已經有多年不會到水面上來了，和那個人魚王，頭帶着王冠；他們伸出他們的手招呼她，但是不敢像她姊姊們的那樣的靠近陸地。

日子愈久，他愈加愛她，但是他只是像愛一個可愛的小孩子的那樣愛她，他從沒有想到要娶她做他的王后；但是除非她做了他的妻子，他就不能得到一個永久的靈魂，而要在他和別的女人結婚的那天早晨，變成海中的泡沫。

「我對於你，是不是比他們中間的任何人，還要珍貴些呢？」在他抱她在臂內而且吻她的美麗的額時，這個小人魚姑娘的眼睛好像是在這樣地問他。

「是的，對於我，你是最親愛的。」王子說，「因為你有最好的心，並且你是最喜歡我；你又很像我從前看見過的一個少女，但我決不望我自己能再看見她。我從前在一隻船上——這隻船後來沉沒了，我却被波浪冲上海岸，靠近一座聖廟的地方；在那裏有幾個少女是在舉行祈禱；其中最年輕的一個看見我在海灘上，就救了我的性命；我只看見過她兩次。我在世界上只能愛她，但你是像她的，你差不多已經把她的形像逐出我的心外了。她是屬於聖廟裏的，（她決不會到我們這裏的塵世裏來）所以你能夠到這裏來，實在是我的好運氣；我們要永遠不分離！」

「啊呀！他不知道救他性命的就是我。」這小人魚姑娘想，「我從海上把他帶到森林中去，在那森林中有一座聖廟。我坐在泡沫的後面，看會不會有人來。於是我看見了那個美麗的女郎，他愛她過於愛我呀。」這小人魚姑娘，因為她是不能哭的，就悲傷嘆了一聲氣。

「這個女郎是在聖廟中修行的，他曾經說過，她決不會重返塵世，所以他們是決不會再碰到的了；但

我却是和他在一起，並且我是天天看見他。是的，我願奉侍他，愛他，而且爲他犧牲我的生命。」

但是現在衆人都謠言說：王子要和鄰國的一個美麗的公主結婚了，爲了這個緣故，有一隻宏麗的船是在裝修了。雖然公佈的話是說：王子要航海去考察鄰近的各國，其實他的確是去看那個公主。日後去時，他要帶許多衛隊去的。但是小人魚姑娘聽了這些話以後，只是笑笑而且搖搖頭，因爲她最知道王子的心意。「這回的航海我是必定要去的。」他曾對她這樣說：「我必須去看看那個美麗的公主，我的父母要我這樣做，但他們決不能強迫我帶她回來做我的妻子，我決不能愛她！她決不會像那個容貌和你相像的可愛的聖廟中女郎。萬一我必須娶一個新婦，我就寧願選你這個眼睛能夠說話的人，我的口啞的，可愛的「棄兒」！於是他吻她玫瑰般的嘴，撫弄她的長頭髮，並且把他底頭靠在她的心上——她的心是早已夢想到人類的歡樂與一個不朽的靈魂了。」

「你不怕海吧，我猜我的嗚兒。」他說，當他們站在那隻驕傲的船上，載他們到鄰國去的，於是他告訴她風潮和平靜，告訴她深海中的怪魚，告訴她潛水人所看見的奇事；聽了他這些故事，她笑起來了，因爲她對於海底裏的一切，比世上的任何人還要知道得多。

到了夜裏，在月光下，當衆人睡熟了時——除了那站在舵旁的舵工，他是不能睡的——她坐在船邊，想用她的眼睛透過那清的水，她幻想她已經看見了她父親的王宮，而且她的老祖母在頭上戴了她的銀冠，在王宮的上而抬頭看這隻船的船底。於是她的姊姊們都升上水面來，愁苦地看着她，並且搓着她們的白手；她招呼她們，她笑笑，她正要告訴她們，她的生活是很快樂的，忽然在這時候那船艙上的僕役走了過來，她的姊姊們便都潛入水中了，但是他以爲他所看見的白東西，只是浪花。

第二天早晨，船進了鄰國國王的壯麗大城底港灣了。教堂裏的鐘鳴着，號角聲從每個高塔上傳下來，兵士們都擗着飄拂的旗幟和閃爍的槍刺，排隊走着。天天有一個宴會，接着有跳舞會，歡迎和招待是繼續而來。但是那公主還沒有來，她一向是養住在很遠的一個地方的，他們說是在一個聖廟裏，她是正在那裏學習皇室所應知道的一切禮儀。後來她來了，這小人魚姑娘就站着急切地看那公主究竟如何美貌，看過以後她不得不認這個公主是世上最美麗的女郎。她的皮膚是非常的清淨和細柔，她的深青色的眼睛是在黑的睫毛中閃爍。

「就是你，」這王子說，「當我躺在海岸上幾乎死去的時候，救我性命的就是你麼？」他便將他的面頰的新婦抱到懷裏。「啊呀，我真樂極了！」他向小人魚姑娘這樣地喊說。

「一個比我所不敢希冀的快樂還要大的快樂如今已經發生了。你將因為我快樂而你自己也快樂，因為你是比任何人更愛我。」這小人魚姑娘就吻他的手，她覺得她的心兒好像早已碎裂了。

他的婚期的早晨便是她的死日，也就是她要變為泡沫的時候。

所有的教堂裏的鐘都響了，傳事官騎行城中，宣布這個婚禮。在國中的每個神壇上的銀燈裏都點着香油燈。在教士們搖晃着的許多香爐裏，新婦和新郎成了婚，並且受了祝福。那個小人魚姑娘穿了絲和金的衣服，站在那裏執着新婦的衣裙，——但是她耳不聞喜氣洋洋的音樂，眼不見神聖莊嚴的儀式；她只想到她的死期就到了，和她在這個世界上所失去的一切。

就在這一晚，新婦和新郎在隆隆的炮聲和飄飄的旗幟中上了船。一座金紫的，有舒服的坐墊的御用馬幕在船的中央張起來，作為這一對新婚夫婦在這恬靜的涼夜中安息的地方。

帆在風中漲滿了，船輕輕地，差不多沒有移動地，在透明的海上掠過。

黃昏的時候，各色的燈籠都點起來了，水手們都在甲板上歡樂地跳舞。小人魚姑娘不禁想起她第一次升出水面看見這種同樣的華麗與歡樂的時候；她就投身在那些跳舞者之中，盤旋着，像一隻燕子在空中掠過。旁觀的人驚奇地喝采，她從沒有舞得這樣神妙過；她的柔小的脚痛得很厲害，好像被利刃割着，但是她並不覺得，因為她心中的痛苦是更要厲害萬倍。她知道這一夜是她能夠和他呼吸同樣的空氣的最後一夜，是她能夠俯視這偉大的深海，仰看那星羅棋布的青天的最後一夜；一個沒有思想沒有夢的不盡之夜是在等候她了——她，她既然不會得到一個靈魂，也不能夠取得別人的靈魂。船上的歡樂宴會一直鬧到夜半過後，她還是笑着舞着，然而她的心裏却老是想着死。王子鍾愛他的美麗的新婦，她玩弄着他的烏鴉一樣的黑髮。兩人手臂纏在一起的走入他們的華麗的帳幕去。船上都寂靜起來了，只有那舵夫站在舵旁。這個小人魚姑娘將白手放在船沿上，向東望着那一片淡紅色的曙光，第一次日光出來的時候，她知道，就是她的死期。於是她看見她的姊妹們從水中起來，她們的面色是和她一樣的慘白；而且她們的美麗的長頭髮都不在風中飄浮了，因為她們的頭髮都已經剪去了。

「我們已經把我們底頭髮給了那個女巫，以便可以得到她的幫助，使你今天夜裏不致於死！她給了我們一把刀，就是這把刀，你看這把刀多快利呀！在日出以前你必須把這把刀刺到王子的心裏，當他的熱血濺在你底腳上時，你的腳便會連攏來而變成一條尾巴，再做一個人魚姑娘；你就能夠走到水中來和我們仍舊在一起，你就能夠在你變成一個死的鹽的海泡以前再活三百年！趕快！不是你死就是他死，在日出以前！我們的老祖母悲傷得像我們的黑頭髮為那女巫剪下脫落一樣，她的白頭髮都脫落了。殺了那王子

回到我們這裏來罷！快快！你不見那天邊的玫瑰色光線麼？不久太陽出來，你就要死了！」說完這些話，她們便發了一聲奇怪的長嘆，沉入波浪裏去了。

小人魚姑娘將帳幕的紫帷拉開，眼見那美麗的新婦的頭靠在王子胸上的熟睡着；她彎下身子，吻着他的美額，抬起頭來，看看那曙光散佈得很快的天空，看看那把利刃，又看看那個王子——他在睡夢中還喊着他的新婦的名字；不錯，他的心裏只有一個人——刀在她的掌握中抖了一會兒，她便將刀扔入遠遠的波浪裏，在晨光中波浪都呈玫瑰色了；刀落處海水飛濺，像點點的赤血一樣。

她再看看王子，她的眼睛早已在她現在將死的時候模糊了，她就衝出船外，跌落到水下去了，她的身體化成了泡沫。

現在，太陽已經升出海面了，把它的良善的光線晒暖那如死的泡沫，使得小人魚姑娘不覺到死的寒冷。她看見光明的太陽，看見在她上面有許多的氣體，從這些氣體中她能夠看見白色的船和紅色的天，這些氣體的聲音是很好聽的，但是世人的耳朵，正像凡眼不能看見牠們的形體一樣，聽不到的。牠們輕得像汽泡一樣的在空中飄浮，並不需要翅膀的幫助。小人魚姑娘看出她自己的形體是和牠們的形體一樣的，她的形體是逐漸地從水泡變成。「我現在是到誰那裏去呢？」她說，她的聲音變得和別的氣體的聲音一樣神妙，決不是凡間的音樂所能够比擬的。

「到空氣的女兒們那裏去！」牠們說。「一個小人魚姑娘是沒有不死的靈魂的，而且她決不能得到一個靈魂，除非她能博得一個凡人的愛情。她的永久的生命必需倚賴一種沒人知道的權力。空氣的女兒們也是沒有永久的靈魂，不過可以由她們自己的善行而為她們自己創造一個永久的靈魂。我們飛到炎熱

和毒風危害人類的熱帶地方去，我們將涼風帶到那裏去。我們散布香氣到各處去，一路使人清醒和舒適。我們在我們權力以內盡力地做了三百年好事以後，我們就能够得到一個不朽的靈魂。就能够參與人類所享受的永久的快樂。你可憐的小人魚姑娘，已經用盡了你的心力求取我們所已經努力求取的那同伴東西。你已經吃過苦而且忍受過，使你自己升入空中的靈的世界；現在，由你自己所做的善事，你可以在三百年中間，爲你自己造成一個不朽的靈魂了。」

於是這個小人魚姑娘舉起她的透明的手臂，向着上帝的太陽；牠生平第一次淌了眼淚下來。

在船上又回復了活動和喧鬧，她看見王子同了他的新婦在找尋她，他們悲哀地看看那一堆泡沫，好像他們知道她已經把她自己扔到海裏。不被人家看見地，她吻吻那新婦的額，向那王子笑笑，於是她高高地上升，和別的空中的靈們向那些浮蕩在上的紅雲飛去。

「三百年後，我們要這樣地飛到天堂裏去。」

「我們也許能够早些到天堂裏去。」有一個低低的說。「不被人家看見的，我們飛到那些有兒童的世人家裏去。如果我們每天能够找到一個孝順的好孩子，上帝就縮短了我們受難的日子。我們在屋裏飛的時候，孩子並不知道，在我們快樂地對他笑時，我們的三百年就少去一年了。但是如果我們看見一個頑皮的孩子，或者管教不好的孩子，我們就不禁要傷心地流淚，每流一點眼淚就使我們受難的日子增加一天。」

九 小易達的花

「我的花是很枯萎了！」小易達說道。「昨天晚上牠們還是很好看的，現在牠們都凋謝了。這是什麼緣故呢？」坐問坐在沙發上一個學生。這個學生對易達大有幫助，因為他時常講最好聽的故事給她聽，時常在花紙上剪出很好玩的東西，如小的跳舞女子，四周有窗，可以開關的。高大的堡壘等，給她玩。他實在是一個可愛的學生。「爲甚麼這些花今天看起來很悲慘呢？」易達一面問，一面送了一束萎謝的花給他。

「你不知道嗎？」那個學生回答說。「這些花昨天晚上都去參加了跳舞會，跳得身體很疲倦。這就是牠們今天無精打彩，精神不好的大原因。」

小易達叫道。「花是絕對不能夠跳舞的！」

「花當然能夠跳舞的！天色黑了，我們睡覺以後，牠們都快樂地跳舞起來。每天晚上，牠他常常有一個跳舞會。」

「牠們的孩子們也可以參加跳舞會嗎？」易達問。

「是的。」那個學生回答說。「山谷中的雛菊和百合花也去跳舞的。」

「那末這些最美麗的花在甚麼地方跳舞呢？」

「城外國王夏天居住的堡壘前的那個大花園，你去過沒有？那裏種滿了許多可愛的花。你還能夠想起當你擲麵包屑到池裏，天鵝游來吃的地方嗎？那裏就是花的大跳舞場。」

「昨天我還同媽媽到過那裏去，」易達說。「但是那裏樹上一些葉子也沒有，我也一朵花都沒有看見。牠們到什麼地方去了呢？夏天的時候，那裏花是極多的。」

「現在牠們都到王宮裏去了，」那個學生回答說。「等國王和大臣們離開花園，回到城裏去後，那些

花就立刻從花園裏出來，也到王宮裏去，過牠們快樂的日子。哼！你真沒有見過！那兩朵最嬌豔的玫瑰花坐在王位上，算做國王和王后。那高大的紅鷄冠花分兩行的站立在他們的前面，身體鞠躬一樣的，算做國王和王后的御前侍從大臣。於是其他許多美麗的花都走來，大跳舞會就從這個時候開始了。蔚藍的紫蘿蘭花扮作海軍學生，與扮作少女的玉簪花、番紅花一同跳舞。鬱金香和大百合花是老太婆，有財產的寡婦。牠們也來參觀跳舞的，覺得這跳舞極有價值，極有秩序。」

「但是，」小易達問道，「牠們這樣大膽妄為，敢在王宮裏跳舞，有沒有人去懲罰牠們呢？」

「這些事情是沒有人知道的，」那個學生回答說。『從前有一次夜裏，那看守王宮的老總管帶了一把大鑰匙來，觀察宮殿上各事都收拾好了沒有；那時候那些花聽了鑰匙的叮噠聲，大家或者像木石一樣的站立在那裏，一動也不動，有的就躲在長的絲織物的窗幔的背後。於是那個老總管說道，「這裏我好像嗅到花味道似的。」但是他看不見牠們。」

「那是真滑稽，」小易達快樂地拍着手說道，「但是我也能夠看見這些花嗎？」

「當然能夠看見牠們的，」學生回答說。『你下次到王宮那裏去的時候，你只要記牢從窗外望進去。我今天已經這樣做過，看見一枝長的黃百合花躺在沙發上面，她是一個宮女。』

「在植物園裏的那些花卉也去參加跳舞會的嗎？牠們能夠走這許多路嗎？」

「當然，只要牠們願意去，牠們都能够飛去的。你有沒有看見那些美麗的紅色或黃色的蝴蝶，看來很像花嗎？牠們的確就是花，牠們從花梗上高飛出去，牠們拍着花瓣，就好像拍撲翅膀一樣；牠們就這樣的飛了。牠們所以能夠在白天離了花梗飛去的道理，是因為牠們行爲善良，上帝給牠們一個酬報。牠們飛來飛

去，很是自由，那個情形，你一定也已經看見過了。

其他在植物園裏的花卉，從來沒有進過王宮的。牠們或許從來沒有聽過每夜在那裏舉行的宴樂。我告訴你，如果你下次到花園裏去，你隨便輕輕的告訴那一朵花說，在那王宮裏有大跳舞會舉行，那末這個消息一定一朶花一朶花的傳播出去，大家都要飛去了。那時候如果有教授到花園裏來，一看一朶花也沒有，他一定莫明其妙，猜想不出這花變做甚麼去了。」

「真的，」易達滿心懷疑的問道：「但是花怎樣能够一朶一朶傳播消息呢？我確實知道他們是不會說話的。」

「不，牠們確實不會說話的，你說得很對，那學生回答道：但是牠們會做手勢來表示的。你有沒有注意過當風微微地吹過去以後，那些花朵都彼此點頭，綠葉都動搖不休嗎？這樣牠們好像我們聽了說話一樣，全都明白了。」

「那末那個教授也懂得牠們這種手勢嗎？」易達問。

「呀，當然懂的；我想至少可以懂得一部份。某一天早晨，他走進這個花園，看見一棵有刺的蕁麻，對一棵美麗的紅荷蘭罌粟做手勢。意思上說：「你真美麗極了，我十二分誠心的愛你！」但是這個教授不願意看見這類的事情，就用手撲擊蕁麻的葉，因為葉上有刺，蕁麻的手指，反而把他的手刺得很痛，從此以後，他再也不敢去摸蕁麻了。」

「哈哈！」小易達笑道，「那是真好玩。」

「爲什麼要對小孩子這樣的胡言八道呢？」一個疲勞的老人走進來，插進來說。他不喜歡那個學生，

而且常常責罵他，當他把厚紙的偶像圖畫剪成各種人物，——如：一個人吊在一座絞架上，手裏拿了他自己的心，表示他是一個沒有良心的人，有時剪成一個老女巫，騎了一把掃帚，把她的丈夫放在他的鼻尖上。那個老人對這些玩意兒，老是覺得看不慣，所以從前總和今天一樣的說道：『爲什麼要對小孩子放這樣的胡說八道呢？這些都是無意識的話。』

但是在小易達覺得那個學生所說給她聽的話很有趣，因此常常想到它，把它記得很牢。她現在確實相信她昨天美麗的花是因爲疲倦而無精打彩，牠們疲倦的道理，是因爲參加跳舞會，所以她把那些花放在她放玩具的桌子上。那時她的木偶正好也睡在桌子上，她對牠說：『你一定要起來了，今天晚上，你舒舒服服地睡到抽屜裏去吧，因爲那些可憐的花害起病了，一定要睡在你的床上；這樣，牠們明天早晨也許可以恢復原狀。』

這樣說了，雖然那個木偶因爲要佔了牠的搖床，好像顯出煩悶的樣子，她隨即把木偶拿了起來。

易達就把那些花放在木偶的床上，拿了一條被，爲牠們蓋着，對牠們說：『好好睡覺，我去燒茶給你們喝，這樣，你們明天也許可以康健了。』她並且把窗幔拉好，使太陽光不得射進牠們的眼睛。

那天晚上，她只是想到那個學生告訴她聽的話；在她將去睡覺的時候，她跑到她母親放鬱金香和玉簪花的窗口那裏去。她輕輕地告訴她們：『我知道你們今天夜裏要去參加跳舞會的。』那些花聽了裝做不知，像聾子一樣，一點不露聲色，但是牠們對小易達怎樣知道牠們的祕密，牠們也並不去追究。

當易達上床睡覺以後，她老是睡不熟，心裏老是想如果到王宮裏去看花跳舞，那一定是很快樂的。她自言自語的說道：『我疑心我的花到那裏去了沒有？』但是在她明白了這個問題以前，她睡熟了。

她在夜裏醒來，她夢見那個學生，那些花，和那個老人，他對她說，白天對你說的話都是和她說說玩的。那時候房裏寂靜無聲，檯子上的燈火還點着，她的父母都正在熟睡。

「我不知道我的花仍舊睡在木偶的床上沒有？」她說。「我急於要知道這件事。」她從床上坐起來，眼睛向着房門口，那扇房門半開在那裏，中間放着她的花和玩具。她仔細一聽，她似乎聽得有東西在鋼琴上玩耍，那聲音很輕微，可是以前她從沒有聽到過這樣可愛的音調。「現在我的花一定都在那裏跳舞了，」她說。

「喔，我真想去看牠們。」但是因為恐怕驚醒了她的父母，她不敢起床。

「爲什麼牠們不到這裏來呢？」但是那些花仍舊沒有來。那鋼琴的聲音，非常悅耳。最後，小易達聽得再忍耐不住了，她一定要看看跳舞，她輕輕地從床上爬起來，偷偷的走到門口，從門縫中窺探到對面的房裏呀，這真是好看極了！

那間房裏雖然沒有點燈，但是裏面仍舊十分光明；月光從窗裏射到地板上，照耀得如同白晝。玉簪花和鬱金香分兩行的站立在那裏；窗檻上一朵花都沒有，只留着幾個空花盆。不多一刻工夫，花兒都在地板上跳舞，跳各種各樣的舞，拿長的綠葉當手用，在旋轉時，互相牽着。在鋼琴那裏，坐着一棵大的黃百合花，小易達牠好像在夏天看見過牠的，她還回想到那個學生曾經說，這棵百合花真像露萊小姐，那時候聽見他說這句話的人都笑他癡。但是現在小易達覺得那棵百合花真像一個少婦，她的體態也真像在那裏彈鋼琴，低下她長的黃臉，一會兒向左，一會兒向右，有時還點點頭，表示很得意的樣子。

現在一棵藍的番紅花走前去，跳上易達放玩具的桌子，一直走到木偶人的搖床裏，把窗幔拉起。窗幔

裏坐着許多害病的花；但是窗幔一拉，牠們馬上都站起來，讚美那些跳舞的花，表示很願意參加的意思。牠們這時候完全不像害病了。

忽然好像有樣東西跌倒在桌子上，發出一個很大的聲音來。易達從那裏看去，知道是一根手杖在作怪。這根手杖是她從她床上找到的，她想牠對於甚是很有幫助的。手杖的頂上，有個蠟製的人的模型，看去很像那個老先生。

手杖也開始跳舞了，那頂上的蠟製的人的模型，漸漸的變得長大，和那個老人極為相像。他開口說道：「你爲什麼要對小孩子這樣胡說八道呢？真沒有意思！」

這種情形真有趣，手杖與高彩烈的跳舞，老人也不得不跟了牠跳舞，小易達看了忍不住大笑起來；同時她又想到這手杖會不會永遠保持這樣高大，或是仍舊會縮成原狀。跳了一會，那些花都稱頌他，尤其是那些躺在木偶人的搖床裏的，最後，那根手杖很客氣的走了。

同時，在內中放易達的木偶和許多別的玩具的抽屜裏面，也發出敲擊的聲音來。木偶從抽屜裏伸出頭來，驚異的問道：「這裏開跳舞會嗎？爲什麼沒有人告訴我呢？」

「請你和我跳舞好嗎？」堅果鉗說。「當然，你很配和我跳舞！」木偶說了，就把背心對着他。所以她就坐在桌子上，希望也許有幾朵花來請她一同跳舞的；但是沒有一朵來問詢。她發出「赫赫」的聲音來，但是仍舊沒有人來。當時堅果鉗他自己就一個人跳起舞來，跳得很好。

因爲沒有人來和他跳舞，她就自己向地板上跌下去，發出一個很大的聲音；於是那些花卉們都來圍着她，問她有沒有跌傷，顯出有禮貌的樣子——尤其是那些睡在她床上的。

其實她一些沒有跌傷，那些花因為用了她美麗的床，都來向她道謝，把她放在房子中間月光照射的地方，和她一起跳舞，其餘的在外面圍做一圈，圍着牠們。現在木偶人很快樂了，她對牠們說，牠們儘可以睡在她的床上，她雖然自己睡在抽屜裏，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但是那些花回答道：「我們十二分的感謝你，但是我們馬上就要死了，佔在這裏，也沒有用處，我們明天一定要死了。請你告訴易達，我們死後，應當把我們葬在花園裏，接近金絲鳥的墳；如果這樣，我們明年夏天一定都能够醒轉來，而且會得比今年還要美麗得多。」

「呀，不，你們一定不死的，」木偶說道，同時和牠們接吻；歇了一會，一大羣的花進來跳舞了。易達這時候想不出這些花是從甚麼地方來的，牠們大概是從國王的花園來的吧。兩朵美麗的玫瑰在前面開路，頭上戴了金冠；後面跟着牆花和石竹花，牠對大家一個一個的鞠躬。牠們又領了一個音樂隊。野的玉簪花和小的白水仙發出叮噠的鈴聲來。這真是一個特殊的音樂隊。在音樂隊後面跟着來的有許多跳舞的花，紫蘿蘭，雛菊，山谷裏的百合花，和其他美麗的花。

最後那些花都說了一句「再會」各自去了；易達這時候也就走回去睡覺，夢見過去的形形色色。

明天早晨，她一起來就到她的小桌子那裏去看花有沒有存在。她把窗幔拖在旁邊一看，唉，花都在那裏，可是今天牠們愈加比昨天萎謝得多了。木偶也仍舊在抽屜裏，但是看來好像睡得很熟。

「你不記得你對我說些什麼嗎？」易達問她；但是她看來很愚笨，什麼回答也沒有。「你很不客氣！」易達說道；「但是那些花仍舊來和你一起跳舞。」然後易達從她玩具中挑選了一隻小的，上面畫鳥的，厚紙匣，藏了那些死花。「那個將是你們的棺材，」她說；「到了我的從兄弟們來望我的時候，他們一定會幫

助我來把你們葬在花園裏的，希望你們明年夏天，可以重新生長起來，而且長得愈加美麗。」

她的兩個從兄弟是兩個可愛的男孩，一個叫吉納司，一個叫做易司白。他們的父親給他們一張新的弓，他們拿來給易達看，易達就把死花的事情告訴他們。一會兒三個小孩一同去葬花了。吉納司和易司白，肩上背了弓在前面先走，易達帶了放死花的棺材在後跟着。一座小墳墓造成了。易達先和死花接一個吻，然後把牠們葬入土中；同時吉納司和易司白在墳墓上射了幾箭，代替鳴砲或放槍。

十 雛菊

聽我講的故事。

在鄉下的大路旁，矗立着一所精緻的房屋，前面有一個圍着籬笆的小花園，園裏開滿了各種花。在籬笆附近的綠草中間，長着一棵小雛菊。日光同照在花園裏的大而美麗的花，一樣的照在她身上，所以雛菊得着充分的營養，時時刻刻的生長起來。每天早晨，她總是放開她小的白花瓣，好像光芒圍住黃金色的太陽一樣，包圍着她的黃心。

她好像從沒有想到過她在草中，是人家不注意的，她是可憐而無名的花。她欣欣地向着溫暖的太陽，抬起頭來望着青天，側着耳朵聽天空中黃鶯兒叫的聲音。

有一天，那朵小花好像在過一個佳節一樣，特別的快樂起來，其實那一天不過是星期一。小孩們都在學校裏，坐在課檯上學習功課，小雛菊那時候，坐在她的小莖上，從溫暖的太陽及圍着她四周的東西，知道天氣很好，很公平的，使她快樂地聽黃鶯兒唱歌。她很羨慕黃鶯兒會唱歌，會高飛，可是她雖不能和黃鶯兒

一樣有同樣的能力，她並不覺得煩悶。

「我能够看，亦能够聽。」她自己想：「太陽照照我的身上，風和我接吻；我還要求什麼才算得快樂呢？」

同時在花園裏生長着許多華貴的花，可是顏色愈好看，香氣愈缺少。牡丹花覺得偉大，是一件爭奇鬪豔的要事，所以儘量的長大。鬱金香以爲他們的出名，是在美麗的顏色，所以在花叢中高高的挺起來，使他們的顏色愈加引人注目。

他們都沒有注意到園外籬邊的那些雛菊，但是她却注意他們，心裏想：「他們真是富貴，華麗，難怪可愛的小鳥們常常飛下來看望他們。我能够生長在他們的附近，可以天天的欣賞他們的美，也很可以快慰了。」

那時一隻黃鶯從天空中飛下來，但是他不飛到那高大的牡丹花和鬱金香那裏，卻飛進靠近雛菊的草裏去。雛菊在這時候，快樂到差不多連知覺都快要失掉。黃鶯在雛菊周圍飛了一周，說：「多麼芳香，和溫柔的草多麼可愛的花。你的心是金的，你的衣服是銀的。」這是因爲雛菊的黃心看來好像金子，白花瓣，在日光中閃閃發光，看來好像銀子。

小雛菊在這時候多少快樂樂呀！沒有人可以想像到她怎樣的快樂法！那黃鶯用嘴和她接吻，唱歌給他聽，後來飛到青雲裏去。歇了一刻多鐘，雛菊才回復她的原狀。她一方面覺得有些羞恥，一方面覺得有些快樂。她看着園裏那些高大，美麗的花，想他們也大概看見她受了敬禮，知道她中心快樂的。

但是那些鬱金香，比以前更加顯得傲慢；的確，他們對於雛菊的受到黃鶯的敬禮，有些煩悶；牡丹也有

同樣的想思，以為雛菊只該受到譏罵，不該受到敬禮。雛菊看見他們都很忿怒，心裏也很不痛快。

不多一刻，一個女孩子，手裏拿着一把雪亮的刀，走進花園裏來。她一直走到鬱金香那裏，把他們割了幾朵下來。『啊呀！可怕極了！』雛菊嘆息說，『他們現在完了。』

女孩把鬱金香拿去以後，雛菊覺得生長在籬笆外面的草裏面，倒是安樂得多，而且只有她獨自一個。到了日沒以後，她合攏葉，去睡覺了。今夜夢見溫暖的太陽和好看的小鳥。

第二天早晨，在溫暖的空氣，明亮的日光裏去，她又快樂地放開她的白葉。她聽聞得黃鶯兒的歌聲，但是遠不像昨天的快樂中間含着淒涼的音調了。

啊！他發出淒涼的聲音是有道理的：他已經被人家捉住，當作囚犯一樣，關在籠子裏，掛在窗口。當他高飛在快樂和自由的空氣裏，或是跳躍在青翠和柔嫩的田野裏，他常常發出快樂的歌聲來，但是現在他是籠中的囚犯了。

那小雛菊很情願去幫助他，但是她有什麼辦法呢？唉，她不知道怎樣去幫助他，她忘記四周美麗的景物，溫和的日光，和她自己好看的，發光的，雪白的葉子。啊呀！她一樣都想不到，她所想到的，只有那被捕的他——她沒有能力去援助的他。

一會兒兩個小孩走出花園來，手裏拿着和那個女孩割鬱金香一樣的一把刀。他們一直走近那棵雛菊，但是雛菊不知道他們兩個人的來意。

『我們在這裏掘一塊草皮給黃鶯罷，』一個小孩一面說着，一面他就用刀在雛菊四周挖掘，把她一同掘起。

「把這花拉掉。」另一個小孩說。這時候，雛菊聽到了，不禁發抖，因為把花拉掉以後，她的生命就要發生極大的危險，而且她很希望她能夠和被捕在籠裏的黃鶯住在一起。

「不要，讓她在那裏吧。」一個小孩說道，「她看起來也很美麗。」所以那雛菊沒有拉掉，和草皮一同放在黃鶯的籠裏。同時，黃鶯因為失去了自由，儘力的叫苦，常常把兩個翅膀向他以為牢獄的鐵柵猛擊。小雛菊進去以後，沒有什麼表示，亦沒有說甚麼話去定慰他，其實她心中是想這樣做，這樣說的一個早晨，就在這種情形之下過去了。

「這裏沒有水。」被捕的黃鶯說：「他們都出去了，忘記給我喝一滴水。我的喉嚨裏乾燥得發熱，我的身體裏似乎有火也有冰，空氣又極為沉悶。啊呀！我一定要死了。我一定要離開了溫暖的陽光，新鮮的草原，和天然的一切美麗東西。」說完，他用他的嘴，啄那塊冰冷的草皮，想吃些新鮮的草，提提他的精神。但是在吃的時候，他的眼睛注視到那顆雛菊。一見以後，他對她點點頭，用嘴和她接吻，說道：「你也情願到這裏來，你這可憐的小花呀！他們把你，連你生長着的那塊綠草皮，都送給我，當作我在籠外時的世界。每根草葉，我看起來好像一棵樹，你的每張白葉好像一朵花。啊呀！你來得真使我傷心。」

「啊呀，我能不能想方法安慰他呢？」雛菊自己想，可是她一動也不能動。從她葉裏發出來的香氣，比往日花裏發出的還要強烈得多；黃鶯對於這一點，雖嘴乾到要發昏，也是明白的。在苦痛中，他從草裏拉出一根草，但是他不敢傷害那朵花。

黃昏來了，可是仍舊沒有一人來給他一滴水。於是他展開他美麗的兩翼，驚惶地發抖，他只能用懦弱，悲傷的聲調，唱不好聽的歌。他的頭向花俯着，他的心差不多快要破裂。在那時候，雛菊不能再像從前一樣

在臨睡以前，把葉子捲攏起來，只能夠憂愁地向地上垂着。

沒有到早晨，小孩子來了。他們一看見黃鶯已經死了，自然的流了許多悲傷的眼淚。他們替他做了一個墳墓，上面裝飾許多花葉。那隻死鳥，放在一隻美麗的紅匣中，最後，謹慎地把他葬在地下。

可憐的鳥呀！當他活着能夠唱歌的時候，人羣都不去當心他，讓他坐在籠裏，受飢受餓，但是現在因為他是死了，人們才為他流淚，把他好好的安葬。

那塊生着雛菊的草皮，現在是拋棄在路上。沒有人想到這朵小花對於那隻小鳥是比任何人都關心的，而且任何人也沒有像她一樣的去安慰那隻可憐的小鳥的。

十一 蕎麥

如果在一陣大雷雨之後，你有機會走過一塊生着蕎麥的田畝，你常常會看見田裏的蕎麥像被火燒過的一樣，都變成焦黑色了。農夫們就會告訴你說：『這是給電火燒壞的。』

但是電火為什麼要燒牠呢？我來把麻雀告我的話講給你聽。麻雀的話，是從蕎麥田邊的老柳樹那裏躑來的，牠就是長在那塊蕎麥旁邊的，現在還在生長中。

那棵柳樹，雖則年紀已經很老，皺紋也生出來了，但是很高大，很值得我們尊敬的；在樹身的中央有一條裂縫，亂草和藤蘿就從這裂縫裏生出來，牠全身向前彎下，樹枝一直垂到地上，看起來，很像長的綠頭髮。在柳樹的四周的這塊田裏，種滿各種穀類，大麥，小麥，和雀麥——美麗的雀麥在牠們成熟的時候，看起來好像許多小的金絲雀坐在枝頭上。枝上的麥都結得極多，牠們的麥穗愈多，牠們的頭愈垂得下，表示

很謙遜的樣子。

老柳樹的前面正好是一塊蕎麥田。蕎麥不像其餘的麥那樣低着頭，而是倔強地驕傲地的站着。

「我和小麥一樣豐富的，」牠說；「除此以外，我還要比牠們好看呢！我的花和蘋果樹上的花一樣美麗，看起來極爲悅目，老柳樹你見過比我們還要美麗的東西沒有？」

老柳樹向牠點點頭，好像說：「是的，我真看見過的！」但是蕎麥却很驕傲地罵柳樹說：「那棵老醜樹，牠老得滿身都生出草來了。」現在一陣可怕的大風雨來了，所有這一帶田裏的花，都捲起葉子，低下頭去，躲避這陣大風雨，只有這蕎麥仍舊驕傲地筆直的立着。

「像我們一樣的低下頭來！」花兒說。「我用不着像你們這樣。」蕎麥回答說。「像我們一樣的低下頭來！」小麥也說。現在，風雨之神飛來了，他有一對翅膀，從雲端裏垂到地面上，他要在你向他哀求以前把你打倒了？」

「不，我不願意低頭。」蕎麥說。

「關上你的花瓣，摺緊你的葉子，」老柳樹說；「電光在雲裏衝出來的時候，你切不要望牠。就是人類也不敢看牠一眼，因爲從電光裏可以一直望到天上，但是那些光強烈得眼睛都張不開的。如果我們膽敢看牠一眼，那末，我們這些比人類還要卑下得多的植物將要受到很重的責罰了。」

「真的，這樣的卑下！」蕎麥說。「那末我偏要看天上一下。」於是牠驕傲地一眼不霎的看了這樣的電光，好像全個世界都在火裏一樣。

惡劣的大風雨過了以後，花兒和小麥受了雨水的灌溉，重新在新鮮的空氣中立起來了；但是那些蕎

麥却被電光燒得黑炭一樣死在田野裏。

老柳樹的極枝在微微風裏搖擺着，許多很大的水珠從牠的綠葉裏滴下來，好像在出眼淚。麻雀問牠說：『你爲甚麼哭泣？這裏是這樣的美麗！你看太陽是怎樣的光明；雲是怎樣在天空中移動；花木是怎樣的噴香！老柳樹你爲甚麼哭呢？』

柳樹就把蕎麥怎樣驕傲和受罰的事告訴牠聽。我講這故事的人，是從麻雀那裏聽來的。牠們在有一天晚上，在我要求牠們講一隻故事的時候，講給我聽的。

十一 睡神

世界上什麼人知道的故事，都沒有睡神那樣的多。他知道的故事，都是些很有趣的故事！

晚上，在孩子們很靜的坐在桌子旁邊，或者坐在小凳上的時候，睡神就脫去他的鞋子，輕輕地走上樓梯推開門，拿一把沙撒在孩子們的眼睛上。後來他悄悄的走到他們後面，微微地在他們的頸子上吹氣，吹得他們的頭覺得沉重起來，但是這是睡神對孩子們親愛的一種表示，不要緊的；他只要孩子們安靜，他們睡在牀上果然很安靜。一定要等到他們安靜了，他才肯把他的故事講給他們聽。

孩子們睡熟的時候，睡神坐在牀上，他穿着美麗的綢衣服，衣服的颜色，因爲隨着光亮而忽然變成綠的，忽然變成紅的，忽然又變成藍的，是說不出來的。在他每二個腋下夾着二把傘，一把傘，上面畫着圖，把牠罩在孩子們頭上，使他們整夜做着好夢；另外一把傘，上面什麼東西也沒有，把牠罩在頑皮孩子的頭上，使他們睡得極熟，一直睡到天亮，什麼夢也沒有。

睡神曾經對於一個叫做海滿的好小孩，一連講了足足的一禮拜的故事給他聽。故事是在晚上聽的，因為一禮拜有七天，一共有七個故事。現在讓我們也來聽聽吧。

禮拜一

睡神方才弄海滿安上牀睡好，就對他說：「聽我說，現在我要把你的房間佈置得好好的。」

他只說了這一句話，忽然間花盆裏的花都長成大樹，長枝直碰到天花板，沿着牆壁伸張開來，使得這房間馬上變成了一座美麗的園亭。樹枝上都開滿了花，每朵花比玫瑰都還要美麗而且味道極香。如果你去嘗一下，你就可以知道他們比蜜餞的糖果味道還要好。果子掛在樹上像黃金一樣的發光，嵌着葡萄乾的餅乾也纍纍的掛在樹上；從來沒有見過有這樣美麗的光景。但是，同時那海滿放他學校課本和用具的那個抽屜裏發出哀哭的聲音來。

睡神跑到桌子前，拉開抽屜問：「什麼事？」原來那裏放了一塊石板，上面的數字重疊成一團，因為算得不對，所以海滿寫的數字幾乎被教師寫的數字蓋滿了；石筆在石板四周圍像小狗一樣的跳着，想幫助那可憐的數字，但是它不能夠。離石板不遠的地方放着海滿的習字簿，那裏也一樣的發出哀哭的聲音來，叫人聽得很不高興；每行的開始有一個大草字，旁邊有一個小草字；這本簿子就是這樣印的，在字後又有一些字，彷彿是要寫得和印的一樣。這些字是海滿寫的，寫得斜得像山坡一樣，好像要倒下來的樣子。

簿子說：「看，你們一定要這樣寫，像這樣斜着寫——對了，再用力轉過來。」

海滿寫的字說：「我們很願意照着你指示的做去，但是我們做不到，我們都被海滿弄壞，那裏還能夠再立正呢？」

睡神說：『那麼你們要喫藥！』

他們也和孩子們一樣，非常怕喫藥，連忙喊道：『不要！不要！』立刻都立得很正，一並排站着，很是好看。睡神說：『現在我不能够再多講故事給你聽，我要教這些字操練，左，右——左右！』他將字操練得非常直，和印的一樣。但是等到睡神走後，海滿第二天早晨起來看的時候，那些字仍舊變了原來的樣子，又斜又難看！

禮拜二

海滿方才上牀，就用他的小魔杖拋房間裏的各種東西；器具；因為這樣，牠們都說起話來；牠們都談到牠們自己，只有痰孟很安靜的站在那裏，看那些東西，都是什麼也沒有，却還要誇口，很替牠們發愁，又怪牠們不想到牆角落裏還有一個尊貴的裝滿了人家吐痰的痰孟呢！

在衣櫥上面掛着一個鍍金的鏡框。裏面裝着一幅風景畫。你可以在畫裏看見高的樹，開在草地上的花，河流繞着樹，經過一些城堡，一直流到海裏。

睡神用魔杖在圖畫上敲了一下；圖裏的鳥馬上唱起歌來，樹枝前後搖曳起來，雲也動了；人能够看見雲掠過風景畫。

那時候睡神把海滿高高地舉到圖畫面前，海滿就跨到圖畫裏；他已經站在草地上。他跑到河邊，那裏有一隻漆着紅色和白色的船，船上的篷發出銀色的光來，他就上了那隻船；六隻天鵝，頸上套着金圈，頭上戴着藍星，沿着綠樹林，拉着船走，樹在那裏講強盜和女巫的故事，花在那裏講美麗的小神仙，還複講蝴蝶說給他們聽的話。

許多鱗像金和銀一樣美麗的魚，在船後游泳，時常跳起來，弄得河水常常濺到海滿的頭上；紅的藍的，大的小的鳥，在他後面成兩行飛着，蚊子跳着舞，金龜蟲說『蓬蓬！』他們都願意跟着海滿，每一個都講一個故事。

那真是快樂的旅行！樹林忽然黑暗，忽然映着陽光，花朵開着，好像一座美麗的花園。玻璃或是大理石建造的大宮殿從樹裏顯了出來，小公主們站在露臺上，她們伸出手來向着他，每個人手裏拿了一個美麗的小糖人。海滿趁的船經過的時候，抓着了一個小糖人的一端，那個公主不肯放手，所以一人得了一半，公主一小半，海滿一大半。每個城堡有小太子把守着；他們背上背着刀，撒下葡萄乾和錫兵——這些是真的太子。海滿有時候走過樹林，有時候走過大屋，或是城市。在他航行的路上，他還經過他保姆住的地方——他是由她領大的，她極愛他。當他的船行過的時候，她向他點頭招手，還唱着她自己所編的歌送他——

『海滿親愛的孩子，我曾經愛你，吻你；

你醒的時候，你睡的時候，都由我看護你；

無論你憂愁，或是歡喜，願上帝保佑你，

永遠，永遠的保佑你。』

鳥都和着她歌唱，花在梗上跳舞，老樹不停地點頭，好像睡神的故事是講給牠們聽的。

禮拜三

外面的雨真大呀！海滿睡着都聽得見，睡神打開窗子，水都淋到窗口上來；房子前面成了湖了，有一隻大船在上面走。

睡神說：「小海滿，你願意跟我去航行麼？你如果願意，你今天晚上可以到外國去遊玩，明天早晨就可以回來。」

現在海滿穿了他禮拜日的衣服，坐在船上；天氣馬上晴了，他們泛過大街，繞過教堂，不久就到了大海。他們已經看不見陸地，只看見一羣鸛，他們都是從海滿的家鄉飛來，要飛到溫暖的地方去。鸛一隻跟一隻的飛着，已經離開陸地很遠。又有一隻鸛看上去飛得很疲乏，牠的翅膀再也支持不住，落後了，漸漸的跟不上牠們，牠漸漸地落下來，翅膀張着，竭力想飛，但是牠已經失却了飛的能力；牠的翅膀觸着帆上的繩索，一直從帆上滑了下來——碎的一聲，落在船板上。

於是船夫把牠和雞、鴨及火雞放在一處；可憐的鸛很煩悶的站在牠們中間。

母雞都說：「看呀，大家看這個蠢東西！」火雞也現出自大的樣子，問：「那是誰；鴨子蹣跚地走着路，你推我嚷，『呷呷呷』的喊着。」

那時候鸛講了許多故事給牠們聽，講到那溫暖的非洲，講到那金字塔，還講到那鴛鳥，牠們在沙漠上好樣野馬一樣的跑着；但是鴨子不懂牠的話，又你推我嚷的說：「我們不是都說牠很蠢麼？」

火雞說：「是的，牠實在很蠢！」牠開始叫起來。

鸛也不爭辯，靜靜的想牠的非洲。火雞說：「你的腿又美又細，一步里能夠跨多遠呢？」

「呷呷呷！」鴨子們都叫了起來；但是鸛似乎並沒有聽到牠問的是什麼。

火雞對牠說：「你可以和牠們一起笑呀。這是一件極有趣的事，不過讓你做這事，似乎有些委屈了呢？哈，哈！牠的思想很高明，我們不去理牠，自己來玩罷。」於是火雞、母雞和鴨子都很嘈雜地叫了起來。

海滿跑上去，打開雞籠，把鶴叫起來，鶴馬上跳到船上！現在牠可以安靜地休息了，牠對海滿鞠躬，表示感謝的樣子。牠那時候精神已經恢復，張開翅膀飛走了——於是母雞格格的叫，鴨子呷呷的叫，火雞紅得像火一樣。

海滿說：『明天，我們要把你們都拿來做湯！』說完就醒了，他仍舊睡在他自己的小牀上。那天晚上睡神領他去的，真是一個奇異的航行呢！

禮拜四

睡神說：『我叫你看一隻小老鼠，稱可別害怕！』他伸出手來，手心裏有一隻美麗的小動物。『她是請你來參加婚禮的；有兩隻小老鼠今天晚上要結婚。牠們住在餐室地板下；他們的房子很講究！』

海滿問：『但我怎麼能夠鑽進那小洞裏去呢？』睡神說：『讓我想一想，好，我來把你縮小吧！』他將魔杖在海滿的身上一觸，海滿就馬上漸漸地縮小，一直小到只有他自己的手指一樣大。『現在你能够借借錫兵的衣服來穿了；我想你穿他們的衣服一定很配身；在賓客中間只有你穿着制服，實在是很神氣呢。』

海滿答應了一聲『是』，不久他就穿上錫兵的衣服，也像一個美麗的小錫兵了。

小鼠說：『請你坐在你母親的頂針裏，讓我來拖你去。』

海滿說：『那真是打擾了！』他們馬上赴婚宴去了。

他們在地板底下走，經過一條長的路，那地方很低，只容得頂針進去，四圍都點着火，很是光明。

拉頂針的老鼠說：『這裏的味道好罷？路上滿鋪着醃肉皮，味道真好極了！』

現在他們進了禮堂，一些母老鼠站在右邊，很快樂地在低聲的說話，左邊站着些公老鼠，都用爪摸他

們的鬍子。一對新郎新娘站在中間的牛油殼上，在許多來賓面前，不停地接吻。他們方才訂過婚，現在馬上就要行結婚禮了。賓客接連的來到，鼠僕差不多奔跑得快死去；新郎新娘正站在門口中間，把交通斷絕了。屋裏和在路上一樣，堆滿了醃肉皮。這就是牠們僅有的好菜；最後的一道菜是一粒豌豆，有一隻家鼠並不等到新郎新娘動手，竟自先吃了起來。這不是一件奇事嗎？

老鼠都稱讚這次的婚禮很文雅，大家也談得很開心。

現在海滿回了家；他真是一個上賓；但是他覺得自己縮得這樣小，還穿他自己所玩弄過的錫兵的衣服，總覺得有些降等似的。

禮拜五

睡神說：『真是太奇怪了，許多老年人老是要我陪着他們，尤其是做過壞事的人。他們對我說，『親愛的好睡神，我們整夜的不能合眼；我們醒着睡在牀上，好像有小惡鬼，將熱水倒在我們的身上，這些小鬼都是我的惡行爲變成的。如果你能够把他們趕走，我們就可以安睡一回了。』接着長長的嘆了一口氣，又說，『我們當然是要報答你的——晚安，睡神，錢放在窗檻上呢。』但是爲錢的緣故，我是不願意去的。』

海滿說：『今天晚上我們要做些什麼事呢？』

『我不知你今天願不願再去參加一個婚禮。現在所說的這個和昨天的不同。你姊姊的大玩偶，很像個男子，他叫漢孟，要和玩偶白撒結婚。這天正好又是生日，兩重喜事，他們一定可以收到許多禮物的。』

海滿說：『唔，這件事我早就明白了。每逢玩偶要穿新衣服的時候，我姊姊就稱那天爲生日或是結婚的日子。他們已經結過一百次婚了。』

「是的，但是他們要結第一百零一次的婚；從此以後，他們就不再結婚。所以這一次與常尋不同你去看看就知道了！」

海滿向桌上看，那裏有小玩偶的房屋；窗裏透出極亮的燈光，小錫兵拿着槍站在門口。新郎新娘好像在那裏想心事——這一定有個緣故的，但是那時候睡神穿着他祖母的黑袍，爲他們證婚。行過婚禮以後一切的器具唱下面的歌，那是鉛筆記下來的：

「微微的風，把我們祝頌的歌聲吹送，

吹送到新夫婦的家去，

小羊皮把他們配得非常合式；

像裁縫尺一樣筆直的站着，

哈哈，哈哈！他們倆是多麼美麗呀！

讓我們再唱我們祝頌的歌。」

現在大家都把禮物送給新夫婦，全是吃的東西，但是他們都謝絕了；因爲他們有了愛就有了一切。

丈夫問：「我們到鄉下去，還是到外國去度蜜月呢？」燕子曾經遊歷過許多地方，老母雞也曾經孵過五次蛋，就爲他們出生意。燕子說了許多美麗而溫暖的國土，那裏有一串一串的葡萄，又大又多，掛在葡萄藤上；空氣裏充滿了芳香，山上染着各種的顏色，你都叫不出名字來。

母雞說：「但是那裏沒有我們的椰菜！有一年夏天我和我的孩子們住在鄉下，那裏有個圾垃堆，我們可以在那裏抓爬；此外我們還有特權可以到青菜園裏去。喔！牠們都青翠呀！我真想不出還有什麼東西比

牠們更美麗的了！」

燕子說：「但是各個椰菜頭看起來完全一樣的時候，天氣就冷起來了。」

母雞說：「過慣了是沒有關係的。」

「很冷的呢，菜凍起來了！」

母雞說：「那對於椰菜是很有益的，況且天氣總有些暖和的時候。四年前不是有一個夏天熱了五個禮拜麼？熱得人氣都喘不過來！況且像外國有毒的動物我們是沒有的，更沒有劫掠我們的強盜。他是一個木頭，他不知道鄉村是最美麗的，他不當住在這裏！」說完這些話，眼淚就從母雞的額上滴下來了。「我也曾旅行過；我是一個雞欄裏走過十二英里路。旅行是一點趣味也沒有的。」

白撒說：「是的，母雞是一個有識見的動物！我不願意爬山，爬上落下是很討厭的！我們要到垃圾堆那裏去，還要在菜園裏走。」

旅行的事就這樣取消了。

禮拜六

睡神才讓海滿在牀上睡好，海滿就要求他說：「現在我可以聽一些故事麼？」

睡神張開他的畫傘遮在他頭說：「今天晚上我們沒有工夫說故事，你看這些中國人罷！」傘上有一張大中國畫，畫中有綠樹和高橋，小的中國男人和女人站在那裏點頭。

睡神說：「明天全世界一定要弄得很潔淨的，因為明天是一個節日——是禮拜日。我一定要到教堂的鐘樓上去監視，小鬼擦鐘，可以使鐘敲得響一些。我一定要到田地裏去，看風掃去草和葉上的灰塵。我一

定要摘下星來，把它們擦亮。我把它們放在我的圍裙裏，先數一下，共有多少個；然後把那天上安放星的空
洞，也要一個一個的數一下，這樣，擦亮以後每顆星都可以放在它原來的地方；如果放得不好，它們就要一
個跟一個的落下來，這就是天上的星時常墮落的緣故了。」

掛在海滿睡的牀旁邊的牆上一張舊照片說：「好睡神，聽我說。你不知道我是海滿的曾祖父麼？你講
故事給孩子聽，我很感謝你；但是你不該說謊。天上的星不能夠拿下來擦亮的；它們和我們地球是一樣的
東西。」

睡神說：「多謝，老曾祖父！謝謝你！你的年紀一定很老，但是我的年紀更老！我是一個老異教徒。希臘人
和羅馬人都稱我睡神。我是貴族，但我仍舊到這裏來！我是不自大的！現在該你說了，說你所歡喜的罷！」

舊照片低聲的說：「一個人是不容易把自己的意思說出來的！」
就在這時候海滿醒了。

禮拜日

睡神說：「晚安！」海滿向他點點頭，跳起來把牆上掛着的曾祖父的照片轉了過來，免得他像昨天的
樣子，打擾他們。

「現在你可以告訴我一個莢裏五顆豆的故事；和那在母雞面前行禮的公雞；和那自以為是繡花針
的縫衣針罷。」

睡神說：「我們故事聽得太多了！我要給你看些別的東西；我要領我的兄弟給你看。他無論到什麼人
的地方，只來一次；在他來的時候就把他所拜望的人，拿來放在馬上，講一個故事給他聽。他只知道兩個故

事；有一個是說不出的有趣，世界上沒有人能夠想得到；還有一個是非常的可怕——說不出來的可怕。」

睡神把海滿舉到窗前，又說：「那就是我的兄弟另外一個睡神，他也叫做死神！你在圖畫書裏看見他，是很可怕的，他似乎全身都是骨頭；不是的，他穿的鑲銀邊的衣服，那是最愉快的衣服。黑絲絨織的大氅，在他背後馬背上飄着。看他奔馳吧！」

海滿看見死神上了馬，把老的小的人都抓到他的馬上；有些放在前面，有些放在後面；但是他第一步就是要看一看他們的日記。

「好的！」他們都回答說：「是的，但是讓我看一看，」他說。於是他們只好把日記拿給他看，得「優等」的放在馬的前邊，聽好聽的故事；得「中」或「次」的就放在後面，聽可怕的故事。他們聽得發抖哭泣；他們要想從馬背上跳下來，但是他們辦不到，因為他們好像天然生牢的一樣，安放在上面。

「死神是一個最美麗的，」海滿說：「我並不怕他。」

「你不要太大意，」睡神說：「只要注意你的日記，不要做不好的事。」

「唔，這些話說得很好，」曾祖父的照片低聲的說：「說話總要有用處才好。」他現在高興了。上面是睡神講的故事；或者他今天晚上還要講故事給你聽的！

十二 紅鞋子

從前有一個極美麗和聰敏的小女孩，但是她很窮苦，在夏季老是赤了脚在地上走，在冬季穿了一雙大木鞋，所以她的小脚凍得又紅又痛了。在村裏住着一個鞋匠的母親。有一天，她坐下來，用一件紅衣服上

拆下來的舊布做一雙小鞋子，當然那是做得極粗劣的，但是却很配小女孩那雙腳，她就在那雙小紅鞋給了那個小女孩，那個小女孩的名字就叫嘉萊。

那雙紅鞋子正在她母親出殯的那天給她的；那在喪事裏是不配穿的，但是她又沒有別雙鞋子可穿，於是她只得赤了腳，跟在棺材後面和大家一起走着。

正在這時候，來了一輛大的舊馬車，裏面坐着一個長大的老婦人，她看見了那個小女孩，很是可憐她，於是她對牧師說：『請你把小女孩給我，我來教養她。』

嘉萊想那完全是爲了那雙紅鞋子的緣故，那個老婦人會得想到她的；但是那個老婦人說，那隻鞋子是很可怕的，就把牠們燒掉了。嘉萊現在穿着很好的衣服，再教她讀書和工作；人家告訴她說她是很美麗的。但是那鏡子說，她豈但是美麗，簡直是天仙化人。

有一天碰到皇后帶她的小女兒，公主到那裏來游歷；所有的百姓，嘉萊也在內，都擁到宮門前來，而小公主穿着一身白的衣服，站在窗口，讓每一個人都看得見她。她沒有穿長到曳在地上的衣服，她也沒有戴金冠；但是在她腳上穿了一雙紅的摩洛哥皮的鞋子——當然是比鞋匠的母親做給嘉萊的要好得多。世界上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和這些紅鞋子相比較的！

嘉萊現在長到該入教的時候了；她要有新的衣服和新的鞋子。鎮上富有的鞋匠量她的腳，大的玻璃櫥窗裏陳列滿了新鞋子，那個老婦人的眼力並不怎樣好，自然她也沒有像嘉萊一樣有心思看徧那些新鞋子。在那許多鞋子中間，有一雙正像那小公主穿的那雙紅鞋子。牠們是多好看呀！鞋匠說那雙鞋是一個伯爵的女兒定做的，但是做得不十分配她的腳。

「牠們是漆皮的，」老婦人說，「看牠們多少亮呀！」

「是的，牠們亮得真美麗！」嘉萊高聲說。那雙鞋很配嘉萊的腳，就把那雙鞋買了；但是那個老婦人並不知道那隻鞋是紅的，因為她是絕不願意嘉萊穿了紅鞋子去入教的。但是嘉萊就這樣做了。

當她從教堂中間走到聖台上去的時候，每一個人都看着她的一雙腳。在她看起來，甚至於那些念記物上的古彫像，也好像都在注視着她的紅鞋子。

在主教把手放在她的頭上，在他說她受了洗禮，上帝保佑她，及她一定要做一個忠實的基督徒的時候，她的思想只對在那雙紅鞋子上面。風琴上奏着沉着和嚴肅的調子，由孩子們甜蜜的歌聲和着，但是嘉萊只是想在她的紅鞋子上面。

那天下午，當那個老婦人聽嘉萊穿着一雙紅鞋子，入教的時候，她很是煩惱；就叮囑嘉萊，牠們是不很配的，下次到教堂裏去，她一定要穿黑鞋子，那雙黑鞋子是很舊的了。

下禮拜日是聖餐禮日。嘉萊先看看那雙紅鞋子，然後看看那雙黑鞋子，然後再看看那雙紅鞋子，——最後——把牠們穿在腳上。

那一天天氣極好，嘉萊和那個老婦人穿過稻田，向教堂走去，那是一條塵土極多的小路。

在教堂門口，一個老兵站着，他又着手站在那裏，有極長的鬍子，不是白的，是紅的，他深深地鞠了一個躬，請求那個老婦人准他把她鞋子上的塵土擦去。於是嘉萊也把她的小腳伸了出來。「喔！多美麗的跳舞鞋呀！」老兵說，「當心，在跳舞的時候，不要讓她們飛掉了。」於是他就把她們擦了一下。

老婦人給了老兵半個便士，帶着嘉萊走到教堂裏去。

每一個人的眼睛都看着嘉萊的紅鞋子，全部的彫像也都看着牠們；在嘉萊跪在聖台前面，那雙紅鞋子仍舊浮在她的眼睛前面，她想着牠們，只是想着牠們，她忘記了唱讚美詩，她忘記了重複說「天父。」

最後大家都走出教堂，那個老婦人上了她的馬車，嘉萊正舉起她的腳來跟她上去，站在門口的老兵叫道：「看，多麼美麗的跳舞鞋呀！」

於是嘉萊不由自主的，覺得她一定要來幾步跳舞的步子，但是只等她一開始，她的鞋子好像加上了一種什麼力量，她的一雙腳就繼續不斷地動着，她繞着教堂的墓地跳着，停不下來。馬車夫不得不去在她後面追趕，他拉牢了她把她送上車子，但是她的腳仍舊在跳着，把那個老婦人踢得很兇。最後直把鞋子脫掉了，那雙腳才得到休息。

現在把那雙鞋子放在碗櫥裏，而嘉萊總忍不住常常要去看看牠們。

那個老婦人病倒床上，醫生說她的壽命不長了。她一定要有人當心地看護着，但是除了嘉萊，有誰做她的看護，時常看着她呢？

在鎮上有一個盛大的跳舞會，嘉萊是被邀的；她看着那差不多快要斷氣的老婦人——她看着那一雙紅鞋子——她拿來穿在腳上，這樣做法，至少是沒有害處的；她到跳舞會那裏去，開始跳舞。

但是當她要跳到右邊去的時候，那雙鞋子令她往左邊跳；當她要到上面的屋子裏來的時候，那雙鞋使她跳到下面的屋子裏來，跳到樓下來，穿過街道，穿過鎮門。她跳着舞，她一定要跳舞，一直跳到黑森林裏去。

什麼東西在樹林裏照得很亮。她開頭想那一定是月亮光，血紅的光透過了夜霧，從樹林裏露出臉來；

但是，不，那是那個紅鬍鬚的老兵。他坐在那裏，向她點頭，重複地說：『着多麼美麗的跳舞鞋呀！』

牠驚恐極了，極力要想把腳上的紅鞋子搗掉，但是她辦不到。她趕快把襪子拉下來，但是她仍舊脫不掉她的鞋子——她們好像已經在她腳上生牢了。她跳着舞，她一定要跳舞，她跳過田野，跳過草原，她在雨裏跳，在晴天跳，在夜裏跳，在白天跳。

在夜裏，那最可怕了！她跳到寂寞的教堂墓地上去，但是在那裏的死人並不跳舞，他們是長眠在那裏。她如果能夠在長着艾菊的可憐的人的坟墓坐下來休息一回，她也很快樂了，但是她是一些休息也沒有的。她跳進開着的教堂門，那裏她看見一個天使，穿着白的長袍，有兩個翅膀，從他的肩頭垂到地上，他的臉色很莊重和嚴肅，在他手裏，他拿着一把雪亮的刀。

他說：『你穿了紅鞋子，跳舞一直要跳下去，跳到你的臉色灰白，你的身體冰冷，你的皮膚都縮緊縮刺一個骨節！你仍舊要跳下去，跳過一家一家的門，當你跳到裏面有驕傲和虛榮的兒童的人家，你可以敲他們的門，讓他們聽到你而怕害起來！你將要跳下去，跳下去！』

『救救我！』嘉萊叫，但是她聽不出天使回答些什麼，因為那雙鞋已經帶着她穿出門去，跳到田野，沿着大道和小路，她仍舊一定要跳着舞。

一天早晨她跳舞跳過一家他所極熟悉的門口，她聽得裏面唱讚美詩的聲音，現在一口棺材，上面擺着花園，抬了出來。於是她知道那個好心的老婦人死了，她覺得她自己是被人類遺棄，和天使詛咒的東西。她還是跳舞，她一定要跳舞，甚至於在黑夜裏，那雙鞋帶着她在荊棘上面繼續地跳着，直跳到她腳都戳破而流出血來。她再跳過一塊沼地，跳到一間小屋面前，她知道住在裏面的是一個劊子手，於是她用地

的手指敲着玻璃窗喊道：

『出來出來！我正在跳舞，我不能到裏面來。』

劊子手回答說：『當然你是不知道我是誰。我是專門斬掉壞人的頭的，我的斧頭是極銳利的。』

『不要斬掉我的頭，』嘉萊說：『因為這樣不能夠活下去懺悔我的罪的，但是斬掉我穿紅鞋子的脚。』

然後她承認她自己一切的罪，劊子手就把她的脚連紅鞋子一起斬下來，就是這樣，那雙紅鞋子帶着那雙小脚仍舊不停地跳舞，跳過田野，跳到森林深處。

於是那個劊子手爲她做了一雙木脚，再砍了一些樹枝做她的拐杖；他教了她那些罪人常常唱的讚美詩；她吻了他拿斧頭的那隻手，走出沼地。

現在我爲了那雙紅鞋，受罪也受够了，嘉萊想：我要到教堂裏去，讓人家再看見我一次！於是趕快往教堂那邊走去；但是等她走到教堂門前，那雙紅鞋在她面前跳着舞，她就嚇得回了轉去。

整整的一個禮拜，她忍受了極大的痛苦，流了許多的眼淚。可是等到禮拜天來了，她自己對自己說：『好，我的罪也受够了，這一次我一定要勇敢些了；我敢說我是和許多在教堂裏抬起了頭走的好人一樣好的。』

所以她提起勇氣，到那裏去；但是她還沒有走進教堂墓地的大門，她又看見那雙紅鞋在她面前跳舞，她又嚇極了回了轉去，於是比以前更加痛悔她的罪惡。

然後她走到牧師家裏去，請求他們雇用她，叫她做些她能夠做的事情，她答允她一定勤勉和盡力地

做去。她不要什麼工錢，她說她只求有一個住處，和好人住在一起。牧師的妻子很可憐她，於是就用了她。嘉萊是很感激，很勤奮。

每天早晨她靜默地坐着，聽牧師高聲讀聖經。所有的孩子都愛她；但是當她聽他談到衣著和飾物，談到和皇后一樣美麗，她很憂愁地搖着她的頭。

禮拜天又來了；牧師全家的人都要到教堂裏去；他們問她要同去否，她只是撐着柺杖，眼睛流着眼淚，嘆氣，看着他們。

當他們都走了，她走到她自己的小房間裏去——牠小得只能夠放一張床和一隻椅子——她就在那裏手裏拿着聖經坐着；在她正在溫柔地和虔誠地讀聖經的時候，風把教堂裏的風琴聲音送到她的房裏來，她抬起頭來流着眼淚，禱告說：「喔，上帝，保佑我！」

那時候，太陽光很光明地照着，這樣的光明——看靠近她面前，那個穿白袍的天使，就是她以前在恐怖之夜，在教堂門面看見過的，但是他現在手裏拿的，不是以前的銳利的可怕的刀。他手裏拿了一枝長滿了玫瑰花的可愛的綠樹。

他用這枝樹觸及天花板，天花板馬上上升得極高，在天使的綠樹觸到的地方，掛着一顆明亮的金星。他再去碰那牆壁，牆壁又馬上開闊了，嘉萊看到了風琴，古老的紀念物，和許多教徒都坐在他們的座位上，看着他們的聖經唱着歌。

因為那個教堂已經到了這個可憐的女孩的小房裏來了，或者寧可說那間小房已經變成一個教堂了；她和那個牧師全家的人坐在一起，等到聖經讀完了，他們都抬起頭來，和她點點頭，說：「嘉萊，你來得

正好！

「這是上帝的恩典！」她說。

風琴又響了，唱詩班裏兒童的甜蜜和活潑的聲音和着。光亮的太陽光，溫暖地穿進窗口，照到嘉萊的坐位上。她的心頭也充滿了太陽光，和平愉快，她的心花怒放了；她的靈魂飛到太陽光裏，飛到天上她的父親那裏去，那裏她一些沒有看到斥責的面孔，一句也沒有聽到那關於紅鞋子的話。

十四 陀螺和球

陀螺和小皮球，雜在其他各種玩具中，很接近地躺在一隻抽屜裏。

於是陀螺對皮球說，「我們既然這樣親近，我們為什麼不結成夫妻呢？」

但是這個用摩洛哥皮做成的皮球，自以為她是一個極時髦的少婦，很不願意聽這個提議。

在第二天，這些玩具的小主人來了；他把陀螺着了紅黃兩色，又在他的頭上釘了一隻光亮的銅釘；當陀螺轉動的時候，看起來真美麗。

「現在你看我，」他對皮球說；「你現在說我怎麼樣呢？我們不能結成夫妻麼？我們很相配；你能够跳。我能够舞；恐怕誰也不能够比我倆更快樂了。」

「你這樣想麼？」皮球說。「你或者還不知道我的父母乃是摩洛哥皮的拖鞋。而在我身上還有一個軟木塞哩。」

「是的，但是我是用桃花心木做成的，」陀螺說；「市長親自用手轉動我。因為他自己有一個旋盤，他

極喜歡轉動我。」

「你這話可靠的麼？」小皮球問。

「如果我說謊，我將永遠不再被人轉動。」陀螺回答說。

「你說得很好聽，」皮球說，「但是我不能夠答應。你情願和一隻燕子訂婚；當我每次跳到空中的時候，他總從窠裏探出頭來對我說，『你嫁給我好麼？』我心裏就對他說好的，這樣我就差不多和他訂了婚一樣了；但是有一件事我答應你，就是我永遠不忘記你。」

「那也很好！」陀螺說；於是他們就不再說下去。

明天皮球給小孩子拿了出來。陀螺見他像鳥兒似地飛到空中高得幾乎看不見；於是又落下來，但是每次落地再彈上去的時候，就跳得比前次更高了。這大概是因為熱愛燕子，或者她身體裏有一個軟木塞的緣故。

但是在她第九次跳上去以後，她就沒有跳回來；小孩向各處尋找，但是她竟不知去向了。

「我很明白她到什麼地方去了，」陀螺嘆息說，「她是到燕子窠裏結婚去了，」陀螺越是想到這裏，越是覺得皮球的可愛。正因他想不到手，所以他越發愛她了。雖然皮球情願嫁給別人，而他總是忘不了她。陀螺轉動低唱，但是他常常想起那個小皮球，在他想像中的她，越覺得美麗了。這樣的過了幾年，這件戀愛的事情，也就擱起了。

陀螺現在年紀不青了！有一天，他滿身鍍了金，漂亮極了。現在他已變成一個金陀螺，最勇敢的轉動着和唱着歌。但是他突然間跳得太高，看不見了。他們到各處去尋找他，連地窖裏也尋到，可是什麼地方都沒

有找到他，他到什麼地方去了呢？

他已經跳進了垃圾箱裏去，和菜梗，拉圾，塵土，以及從承露中掉下來的瓦礫在一起了。

「啊！到這裏來了！我身上鍍的金，恐怕立刻會消失了。這樣髒的地方我怎麼站得住呢？」於是他望着最接近他的一條長菜梗，又望着一個奇異的像蘋果一樣圓的東西。但是那並不是一隻蘋果——她是一個老皮球，她已經在承露上過了多年，被雨水浸濕了。

「謝謝上帝！最後我碰到了一個同志，可以和他談談了。」皮球注視着鍍金的陀螺說。「我是用真的摩洛哥皮做的，由一位年青的婦人親手縫成，我身體裏還有一個軟木塞；但是現在沒有人會想到我了！我當時落在承露裏，一心指望和燕子結婚，却不道在那裏住了五足年，現在把我全身浸濕了。你想，我的青春就這樣許度了，多可憐啊！」

但是陀螺一句話也不說；他正想着他的舊情人，他越聽越覺得這就是她了。

女傭人來掃除垃圾箱，「咳！」她喊道：「這個鍍金的陀螺原來在這裏！」

於是這個陀螺就又帶回到遊戲室裏去，仍舊和以前一樣受人注意；但是關於那個小皮球的事情，就聽不到了。陀螺也永遠不再提到他的舊情人，他的情人在承露裏住了五年，全身都浸濕，她改變得他在垃圾箱裏看見她時再也不認識她了，他當然也不會再和他要好了。

十五 小杉樹

在很遠的一個森林裏，長着一棵美麗小杉樹，溫暖的太陽，新鮮的空氣，使那裏成爲一個極好的地方，

在牠附近，也長着許多老的，小的杉樹。

但是那棵小杉樹並不快樂，牠老是希望要長得高大；牠沒有想到那和暖的太陽，與新鮮的空氣，牠也沒有注意到這裏來採草莓和覆盆子的鄉村兒童。直要等到那些小孩子拿了一大籃的纏繞在稻稈中的草莓和覆盆子，坐在那小杉樹的附近說：『這是一棵多美麗的小杉樹呀！』這樣，那棵小杉樹會覺得很不快樂。

牠一年一年的長大起來，每一年長高一節。因為你可以數杉樹樹幹上的節數，說出那棵樹的年紀來。『喔，我和別的樹木長得一樣高大了，』小杉樹嘆口氣說；『於是我應該把我的極枝向四面伸出去，我的頭可以看到四面廣大的世界，鳥會得在我的枝上做牠們的窠；到了有風的時候，我會像那高大的同伴一樣，很莊嚴的點頭。』

牠對於溫暖的太陽，來往的飛鳥，清晨和黃昏時候在牠頭上飛過的雲霞，一些也不覺得愉快。

在某年的冬天，潔白而有光彩的雪鋪滿了大地，一隻小山兔獨自跳躍過來，恰巧在那棵小杉樹頭上跳了過去；當時那棵小杉樹覺得這種情境真有無窮的恥辱。

後來過了兩個冬天；到了第三個冬天時候，那棵小杉樹已經長得很高，小山兔沒有能力再跳過去，只得繞道走了。但是那棵小杉樹仍舊不知滿足，還是說：『呀！快些長，快些長，我是不是還能夠繼續的長高長老嗎？』

在秋天，來了幾個樵夫，把幾棵最高的樹木砍下來，這是每年如此的。當時那棵小杉樹已經長得很大，並且有了相當的高度，牠看見了那些高大的樹木，受樵夫的斬伐，『格刺！』一聲倒在地上，不禁嚇得發抖。

了。牠們的樹枝已經修完，那棵樹變成一根光桿兒，和從前完全兩樣，幾乎不能認識了。隔了一會，那些樹枝重重疊疊堆在一輛四輪車上，由幾隻馬拖出森林去了。

牠們能夠到什麼地方去呢？牠們此去的運氣怎麼樣呢？

所以到了明年春天，在燕子和鶴鳥從海外回來的時候，那棵小杉樹就問道：「你們知道去年秋天被樵夫砍去的樹枝載到甚麼地方去的？你們在路上碰到了沒有？」

那隻燕子對於這件事一些也不知道；但是那隻鶴鳥想了一想，點點頭，說道：「是的，我知道的。當我從埃及飛來的時候，我碰到幾隻新的船，那些船上都有精美的桅子，嗅起來好像有杉樹的氣味，我想這些桅子一定是你所說的樹做成的；而且我老實告訴你，這些桅子很壯麗，航行起來也是很神氣的。」

「啊呀！我也長可以到海上航行了！」那小杉樹說。「請你告訴我，這個海是什麼，它看起來像什麼東西？」

「這是要費了許多時候才講得明白的，這真是一個大問題！」那鶴鳥說了，就飛去了。

「青年時代應該尋歡作樂！」那日光說道。「應該在你活潑發育的時候，在你年壯力強時候，（這個時候真是你的）尋歡作樂！」

風和那小杉樹接吻，露用露水來滋潤牠，但是牠完全不了解風和露的好待牠。

聖誕節近了，許多小樹都被砍下，有的甚至於比小杉樹還要矮小而幼稚；但是那常常希望離開這煩悶的森林的小杉樹，却沒有嚐到這種斬伐的滋味。那些被選做聖誕節裝飾品的小樹們，連枝帶葉的都載在一輛四輪車上，由幾隻馬拖出森林去了。

「牠們到什麼地方去呢？」小杉樹問。「牠們沒有比我長大的確，一棵都沒有我這麼長。但是牠們爲甚麼連枝帶葉都被砍下呢？牠們究竟要載到什麼地方呢？」

「我們知道的，我們知道的，」那些麻雀說。「我們已經在這個鎮上每家人家的窗子裏看過了，所以知道他們用這些小樹做什麼玩意兒的。喔！那些小樹們所受到敬重和光榮，你真不會想到的。那些小樹身上穿得光明燦爛，站在溫暖的房子中間，上面裝飾着各種美麗的物品——蜜糖做的糕，鍍金的蘋果，玩具，還有幾百枝點着火的蠟燭。」

「那末以後還有什麼事情發生呢？」小杉樹問。當說話的時候，牠全身的極枝都抖起來了。

「我們並沒有多看，」那麻雀回答說。「但是看見了這一些我們已經足夠了。」

「將來有沒有這種光榮的事情會輪到我身上來呢？」小杉樹在自己那裏想。「在房子裏所受到的光榮，我想也許會比過海更多的。這真是使我想得痛苦極了。唉！聖誕節要到什麼時候才來呢？我現在已經長得像去年被人們砍去的那些樹木一樣高大和美觀了。唔，這時候我好像捆載在一輛四輪車上了，我又好像站在那溫暖的房子中間，四周都是圍繞了光輝和美麗的東西了！以後發生的事也許愈加神氣和美麗；但是到底還有什麼更莊嚴堂皇的東西呢？這真使我渴望得疲乏極了，甚至於使我的感覺也快要消失了。」

「在我們的親愛中間尋歡作樂罷，」空氣和陽光對那小杉樹說。「在這新鮮的空氣中，享你自己光榮生命的福吧。」

但是那小杉樹雖然天天在那裏長高長大，牠並不去尋歡作樂，享他自己光榮生活的福氣。冬天和夏

天，牠深綠色的葉子可以從森林中間看見，經過那裏的人們看見了，一定要說：『那棵樹多麼美麗呀！』

在來年聖誕節的前天，那棵不知足的小杉樹，第一個就被砍下。當那斧頭銳利地斬入牠身體的時候，那棵小杉樹就嘆了一口氣的倒在地上。牠覺得這是痛苦和疲乏的。牠在這憂悶中忘掉以前夢想的一切快樂。牠知道以後要離開牠的老家，永久不會再看見牠的親愛的老朋友，那些樹了；牠也知道牠不會再看見生在牠近旁的叢生小樹和許多顏色的花卉了，甚至那森林裏的飛鳥從此以後恐怕也不會再碰到了。牠坐在貨車上一路也覺得沒有以前在夢想的快樂了。

當小杉樹恢復元氣的時候，牠覺得自己已經被放在一家人家的天井裏，旁邊有幾棵別的樹；一會兒聽見有人說：『我們只要一棵够了，這棵樹是最美麗的。』

停了一會，來了兩個衣服穿得很好的僕役，把那棵小杉樹帶到一間美麗的大廳裏去。四壁掛了許多字畫，在一隻高大的火爐附近，放了一個大瓷瓶，在瓶蓋上面有幾隻獅子模型。廳內有搖椅，有沙發和擺滿圖書和書籍的許多檯子，還有玩具，價值大約有一百多元——這是小孩所估的最低價格。

再停了一會，那小杉樹是插在一個放滿了沙的大木桶裏——桶的四周圍了綠呢，幾乎使人不知道這是個大木桶——那木桶放在很美麗的地毯上面。啊呀！牠那時候抖得真厲害！接着牠身上又發生什麼事呢？

一個年青的婦女，旁邊有幾個僕役幫着她，牽把牠裝飾起來。在小杉樹的一枝上，他們掛了用顏色紙剪成的袋，在袋裏面都放滿了糖菓；在另一枝上，掛了鍍金的蘋果和胡桃，裝得好像真的一樣；在樹的上面和四周裝置了幾百枝紅的，藍的，和白的蠟燭。在綠葉的下面安置了惟妙惟肖的男女小木偶；在樹頂上縛

了一粒閃閃發光，用薄金片做成的星。啊呀，真裝飾得美麗極了。

他們都說，「今天晚上可以點起來了。」

「晚上快來了嗎？」小杉樹想，「那些蠟燭要點起來了！到那時候，就不知道以後又有什麼別的事情發生了？森林裏那些的老同伴要不要來看我呢？當那些麻雀飛過這大廳時候，要不要從窗外來看我呢？我在這廳裏是不是比在森林長得快些？這不論在冬天和夏天，我都這樣的裝飾着呢？」

牠這樣胡思亂想，直想牠背上因負擔而發生了痛苦——小杉樹所受到這種痛苦，和我們人類受到的頭痛一樣。

最後，蠟燭點着了，樹上發出閃閃的火光，很是燦爛。那小杉樹因為快樂的關係，全身搖動不休，弄得一枝蠟燭從綠葉中墮下來，燒了幾張葉。「救火！救火！」那些婦女大喊起來，一會兒火撲滅了，大體上還沒有受多大損害。

經過這回挫折，小杉樹極力的想不再動了；雖是火焰在那裏恐嚇牠，牠仍舊熱望這火焰不要傷害牠美麗的裝飾品。

一會，門戶都開放起來，一羣小孩子從外面直衝進來，好像要把那小杉樹推倒地上。在小孩子後面接着來了一羣年紀較大的兒童，他們的行動好像比起先進來的和緩得多。那些兒童進來以後，寂寞無聲的站在那裏，面上露出驚奇的樣子。停了一會，大家歡天喜地的大叫起來，鬧得屋內喧嘩到不堪設想；又一會，他們圍繞那小杉樹跳起舞來了。

「他們在那裏幹什麼？以後又要發生什麼事情呢？」那棵小杉樹自己想。最後，蠟燭燃到樹枝，火焰也

了。那時小孩們得了主人的允許，大家搶奪那棵小杉樹去了。

「啊呀，他們真的衝到小杉樹那裏去了！碰到了這樣的暴動，那棵小樹的枝葉搶得四分五裂，不留一枝一葉；而且如果這棵小樹沒有縛牢在天花板上那個發光的星上，恐怕牠早被大家傾覆折毀。」

過了搶奪和騷擾以後，那些小孩們拿了他們所擷得的美麗玩具又跳起舞來。但是這時候，再沒有一個人注意那棵小杉樹，除非跟那小孩們來的僕役，他還在那裏仔細看着樹枝中間，有沒有留下一個蘋果或一個無花果。

「講故事，講故事，」小孩們一齊喊着，拖了一個矮胖子，到那棵小杉樹那裏去。

「現在我們在這綠蔭下面了，」那個矮胖子一面講一面在小杉樹上坐下，「我想這棵小杉樹也要聽我講的故事的；但是我今天只講一段故事。這段是什麼故事呢？是易凡愛凡和亨貝鄧貝兩個人中間，那一個曾經從樓上跌到樓下，能够若無其事的一樣，馬上立起來，後來和一個公主結婚的？」

「易凡愛凡，」有幾個回答說，「亨貝鄧貝，」另外有幾個喊着。一會兒，那些孩子吵鬧得很厲害。但是那時候那棵小杉樹聽了這個問題，全不作聲，只是自己的想道：「我要不要和他們共同討論這個問題呢？我應當不應當和他們一樣吵吵鬧鬧呢？」牠盡力使那些小孩們飽嗜個快樂，可是他們對於牠竟是毫不注意。

後來那個矮胖子講亨貝鄧貝的故事給他們聽，告訴他們亨貝鄧貝怎樣從樓上跌到樓下，怎樣再能够馬上立起來，到最後他怎樣和公主結婚。那孩子們聽了拍手大樂起來。接着他們又叫：「講另外一段，講另外一段。」他們的目的是要聽易凡愛凡，而方才講的是亨貝鄧貝。這時候這棵小杉樹變得很安靜，而且

很有思想。以前在森林裏的時候，牠從來沒有聽見飛鳥們講過這樣的故事，如亨貝鄧貝，從樓上跌到樓下，仍舊能够娶公主做妻子，給牠聽。

「啊呀，是的，世界上也許有這樣的事發生，」小杉樹自己想。這一段故事是由一個與級極好的人講的，牠一定是一件事實。

「唉，好了！牠想，『也許我也要跌下來，將來也可以娶個公主了。』牠想到這裏，急希望明天晚上馬上降臨，但是他不希望明天晚上仍舊要裝置了許多蠟燭和玩具，金器和菓子。『明天我一定不發抖了，』牠自己想。『我一定可以有很好的享受，可以再聽那亨貝鄧貝的故事，又或者聽易凡愛凡的故事。』終夜那棵小杉樹保持牠的鎮靜和思想。

明天早晨，男女傭人走進廳來；小杉樹看了就想，『現在又要重新把我美麗地裝置起來了。』但是，他們把牠拖到廳外，一直拖到樓上的一間閣樓，拋在暗無天日的一個屋角落，讓牠獨自在那裏去了。『這是什麼道理呢？』小杉樹自己想。『我在這裏可以做什麼呢？在這個地方，我恐怕一樣東西都聽不到了。』牠依靠在牆上，胡思亂想着。

牠有極多的時間去想念，因為一天一天的過去，沒有一個人來接近牠；就是有時候偶然有人來了，他們不過來把幾個大箱子在屋角落推開一點。所以這棵小杉樹是完全藏匿起來，使牠不見日光，好像是永遠不生存了。

『現在大約是冬天了，』那棵小杉樹想，『土地一定凍得硬，給雪遮蓋起來，所以那些百姓不來把我種植。我敢說在春季以前，我一定是藏在這裏的，人家對待我真好極了，但是我希望這個地方不要這

樣的黑暗，這樣的寂寞可怕，連一隻小山兔都看不到。」

「吱吱，吱吱。」一隻小老鼠一面叫，一面謹慎地向那棵小杉樹爬去；接連第二隻又爬來了。牠們都在那裏嗅小杉樹的氣味，有時候在極枝中爬進爬出。

「啊呀，這是極冷寒的。」那小老鼠說。「如果你不在這裏，我們真很舒服。老杉樹，是不是？」

「我年紀並不老。」小杉樹回答說。「世界上比我老的，真不知有多少哩。」

「你從什麼地方來的？」小老鼠滿臉好奇的問道。「你知道什麼？你在世界上有沒有看見最美麗的地方，這些地方你能不能完全講給我們聽？你有沒有到過貨房裏去？那裏牛酪放在架子上，火腿掛在天花板下。我們在牛油燭上可以跑來跑去；我們如果能夠鑽進去，一定瘦着身子進去，吃得肥胖了出來。」

「這些事情我完全不知道。」小杉樹說。「我所知道的只有樹林，那裏有日光照耀，飛鳥唱歌。」於是牠把牠以前年輕時的情形，全部告訴那兩隻小老鼠，牠們以前簡直從來沒有聽見過這種的事實。當牠們聽到得意的時候，就插嘴問道：「唉，你的見聞真廣極了！那末你一生一定是很快樂的！」

「真真快樂的！」小杉樹大聲的回答說。後來牠又想到牠所講給牠們聽的各種情節，又說道：「唉，這些時候真是我一生最快樂的時候。」但是當牠接着講聖誕節晚上牠所碰到的事，怎樣牠身上裝置了許多糕餅和燭火的時候，那小老鼠說道：「那時候，你一定快樂極了，老杉樹！」

「我真的不老。」小杉樹回答說。「我是今年冬季才從森林裏來的。我現在是停止生長。」

「你一定能够講很好聽的故事。」小老鼠說。

到了明天晚上，四隻別處的小老鼠也來聽那棵小杉樹講故事了。牠愈加講，愈加想起從前的事情來。

牠自己想，『的確，過去那些時候真是快樂時候；也許將來再會達到的。亨貝鄧貝曾經從樓上跌到樓下，但是他後來仍舊能夠和公主結婚，將來我或者也可以和公主結婚的。』講到這裏，小杉樹想到生長在森林裏的一棵小赤楊，這真是一個公主，是一個美麗的公主，是給小杉樹的公主。

『誰是亨貝鄧貝？』小老鼠問道。小杉樹就把亨貝鄧貝的事跡全部講出來；牠能夠把那一段故事一個字一個字的回想起來。那些小老鼠聽得十分快樂，差不多要想跳到小杉樹的頂上去。

第二天的晚上，許多的老鼠都出來聽講故事了，但是到了星期日晚上，其他的老鼠一概都不來了，所來的祇有兩隻。牠們對小杉樹說，以前所講的故事，實在並不好聽。

『你只知道那一段故事嗎？』那隻老鼠問道。

『只是這一段，』小杉樹回答說。『這段故事在我一生中最快樂的一天晚上聽到的；但是我不知道在那時候我是不是這樣快樂。』

『我們想起來，這是一段極其悲慘的故事，』老鼠說道。『你有沒有聽到過講貨房裏燻肉或牛油的故事嗎？』

『我不知道，』小杉樹回答說。

『那末，謝謝你，』老鼠回答後，就走開了。

從此以後，小老鼠也遠遠的避開牠了；牠看了這種情形，不覺嘆氣道：『當那些可愛的小老鼠來，坐在我四周，聽我講故事的時候，我覺得很愉快。現在這樣愉快也過去了。但是如果有人把我連出這塊地方，那時候，我想一定又可以快樂了。』

這件事情有沒有發生呢？有的；某一天早晨，有人從外面進來打掃房間，把箱子捆起來，把那棵小杉樹從屋角落裏拖出來，扔在地板上面；後來傭人來把牠從樓梯上拖出去，一直到日光之下。

『我的生命現在可以從新開始了！』小杉樹說着，在日光和清鮮的空氣中尋歡作樂。又一會，小杉樹從樓上拖到樓下，一直拿到天井裏去；因為行動得很快，牠忘掉一切，祇能四周觀看，所着見的實在不少。這天井附近有一個花園，那裏各種植物正在開花，鮮麗和芳香的玫瑰花懸掛在小柵欄上面；燕子飛來飛去的呢喃地喊道：『我的愛人來又了。』但是這句話，牠們並不是對小杉樹說的。

『我要生活了，我要生活了！』小杉樹一面說，一面展開牠的極枝；但是，啊！那些極枝都枯萎了。那金紙做的一棵星，仍舊縛在牠的頂上，在日光中閃閃發光。兩個可愛的小孩，他們曾經在聖誕節那天晚上圍繞小杉樹跳舞的，現在也在那同一的天井裏玩耍。最幼的一個見了那頂上鍍金的一棵星，跑來從樹枝裏拉出來。

『你看，縛在這醜陋的老杉樹上的是什麼東西？』他說着，就在小杉樹上踐踏了一會，一直到脚下發出格格的声音才停止。

那時候小杉樹看見花園裏的樹木都正在開着鮮艷奪目的花，但是回頭看到牠自己就傷心起來。牠希望還是回到以前的閣樓上，黑暗的屋角落裏去。牠回想到以前在森林時代的鮮豔年青，可愛的聖誕節晚上，和講述亨貝鄧貝故事給小老鼠聽的時候。

『過去了！一切過去了！』那可憐的小杉樹說。『啊呀，我為什麼在可以尋歡作樂的時候，不去尋歡作樂呢！現在想到已經來不及了。』

後來來了一個童子，把小杉樹砍成許多小段，然後把牠捆起來，放在地上疊做一堆。隔了一會，那一小段一小段的枝幹都絡續的放到火裏去燃燒，很容易的發出光亮的火焰。小杉樹看了這種情境，深深嘆息個不休；每次嘆息，好像小槍彈的發射一樣。那兩個玩耍的小孩子走來，坐在火前，看了一會，喊道：『拍拍，拍拍。』但是在發每次『拍拍』的嘆息時，小杉樹就回想到在森林裏夏天的時候，或冬天明星照耀的晚上，和聖誕節的晚上，講亨貝爾貝爾——這是牠聽到的，惟一的故事。最後小杉樹全身是消滅了。

兩個小孩子仍舊在花園裏玩耍，最小的一個把那棵金星掛在胸前，這是小杉樹在活着的時候曾經把牠在最快樂的晚上做裝飾品的。現在各事都完了，小杉樹的生命完了，這段故事也完了，因為每一個故事，早晚終有一個結局的。

十六 賣火柴的小女兒

天氣很冷，正在下大雪，又快要暗了；一年中的最後一晚在來了。但是雖然這樣冷寒和黑暗，一個可憐的小女孩光着頭，赤着腳在大街上走。

她從家裏出來的時候原是穿鞋子的，但是那雙鞋子太大了，——其實這是她母親的鞋子——她的鞋子，在街上當兩輛馬車馳來，她急急忙忙跑到對面去的時候都失掉了。兩隻鞋子，一隻是尋不到了，另外一隻被一個孩子拿着逃走了。他說這可以當作玩戲的搖籃用的。

所以現在這個小女孩只得赤着腳走，那雙腳已經凍得青紫，她手裏拿着一把火柴，在舊圍巾裏面也兜着許多火柴，一日沒有人買過她一點東西，也沒有人給她一個錢。她凍餓得索索抖的向前奔走，可憐的

小女孩，這正是一幅窮苦生活的圖畫！

雪花落在美麗的披到兩肩的好卷螺髮上；但是她並不想她自己的美麗或寒冷。各個窗裏邊都點了燈，閃閃發光，有幾家人家並且發出燒鵝的香味來；因為今日正是大年夜，這是她想的東西。

她坐在兩所房子的一個拐角裏，將她的兩隻腳縮緊，但是沒有用——她不能夠使牠們溫暖。她不敢回家，因為她一把火柴也沒有賣掉，也沒有一個錢拿回家去，她一定要被她父親打一頓。而且她的家裏也和大街上一樣寒冷，因為它是一個閣樓，只有一個屋頂，大的裂縫雖然已經用稻草和破布塞好，風和雪却仍舊常常鑽進來。

她的小手幾乎凍僵了；如果她敢從火柴束裏抽出一根火柴出來擦着，可以溫溫手的。她就抽出一根，在牆上擦着。「赤」的一聲火柴亮了，熱了，燒着了，她雙手籠在上面。這對於小女孩是一個神異的火把。這時候她好像坐在一個帶着明亮的銅爐腳和銅蓋的大火爐的前面，這火燒得多美麗，多發旺！孩子就伸腳出來，也想讓牠們溫暖些。但是啊呀！火光熄了，火爐也不見了。只有小孩子寒冷地，孤苦地，拿着燒臘的火柴頭，坐在那裏。

第二根火柴又在牆上擦着；火亮了，火光照在牆壁上，好像變得透明同薄幕一樣，她能夠看見屋裏的事情。桌子上鋪着一塊雪白的檯布，上面放着光亮的盜器食具。燒鵝肚裏滿裝着蘋果乾棗，熱氣騰騰的，還有最好看的那隻鵝胸前插着一把刀，一把叉，跳下盤來在地板上搖搖擺擺的向小女孩走來。

那時火柴熄了，只有那厚實和冰冷的牆壁仍舊在她的面前。她又燒了一根火柴。這一次她坐在一棵美麗的聖誕節樹下，這棵樹比去年在那富商的玻璃窗中

望見的那一棵更加巨大，更加好着。幾百枝臘燭點在綠的樹枝中間，許多彩色畫的人物，和商店櫥窗裏所有一樣，都從樹上往下看。小女孩快樂得伸出兩手向着他們，正在那時候火柴又熄了，可是聖誕燭仍舊漸漸的升高。她看見它們在天上像星一樣的閃閃發光，每一道光落下來，就像一條長的火尾巴。

「現在有一個人要死了，」小女孩輕輕地說，因為她的祖母世上唯一愛她的人現在已經死了，常常告訴她說凡是一個星落下來就有一個靈魂升天去了。她又在牆上擦了一根火柴，火發了光，在這亮光裏立着她親愛的祖母，和以前一樣的和善可愛，但是她快樂的情形是在他生前從沒有看見過的。

「祖母，」小女孩喊道，「你帶我去吧，我知道火柴熄時你就要去了，你要同溫暖的爐火，好的新年菜，美麗的聖誕樹，一樣不見了。」她急忙將整把的火柴擦着，想留住她的祖母。

火柴燒得很亮，亮到比日中還要光明。祖母的相貌也很大很美麗，不同平常一樣。她把她的孫女兒抱在手裏，一起飛上去。她們在光明地喜樂地離開了地面，一直往上飛，直飛到那沒有寒冷沒有飢餓沒有憂愁的地方去，她們到天堂裏去了！

但是明天清早，可憐的小女孩仍舊坐在那個牆角落——兩頰緋紅，面帶笑容——在舊年的大年夜凍死了。新年的太陽照在一個小死屍上；她坐在那裏手裏拿着火柴，內中一把已經燒過了。

「她想自己取暖，可憐的孩子！」人們說，但是沒有人知道她看見怎樣的美景也不知道伊在怎樣快樂的情境中和她的祖母去慶祝新年去了。

十七 快樂的家庭

這個國度裏你能够找到的最大的綠葉自然是牛蒡葉。如果拿牠放在你的肚子上，看來就很像一條圍裙；如果拿牠放在你的頭上，牠的效用就和一把傘實沒有什麼兩樣。這種葉真是大極了。

牛蒡在一個地方永遠不會只生一棵的；當你在地上看見有一棵這類的植物，你一定可以在附近的地方發現許多的同類。牠們看來真茂盛和美麗，但是牠們雖然長得茂盛，却都是蝸牛的食料。

這些白蝸牛在古時候，人類常常把牠放在盆子裏，當做鷄絲肉絲吃，當他們吃得津津有味時，他們總是說道：『唔，味道真不差！』

他們覺得這種食品真好吃。蝸牛是生活在牛蒡葉上，所以我們可以說牛蒡是爲了蝸牛而生的。後來在某個區域裏，人類逐漸不喜歡吃蝸牛，而蝸牛的生殖力亦漸漸消失，但是牛蒡仍舊隨時隨地很茂盛的繁殖下去。有不能消除的情勢，不久那生長牛蒡的地方，長得和森林一樣了。

在這牛蒡生長的區域裏，偶或有一棵蘋果樹或一棵梅子樹生存着，這種情境可以證明從前這裏曾經造過花園，但是現在從花園這邊走到那邊，所遇見的，除了牛蒡以外，就沒有別的東西。

在一棵牛蒡的樹蔭下，住着兩個古代遺留下來的老蝸牛。牠們不知道自己究竟有多少年紀，所知道的只有三件事情：第一，在年幼時，牠們有很多的同類；第二，牠們的祖先是從外國遷來的；第三，現在牠們所住的森林，就是從前人類專門爲牠們建造的。牠們從古時候到現在，絕沒有離開過這個花園，但是牠們知道在森林外面有一樣東西，叫做堡壘（即爐灶）。牠們也知道這種堡壘是燒煮食物用的，燒煮以後，那食物就變成黑色，然後安放在一隻銀盆子裏。以後發生些什麼事情，牠們從來沒有聽見過，而且也實在猜不出食物燒好以後，放在銀盆子裏有什麼感覺的。確，這是一種有趣的，而特別優美的事。

牠們對金龜蟲、蝦蟆和蚯蚓問過這個問題，可是這些東西從沒嗜過煮燒或放在銀盆子裏的滋味，所以牠們都不能夠給牠們一些報告。

白蝸牛是世界上主要的動物，這一點牠們都知道的。森林爲了牠們生長起來，堡壘也是爲了牠建造起來；

牠們兩個過着安靜和快樂的生活，但是沒有子女，就螟蛉了一個普遍蝸牛，預備把牠養大，當作自己的兒子。但是那個小蝸牛因爲出身平常，不容易長大。雖然牠的奶娘一再的誇大地說，小蝸牛近來長得很大，其實並不如此。

有一天，雨下得很大。「聽！」父蝸牛說道；「牛蒡葉上有擊鼓的聲音——咚咚，咚咚！」

「那是雨滴聲，」母蝸牛回答說；「從樹幹上滴下來的。我們就要覺得這裏很潮濕了。我很喜歡這種好房屋，我想我們小孩子也一定喜歡的。天公對於我們，比別的動物特別好。人家也都以爲我們是高尙的人家。我們的家庭自從我們生出來以後，還沒變換過；那牛蒡林也大約爲我們種起來的。我現在很想知道這個森林究竟有多遠，我很想出去看看。」

「出去拋不到什麼好事的，還是住在這裏吧。」蝸牛父說。「此外，我都不想。」

「我不像你這樣想，我很希望到堡壘去看看，嚐嚐煮燒和放在銀盆子裏的滋味。我們的祖先都是這樣結果牠們的生命，我想這一定不是一件尋常的事。」

「那個堡壘也許已經毀滅了，不然，至少上面長了許多牛蒡。這些事情不必急急去做。你老是這樣的性急，使小孩子學得你一樣的脾氣。牠爬了三天樹幹才到那裏。唉，這真是使我眼睛望花了。」

『但是你不要罵牠，』母蝸牛說道。『牠爬得很小心。我們將來沒有什麼東西可以依靠，只有牠是我們老年時代的娛樂品。你有沒有想到爲牠娶妻呢？你想不到在遠遠的樹林裏，也許有我們的同類嗎？』

『我敢說那裏也許祇有黑蝸牛，』父蝸牛說。『黑蝸牛是沒有房屋——殼——的；牠們雖然自以爲很漂亮，其實是很醜的。我想最好還是請黑螞蟻幫忙，牠們常常東奔西走，事情很忙的。牠們來了，我們兒子的親事一定很容易解決。』

『我知道世間最美麗的女子，』一個螞蟻說；『但是我恐怕這件事情不容易辦，因爲她是一個女王。』

『她有房屋嗎？』兩個老蝸牛問。

『她有宮殿，』螞蟻回答說；『這真是一所最壯嚴華美的蟻宮，上面有七百個樓廂。』

『謝謝你！』母蝸牛說道。『我們的兒子不肯去住在蟻丘裏的。如果你不知道別的好一些的女子，我們要去請教白牛蠅了，他不論下雨晴天都能飛出去，而且知道全牛蒡林的進口和出口。』

『我們已經替你們找到一個好媳婦了，』牛蠅說。『她坐在離這裏一百步的一棵酸果樹上。她是有家的小蝸牛，年紀已到出嫁時期，尙還沒有訂婚。』

『那末領她來見見我們的兒子，』老夫妻說。『我們的兒子有一座牛蒡林，她只有一棵灌木。』

她們一同去領那蝸牛小姐了。走了八天，才達到目的地。看了，覺得她的確是門當戶對。

於是她們舉行結婚禮了。六個螢火蟲盡力發光，使禮堂光明，但是從各方面看來，這次結婚是很冷靜的。結婚時母蝸牛說了一小段很令人感動的話，父蝸牛亦很得意地演說了一番。

從此以後，老蝸牛把所有的牛蒡林賜給那對小蝸牛，說了幾句一再說過的老話：『這是世界上最好

的遺產；如果將來能夠實事求是的操作，或是子孫漸漸的繁殖，你們兩個人和你們的孩子們一定都可以到堡壘那裏去，身體煮燒到黑，而且安置在銀盆子裏當作鷄絲和肉絲吃。」

吩咐以後，老夫妻爬進他們的房屋，永遠不再出來，睡熟在那裏了。那對小夫妻從此以後經營那全部森林，造成了一個很大的家庭。但是後來沒有人來烹煮牠們，更沒有人來吃牠們。他們都想一定是堡壘毀滅了，人類死完了；因為沒有人去馭牠們，牠們的確以為牠們想的很對。

雨繼續地落在牛蒡葉上，發出咚咚的鼓聲；太陽照在森林裏，顯出亮光，來給牠們特別的利益。牠們的確極快樂，牠們的全族都極快樂。

十八 雪后

一 鏡子跌成了碎片

聽好！我們現在要開始講故事了。你們靜心聽着，等我講完了這個故事以後，你們自然更加明白的。從前有一個最兇惡的魔術家，有一天他忽然很得意的發明了一種奇異的鏡子——無論什麼美麗的東西，放在這面鏡子面前，都會變成模糊不清的怪物，看起來沒有一些用處，或者比原來壞上十幾倍。

把那最美麗的風景，照在這鏡子前面，也馬上會變成像那燒熟的菠菜一樣，那些最漂亮人們，立到它面前，也會照得可怕。到他們的朋友永遠認不出他們來，並且如果你的面孔上，生了一粒小痣，它會照得滿面都是痣；如果你有一個虔敬的思想，在鏡子裏面，就會顯出一個冷笑來！

那個妖怪就把這種事情當爲一件極快樂的事，常常喜歡來玩玩，他這一套聰明的發明，在他開設的一個妖魔學校裏，那學生們都互相傳說遇見了這面妖鏡。他們可以看出這個世界和人類，到底是什麼樣的。

他們帶了這面鏡子，跑來跑去，把天下各國的人民都照遍了。他們現在一定要拿了牠飛到那天上去，嘲弄那些天使們。但是他們飛得越高，這面鏡子就冷笑得越加可怕，不由得不得失手，從半空中落到地上，碎成千萬塊小塊了。

從此以後，牠比以前還要來得作惡害人，因爲有些碎片，雖然只有沙粒大小，已經立刻飛散到世界各處，吹到了人們的眼睛裏去，就從此留在裏面，不再出來，於是眼前看見的東西，都變得模糊不清，莫明其妙；每一塊碎鏡，實在都藏着全面鏡子的魔力。有些不幸的人竟被那些碎鏡鑽入他們的心窩裏——那是可怕極了！心窩變得又冷又硬，像冰塊一樣。有些碎鏡很大，可以拿來裝在窗上，但是人們不可從這些窗的玻璃中觀望他們的朋友。其餘的碎鏡，都做了眼鏡。如果人們戴了這樣的眼鏡，也就很糟糕了。

那個最兇惡的魔術家對於這些惡作劇，快樂得不得了。還有許多這種碎片，仍舊在天空中飛來飛去。下面我們還可以聽到關於牠們的許多故事。

一一 一個小男孩和一個小女孩

在一個很大的鎮上，蓋滿了房屋，住滿了居民，家家人家都沒有的一方空地，可以闢做花園。大家只得把他們的花木種在小巧的花盆裏。在這個鎮上，住着兩個孩子，他們想法子做了一隻比花盆大一些的東西，

來做一個花園。

他們並不是同胞兄妹，但是他們要好得和親兄妹一樣。他們的父母，拙巧又住在貼鄰。兩家的屋頂，緊緊的接連着——當中只隔着一條水槽——兩家的頂層都有一扇窗。小孩時常從自家的窗口，跨過那條水槽，走到鄰家去玩耍。

兩個孩子的父母都有一隻大木箱，裏面種着各種蔬菜之類。他們都把花箱放在那水槽上，放得近到快要碰到了。兩只花箱裏都長着美麗的玫瑰花，豌豆花的藤，蔓延在箱沿上，和玫瑰花枝，交叉着，像一座花牌坊一樣。花箱放得高處，兩個孩子都知道不可以爬到上面去攀折花朵。但是他們都被准許拿着小凳，坐玫瑰花下面玩，所以他們在那裏快樂樂玩了許多時候。

但是冬天到了，這種樂事就沒有了。這時候兩家的窗上都積滿了濃霜。孩子們都住在家中，常常無聊地把幾個銅子放在爐邊，烘了一會，馬上緊緊的貼在那些積滿了霜的玻璃上面。面上立刻現出一個小圓孔。從這些小孔中大家都用了亮晶晶的小眼睛，窺探着。

那個小男孩叫開易，那個小女孩叫權達。在夏天的時候，他們跳出窗口，就可以互相往來。但是一到冬天，他們要往來必須走下一個扶梯，再爬上一個扶梯。有時候，風呼呼的吼着，房屋外邊都落滿了雪。

「那些正在飛行的都是白蜜蜂。」老祖母說。

「他們有一個蜂后的嗎？」小孩子問，因為他知蜜蜂中有蜂后的。

「他們是有的。」祖母回答說，「那蜂后老是向蜂羣最多的那裏飛去，她是蜂中最大的一個。她不願意永久停在地上，常常飛到天空中去。在幾個冬天的晚上，她曾經獨自飛到街上，後來又停在窗外，往裏面

偷看一會兒。這時候玻璃上面的汽水，都已經凝結成薄冰，顯出花朵的樣子來。」

「是呀！我們現在親眼看見了。」兩個小孩子一齊說。——他們都知道這是真的。

「那個雪后也能够到這裏來嗎？」那個小女孩問。

「如果她到這裏來！」那個小男孩說，「我要把她放在火爐上，於是她融化了。」

老祖母撫着他的頭髮，再講了許多故事給他聽。

正在這一天晚上，小開易在家中，脫了衣服上牀的時候，無意中跑到鄰近窗口的一把椅子上，從那些小孔中，伸首偷看一下。只見外邊正在下雪，內中有一片最大的雪花，却正好落在花箱沿上。

這朵雪花漸漸地長大起來，變成了一個女子，全身披了像千萬朵星形的雪花製成的潔白的細紗。她的容貌好看極了，可惜她只是冰塊——耀眼的冰塊；她的兩只眼睛光，像兩顆明亮的星，不停地閃爍着。

她向着窗口點着頭，用手招呼他。那個小孩子嚇得馬上從椅子上跳下來，於是他還幻想他看見一隻大鳥，從窗外飛過。

第二天天氣很好，冰也結得很結實，但是不久以後就春天來了。日光漸漸地溫暖起來，草木又重新發芽，燕子又重新築起窠來，人們又重新開了窗戶。兩家的孩兒們又重新一起的在他們的屋頂上遊玩了。

那年夏季，玫瑰花開得很茂盛。那個小女孩又學會了一隻關於玫瑰花的歌，這個使她想起自己家中的玫瑰花。她先唱給那男孩聽，然後他和她合唱：

我們的玫瑰花，開着又謝了，

我們的聖嬰，也去了；

我們可以有福氣見他的臉，和永遠做一個小孩子！

兩個孩子手挽着手，吻那玫瑰花，看着那青天，又老是說着那玫瑰花。夏天是多少可愛啊！坐在那些努力開放，沒有一些倦容的玫瑰花下，是多少愉快啊！有一天，開易和權達正在欣賞一本動植物的畫本。這時候那教堂裏的大鐘正敲五點，開易忽然叫道：「啊呀！天呀！不知有些什麼東西射到我的心，又吹進了我的眼睛了！」

那小女孩急忙回過頭來看他。他用力把眼一霎，並沒有看見什麼。

「我相信牠已經落出來了，」他說。但是牠並沒有落出來。那就是從鏡子上落下來的一粒碎片。牠就是那面可怕的鏡子上的一粒，能够把好看的东西照成微小，可憎而把那些本來惡劣的东西，照得格外高大，和難看到萬分。可憐開易也有一粒微小的碎鏡，已經鑽進他的心窩，牠就將變成一塊寒冷的冰塊。他不再覺得什麼了，但是這一小块碎鏡仍舊留在他心窩裏。「你為什麼哭呢？」他問。「你哭的時候真難看啊！我一些沒有感覺什麼。」他忽然又驚喊起來：「那朵玫瑰花上，有一條蟲！這朵花彎得太不成樣子了！啊呀！這些玫瑰花難看極了，牠們也就在這隻難看的木箱生長着。」於是他就一脚踢破了那隻木箱，折斷了玫瑰花。

「啊呀！開易，你做什麼？」小女孩叫起來。但是開易見着她這種驚奇的神氣，又折斷了一朵玫瑰花，就離開他從愛好的權達，自己的窗口走進去。

後來她再把自己的畫冊拿出來，和開易共同欣賞的時候，他就說這是嬰孩的玩物。他的老祖母講故事的時候，他總是插嘴說：「但是，」並且只想找機會，在老祖母的椅子背後，偷偷戴着她的老花眼鏡，學老

祖母的說話。他終是喜歡這樣胡鬧，人家看了發笑。

有時他走到街上去，學各個行路人的樣子，學得極像。鄰人都贊他說：「這個孩子的頭腦真聰敏啊！」但是並不，他的性情，都爲受了他心窩裏和在他眼睛裏的那片碎鏡的搬弄，使他一天到晚作弄很愛他的朋友權達。

開易近來對於遊戲的興趣也有了改變，變得和一個成年的男子差不多，有一個冬天的下午，正在下大雪的時候，他帶着一面放大鏡，把自己的藍外衣的衣角，拉出來，讓雪花落在這上面。「請你用這面鏡子看一看權達呀！」他說。每片雪花，現在已經放大得像一朵美麗的花，或一個多角的星了；牠們真可愛極了。「你看牠們是少有趣呀！」開易說，「牠們比真的花美麗得多呢——牠們沒有一些缺點，如果牠們不會溶化，真是十全十美的了。」

一回兒，他忽然手上戴了一付厚手套，背上背了一部雪車。從自己家裏出來，向着權達高叫道：「我已得到父母允許，要和別的兒童一樣到那片廣場上去趁雪車去。」於是他一個人去了。

在那片廣場上，那些最膽大的兒童常常把自己的小雪車，拖在農人的車子後，來來往往，非常快樂。正在這時候，一部特別大的雪車，忽然從遠處飛來。但見那車身油漆雪白，趁車的人穿着一身白皮大衣，頭上也戴了一頂白皮帽。這部特別大的雪車，先在場上兜了兩個圈子。開易看得很得意，自己也想來一圈。他就把自己的一部小雪車，掛在那部大雪車後面。於是他們一起趁着，一霎時已經穿過那第二條大街。在前面那個趕車的人，回頭看着開易，好像老朋友一樣點頭笑笑。開易每次想把自己的雪車解下來的時候，那個趕車的人終是不住的對他點頭招呼，所以他也就不動手了。一回兒他們兩個人已經趁了雪車，穿過市鎮。

的大門。

那時候雪下得更大了，開易連自己的手指也分辨不出來了，但是他們還是繼續前進。他幾次想把繩子的結解開，離開那部大雪車，但是他休想解得開，他自己的雪車緊緊的跟在大車後面，像風一樣快的一起朝前衝去，於是他只得喊救命了，但沒有一人能夠聽得出他的呼聲——雪下着，雪車朝前行着。那部雪車似乎已經過了不少的籬笆和濠溝，不時的震動着。開易在這時候，更加嚇了，他想禱告上帝，但是他急得腦中只記得了一個乘法表。

那些雪花逐漸變大，後來變得和竹雞一樣大小。忽然他們向一邊躍起，那部大雪車就停下來，趕車的人站起身子，他看見那個人的外衣和帽子都被雪花遮着。原來那是一個很苗條的婦女，周身發出白光——她就是雪后。

「我們一路上趕得很快，」她說，「但是這裏冷得很，快要凍死你了。躲到我的熊皮外衣裏吧！」她把開易抱到自己的車中，用皮外衣圍着他。他反而覺得冷得像跌在雪堆裏一樣。

「你還覺得冷嗎？」雪后問，同時吻了他的前額一下。啊呀！她的嘴唇更加寒冷了，一股冷氣一直鑽到他的心窩裏，雖然他的心窩早已一大半結成冰了。他自己想死期快到了，但是這只是一時的感覺，不久就覺得很舒適，不再怕冷了。

「我的雪車呢？不要把牠遺失了！」這時候他方才想起牠其實牠早已縛在從他們後面趕來的一隻雪雞身上了。雪后又吻了開易一下，於是他把家鄉的一切事情都忘記了。權達祖老母父母及其他一切事情，他都不再想到了。

「現在我一定不再吻你了。」雪后說，「否則你會被我吻得冷死的！」

開易目不轉睛的看她，她真是一個白雪最美麗的女子了！她在窗外對開易招手，這時候，她已經不像是冰雪造成的了。開易看來，她真美麗得一些也不可怕，他告訴她，自己能做心算，到分數為止，又能背誦國中的面積有多少方哩，居民總數有多少人。雪后聽了，不說什麼，只是對他笑了一笑，笑得他覺得自己說話太幼稚了。雪后帶着他趁了一朵黑雲，慢慢地朝上飛去。他只好擡起頭來，望望那無邊無際的天空。在烈風大雪中飛行，嗚嗚的風聲，在他們聽來，好像唱熟的老調。

他們飛過了不少的樹林和大湖，洋海和島嶼。在他們的下面，只聽得冷風的怒號，狼羣的咆哮，和烏鴉的悲鳴。但是在那半空中，仍舊有月亮發出她的光輝。開易在這冬季的長夜裏，欣賞這些宇宙中的奇觀。但是他一到日裏，反而在那雪后的身旁睡熟了。

三 施過魔法的花園

自從開易失蹤了老不回來以後，小權達是多寂寞呀！他到什麼地方去了？沒有一個人知道。別的孩子們都說，曾經看見他把自己的一部小雪車，掛在那部大雪車的後面，一同行過街道，穿出了鎮門。

沒有一人知道他究竟到那裏去。許多親友都爲了他流過眼淚，小權達哭得更加厲害，因爲孩子們都說他已死了——他一定已經失足，掉在那近鎮的河裏了呀！這冬季真是長得無趣極了！最後春天來了，那溫暖的日光也跟着來了。

「唉！開易一定已經死了，」小權達說。

「那個我不相信，」日光回答說。

「他已經死了，不再來了，」她對燕子說。

「那個我們不相信，」燕子回答說。後來，弄得小權達自己也有些懷疑起來。

有一個早晨，她自己對自己說：「我要穿上開易從沒有看見我穿過的簇新紅鞋子，跑到河邊去，問問那河伯，聽他怎麼回答我！」

在天才亮的時候，她先吻了她的熟睡的老祖母一下，急忙穿上紅鞋子，偷偷地獨自一個人走出大門，走到河邊去。

「你真把我的小朋友吞了嗎？如果你肯把他送還我，我情願送一雙紅鞋子給你。」

河中的小波朝她點頭，好像表示肯的意思。所以她馬上脫下她寶貴的紅鞋子，向着河中擲去。但是鞋子，就落在岸旁，被小波沖回岸來。這好像表示，河伯沒有吞了她的小開易，所以不接受她的禮物。

她心中想把紅鞋子擲得太近了，所以就跳上靠近蘆葦裏的一隻小船，慢慢的跑到船的那端，把自己的一雙紅鞋子重新擲到河心。不料這隻小船並沒有纜牢，被她這樣盪動了，小船就馬上漂了出去。她看到這樣，就想走回船的這端，跳上岸來。可是那隻小船已經離開河岸很遠，順着流水漂出去了。

這時候，小權達驚惶得開始哭出來了。但是在這荒野的地方，有什麼人來救她呢？只有那些小麻雀，雖然並沒有能力幫助她，但是在她旁邊飛着，多少對她表示一些同情，向她叫道：「我們也在這裏，我們也在這裏……」那隻小船只是順流漂下去。小權達穿着長襪，一聲不響的獨自坐在船裏。她的那雙小紅鞋子，也在船後面漂流着，只是已經漸漸趕不上這隻小船了。

河的兩岸，長滿了美麗的草花和蒼翠的喬木。岸上只有幾隻牛羊點綴着，也沒有往來的行人。『河伯要帶我去見小開易吧！』權達想，這樣想了，使她心理又高興起來。於是她坐起來，儘量欣賞兩岸的美麗風景。

那隻小船載了小權達，又吹到了廣大的櫻桃園。附近園裏有一所小屋，屋的四邊裝了些奇怪的紅綠玻璃，屋頂上蓋着茅草。兩個木頭的衛兵站在園門外。小權達吹來的時候，牠們都舉着槍歡迎她。她就當牠們有知覺似的和牠們打招呼，但是牠們自然只是呆呆地站着，不會作聲的。這時候，因為河流正好把小船推近岸來，她已經離開牠們站的地方極近了。於是她又向牠們高聲叫喊，叫得從園內走出一個老婦人來。她右手執著一條彎柄的拐杖，頭上戴着一頂繪着不少的花朵的帽子。

老婦人問她說：『你這個可憐的小孩，難道你獨自一人漂流到這裏來的嗎？』說着她就走到河裏，用她的彎柄的拐杖鉤住小船，慢慢地把牠拖近岸來，把小權達救了上來。

權達現在又到了陸地上，自然高興得很。但是她看着這個奇怪的老婦人，却又有些害怕起來。

『來吧！老實說，你到底是什麼人？從什麼地方來的？』老婦人盤問她說。

權達就把自己的經過一一告訴了她，又問老婦人曾經看見過開易沒有？老婦人說不曾看見過他，但是也在等待他。她又安慰權達叫她不要害怕，只管在這裏嘗嘗那些櫻桃，看看那些奇花異草，這些都是世界上少有的花樹。內中每一種花樹，都有一個故事可聽。老婦人把大門鎖了，拉着她的小手，一同走進了那所小屋。

那些紅綠玻璃的窗門，都裝在小屋的高處，把室內照得好看極了。桌子上放着許多櫻桃。老婦人叫她

任意喫一些。她正在喫櫻桃的時候，老婦人用一個金製的梳子，給她梳頭髮，使牠捲成波紋一樣，亮晶晶的披在她的玫瑰般的小臉的旁邊。

「我早已想找一個像你這樣的女孩了！」老婦人說，「慢慢的你會知道我們可以過快活日子！」當老婦的金梳一梳着權達的頭髮，她就連開易等一切都忘記了。這個老婦人本來是一個女巫，但是她的心地是很善良的。她平常只是好玩的用幻術來和人家開玩笑，這次對於權達也是一樣的，她只想留她一起同住幾天。老婦人恐怕小權達看見了園裏會想起開易來，私自逃走，所以她先獨自一個人走到那個花園裏去，用了她的彎柄拐杖，對着那些玫瑰花揮了幾下，把那些花朵揮得都陷到泥土中去，一些也不留什麼痕跡。這樣做了，她方才帶權達到花園裏來玩。喔！這個花園裏充滿了各色各樣美麗的花卉，那一本畫冊都比不上牠這樣鮮豔了。權達高興得在園裏玩到太陽都落下去了，才肯休息。晚上她睡在一張小牀上，那牀上被褥都是繡着玫瑰花朵的綢緞做的；是用紫羅蘭當棉花翻在裏面的。她的頭一放着枕頭，就立刻睡熟，做着各色各樣稱心如意的好夢。

第二天早晨，她又到花園裏去，和那些花遊玩。這樣的快樂樂地過了好幾天。現在她認識了每種花草，但是她覺得在這許多花草中間，還缺着一種花，可是牠的名字，她就記不起了。

一日，權達靜靜地坐在屋裏中，抬頭看見那個老婦人繪着許多美麗的花朵的帽子，上面最使人注目的是一朵玫瑰花。前日老婦人在變去那園裏的玫瑰的時候，一時粗心，竟一些沒有想到自己的草帽上的那朵玫瑰花。

權達馬上想到了那玫瑰花：「什麼！難道在這個花園裏，一朵玫瑰花都找不到嗎？」她立刻跑到那些花

叢中，去找找一兩朵玫瑰花出來，但是她找不到，她氣得流眼淚了，正好她的眼淚落在那種玫瑰花的地方。泥土受了眼淚的灌溉，那些埋伏在地下的玫瑰花樹，又馬上生長起來，和當初一樣的滿樹開着花朵。小權達雙手抱住玫瑰花，和牠們連連接吻。不多一刻，她就聯想到她故鄉的可愛的玫瑰花，聯想到小開易的影子。女孩想：「啊呀！我在這裏住得很長久了，我該早些去找開易呀！」於是她問玫瑰花：「你們知道他現在在什麼地方？他已經死了嗎？」

「他並沒有死，」玫瑰花回答說。「一切死去的人們都在地下，我們方才從地下回來，並沒有看見過小開易。」

「唔，謝謝各位的好意。」小權達謝牠們說。於是她又走到別的花朵旁邊，問道：「你們也知道開易在什麼地方呢？」

每朵花都直立在太陽光下，做牠自己的好夢。小權達只是聽見了不少夢中的故事，而一些得不到開易的消息。

那些印度百合花給她講了下面一段牠們自己的故事。

「你聽見鼓聲咚咚地響着嗎？這些只是一種單調的樂聲。還有一個印度婦女的痛哭聲和和尚們的呼聲。一個穿著紅色長袍的女人，站在柴堆的當中。同時在她和她已死的丈夫的四周，猛烈的火焰環繞着。但是那個女人只是想念着她的丈夫的生前，他的眼中有着比焚燒遺尸的火焰還要強烈的火焰。難道心的火焰和這火焰一起消滅麼？」

「你講的故事我一些也聽不懂！」小權達回答說。

「那就是我要講給你聽的故事了！」印度百合花說。
牽牛花們也把牠們的故事講了出來。

「在一條狹隘的山路上，造着一座古代的炮臺。炮臺上密密地長滿了許多藤，幾乎把那紅色的牆垣遮沒了。同時又蔓延在一座站立着一個美女的陽臺上。她依靠在欄杆上，正向着那條山路目不轉睛的看。她的容貌比玫瑰花更加美麗，她的態度比蘋果花更加輕妙。當她彎了身體，說「難道他不來了嗎？」的時候，她的綢衫輕輕地飄動着。」

「你是不是說開易？」權達問牠。「我只是說我自己的故事，我方才做的夢。」牽牛花回答說。
現在那些白花也說牠們自己的故事給她講了。

「一方木板在兩棵大樹中間縛着，這就是一座鞦韆架。在那鞦韆架的上面，兩個美麗的女孩，並肩坐着，她們的肩上都披了雪白的外衣，帽上都飄着幾條綠色的緞帶。她們有一個比她們大的弟弟，站在她們的後面，兩隻手臂圍着繩索，左手執着一隻小碗，右手握了一個泥管。他正在吹肥皂泡。在鞦韆盪動的時候，那些泡沫都漸漸地上昇，顯出各種的顏色。最後一個泡還沒有脫離那泥管，被風微微吹着，隨那移動的鞦韆往來不息。一隻小黑狗很輕快的遠遠地跑過來，用兩隻後腳站立起來，一心盼望那些小主人們把牠帶到鞦韆上面。只是鞦韆仍然不停的搖擺，小黑狗馬上蹲下來，憤怒地狺狺的吠着，小孩子們看了大笑，那肥皂泡就破了。這豈不是一幅極好看的打鞦韆嗎？這就是我要講的故事。」

「你說的故事很有趣，可惜你一些不曾提到小開易的情形呀！」
現在那些玉簪花把牠們的故事講給她聽了。

「她們是姊妹三個，都生得很爲美麗。大姊姊穿了一件深紅色的長衣，二姊姊穿一件藍色的，小妹妹穿一件白色的。她們姊妹三人，手挽着手，在那河邊的月亮下面跳舞。她們並非那些森林裏的仙女們，她們也是人類。濃烈的香味薰染了她們，把她們就在那森林裏薰死了。三口棺材從林中向湖邊推出，這裏面躺着三個女郎。火把在她們的四週照着。這些跳舞的女郎倒底是睡覺呢，還是已經死了？花的香氣告訴我們說：『她們已經死了！』傍晚的鐘聲正爲她們敲着喪鐘。」

小權達說：『你們講得使我很難過。你們強烈的香氣使我想到了那些死去的女郎。啊呀！難道小開易真死了嗎？但是玫瑰花曾經到過地下，牠們說他不曾死。』

「叮噹，叮噹……」玉簪花鐘兀自擊撞着。『我們並不爲那小開易撞喪鐘，我們不認識他。我們只是唱着我們自己知道的歌調罷了！』

權達又走到那些在深色的葉子中間放出光彩的毛茛花那裏去。

「你原是一個明亮的小太陽。」權達說，『請你告訴我，到什麼地方去找尋我的小朋友開易？』毛茛花看了她一眼。牠們會唱些什麼呢？牠們決不會唱到開易的事的。

「在那新春的第一日，光明的太陽，照在一個小小的庭院裏，斜射在鄰近的白色牆壁下。一朵黃色的香花，正在壁下開放着，在太陽光下映得和黃金一般。忽然有一個老婦人，搬了一隻沙發走到太陽光裏來。她的孫女，是一個貧窮而美麗的婢女，現在來望望她的老祖母，和她接吻。這一吻中間藏着黃金，純粹的黃金——『黃金色的花，黃金色的新鮮的，光明的晨光！』

『這就是我要講的小故事。』毛茛花說。

「啊呀！我的可憐的老祖母！」權達嘆口氣說，「她正在想念我，像她從前擔憂開易一樣，擔憂我。但是我一定要尋到他，帶着他和我一同回家。問那些花朵，是沒有用的。牠們只能講自己的故事，別的信息是沒有的。」

她拉起了她的衣衫，想跑得快一些。但是那些生在路旁的水仙花，在她跑過的時候就在她的腳上拍了一下，拍得她又立定了，對那些水仙花說：「難道你們能夠告訴我什麼消息嗎？」

她低着身體湊到水仙花旁邊，聽牠們說些什麼？

「我能理會你的好意呀！我的香氣多濃烈！」一朵水仙花這樣說。在一個樓窗裏，站在一個半裸體的舞女。開頭她用她右腳站着，後來又換了左腳，好像要把全地球都踏遍一樣。她從一把茶壺裏倒一些水，在她的衣服上。她說：「清潔是第一件美事情。」她的掛在衣架上的白衣服，曾被她放在茶壺裏洗過，在屋頂上曬乾。那舞女又把她的一件白衣穿上，用了一條粉紅色的緞帶圍在自己的頸中，你看她多麼神氣呀！」

權達回答說：「那些事情與我毫無關係，不要再對我說了！」

她一口氣跑到花園的後面，後門緊緊地關着。她用力拔開了那已經銹的門門，推開後門，就赤着腳逃出去，獨自一人在田野裏狂奔。她回頭望了三次，幸而沒有一個人來追她。最後她已跑得精疲力盡，只得揀了一方大石，坐在上面。她向着四週望望，只見滿目秋景，知道夏季已經過去，秋天來了。她自己想，老住在那女巫的花園裏，一天到晚溫和的陽光下玩着，嗅着四季的花香，那自然不會知道外面的情形了。

「啊呀！我已經白費了不少的時間。現在已經到了秋天，我不該再在這裏休息了。」她說着，就站起身子往前走。

啊呀！她的一雙小腳，現在已經走得很是酸痛。在她四周圍的東西看起來都很寂寞。路旁的楊柳垂下牠們黃萎的細葉。大霧像細雨一般，正從柳梢上慢慢的吹下來，樹上的葉子都像舞蝶一般的飄下來。只有烏荊子仍舊生着她的菓實。但是味道却酸澀得很難吃。在這一片田野裏，充滿了灰色和悲哀。

四 王子與女王

權達奔得吃力到又想休息了。一隻烏鴉正跳在她面前的雪堆上。那隻烏雅在那裏停了一回搖他的尾巴，對小權達說：「啞，啞，你好嗎？」並且再走過來問她獨自一人在這荒野裏要往什麼地方去。

權達對於「獨自」兩字聽得很清楚——她覺得這兩個字意思多悲傷呀。她把她自己的歷史和運氣告訴了他，接着問牠可曾看見過開易沒有。

烏鴉不能十分確定點點頭說：「我也許見過的——也許的。」

「你真碰到過他嗎？」權達一面問，一面不停地吻牠。

「安靜些！安靜些！」烏鴉說：「我想那個人或者就是開易，但是他也許爲了那公主的緣故，現在把你忘記了。」

「他和公主同住嗎？」權達問。

「是的，你聽我慢慢的說吧！你要知道我們烏鴉講人的說話，是極不容易的。如果你能懂得鴉語，我可以講得更加詳細了。」烏鴉回答說。

「不！我從來沒有學過鴉語。」小權達回答牠說：「但是我的老祖母倒懂得，並且時常應用。呀！我恨不

得當日學了鴉語！」

「不要緊的！」烏鴉回答說，「我會想盡方法，把一切事情告訴你的！」於是牠把牠知道的事，告訴她講。

「在我們國內，有一個極聰明的王女。她曾經讀過世界上一切的報章，後來又把牠們全部忘記了，這就是她的聰明的地方。在沒有多久以前，有一天她坐在王座上，——這個座位據說並不如一個人所想像的那麼容易坐的——於是她就開始唱一隻歌，唱道：「爲什麼我不結婚呢？」這隻歌是有意義的！」她說：她從此決定要嫁人，但是同時她宣布她要自己挑選一個能夠回答任何問題的人，他一定要除了長得神氣漂亮以外，有真才實學的。她就召集了宮女們，把她的意思，明白地對她們說了，那些宮女們聽了自然都很快樂。一個宮女就叫道：

「我也是這樣想！」另外的宮女都說，我們平常都想到這層意思。「相信我！」烏鴉接下去說：「我的話句句是真的，因爲我有一個未婚妻，時常在那座宮庭裏進出。她曾經把這件事告訴我的。」

當然牠的未婚妻，也是一隻烏鴉，因爲凡是同種的鳥類都是在一起的。

「全國報紙都專設一欄，登載王女的芳名。下面載明無論那一個美貌的青年，都得到宮裏去和王女談話。如果那個青年能夠一點不慌張，在她面前，隨問隨答，他就有當選，做王女的丈夫。」

「真的，」烏鴉繼續說，「你可以相信我的話，和我現在坐在這裏一樣的可信。人們都擁到王宮裏去，宮裏擠滿應徵的人。但是第一，第二天，都沒有一人當選。那些人在街上，都很會講話，但是一到宮裏，看見兩旁站着許多穿銀色軍服的衛士，再走進宮庭，看見扶梯的兩旁站着無數披着繡金的衣服的御僕，他們就

都失去了勇氣。最後到了那萬盞燈火的殿上，站在王女座前的時候，他們都緊張得說不出話來，只是反複說着她最後的一句話，在這樣情形之下，那些人當然個個都落選了。

「那些人似乎都喫過迷藥，神志麻木了；可是他們只到一出宮門，就馬上神清氣爽，又能有問必答了。從城門口起，一直到王宮外，都排着這種求婚的人。」

「我自己也親眼看見他們。」烏鴉又說。「那時候在宮裏沒有點心喫，也沒有水喝，他們個個都是又餓又渴。有些聰明的人，私下帶了幾片夾肉麵包，但是都不肯分給別人喫的。他們想，如果別人都餓得面黃飢瘦，落選了那末，自己當選的希望就愈多了。」

「但是開易，那個小開易，他在什麼時候來的？」權達問，「他也在他們中間麼？」

「我們現在正要講到小開易了！在第三天，有一個年青人快快樂樂向王宮走來。他沒有騎馬，也沒有坐車子。他的眼睛和你一樣很有光芒。他有長的美麗的頭髮，但是他的衣服太破了。」

「他就是開易！」權達高叫道，「喔，現在我可找到他了！」她喜歡地拍着她的手。

「他背上還背着一隻背袋，」烏鴉又說。

「不是，那一定是他在他離開本鄉的時候坐的那部小雪車，親自坐着的！」權達說道。

「或者是的，」烏鴉回答說，「我並沒有看清楚，不過這是從我的未婚妻那裏知道的，據說當日他走到宮裏，看見了兩旁站着無數穿着銀色軍服的衛兵，和許多披着繡金衣服的宮女們，一些也不怕羞。他卻對兩旁的人們點頭，對他們說，「你們站在扶梯上，未免太喫力了。我是到裏面去的。」王宮中燈燭輝煌，宮裏大臣們正來來往往的忙着搬運金製的寶器。這種情形很足使人覺得可怕了！他的皮鞋也發出很大的

響聲，但是他一些也不慌。」

「那一定是開易！」權達插嘴說，「我知道他新買了一雙皮鞋，我曾經聽得他在老祖母的房裏，咯咯地走着。」

烏雅繼續說道：「是呀！他腳上穿了皮鞋，走得很響。但是他仍舊不慌不忙的走到王女那裏去。當時王女坐在一粒和紡織的車輪一般大的明珠上面，他立在這些王公貴人御僕和宮女中間，真是一個可憐的鄉下孩子！宮中的僕人，都很驕傲，自然都不去理他了！」

權達說：「那一定很可怕了！開易真爲王女看中了嗎？」

「如果我自己不是一隻烏鴉，雖然我早已和我的未婚妻訂過婚了，我也要去求婚的。人家都贊他說話流利，和我說鴉語一樣流利；這是我的未婚妻說的。他生得很漂亮，很活潑。」我並不是來向你求婚的，」他說，「我只是來聽女王的妙論的。」他們一見了面，他很喜歡她，她也很喜歡他了。」

「是的，他一定是開易了！」權達說：「他很聰明，心算能够算到分數爲止。喔，現在你帶我到那宮裏去好嗎？」

「喔！說起來很容易。」烏鴉回答說，「但是怎樣做法呢？我來把這件事告訴我的未婚妻；她會告訴我們怎麼辦的，但是像你這樣一個小女孩，怎樣能够進宮呢？」

「是的，我一定要辦到。開易聽我到了宮裏，他馬上會出來招呼我的。」權達回答說。

「你且在這階石上等一等。」烏鴉說着，就搖動牠自己的尾巴，馬上飛去了。

到太陽快要落下去的時候，烏鴉飛回來了。對權達說：「她叫我望望你，並且帶一小塊麵包給你，這最

她方才從廚房裏取來的。我想你也該餓了！那些耀武揚威的衛兵和宮女們，一定不准你赤了腳進宮的，但是你不要哭，等我們再慢慢想辦法。宮庭的後門，和後門上的鑰匙在什麼地方，我的未婚妻都知道的。聽說從那扇後門進去可以直達王女的寢宮。」

他們走進一個花園，再走過一條很闊的蔭路，路上鋪滿了柔軟的樹葉。宮裏放射出來的燈光，漸漸地看見了。那隻烏鴉終於把她領到宮庭的後門，正好那扇後門正半開着。

權達好像正在做一件壞事一樣，心中充滿了憂懼和希望！在她只想去看看那個人到底是不是開易。唔，我想他一定開易。她腦中馬上來了一個眉清目秀而披着長髮的少年。她又想到以前自己和他並肩坐在玫瑰花下時的他的笑容。她自己想，開易看見了她，知道她遠道尋來，他又聽到了他失蹤以後他的家人的悲哀的情形，一定要悲喜交集了。

他們兩個現在已經走到扶梯旁邊。那裏在木架上點着一盞小燈。烏鴉的未婚妻，就站在扶梯旁邊。她彎着頭望着權達，權達就依照她從前老祖母的教導，對她行了一個鞠躬禮。

那隻雌烏鴉先開口說：「小姑娘！我的未婚夫曾經對我講起過你，你的情形真可憐！你拿着這盞小燈，我可以你的面前引你走一條小路，就不會碰到什麼人了！」

權達回答說：「我好像覺得有人追上來了！」因為她在那宮牆的上面看見些人馬的影子，正在移動着；鬃長腳細的良馬，和許多獵人及騎在馬背上的貴人們。

雌烏鴉說道：「那是個夢境吧！行獵的士女們常常看見這種現象的。這是很好的事，你可在牀上可以看得更清楚的。但是你後來得寵的時候，不要忘記了我們！」

雄烏鴉插嘴說：「現在不要講到那些事。」

現在她們走進了第一個房間，裏面掛滿了繡花的玫瑰色緞子。那種夢境又在她們的眼前出現了，又很快的消滅了，弄得權達並沒有看出什麼來。每個房間的裝飾，越來越好看，無論什麼人都喜歡的。她們走過了不少的房間，最後走到王女的寢宮裏。寢宮的天花板好像一枝棕樹，樹上生着不少的水晶葉子。中央放着兩張玉牀，都像那垂在金梗上的蓮花。一張玉牀是純白的，王女正睡在上面。還有一張是紅色的，裏面睡着權達的好朋友——小開易。權達先把那蓋在牀上的紫葉推開，才看見一個棕色的小頭頸。她心裏想這一定是小開易了！於是她把手中拿着的一盞小燈，移到牀邊，狠命叫了他一聲。他醒過來，掉轉頭來一看啊呀！他並不是小開易。

他原來是一個王子。但是他的頭頸真和小開易的一樣大小。那個王子也生得極其可愛，同時那個王女也正在這時候醒轉來，查問宮裏出了什麼事。權達就把她自己走了幾千里路找尋朋友和烏鴉幫忙，領她到這裏來的情形略說了一遍。

「你這個人多可憐呀！」王子和王女一起說。他們接着又贊烏鴉一番，一些也不怪牠們，只是叫牠們下次不要再隨便引人進宮。最後又給了牠們一個獎。

那個王女問道：「你們歡喜到宮外去呢，還是情願永遠住在宮裏做宮烏鴉，喫恩俸？」

兩隻烏鴉都叩頭，請求王女准許牠們永遠住在宮裏。因為牠們都覺得沒有着落，到老了的的時候，是很苦的，所以願意在這時候找到一個安逸的位子。

那個王子也馬上從牀上起來，把自己的玉牀讓給權達去睡覺。權達心裏想她自己到處都碰到好人，

連這些飛禽也和我做朋友，真是不差呀！想到這裏，她的眼睛馬上閉起來，呼呼的睡熟了。於是她又做夢了，她夢見許多小天使，正在追趕一部雪車，車裏正坐着小開易，他不停地向她點頭。她喜歡得了不得，但是醒來却又是一個夢。

第二天早晨，王子和王女拿了一件天鵝絨的長衣給她穿，他們留她在宮裏住幾天。但是權達只求他們給她一輛馬車，和一雙鞋子，預備到處去找尋開易。

他們就送了一雙鞋子和一個手籠給她。她身上穿了美麗的衣服，預備動身。這時候在宮外已配好一輛金製的馬車。在車子的兩邊，掛着王子和王女的徽章，好像天上的明星一樣。車夫僕人和駿馬，都戴着金帽子。王女和王子親自扶權達上車。那隻雄烏鴉現在已經和牠的未婚妻結了婚，特地坐在她的身邊，來送權達一程。那隻雌烏鴉因為患頭痛病，就站在宮門外邊，不絕地拍着自己的翅膀送她。車裏面早已放好了許多乾糧和糖食。女王對權達說：『再會罷！再會吧！』她對女王們這樣待她，感激得淚珠不斷的從面上落下來，那隻雌烏鴉也伴着哭了。雄烏鴉伴着她行了三里路，也只得和他分別。飛到一棵大樹上，拍他的黑的翅膀，直到看不見那發光的金車子為止。

五 小女盜

他們趕着車子，穿過黑暗的森林。把輛車子照耀着火把一樣亮。很不幸的這種亮光驚動了住在這個森林裏的強盜，他們忍不住了。

『那是黃金！那是黃金！』羣盜驚喊着。他們跳出來，擒住了那些馬匹，又殺死了幾個馬夫及僕人，最後

又把權達拖了出來。

「她生得多麼肥胖；她生得多麼美麗；她是吃菓實吃胖的！」一個年老的女盜說。她下巴上生着希奇的長鬚。她的眉毛像矮樹一樣佈滿了眼珠。她又說道：「她長得和肥羊一樣胖，味道一定很好的！」她說過以後，就拔出刀來，預備動手。正在這個時候，她忽然啊呀！啊呀！的驚呼起來，因為她的野蠻的女兒走到她的背後，聳身一跳，騎在她的背上，用力咬她的耳朵。她的母親罵道：「你這個頑劣的孩子！」權達就因此得救了。

「她可以和我玩耍，」小女盜說。她還要把她的手籠和好衣服給我，她要和我一起睡在我的牀上。」小女盜又用力在她的母親身上咬了一口，咬得她痛得亂跳。而其他的強盜都大笑說：「看她正在和她的女兒玩哩！」

「我要走進這輛馬車，」小女盜說。她是嬌養慣的，所以她說要怎麼樣，就是怎麼樣的。所以她和權達跳上馬車，一路經過叢林亂石，往森林裏走去。

這個小女盜和權達長的一樣高低，但是比較為強壯些，她有闊的肩膀，黑的皮膚；她的眼睛也很黑，她的容貌很憂愁。她把自己的手臂，圍着權達的腰部說：「如果我老是愛着你，他們決不敢殺你的。你不是一個公主嗎？」

「不！」權達說。於是她就把自己的事都告訴了她，並且說她是很愛開易的。

那小女盜關切地對她望着，點點頭說道：「我可以擔保，即使我和你相罵了，他們也不會殺你的。」於是她用自己的手帕，為權達揩乾了眼淚，又把自己的手伸進那美麗的手籠裏，覺得裏面很柔軟很溫暖。

最後馬車停了，他們已到了強盜家的天井裏，那裏的牆壁已經半坍了，牆上滿是裂縫。烏鴉成羣結隊

從這些裂縫裏鑽出來，往來飛翔。庭前有二三隻猛犬，看見人來了都跳起來，好像要吃人的樣子，但是因為盜主不許牠們作聲的，牠們一些也不作聲的。

她們走進一座烟氣瀰漫的大廳裏，裏面生着火爐，但是並沒有裝烟窗，所以黑烟就完全籠騰到天花板上，一大壺肉湯在爐火上面沸着，野兔和家兔都又在鋼釵上烤着。

「今天晚上你可以和我及我的愛鳥一起睡覺。」小女盜說。大家喫喝了一會，走到大廳中的角落裏，鋪好了乾草和氈毯。在這大廳的樑上，住着近百隻鴿子。牠們好像都睡熟了，但是當孩子們進來的時候，牠們又驚飛了一回。

「這些鴿子都是我的！」小女盜說道。同時她捉了一隻走近她身邊的鴿子。她捉住了牠的脚抖着，使那隻鴿子拍牠的翅膀。「和牠接吻吧！」小女盜馬上把那隻鴿子送到權達的面孔上去。她又指着壁上的鴿籠說：「那些都是野鶉鴿，一不小心，就會逃走的。再這裏是我的愛物。」

牠牽了一隻被一條繩子縛住的馴鹿說。在牠的頭頸上，掛着一個金黃色的銅環。「我們一定要看住牠，不然牠就要逃走的。每天晚上我用一把快刀搔牠的頭頸，使牠很懼怕！」小女盜馬上從那牆縫裏抽出一把尖長的快刀，順手加在那馴鹿的頸上。這可憐的小動物叫着踢着，但是她就笑着，拉了權達一同去睡覺。「你把刀拿在手裏睡覺嗎？」權達看着這把刀很驚慌的問着。

「我常常把刀放在身邊睡覺的。」小女盜說。「一個人會碰到什麼事情是說不定的。現在你可以把你和開易的交情，及出外尋他的緣故，再細細的講一遍給我聽。」

權達又把她的事情說了一遍，這時候別的鴿子都已睡着，只有那些野鶉鴿在她們的上面咕咕的叫

起來。小女盜一手抱住了權達的項頸，一手拿着一把快刀就睡熟了。但是權達懷疑自己的前途，不知道是吉是兇，不敢熟睡。她又私下窺看那些強盜正圍坐在爐火近邊吃喝。同時那個老女盜正在翻筋斗。這種情形，又使她很是害怕。這時候那些野鶉鴿叫着：「咯咯咯！我們曾經見過開易。他的雪車被雪雞拉着。他自己坐在那雪后的車裏。有一次他們在我們做窠的樹林上面飛過，有幾隻小鳥都被他們一起吹下來，跌死了，只剩下了我們兩個……咯，咯，咯！」

「你們到底說些什麼呢？」權達問，「那個雪后究竟到什麼地方去了呢？你們對於她也有一些知道嗎？」

「她大概到辣白蘭去旅行了，那邊常年積着雪，結着冰！你去問那邊縛着的馴鹿罷！」

「是的，那邊常年是積雪結冰的，那是一個很有趣的地方！」馴鹿插嘴說，「你可以在那亮晶晶的雪地上，隨意跑來跑去！那邊雪后張着夏季的行宮在着。但是她的本宮，還遠在北極那邊一個叫做司別茨堡的島上。」

「啊呀，開易親愛的開易！」權達嘆氣說。

「靜靜的睡覺吧，不然我就一刀刺死你！」小女盜說。

第二天早晨，權達把野鶉鴿的話，告訴給小女盜聽。小女盜現出嚴肅的態度，點點頭說，「有辦法的，有辦法的！」她又轉過臉來問馴鹿：「你知道辣白蘭究竟在什麼地方？」

「我知道得最清楚了！」馴鹿不停地轉動着他的眼睛，回答說，「我原是在那邊生長，慣在那冰雪的地上跳躍的！」

「聽我說！」小女盜說，「你知道強盜們正出外行劫，只有母親留在家裏，沒有和他們同去。但是她在天將黎明的時候，必定起來，從那隻熱鍋裏，取些熱湯，喝了再睡覺。到她再睡熟了，我來替你想辦法。」明天早晨，小女盜一早起身，跑到她的母親身邊，拉着她的長鬚，對她請安說：「老牛，祝你早安！」同時，那個老女盜，也用力彈她的鼻端，彈到牠紅腫了才停止。但是她們這些舉動，是母女之愛的。

後來她的母親，喝了熱湯，又睡熟了。小女盜馬上跑到馴鹿那邊說：「我極願留你在這裏養着，很有趣的。用刀擦擦你的頭頭。但是現在我要放你逃回本鄉，辣白蘭去。但是你必须牢記着，要用力趕路，把這個小女孩替我送到那雪后的宮裏去，聽說她的小朋友住在那裏。她所告訴我的話，我想你一定已經聽清楚了。因為她的聲音很高，而你又慣於竊聽的。」

那隻馴鹿聽了這個消息，自然快樂得跳躍起來。小女盜先抱了權達，騎上鹿背，把她縛住了，還給她一個坐墊。『我想北極的天氣一定更加寒冷，我可以把皮鞋還給你穿。但是你的手籠實在太美觀了，我要留着牠們。不過我把母親的一雙長手套給你用了，你也不會受冷的。快些把你的小手，伸到這隻手套裏，一直套到你的手臂上吧！現在你的一雙小手，看起來已經和我母親的污手一樣了！』

權達快樂得落了幾滴眼淚。

『我不歡喜看你流眼淚！』小女盜說，『你該顯出快樂的樣子來才好。這裏為你預備着，兩個麵包和一塊火肉，使你不至於餓死。』

於是她把一切吃的東西，縛在馴鹿的背上。又把那扇大門開直，先喚進了那些高大的狗。最後用刀把那條粗繩割斷，吩咐馴鹿說：『現在跑罷！但是要留心我的小女孩！』

權達把自己的小手，從長手套中伸出來，和小女盜握手辭行。那馴鹿馬上跳過了不少的亂石和矮樹，又經過了高大的森林和沼地，飛奔而去。野狼狂嗥着，烏鴉哀鳴着。在那北極的天空中，遠遠地望去，只看見紅光在不斷地閃耀着。

馴鹿說：「那些便是人家所說的北極光，你看牠們怎樣閃耀得多少亮呀！」權達騎着馴鹿，日夜像飛一樣的趕路。她的麵包和火肉吃到到達辣白蘭的時候，也正好吃完。

六 辣白蘭婦人和芬蘭婦人

他們在一所小茅屋前面停下來。這所茅屋已經很破舊；屋頂低到差不多着地了，門戶也很底，人們走進或走出來，不得不跪在地上用手爬進去。這裏除了一個年老的辣白蘭婦人以外，並沒有人住着。那老婦人正在鯨魚燈上燒魚吃。

那隻馴鹿先把牠自己的經過告訴她，因為牠認為這是最重要的，然後再把權達的情形也告訴了她。權達現在凍得一些也不能作聲，只覺得四肢麻木，一動也不動。

「啊呀！你這個可憐的東西啊！」老婦人說：「你如果要到芬蘭去，還要走好幾百里呢。因為雪后正在那邊遊歷，她每晚點着燦爛的燈光，因為我沒有白紙，現在我可以在一尾鯊魚乾上，為你寫一封介紹信，拿去給芬蘭的婦人，請她做你的嚮導。她比我聰敏，可以給你更好的指示。」

權達溫暖了身體，吃了些東西以後，老婦人就把手寫好的一封信介紹書交給她，叫她小心藏好。然後把權達縛在馴鹿背上，眼看她們再向着北部進發。同時那燦爛的北極光，終夜的閃動着。最後她們到達芬

蘭，就在那個聰敏婦人家的煙囪上，敲了幾記，因為她的家是沒有門戶的。

屋裏很熱，所以那個聰敏的婦人並不穿着什麼厚衣；她的身材很矮小，又很骯髒。她立刻把權達解下來，替她脫下手套和皮鞋，又放一塊冰在馴鹿的頭上，然後看那封寫在魚乾上的介紹信。她讀了三遍，背得出了，就把這尾魚乾投到鍋裏當做極好的午飯用，她是從來不浪費什麼東西的。

那隻馴鹿又先把自己的經過說了一遍，然後說到權達的情形。那聰敏的婦人聽了，只是雲雲自己的眼睛，並不回答。

「你是極有勢力的，」馴鹿繼續說，「我知道你能够指揮風的。聽說一個船戶如果把一個繩結解下，他會遇着一次順風。如果他把兩個繩結解下，他會遇着大風。但是如果他再解下第三個結束，他就要遇到暴風，連大樹都拔起來了。現在請求你給她喝一些仙酒，使她有十二個男子的氣力，來戰勝那個雪后？」

「十二個男子的氣力！」聰敏的婦人重複說。「那是足够的了！」她就走到一個書架旁邊，取下一捲皮書，翻開來開始誦讀。書裏都是奇怪的字，那聰敏的婦人不停地讀着，讀到頭上汗都流下來了。

但是馴鹿還懇切地請求她多賜一些恩惠給權達。權達也含着眼淚懇求地望着她。最後那聰敏的婦人又把自己的眼睛雲了一會，牽着馴鹿到屋角那邊，再放一塊鮮冰在牠的頭上，低聲說——

「開易和那雪后確是在一起住着，他在那裏很舒服。他相信那裏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但是這個完全因為他的心窩裏藏着的一片碎鏡，及眼睛也蒙了一粒碎鏡的緣故。除非把這些鏡片取出，只好受那雪后的愚弄，決不會醒悟的！」

「但是請你給小權達制勝這些魔力的權力吧！」

嗎？

「我不能再給她比她現在所有的更大的權力了。你沒有看見她現有隨意差遣人類和禽獸的權力

她的權力比我們的還大；牠藏在她自己的心窩裏，她是這樣一個天真爛漫的女孩子。如果她自己不能夠去找尋那雪后，去解放開易，那末我們也沒有辦法了。雪后的花園離開這裏二英里路，你可帶她到那邊去。把她送到生着紅菓子的樹旁，放下來。你得馬上跑回來，切不可和她談話。」

那聰敏的婦人說了，就把權達扶上馴鹿背上，他們就往外邊跑去了。

「啊呀！我的皮鞋還沒有穿上，我的手套還沒戴上！」小權達喊着。

寒冷直刺他的皮膚，但是那隻馴鹿却不敢停下來，一直向前跑去，直跑到了那生着紅菓子的樹旁。這裏牠使權達從背上跳下來，和她接了一個吻，眼淚直從牠的面上流下來。牠一聲不響的回頭跑回去了。——這是牠所能夠做的最好的事。這裏可憐的權達沒有鞋子也沒有手套，獨自一個人呆呆地站在這冰天雪地的芬蘭地方。

她盡力向前跑去，只見一大羣雪花向她身上吹來。牠們並不是從天上降下來，因為天上閃着北極光，一些雲霧也沒有；牠們都是從地上吹來，權達愈向前去，牠們就愈加長大。權達於是想記她從前曾經在那放大鏡下，看見的雪花是多大而美觀。可是現在她所看見的，却更加巨大，而且是活的了。他們原來都是那個雪后的先鋒隊。他們的形狀都希怪得不可想像。有的像大的箭豬，有的像一圈圈的蛇身，伸出了牠們的頭，又有的更像那生着硬毛的肥胖的小熊。可是一切都顯出白雪的光彩——都是活的雪花。

權達開始反復地禱告我們的上帝。這時寒氣緊逼着她，連她嘴裏吐出來的熱氣也馬上結成濃霧，籠

罩在她的面前。但是在這煙雪中間，却現出許多光明的小天使，漸漸的落到地上，長大起來。他們都穿了盔甲，執了矛盾。逐漸的小天使愈聚愈多，等到權達禱告完畢，就有一大隊小天使在她的四周圍着。他們都拿起長矛，來把近旁的雪花，截成粉碎，權達毫不慌忙的在他們的中間走過。天使們一碰到她的手脚，她就不感覺到冷，而飛一般的地向雪后的宮中跑去。

到這裏讓我們看一看開易正在做什麼呢？他並想不到權達，只是獨自獨一人在宮外遊玩。

七 雪后的宮殿和以後的情形

那雪后的宮殿的牆壁等等都是雪塊砌成的，宮門和窗口是用冷風築成的。一共有一百多間房子，最大的房子，有幾英里長。這些房子都被北極光照耀着。房子裏面，一些東西也沒有，只是反映着眩目的雪光。

在這裏沒有一些歡樂的聲音，也沒有一些歡樂的景像。甚至於那些小熊們也沒有開個跳舞會，倒是暴風組成的一個樂隊玩得極有勁，有些北極的大熊，學着人們直行，顯出很奇怪的樣子。雪宮，總括一句說起來，只是一座荒涼的冷宮。那北極光有規則地一明一暗的亮着。宮庭中央還有一個冰湖。那湖水雖然已經結冰，但是早已碎成無數塊了。每塊的形狀全是一樣，決不是人工所造成的。

那雪后在她宮裏的時候，常坐在湖冰的中心。她常常說她正坐在一面理性的鏡子上，這是世界一面唯一的鏡子。

小開易這時候早已凍得皮色變紫了，不，已經凍得發黑了。但是他還沒有注意到這些。因為那雪后早

已吻去了他畏寒的感覺；他的一顆小心已經結成冰了塊！他正忙着搬運各式各樣的冰塊，想堆成功一樣東西。這和我們有時候在自己家中，用些小木塊堆成各種東西，而稱牠們爲中國人的謎是一樣的。

那開易堆成功的東西很巧妙，牠們都是「理性的冰謎」。在他自己的眼光中看來，那些東西都堆得極好。但是因爲他的眼睛已經被那碎鏡蒙住，他雖然堆成功了不小的字形，他總堆不出「永生」兩個字來。雪后原來和他約定，如果他有一天把這兩個字堆成了，他就馬上可以恢復自由，並且再另外賞他全世界的一切東西和一雙新製就的滑冰鞋。可是他到底沒有堆成功。

「現在我可以到那溫暖的地方去了，」雪后說，「我要去探望那些黑色的大鑊子。」——她的意思是指說那易丹納和凡蘇維火山。「我要把牠們刷得白一些，那對於那裏的檸檬和葡萄，是很有利益的。」所以雪后說了就飛向那邊去了。這時候開易正獨自一個人坐在那荒涼的冰的宮裏，呆看着那些冰塊出神。他這樣一動也不動，人們看見了都會說他也結凍了。

權達正在這時候走進那雪宮。她先經過幾道刺骨的風門。她重復做她的晚禱，於是那冷風就立刻停止，她走進那些高大的宮庭裏。她看見了開易就認識是他，她跑到他前面去，緊抱着他的頭頸，叫道：「開易親愛的，親愛的開易！最後我到底找到你了！」

但是他仍舊呆呆的坐着，冰冷，靜默，和一動也不動；他這樣冷待，大大的傷了權達的心。她於是大哭起來，她的熱淚像急雨一樣的落流下來，落在開易的胸脯上，滲透了他的心窩，把他心裏的冰塊和一片碎鏡都溶化了。開易在她唱着歌的時候，就張開眼睛，來望着她。

我們的玫瑰花開着又謝了。

我們的聖嬰也去了；
我們可以有福氣見他的臉，
和永遠做一個小孩子！

他哭到把那蒙住眼睛的一粒碎鏡和眼淚一起流了出來；到這時候開易哭起來了。他立刻認清了他的小朋友，歡呼着：「權達親愛的權達呀！你以前住在什麼地方？我自己到底是在什麼地方？」他又往四周圍望了一望，自言自語的說：「啊呀，這裏多麼冷，和多麼荒涼呀！」他親密地抱住了權達，她也高興得眼淚都流了出來。

那些冰塊也跟着快樂起來，很喜歡的跳着舞，等牠們跳乏了停了來。湊巧堆成了「永生」兩個字。那雪后曾經說過，如果他發見了這二字，就可以恢復自由，再給他世界上的一切和一雙新的滑冰鞋。權達吻他的面頰，吻得他面頰又紅潤起來。她再吻他的眼睛，他的眼睛又和她一樣的光彩，她再吻他的手和腳，他的手和腳也都回復了原有的活潑和強健。雪后本來可以隨時回來的，他的釋放命令已經寫在一方冰塊的上面。

他們兩個人手牽着手，走出那座奇宮來。大家嘮嘮叨叨地講着故鄉的老祖母，和屋頂上的玫瑰花。凡是他們足跡走到的地方，北風都立刻停止，同時太陽光也從那雲端裏放射出來。他們又來到生着紅菓子的樹旁，忽然望見那隻馴鹿，仍然在那裏等候着，同時還帶了一隻乳袋裏滿藏着乳汁的雌鹿來。他們都吸飽了溫熱的鹿乳，又和這雌鹿親吻。他們就騎着馴鹿，先到那芬蘭婦人的家裏。在她溫和的小屋裏烤了一回火，又問明白了回家的途徑。他們辭別那芬蘭婦人，再來到辣白蘭婦人那裏。那婦人已經替他們縫

好新衣服，又預備好了一部雪車。他們駕着雪車，二隻鹿在雪車的兩旁跟着，一同走到辣白蘭的邊境。只見綠油油的嫩芽已經發生。權達和開易就在這裏和那婦人及馴鹿分別了。路旁的樹枝上已經生出嫩葉，有些小鳥也在樹上叫着，表示迎春的意思。從那個樹林中，忽然衝出一個青年的女子，騎着一匹駿馬。

權達很知道那就是曾經挽着自己的金車的駿馬。那個女郎頭上戴着一頂紅色的小帽，腰間佩着一把手槍。原來她就是那個小女盜。她因為在家裏寂寞，出外散心，她正在向北跑來，賞覽北地的風景，正好又碰到了權達，於是談談別後的情形，極為喜歡。

「你真是一個好朋友，真的，你真是一個學好的漂泊家！」小女盜對開易說；「我真不知道你配不配有這樣一個為你走盡天下的好朋友！」

但在權達拍拍她的面頰，問她王子和王女的近況。

小女盜回答說：「他們正到外國旅行呢！」

「那隻烏鴉呢？」權達再問。

「呀！那隻烏鴉已經死了！」小女盜回答說，「牠那良善的妻子竟做了寡婦；所以牠出外的時候，總是在牠的頭上圍着一條黑呢。牠常常很悲傷，但這也是沒有用的！但是現在把我們分別後的情形告訴我，你是怎樣找着他的？」

權達和開易就把他們的經過都告訴了她。

小女盜連說「好，好，好！」來祝賀他們。她又握着他們的手，答允他們將來她路過他們那裏一定前來望他們。然後她對他們說了一聲再見，又往北方飛奔而去。

開易和權達手牽着手，繼續地向前走。他們一路過處，都是春天，美麗的春天，開着鮮豔的花，長着碧綠的葉。

他們走到了一個大市鎮，他們聽得教堂愉快的鐘聲，望見教堂裏那聳起的高塔，立刻認得那是他們那故鄉。他們很喜歡的穿過了大街，很喜歡的一直走到那祖母住的門外，走上扶梯，就進了她的臥室。仍舊啾啾地響着，長短針仍舊一樣地走着。

他們只發現有一件事情改變了，那就是他們已經長大成人。在那扇開着的窗上仍有玫瑰花開着。小櫃子也仍舊放在那裏。

權達和開易仍舊手牽着手，坐在這小凳上。雪后宮中荒涼寂寞的景象，他們已經完全忘記——這在他們看來，好像做了一場惡夢。

這時候老祖母正端坐在溫和的陽光下，讀着聖經「除非你變得和小孩子樣子，你就不能夠進天國。」開易和權達互相望着，他們這時候才懂得他們以前唱的那個歌的意思——

我們的玫瑰花開着又謝了；

我們的聖嬰也去了；

我們可以有福氣看見他的臉，

和永遠做一個小孩子。

他們仍舊並肩坐在那裏，他們雖然已經長成，但是他們的心仍舊和小孩子一樣，而光明的夏天——

溫暖而美麗的夏天，籠罩着他們。

十九 丹麥人霍哲兒

在丹麥國有一個老的城堡，叫克羅恩堡，它是在愛雪拿海峽的附近，那裏每天可以看見許多英國、俄國和普魯士的大船駛過。當他們經過那個老的城堡的時候，牠們都對它「砰！」鳴一聲禮砲致敬。那個城堡也用它的砲，「砰！」的一聲答禮。這和大家看見了說「你好！」和「謝謝你！」是一樣的。

在冬天那裏是沒有船行過的，因為那時候，海峽全部冰凍了，造成了從丹麥到瑞典的一條寬闊的大道。丹麥和瑞典的國旗在頭上飄着，丹麥人和瑞典人在上面步行或趁了車子來來往往，碰到的時候，互相問不是用禮砲來表示，但是愉快地和愛好地握着手說，「你好！」「謝謝你！」他們互相購買麵包和餅乾，因為每一個人都以為外國的麵包好。

但是克羅姆堡仍舊不失為一個奇觀，在下面，那些沒有人能夠走得到的大的黑暗的洞裏，坐着一個叫做霍哲兒的丹麥人。他穿着鋼鐵的衣服，他的頭倚他的肌肉豐滿的臂膀上；他的長的鬍鬚垂在大理石的檯子上，好像就生牢上面的。那裏他睡着和做着夢，在他的夢裏，他看見丹麥地面上的一切動態。

在每年的耶穌聖誕節的前晚，一個天使到他那裏來告訴他，他所夢見的都是正確的，他還可以繼續地睡下去，因為丹麥沒有什麼危險。但是只要一有危險威脅他的時候，霍哲兒，那個丹麥人，就會醒過來，在他的鬍鬚移開的時候，大理石的檯子就會分裂為二。他挺身出來，打得這樣的好法，使得世界各國都為他的威名所震動！

關於霍哲兒這個丹麥人的故事，由一個老祖父講給他的小孫兒聽，那個小孫兒當然相信，他祖父講

給他聽的都是事實。

這個老年人是一個彫刻匠，他的有一種生意是彫刻船嘴，在他開講故事給小孩聽的時候，他在彫刻一塊頭，目的在把牠彫成功霍哲兒的像。他垂着長鬚鬚很神氣的站在那裏，一隻手裏拿了一把彫刻的刀，一隻手倚在他的丹麥人的鎧甲上。

這個老祖父講過丹麥歷史上許多男女名人的故事，最後，那個小孩開始以爲他一定和霍哲兒知道得一樣多的，因爲霍哲兒是只能夠夢見這些東西的。在孩子睡到床上以後，他仍舊想他有鬚鬚，把他的下頷壓到被褥上，幻想他也有長的鬚鬚，牠已經生到床上了。

那個老祖父仍舊坐在那裏做他的工作，彫刻那個丹麥人的鎧甲，當他把牠彫好了，他看着那整個的像，回想他從前聽到和讀到的事，在那天晚上都講給那個小孩聽了。於是他點點他的頭，擦乾淨他的眼鏡，再把牠戴上去說：「喔，是的，霍哲兒那個丹麥人在我們的時代當然是不會來的了；但是睡在那邊床上的孩子，他或者可以看見他，在需要他的時候，站在他的旁邊。」

於是，他再點點頭；他愈是看着他的那個丹麥人霍哲兒，他愈是覺得他才彫好的是一個很好的像。他甚至於幻想到那是有顏色的；那鎧甲像真的鋼鐵一樣閃閃地發光，在丹麥人臂上的心逐漸地發出紅光來，頭上戴着金冠的獅子，在他看上去的時候，好像兇猛地要跳到他身上來的樣子。

「當然，這是世界上最壯麗的鎧甲。」那個老年人說。獅子表示力量，心代表溫柔和愛戀。

他看着最高一隻獅子，想到加紐特皇帝，他把驕傲的英格蘭統治於丹麥的皇國之下。他看着第二隻獅子，他記起窩得麥，他統一了丹麥，逐出了芬底人。他看着第三隻獅子，他想起馬加勒特，她戴了丹麥瑞典

和挪威三國的皇冠。他看着那紅的心，牠們似乎比較以前更加明亮了；牠們變成了活動的火焰，每一個使他想起一件事來。

第一個火焰領他走進一個黑暗、狹窄的地牢，在裏面坐着一個俘虜，一個美麗的女人。她是窩弗爾特，克立斯欽第四的女兒，火焰停在她的胸部，像一朵玫瑰花開在一個最高尚和最優秀的丹麥女人的心上。

『是的，那是丹麥人的一個標準的心。』老年人說。

他的思想跟着那第二個火焰了，牠領他到海裏去，那裏砲聲響處，濃煙包圍了艦隊；那火焰像一個武士的徽章一樣，躲在哈維特番爾特的胸部，來救護那個艦隊，他吹起他自己和他的船。

第三個火焰領他到格林蘭的簡陋的茅屋裏去，偉大的漢斯愛吉特牧師站在那裏，火焰像一顆星一樣的照在他的胸部，在丹麥的標準人物中間指明第三個心。

現在老人的思想轉到第四個火焰上來了，他很知道這個搖曳的火把要領他到什麼地方去了。在農婦的冷清清的小屋裏，腓烈特第六站着，用粉筆在棧子寫他的名字；那火焰在他的胸部照耀着，在他的心上閃爍着；就在這個農夫的茅屋裏，他的心變為一個丹麥軍人的心。

於是那個老年人擦擦他的眼睛，因為知道腓烈特有銀白色的頭髮和蔚藍色的眼睛的；他疊了他的手，在他面前靜靜地的看着。正在那時候，那個老年人的媳婦走來，提醒他時候已經不早，該是休息的時候，晚飯的碗碟都已經端好了。

『但是，祖父，你已經彫好了怎樣一個人像了！』她說。『丹麥人霍哲兒，我想我以前是曾經看見過這個面孔的。』

「不，你不曾看見過的。」老年人回答說：「但是我是曾經看見過的，我照我記得的，把它彫在木頭上。在四月二日當英國艦隊到海岸的時候，當我們表示我們是真正的丹麥人的時候，我是在司梯恩別爾艦隊的；我站在丹麥號的甲板上，在我旁邊另外站着一個人，看起來砲聲真把他興奮了！他這樣快樂地唱着老的軍歌，好像神人一樣勇敢地開着槍打着。」

「就是到現在我還記得他的面孔；但是他從什麼地方來的，到什麼地方去的，我不知道；真的，誰也不知道。我常常想這一定霍哲兒那個丹麥人自己，是他在我們危急的時候，從克羅恩堡游過來，幫助我們；這或許只是我的幻想——無論如何，這裏站着他的替身了！」

那個人像把它巨大的影子射在牆壁上，甚至於天花板上，影子看起來也好像會移動，正像霍哲兒那個丹麥人真的在房間裏一樣；但是這也許是因為那蠟燭的火焰搖動不定的緣故。

他的兒子的妻子吻着那個老祖父，領着他坐到檯子旁邊的安樂椅裏去，那裏她和她的丈夫（他當然是老祖父的兒子和睡在床上的小孩子的父親）坐下來喫他們的晚飯。那個老祖父就在那時候講起那丹麥人的獅子，丹麥人的心和講起他們所代表的力量和仁愛。

他再指示我們另外一種力量和刀的力量完全兩樣的，在他說的時候，他指着書架放着幾本老的讀得破爛了的書，在那中間有福爾伴的喜劇——那些喜劇是人們讀了再讀的，因為它們都寫得這樣的生動，所描寫的劇中人都是你們生平所熟知的。

「你們看他也知道怎樣彫刻的。」老年人說：「他能夠刻劃出人們的滑稽和無恆心來！」於是那個老祖父對着鏡子點點頭，鏡子上面掛着一本封面上有哥本哈根天文台的曆書，說鐵苛白

萊喜他也是一個用刀的人，但並不殺人，而是在天上衆星間開闢大道的。

他的父親是和我同行，那個老彫刻匠的兒子，他有着白的頭髮和闊的肩膀，他是我們自己曾經見過的，他是世界各國都聞名的！當然，他是能夠刻在石上的。我只能夠刻木頭。喔，是的，霍哲兒是從各處到我們這裏來的，全世界都可以聽得丹麥人的力量！

但是睡在床上的這個小孩，所有這些時候，很明顯地在他面前，看見克羅恩堡，獨自站在愛雪拿的海峽上面，而那個真的霍哲兒坐在地下的洞裏，鬚鬚生牢在大理石的檯子上，夢見在他上面的世界上的一切事故。於是霍哲兒那個丹麥人夢見那狹窄和簡陋的小屋，那個彫刻木頭的人坐在裏面，他聽到那裏一切的話，在他的夢裏低下他的頭說——

「是的，仍舊記得我的良善的丹麥人！記牢我！在你們需要我的時候，我一定會來的！」

太陽光明亮地照在克羅恩堡的塔上，風把鄰村獵人的號角聲吹了過來。船舶行過這裏就「砰砰」的致敬，而克羅恩堡也「砰砰」的答禮。但是儘管炮放得震天價響，霍哲兒那個丹麥人仍舊沒有醒來，因為牠們的意思只是「你好！」和「謝謝你！」罷了。

那炮聲一定要在另外一種意義中響的時候，他才會醒來，可是當需要的時候，他是會醒來的，因為霍哲兒那個丹麥人是有價值和力量的。

二十 老屋

在大街上立着一所很老，很老的房屋；從它彫着奇怪的鬱金香和蛇麻的捲鬚的樑上，刻着這所房屋

造成的年月，知道它造了三百年了。那上面的字體，也是很老式的。每一個窗上刻着人臉——他們都是這樣奇怪歪斜的臉！

這所房屋的底層伸出底下的地板以外很遠，屋頂下有一個鉛皮水溝，上面安放了一個龍頭形的東西，想要雨水從龍嘴裏流出來；但是這個水溝有一個漏洞，水也就老是從這個漏洞裏流下來。

在大街上的別的房屋都很新，很清潔，很齊整，還有大的玻璃窗和光滑的牆，很清楚的，它們對於老屋是不要好的。你很可能看出它們彼此都說：「那堆爛東西老是站在那裏，真把我們的臉都丟盡了！它的上層又伸得這樣遠，我們在窗上沒有一個能看見它在下面做些什麼事！你看它的階，寬得好像城堡的階一樣，再說到高，它差不多和教堂的屋頂一樣高了；鐵欄杆和世界一比，好像古墓的入口一樣，他還要用銅球，真是太難看，太乏味了！」

大街對面的房屋，也都很新，很清潔，很齊整。他們和那些房屋也是一樣想法。但是對着老屋的一個窗口，卻常常坐着一個小孩，生着玫瑰紅的頰和發光的眼睛，他以爲這所被人瞧不起的老屋好；在日光下面或月光下面，他都愛這所老屋。

在他坐在那裏眼看着剝蝕的牆的時候，他就幻想起希奇古怪的圖畫來！他可以自己幻想到三世紀以前的大街房屋的階梯，都伸在上層樓的外面，還有那三角形的屋頂！他可以看見手拿長戟的兵在大街上走來走去，龍和鷹一般的怪物，從水溝裏跑下來。

是的，那是使他歡喜的房屋，在屋裏他知道住着一個老年的紳士，穿的衣服上繫着黃銅鈕釦，頭上裝着假髮！你可以確定他是假髮。每天早晨，有一個傭人，年紀和他主人一樣老，到他面前來，灑掃房間，並且出

去做事；有時候，繫銅鈕釦的老人，獨自一個人很冷靜的坐在老屋裏，有時候，他走到窗前去望望，那個小孩就向他點頭，他也向小孩點頭，因為這樣，他們彼此雖說還沒有說過話，就變成了熟識的朋友。

但是那總有一天可以和他來往的。小孩的父母曾經對小孩說過：『對面的老紳士很清閒，但是他寂寞得太可怕了。』

所以在第二個禮拜天，這個小孩急忙包些東西在紙裏，跑到門前等那老僕有事出去，經過他家的時候，他把紙包遞給老僕說：『請你把這個紙包遞給你家主人，我有兩個錫兵，這是那裏邊的一個，因為我知道他很寂寞，我要他收下。』

老僕很喜歡的點點頭，拿着錫兵到老屋裏去了。一回兒，他跑回來問小孩肯不肯自己去看看他的主人。小孩得到了父母的允許，就向老屋走去。

欄杆上的銅球照得比平常特別明亮，他想，好像因為他去拜訪，才擦新的，門上鬱金香中間雕刻的號兵，盡力地吹號筒，吹得他們的頭，格外膨脹起來。是的，他們吹着他們的號筒，『嗒啦啦啦！看，小孩來了，嗒啦啦！』於是門就開了。

迴廊兩邊都掛滿了圖畫，有的是穿盔甲的武士，有的是穿綢袍的女郎；盔甲和綢袍響得極好聽！後來走到一個樓梯邊，樓梯先上去很陡，後來就平一些，以後小孩就和領導人立在露臺上，一個有了許多窟窿的很破舊的露臺，野草從窟窿裏生出來，把那地方長得碧綠，像一個花園而不是露臺了。古時的花盆上，都刻着人臉驢耳，花盆裏生着各式各樣的植物。一個花盆裏，生着蔓延的紫羅蘭，綠葉和綠枝——可是那時候上面還沒有花——已經伸出花盆外，好像很是快樂；你可以知道那植物是要說：『和風扇着我，太陽吻

着我，並且答允我在禮拜天開一朵小花——禮拜天開一朵小花！

然後領導他的人把他領到一間房裏，牆上糊了印金花印的獸皮。

「金花會落掉的，

但獸皮是永遠存在的！」

牆唱着說：

這裏有一把處處都雕刻過的高背的椅子，每邊都有扶手。「請坐！請坐！」它喊道。「我快破裂了！我的背上和老碗櫥一樣也害了風溼症，唉！」

後來那個小孩走進向着大街的那個房間，這裏就是老紳士日常起坐的地方。

老紳士說：「謝謝你的錫兵，我的小朋友，也謝謝你到這裏來看我。」

「謝謝！或者——格格！」全屋裏的傢具都噉了起來；牠們數目很多，一個一個都來看小孩。

在牆上的鏡板，掛了一張美女畫；她看起來很年輕，很快樂；但是她穿的衣服，卻早已過時了。她頭髮裏有粉，衣服撒開的圍着她。她不說「謝謝，」或者「格格，」但是她只用慈祥的眼睛望着小孩。小孩子立刻問老紳士說：「你從什麼地方得到她的？」

老紳士回答說：「我從對面典當裏得來的。那裏有許多圖畫，因為他們的知己都已經死了，所以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留心；但是我從前碰巧認識那女郎，她也死了——在五十年前死了。」

在那張畫下面掛了一束謝了的花，小心地藏在鏡子後面；它看起來這樣古老，一定也有五十歲了。大鐘裏的鐘擺，搖來搖去，針兒一圈一圈的轉着，屋裏的每件東西，漸漸老了，但是他們都沒有想到。

小孩說：「他們說你在家裏很冷靜。」

「啊呀，不！」他回答說：「老的思想，記憶，和情景，常常的來看我；現在你也來了！我很歡喜。」

那時候老紳士從書櫥裏拿出一本圖畫書來——那樣好的圖畫呀！有長到無窮的行列；現在從沒有見過的，最奇怪的車，兵，極像紙牌上的武士，平和的人民拿着各種團體的旗，裁縫的旗是兩隻獅子和一把剪刀；鞋匠應該有靴子作標記的，但他們並沒有——他們拿着兩頭鷹，因為鞋匠的東西，你知道，一定是說：「這是一雙。」呀，這是一本很希罕的圖畫書！

現在老紳士跑到隔壁房裏去拿糖果；看起來老屋裏這些東西似乎很多的。

這時候錫兵立在架上說：「我不能立在這裏，真的，這裏憂愁和冷靜得很，在家裏任慣的人沒有一個人在這裏住得慣的啊呀，我受不了！日子這樣的長，夜裏更長，還是和你住在一起好，你的父母常常說些很快樂的話，那時候你和別的孩子們玩着快樂的遊戲。」

這個老紳士是很冷淡的！你以為有仁愛的眼睛來看他麼？有人和他接吻或給他美麗的聖誕樹麼？沒有一樣東西給他，只是他的葬禮，不，我受不了了！

小孩說：「你不要那樣想。據我看來，我想在這裏是很好的；你沒有聽見他說老的思想，和記憶常來看他麼？」

錫兵回答說：「那也許有的；但是我沒有看見他們，我對於他們什麼也不知道。我告訴你，我受不了了！」小孩固執着說：「但是你一定要承受。」

講到這裏，老紳士已經回來，臉上露出微微的笑容，手裏拿了最好的糖果；小孩早已把錫兵忘記了。

小孩快快樂樂的回到家裏。過了許多天和許多禮拜；小孩常常立在窗前向老屋點頭；老紳士也常常向他點頭；小孩也時常到老紳士家裏去玩。

每次，雕像的號兵吹，『嗒啦啦！』看，小孩來了；『嗒啦啦！』圖畫裏老武士的劍和甲響個不了，女郎的綢袍子也不住的響，掛着的獸皮唱

『金花會落掉的，

但獸皮是永遠存在的！』

老園椅因為背上害了風溼症發出破裂的聲音。小孩到那裏去的情形總是和第一次一樣的，因為在老屋裏，每一天，就是每一分鐘，都是和以前一樣過的。

錫兵又說：『我受不住了！這裏是這樣愁悶，弄得我要流錫淚了！情願把我送到戰場，傷了我的手足，到底至少還有些變化。我過不慣這種生活！我現在知道老的思想，和記憶來拜訪我的，只是自己罷了，我老實告訴你，那裏一點快樂也沒有；我時常要從架子跌下來。我好像看見過你們在我面前一樣，這是一個禮拜天的早晨，你們這些孩子們完全立在桌子前面，像你平日一樣的唱聖詩。你立在那裏很誠懇的望着，合了兩手；你的父母正聽得很快樂！』

後來門開了，你的小妹妹瑪琳她還不到兩歲，並且她一聽見音樂和唱歌，不管你唱什麼東西，立刻跳着，跑了進來。她最好不進來，可以安靜些，因為她一進來就亂跳，因為調子很低，她又不懂得節奏，所以一隻腳立着，眼睛望着腳，以後又換一隻腳立着，腰彎得很向前。但是她仍舊做錯了。

你們立得都很嚴肅，但是這種樣子，就很難再保持嚴肅了；我受不住了，我心裏笑了，因為這樣我從呆

子上跌下來，把自己腳跌跛了。現在我還是個跛子；我笑人家是不對的。

這種事情，在我心裏重復碰到，過去的每一件事情都湧上心頭；這就是老人所說的「老的思想，記憶和情景常常的來看我。」請你告訴我，禮拜天你還唱聖詩麼？告訴我一些小瑪琍的事，還有我那個同伴，另外一個錫兵——唉，他運氣好！這種生活，我實在過不慣！」

小孩說：「我已經把你送給老紳士。你一定要住在這裏。我奇怪，你連這一點都不懂！」

那時候老紳士拿出一個抽屜來，裏面有很多奇怪的東西可以看——錢匣、香料匣和舊紙牌匣子。牠們是很大的金邊紙牌，現在是不容易見到的。別的抽屜打開了，裏面裝滿了許多別種古怪的東西，豎琴匣也打開了；琴蓋的裏面畫着風景畫，老紳士彈琴的時候，聲音很粗。他開始哼了一個調子。

「是的，她常常唱那個調子！」他說；他的眼睛望着那從典當裏買來的圖畫。老人的眼睛閃閃的發光的望着圖畫。

「我要打仗去！我要打仗去！」錫兵拚命的大聲喊，跌到地板上去了。

他怎麼不見了？老紳士空找了幾遍，小孩子也找不着。老紳士說：「不要緊，我一定可以找到的！」但是他後來卻並沒有找到。地板縫很多，錫兵落在一個縫裏，藏了起來。

天夜了，小孩回家；又過了許多禮拜。現在窗上冰結得很厚，小孩用力的呼吸，才將冰融化了一個小洞，從那個洞裏窺對面的老屋，他又看見雪花飄落到雕刻的木上，階上也積了很厚的雪，好像沒有人在家裏一樣。沒有人在家裏，老紳士已經死了。

在那天晚上，一輛車子趕到老屋的門口，一口棺材擡下階沿；老紳士要葬在很遠的鄉村裏。車子走了。

沒有一個人跟着——他的朋友全死了。小孩向着棺材吻自己的手；不久棺材就看不見了。

幾天以後，老屋出售了，小孩在窗裏看見各種東西都搬了出來。老武士和女郎，刻着長驢耳的花盆，舊椅子和舊櫥，全是他的朋友，全都搬了出來，有的搬到這裏，有的搬到那裏；典當裏買來的畫，仍回到典當裏。他在那裏就不再移動，因為現在沒有人知道那甜蜜親愛的臉，也沒有人注意那灰塵堆積，破舊不堪的圖畫了。

第二年春天，人家把老屋拆了下來，因為人家說：「他辱沒了大街。」無論什麼人現在可以從大街上看到屋裏掛的皮全都破碎，露臺上長着的綠草，圍着落下的板纏繞。牠們一些一些都漸漸出清。

「這也是一件好事！」鄰人說。

在那裏現在已經造了一所新房子，大的窗子，白色而光滑牆壁，以前老屋的屋基，已經改造了小花園，葡萄藤攀到鄰家的牆上，遮蓋了花園的兩邊。在花園的前面有鐵欄杆，及鐵門，看起來很為壯麗。人們立在外邊從鐵門看進去。裏面燕子很多，叫得很高很快；可是牠們並不是為老屋叫的。許多年以後，我們所說的小孩已經長成；是的，他品行很好，人很聰明，父母都很歡喜他。他娶了妻子不久以後，就搬到這新屋和花園裏住；他的妻子種一朵小野花，她愛這種花美麗，那時候他立在她旁邊看着。她親自用嫩白的手去栽種，輕輕地用纖指抓平了土。「啊呀，那是什麼東西？」她刺破了手，軟土裏藏着一樣很尖銳的東西。

這是——只要想一想——這是那個錫兵，就是那老紳士失掉的那一個，他在地下，這裏那裏的睡了許多年。

年青的新娘把錫兵拭乾，先用綠葉，以後用她自己口袋裏的很香的手巾，錫兵好像從大夢中醒來一

樣。

「讓我來看看他，」少年笑着搖搖頭說：「不，那不會就是那一個錫兵吧，但是他使我想起我兒時的那一個錫兵來了。」那時候他把老屋的故事告訴他的妻子，還說到因為老紳士很冷靜，他曾送過他一個錫兵。他說得和當日情景極相像，想到老人的冷靜，眼淚就從他年青的新娘眼裏流了出來。

她說：「我不知道為什麼牠就不是以前的那一個錫兵。我要留着牠，並把你告訴我的話記在心裏。你一定要告訴我那個老紳士的墳墓在什麼地方？」

「我願我知道它。我相信沒有人知道它。他的朋友都死了，沒有人注意這件事，那時候我只不過是一個小孩子！」

她說：「他一定是很冷靜的，可憐的老紳士！」

錫兵說：「是的，冷靜得可怕！但是很有趣的，還有一個人沒有忘記他。」

旁邊一個東西也喊道：「真有趣！」——只有錫兵認識那說話的東西；那是塊破皮，金花全褪了色，看起來好像一堆溼土。他還在那裏唱着牠的老調：

「金花會落掉的，

但獸皮是永遠存在的！」

但是錫兵並不相信牠誇大的話。

一個兵沿着大路左右，左右的開步走來；他背上背着行囊，腰裏掛着刀。因為他曾經打過仗，現在回家來。他在大路上碰到一個年老的女巫；她的下唇直掛到胸脯，樣子很可怕。

她說：「晚安，兵士！你有了這樣好的刀，這樣大的袋，你真是一個兵。現在你將得到你所想要的錢！」

「謝謝你，老女巫！」兵說。

「你看見那邊一棵大樹嗎？」女巫手指着他們鄰近的一棵樹說。「那棵樹是空心的。你爬到那樹頂上去，你將看見一個洞，你能够從那個洞溜下去，直溜下到樹裏。我拿一根繩子縛在你的腰裏，那末你叫我的時候，我就拉你上來。」

「我到那下面樹當中去做什麼呢？」兵問。

「拿錢！」女巫說。「你可知道，當你溜到樹底裏，你就到了一個大廳裏；這廳是極明光，因為那裏有一百多盞的燈點着。然後你會看見三扇門，鑰匙都插在門裏，你能够把它們開開。如果你走進第一個房間，你將在地板的中央，看見一隻大箱子，那上面有一隻狗；他的眼睛像小碟子一樣大，但是你不要管牠，我拿我這條藍格子的圍裙給你，你把它舖在地板上；然後走上去把那隻狗捉了，放在我的圍裙上面，打開箱子，你要多少錢，就拿多少錢。這是銅錢，倘若你要拿銀子，那你一定要走進第二個房間去。在那裏有一隻眼睛像風車盤一樣大的狗，但是不要管牠，把牠放在我的圍裙上，儘管隨意拿錢，但是如果你要金子，你也可以有。只要你走進第三間房間。但是在那裏面的箱子上，的狗，牠的二隻眼睛像圓塔一樣大。我對你說，那是一隻真真的狗，但你不要管牠！只要把他放在我的圍裙上，牠就不會傷害你，你儘量從箱子裏拿金子！」

「那倒不壞！」兵說。「但是我應該拿些什麼東西來給你呢？老女巫，因為我想，你也想要拿些東西的！」

「不要，」女巫說，「我不要一個錢，只要你把上次我祖母在那下面忘記了的一隻舊火絨匣帶給我。」

「好！那末把繩子縛了我的腰，」兵說。

「這裏是，」女巫說，「這裏是我的藍格子的圍裙。」

於是兵爬到樹上去，讓自己從洞裏落下去，於是在洞裏了，像女巫所說的，在大廳裏，那廳裏幾百盞燈點着。

現在他開開第一扇門。真的，那裏面坐着一隻眼像小碟子的狗，灼灼地看着他。

「你是個好畜生，」兵說，於是就把牠放在女巫的圍裙上，取了儘他袋裏裝得下的銅錢。然後他關了箱子，把狗子再放在箱子上面，再走進第二個房去。真的，那裏坐着眼像風車盤大的狗！

「你頂好不要這樣望着我，」兵說，「否則當心你的眼睛！」於是他把狗放在女巫的圍裙上，但是當他看見成堆的銀子在箱子裏，他就丟了所有他的銅錢，而把他的口袋和他的行囊盡裝了銀子。現在他走進第三個房去。啊呀，那真令人可怕！在那裏面的狗真有二隻像圓塔一樣大的眼睛，在臉上轉動着真像輪盤！

「晚安！」兵說，因為他先前從沒有看見過這樣大的狗，就向牠舉手為禮，但是當他稍為望了牠一下，想到事情做得愈快愈好，於是把牠提下放在地板上，他開開箱子。

啊呀！這樣多的金子呀！拿了那點金子他可以把哥本哈根全買來，把所有的糕餅和糖果，世界上的錫兵，鞭子和搖的木馬一起買來了！是的，他現在當然滿足了。

他趕快丟掉他口袋及行囊裏所裝滿的銀幣，來放金子。他裝滿了口袋，行囊，軍帽，和靴子，直到他走都

不能走了。現在他有錢了！他把狗放在箱子上，碰的一聲關上了門，打樹當中喊上去：

「老女巫，拉我上去！」

「你可拿到了火絨匣？」女巫問。

「啊呀！」兵說，「我完全忘記了！」於是他再走回去，拿了它。女巫拉了他上來，然後他又在大路上了，口袋裏，靴裏，行囊裏，軍帽裏都是錢。

「你要那隻火絨匣做什麼？」兵問。

「那不干你的事情，」女巫說，「你現在已經得了錢，只要把火絨匣給我就是了！」

「好，你自己揀選，」兵說，「你馬上告訴我，你要它做什麼，或者不然，我就拔出刀來，斬了你的頭！」

「不告訴你，」女巫說。

於是兵就拔出刀來斬去她的頭。她就躺在那裏！他把他所有的錢都包在她的圍裙裏，像一個包裹一樣的拿來背在背上，把火絨匣放在他的袋裏，直向城裏走去。

那是一個宏大壯麗的城，他住在最上等的旅館裏，要了最好的房間和他心愛的菜。因為他現在有了這許多錢很富有了。替他擦靴的僕人對於這樣一個有錢的紳士，穿這樣一雙舊靴，覺得真有趣，但是實際上他的新靴還沒有買呢。第二天他買了雙很漂亮的靴，買了一件美麗可愛的衣服。兵現在是一個體面的紳士了，於是人家把他們城裏一切壯麗偉大的東西都告訴了他，還把他們的國王和他的女兒，是怎樣一個嬌媚可愛的公主告訴他。

「我能够在什麼地方看到她呢？」兵問。

「你不能看到她！」每個人說。「她住在一個四周圍了許多高牆和城樓的大的銅堡裏！只有國王在那裏進出，因為曾經預言說她將來要嫁給一個尋常的兵做妻子，國王很不高興！」

「我當然高興去看她！」兵心中想，但這是一件他所不能做到的事。

現在他過着愉快的日子；他上戲園裏去看戲，趁車子到公園裏去玩，他拿許多錢施給窮苦的人——那是他的同類。他根據過去的經驗知道沒有一個錢是極苦的。他現在富有了，有了美好的衣服，他又有許多朋友，他們都說他不差，是一個真正的紳士，兵自己也很高興。但是他每天只是化錢，絕不賺錢，他到後來只剩二分錢了，於是他不得不從一個美麗的房间裏搬出來，搬到一間在屋頂下極小的閣樓上去了。在那裏他要親自擦靴子，拿一隻縫針來補它們，並且因為有着這麼許多的扶梯要爬，也沒有一個朋友走來看他。

一天黃昏，天已經很黑了，他卻一枝蠟燭也買不起，可是他忽然記得還有一些火絨留在那隻女巫所要的火絨匣裏。他拿了那隻火絨匣來劃火，但是在剛在劃火，火星從火石上四面散射的時候，門彈開，他會在樹底裏所看見過的眼如碟子的狗站在他前面說：「主人有什麼吩咐？」

「怎麼？」兵說，「這是一隻有趣的火絨匣。我倒想看看牠是否能得到我所要的東西？替我弄些錢來，」他對狗說，於是撲的一聲，狗去了！牠又回來了，口裏啣了一大袋錢。

現在兵才知道這是隻怎樣可愛的火絨匣。如果你劃一劃，那坐在銅錢的箱上的狗就來了；如果你劃兩劃，那坐在那銀箱上的狗就來了，如果你劃三劃，那坐在那金箱上的狗就來了。因為這樣，兵又移到下面美麗的房間去，又穿了他的好衣服，所有他的朋友，又都馬上認得他，歡迎他。

有一次他偶然想到，「沒有人能夠看得到那個公主，那不是件怪事？人家都說她是這樣美麗可愛，但是她老是坐在那四面圍着許多城樓的大城堡裏，那又有什麼辦法呢？我來試試看，看我是否能夠看見她？我的火絨匣在那裏！」於是他就劃，撲的一聲，來了跟像碟子一樣大的狗。

「我知道現在是半夜裏，」兵說，「但是我老是想看看那一個公主。」
狗立刻出門去，不到一刻工夫，他已經看見他帶着公主來了。她是熟睡在狗的背上，她是這樣子嬌美可愛，因此無論什麼人都看得出她是一位真正的公主。

兵情不自禁，吻了她，因為他是一個真正的兵。然後狗又帶着公主奔回去，到了早晨，國王和王后正在倒着他們的茶的時候，公主說她昨夜夢到一隻狗和一個兵的希奇的夢。她騎在狗身上，兵吻了她。

「我說，那是一句謊話！」王后說。

第二夜，派一個年老的宮女來看守在公主的牀邊，看是否那是一個真的夢，或者或許是旁的緣故。兵非常心急的想再看一看公主，因此狗在夜裏又來了，帶了她，拚命地跑，但是老宮女穿上了雨靴，極快的在後面追跟着。當她看見他們走進一所大屋子裏去了，她想，「現在我知道他們在什麼地方了，」於是她就用一枝粉筆在門上面畫了一個大叉。然後她回家去，上牀睡覺。狗又帶了公主回來，但是當他看見門上畫了大叉，他也就拿了一枝粉筆，在城裏各家門上都畫了一個大叉，那是一個巧計，因為現在老宮女自然無法找到正確的門了。

明天一清早，國王，王后，老宮女，和所有的文武百官都來看公主昨天晚上是在那裏。
「是那家，」國王看見第一家門上的一個大叉說。

「不對，皇帝是那家！」王后看見另一扇門上的一個大叉說。
 「但是那裏也是這裏也是！」他們都說；他們望到那裏，那裏都有大叉畫在門上，因為這樣他們自然知道無法搜尋了。

但是王后是一個極聰明的女子，她除了乘車以外更還能做些旁的的事情。她拿了她的大金剪刀，剪了一大塊綢子，然後她縫了一隻小巧可愛的袋，把極小的蕎麥裝滿了它，將它縛在公主背上。她又在袋上剪了個洞，因此麥子能够細細流出。

夜裏狗又來，把公主揹在背上，帶了她跑到兵那裏去。兵是這樣的愛她，癡想自己是一個王子就好娶她了。狗一點沒注意到麥子怎樣一直從城堡裏一流到兵所住的窗邊。第二天早上國王和王后能够很清楚的看出他們的女兒曾經到過那裏，他們就捉了那個兵，把他關在牢裏。

他在那裏啊呀！那裏是黑暗和淒涼呀！人家告訴他說：「你明天要絞死了。」那聽來不是件令人愉快的事，他又把那隻火絨匣忘記在他住的房間裏。第二天他從牢裏的小窗裏早上能够看見百姓急急出城去看絞刑。他能够聽到鼓的聲音，能够看見兵士一排排的走過。每一個人在跑着；還有一個著了圍裙，拖着拖鞋的鞋店學徒也在跑着，他跑得快，到把他的一隻拖鞋飛起來，打到兵所坐着的那間牢房的牆上。

「喂，你這鞋店小孩！不要這樣急，」兵對他說，「他們非等我到，不能做什麼！你肯跑到我常住的地方去，爲我拿一隻火絨匣來，給你一個角錢，但是你一定要跑得快！」鞋店學徒要一角錢，就趕快跑去拿火絨匣給兵，於是好，現在我們看，要發生什麼事了！

一個大絞架已早在城外豎起來，架的四周都站滿了兵，和成千成萬的百姓。國王和王后坐在審判官和全體法律顧問對面的一個美麗的王座上。那個兵已經站在梯上，但是他們正要把繩子套在兵頸上的時候，他說每個犯人在他受刑以前，都答允他一次要索的，他極想吸一回淡白菰，那是這世上的最後一次了。

國王不能夠不准這個無害的要求。於是兵拿了他的火絨匣，一二三地劃三劃！那裏站着所有的狗，眼如碟子的狗，眼如風車盤的狗，眼睛像塔一樣大的狗。

「現在救我，不要讓我被絞死！」兵說，於是三隻狗子一直向審判官，全體的法律顧問跳去，有幾個是抓住了他們的腿，有幾個是抓住了他們的鼻子，把他們拋到空中去，他們跌下來，都跌得粉碎。

「我們不要那樣！」國王說，但是那最大的狗提起了他和王后，照別人一樣的往上拋去，於是兵士們都嚇極了，百姓大叫道：「好兵，你將做我們的國王，娶了那個嬌美可愛的公主，做我們的王后。」

所以他們就把那個兵簇擁在王車裏，三匹狗在車前舞躍歡呼！小孩子們用手指來吹噓，兵士們舉鎗致敬。公主從銅堡裏出來，做了王后，婚禮一連舉行了八天，幾隻狗子坐在桌子用牠們的大眼睛睜看着他們。

二十二 接骨木的母親

從前有一個小孩子，因為到外邊去遊玩，把他的腳弄得很濕，受了風寒。因為那天的天氣很乾燥，沒有人知道他是怎樣受寒弄濕的。他的母親把他衣服脫掉，使他睡在床上，自己出去拿了一把茶壺，倒了一滿

碗很熱的接骨木湯給他喝。

同時，有一個和藹可親的老人，住在樓上，他從門外走進來。他是妻子兒女全都沒有的。但是他很愛小孩子，而且能够講許多好聽的童話和故事。「現在如果你喝了這碗湯。」母親說，「你馬上可以聽到一段故事。」

「是的，今天我想講一段新的故事。」老人說。「但是我不知這孩子怎樣把他的脚弄濕的？」他又問。「唉。」母親說道，「這個我真弄不懂。」

「你肯講故事給我聽嗎？」小孩問。

「是的，但是你一定先要老實告訴我，你從家裏到學校裏去，在小街上所遇見的水溝有多少深。」

「大的有半條腿深。」小孩很快地回答說。「這是指最深的地方說的。」

「我明白你的脚是這樣弄濕的。」老人說。「好，我想我應當講一段故事給你聽。但是除了這一段以外，我什麼都不知道了。」

「我知道你一定能够編一段故事的。」小孩說。「我聽母親說，你能够把看見的各種東西編成故事，就是你感觸到的，你也能够把來編故事的。」

「啊呀，那都是沒有價值的小說和故事。真正的小說和故事是自然而來的；他們來的時候常常輕輕地拍我的頭腦，說「我們來了！」」老人說。

「現在有東西來輕輕地拍你的頭腦嗎？」小孩問。他母親聽了他的話笑起來，同時她把接骨木花放在茶壺裏，倒開水進去。「真的講一段故事給我聽吧。」

「是的，自然而來的小說或故事，大都是偉大的；但是牠只有在我們愉快的時候來的。停！」他忽然喊道，「我有故事講了；你看這裏不是有一把茶壺嗎？那末讓我來講茶壺的故事罷。」

小孩聽了眼睛看着那把茶壺，看見茶壺蓋自己漸漸地開開，裏面伸出一枝長的樹枝，壺嘴裏也同樣的伸出一枝向四方展開，慢慢的長大，顯露出一縷大的接骨木，上面開着潔白和鮮豔的花。牠還是繼續的長大，最後，枝葉伸到床上，把窗幔推倒一邊，啊呀，這些花真是香極了！」

在樹枝的中心，坐着一個容貌端正，服裝特別的老婦人。她衣服的颜色和接骨木的葉子的颜色一樣，是綠的，上面裝飾着許多大的白色接骨木花。這是這些花究竟是真是的還是用綢布做的，那是很難猜測了。

「那個老婦人叫什麼名字？」小孩問。

「希臘人羅馬人稱她山林女神。」老人回答說，「但是我們不懂這個名字包含什麼意義；我們在鎮上水手居住的區域裏聽到一個比較好的名字。他們叫她接骨木的母親。小孩子，你現在應該注意她；就是在聽講故事的時候，你也應該看好這棵美麗的樹。」

「在一所荒蕪的小庭園裏，生長着一棵巨大的開花的樹，樹下坐着兩個老人，一個是水手，一個是他的妻子。他們兩個人已經有了曾孫，自己不久要舉行金婚禮——結婚後五十周年紀念。樹上坐着接骨木的母親，和今天一樣的露着笑容。」

「我知你們在什麼時候舉行金婚禮。」她說，但是那對老夫妻正在講述過去時候的情形，却沒有聽到她的話。「你記得不記得？」水手問他妻子說，「在我們兒童時代，我們常常在這個庭園裏跑着玩，和在園角裏種植小樹做花園嗎？」

「是的，」老婦人回答說，「我記得很清楚；我記得怎樣澆水，我還記得小樹中間有一枝是接骨木的嫩枝，不久就生根長葉，現在已經長成這樣巨大，開花的樹，我們可坐在牠下面閒談了。」

「的確，」他接着說，「在那庭角裏從前放着一隻大水桶，我常常把我自己造成的小船放在水上航行。從此以後，我就出外航行，學了不少航海技能。」

「是的，在那個時候以前，我們一同在學校裏讀書，我們的戀愛就從此開始了。你記得那天我們兩個人一同哭嗎？但是在哭的那天下午，我們手拉手的走到那座圓塔，遠望哥本哈根的全市；後來我們走到佛來特利克堡，看見國王和王后坐了船在運河裏玩。」

「但是從此以後我就出外航行，好幾年沒有回到故鄉，」老水手說。

「唉，是的，我爲了你常常哭泣呢！我總以爲你在海裏溺死了，海浪在你身上衝過。我在夜裏常常起來看風標有沒有轉回來；風標是常常轉回來的，但是你却老沒有回來。我記得有一個下雨天，我正在家裏打掃垃圾，一個男人走進來，我就拿了垃圾箱去招呼他，在門口站了一會，覺得天氣真叫人悶得慌。當站在那裏想念天氣時候，一個郵差走來，送你寄來的一封信給我。」

「我馬上拆開一看，禁不住大笑起來。唉，我真快樂極了。你信裏告訴我說，你現在是在熱帶國，那裏是出產咖啡的；你又說那國家很華麗，有許多珍奇的東西。那時候我很不願停一會進去細談，就靠着垃圾箱看下去。天繼續地下雨。當我看得出神時候，忽而來了一個人，雙手把我抱住。」

「不差，那時你就請他吃一箱好東西，差不多把他耳朵都震聾，」老人插嘴說。

「我不知道就是你，」她回答說，「你和你的信差不多一同來的。那時候我覺得你真漂亮，就是現

在你還是如此。你的衣袋裏放了一塊黃色絲巾，頭上戴着一頂有光彩的帽子。你的全身真是沒有一樣不好的。」

「那末你還記得我們結婚的時候嗎？我們生大兒子，後來生瑪琳，尼爾，彼得和漢司克立斯與嗎？」他問道。

「我的確記的，」她回答說，「不多幾年，他們都已長成了很可敬愛的男女了。」

「現在他們的兒子都已經生男育女了，」老水手說。「唉，我們已經有了曾孫，而且都很強壯活潑。今天是不是我們結婚的紀念日嗎？」

「是的，今天就是你們兩個人的結婚紀念日，」忽然接骨木的母親的頭伸到那兩個老人中間說；但是他們兩個人以為這是隣人向他們點頭。一會，他們倆互相地看着，握手緊緊握住。一霎時，他們的女兒和孫子孫女都圍上來了，他們知道今天是結婚日子。孫子們早已想在早晨慶祝他們兩個人，可是那一對老夫婦雖然對於以前的情形尚能回想到，却忘記了這個紀念日。接骨木這時候發出很濃的香氣，夕陽照射在那老夫婦的臉上，看來很像桃花的顏色。孫子們圍着他們兩個人舞蹈。接骨木的母親看了，在樹裏點頭，喝了一聲采，喝得大家停止了。」

「但是你所講的並不是故事，」小孩聽了說。

「你還沒有完全聽懂，」老人說道。「讓我們來請求接骨木的母親把牠解釋明白。」

「這的確不是一段故事，」接骨木的母親說，「但是講下去就是一段故事，而且是一段真實的故事。奇特的故事好像美麗的樹木從茶壺裏生長出來的一樣，大都從真實中產生出來的。」說着，她把那個小

孩從床上抱起來，放在自己的胸前，開花的柶杖遮掩他們，他們好像坐在草亭裏一樣，可是那草亭在風裏不停地搖擺着。

一會兒，接骨木的母親變了一個美麗的少婦，可是她的衣服仍舊是綠的，四邊裝飾了白的接骨木花，很像接骨木的母親穿的。在她的胸前，她掛了一朵真接骨木花，在她的卷髮裏，她又插了一個接骨木花的花圈。她大的碧眼，看來很美麗。她的年紀好像同這個小孩差不多，他們兩人互相接吻，露出很快樂的樣子。他們兩個手拉手的離開草亭，走到一個屬於他們的美麗花園裏去。在一塊碧綠的草地上，他們把爸爸的手杖結起來，那根手杖忽然活了，因為他方才騎上手杖，那白色的捏手馬上變成一個美觀的馬頭，頸上長着黑的鬃毛，隨風飄動，身下四隻長細的腿，向前奔馳起來了。那隻馬很壯強，和敏捷的，他們騎了繞草地奔馳。

「哈哈！我們已經跑了許多英里了，」小孩說，「我們騎着到去年我們所到的紳士那裏去罷。」於是他們又繞草地奔馳，不久那個少婦喊道：「現在我們已經到鄉下了。你有沒有看見那所屋子，牆邊露出一隻大的烘爐，看來好像一個大雞蛋嗎？那裏還有棵接骨木，伸開枝葉遮掩牠，一隻雄雞正在躡來躡去，替小雞們搜尋食物。你看，他怎樣神氣地踏着大步走着！」

「現在我們走近教堂了。這所教堂是建在一座山上，四周圍爲大柵樹圍着，內中有一棵已經枯萎得半死了。看，這地裏是一家鐵匠店了。爐裏的火燒得多少熱呀！穿半身衣服的人，正在那裏用鐵錘打鐵，火花猛烈的四散開來。再前走，我們要到那紳士的鄉間去了！」那少婦坐在後面，所講述的小孩都能見得，一樣的一樣的在他面前過去。他雖以爲走了許多路，碰到了許多事物，其實他們仍舊繞着草地奔馳。一會兒，他們

停下來，在路旁遊玩，把泥土掘起來做成一個花園，少婦就從頭髮裏摘下接骨花木，種到土裏。接骨木漸漸地長大，和老人所講給他的話一樣情形。他們兩個也拉着手繞花走了一轉，可是沒有到圓塔去，也沒有到佛來特利克堡去的確沒有去；不過那個少婦抱住了小孩的腰，騎了馬把鄉間四處都走到，時候好像經過春夏秋冬，千萬種的幻像在他眼前和心裏閃過。在奔馳時，少女常常對他說：『過去的形形色色，切不要忘記。』

他們經過玫瑰花和山毛櫸，但是接骨本是極香的，牠的花懸掛在少婦的胸前，在奔馳時，小孩的頭常常依靠在她胸前。

『這裏有春天一樣美麗了，』少婦說，當他們站立在山毛櫸林裏，密密的綠葉遮在頭上，芬芳的茴香和紅潤的牡丹在脚下綠草中，開放可愛的花朵。『啊呀，我希望春天在這芬芳的山毛櫸林裏，常常保留着。』

『這樣有夏天一樣快樂了，』少婦說，那時候他們經過一座古舊的堡壘，高大的城牆，尖聳的屋翼，反照在下面的河裏，天鵝在水面上游來游去，探尋一條清涼的綠路。田裏的禾稻，被風吹得像海浪一樣。荒塚和破屋裏長着紅色或黃色的花，籬笆上爬滿野的蛇麻和開花的牽牛花。到了晚上，圓圓的月亮照耀在黑青色的天空裏，空氣中充塞着不少的草味。這種景象是使人們永遠不會忘記的。

『這是可愛的秋天了，』少婦說着，景色就應聲而變。天空比夏天好像高爽得多，和藍得多，森林裏的樹葉變成紅的，金黃的，和蒼綠的顏色。獵狗一羣一羣的出外去打獵，野鳥發出悲鳴的聲音，在空中飛過，破屋和荒塚，纏繞着黑色的籐，黑青色的大海上，點綴着白色的帆船。破綻的牛棚裏，坐着幾個老婦，少女和小孩，在那裏整理蛇麻，同時，年小的孩子唱着歌曲，年大的人講神仙和鬼怪的故事。這是世界上最快樂的日

字了。

『再變，』少婦說，『這是冬天的景象了。』說着，所有樹木都立刻蓋上一層濃霜，看來好像白珊瑚。腳下的雪，在走動的時候好像穿了一雙新鞋子。一樣發出支格的聲音來，天空中的流星，一個一個從天上落下來。人家的暖房裏裝着聖誕樹，樹上綴了許多飾品，點着不少的蠟燭，預備慶祝耶穌聖誕。在鄉下人的家裏，也可以聽聞得梵啞鈴的聲音，就是最窮苦的小孩，這時候也要說，『快樂的冬天呀！』

少婦指給小孩看的一切景象，真是很動人的，而且在景色中往往充滿了接骨木花的香味，飄搖着白十字的紅旗，旗下，老船夫曾經航行過的。這個老船夫，在七十年以前，不過是一個小孩，他漸漸長成一個少年；他後來做了水手，航行到熱帶，產咖啡的國去；他受了一個少女從胸前拿下的一朵接骨木花，藏在他一本的讚美詩裏，永遠保存着；他到了外國，常常揭開書來看他的紀念花，愈加仔細的看，花愈顯得鮮豔。他可以嗅到像在家裏一樣的香氣，而且可以從花瓣中看到贈花的少女，聽得到她對他低低的說話，『這時候家鄉的風景真好呀！』聽了以後，他腦筋來了千百種家鄉的景色。

一年一年的過去，他已經變成一個蒼白的老人，現在和他的老妻坐在一棵開滿了花的接骨木下。他們手握着手，好像我所講的那對曾祖父母一樣，所講的也就是過去的情形和金婚禮的事。那個頭髮裏插着接骨木花的，碧眼的少婦，坐在樹裏，向他們兩個點點頭說，『今天是金婚禮的日期。』

於是她從花圈上摘下兩朵花來，吻了一下，起先發出銀色的光彩，後來變成金色的。當她把花放在那對老夫婦的頭上，兩朵花都變成金冠。他們很像國王和王后，坐在一棵很香的接骨木花下。於是老人講述他小時候聽到的接骨木的母親的故事給老婦聽，他們兩個人都相信這就是他們自己的故事，尤其是在

有幾個地方。

「好了，就算這樣吧，」少婦對樹說。「有人叫我接骨木的母親也有人稱我山林女神其實我的名字是叫記憶力。只有我久坐在樹下，等候牠漸漸地長大；也只有我能够回想和講述過去的事實。讓我來看，你這時候還保存着以從送結你的那朵花嗎？」

於是老人揭開他的讚美詩裏面的確保存着那朵接骨木花，顏色一點不變，仍舊同以前珍藏的時候一樣；記憶力看了向他點頭。老夫婦兩個人戴了金冠，坐在夕陽照耀的紅光下面，閉了眼睛。故事到這裏也就結束。

小孩這時候仍舊睡在床上，他糊裏糊塗的猜想不出，這是聽到的還是夢見的故事。茶壺還是放在檯上，可是中間沒有接骨木生長着的確講故事給他聽的老頭兒站立在門口，正向門外走出去了。

「真的華麗極了，」小孩子說。「媽媽，我已經到熱帶國裏去了。」

「我相信你的話，」他的母親說。「無論誰喝了兩滿碗接骨木湯，一定可到熱帶國去。」說着，她把他的被窩好好的蓋上了，使他不致再受風寒。「方才我同那個老人家說的這段話是真的，還是神話，你睡得真熟呀。」

「接骨木的母親在那裏？」小孩子問道。

「她在茶壺裏，」母親說。「現在她也許仍舊在裏面。」

二十三 小特克

小特克這確實是一個希奇的名字！但這並不是那個小孩的真名字。他的真名字叫卡爾。因為在他小時，他不能清清楚楚的說出「卡爾」兩個字來，就常常用「特克」兩個字當他的名字。「特克」和「卡爾」一些也沒有相像之處，爲什麼拿「特克」來替代「卡爾」？那就不容易說明了。但是認識他的人，仍舊都叫他「特克」。

小特克留在家裏看護他的小妹妹葛司太，同時他又不得不學習他自己的功課。這兩件性質不同的事情是要在同時做的，可憐的小特克，一面抱他的小妹妹坐在他的膝上，唱他所知道的各種兒歌給她聽，一面他自己時時刻刻的看他身邊揭開的那本地理書。到了明天早晨，他一定要記熟在西蘭境內的各市鎮的名稱，而且要把它一個一個的說出來。

最後，他的母親回來了，把葛司太抱在手裏。特克這時候馬上跑到窗口，把功課一遍一遍的讀下去，那時候，天色已經漸漸黑暗，因為他母親沒有錢供給他買蠟燭，他還是張大了眼睛讀他的書。

「那裏有一個年老的洗衣婦在路上走去。」母親從窗口裏看到外邊去說。「我看見她獨自一個走不動了，可憐的東西；她此去是要到抽水機那裏取水去的。」小特克你應當做一個好孩子，趕快跑下去幫助他的忙。」小特克聽了，立刻跑下去幫助她負背。

當他回到家裏的時候，天色已經十分黑暗了。他家裏原來談不到蠟燭的，就是有一枝恐怕也沒有什麼大效用；因爲這樣，他這時候不得不到他的小車床上去睡覺，這張床是一張高背長椅改造的。

他在那裏睡覺了，他的腦筋中仍舊在那裏唸地理書——西蘭和他先生所講的話。那時候因爲沒有亮光，所以不能拿書來讀，就把地理書放在枕頭旁邊睡了。他曾經聽得人說：書放在枕邊很可以幫助他記

憶他所讀的功課的；但是這種事情，他覺得是不可靠的。

他睡了，但是他仍舊想個不休。最後，忽然覺得好像有一個人輕輕的摸他的嘴巴和眼睛。他已經睡了，但是沒有睡熟，因為他好像看見那個年老的洗衣婦，用溫柔的和善的眼睛看着他，又聽見她說：「小特克，你明天的功課還沒有知道，這真是可恥的事。你已經幫了我的忙，那末現在我來幫你的忙，我們的上帝是一定肯幫助我們兩個的。」

於是枕頭旁邊的書籍，一頁一頁的動起來，發出沙沙的聲氣；又聽得枕頭旁邊好像有東西在走過來。「咯咯，咯咯，咯咯！」一隻母鷄叫着，向他走過來。這母鷄是從凱奇鎮來的。

「我是凱奇母鷄。」她說，她就告訴小特克這鎮上有多少居民，從前在這裏怎樣打過一次仗，現在這裏似乎沒有什麼價值了。

「格勒，格勒，格勒，格勒！」一隻大的、木製的鳥跳到床上。這隻鳥是從勃萊司多地方來的。牠曾經計算過住在勃萊司多地方的居民，這個數目同牠身上的釘數一樣。這是一隻自鳴得意的鳥；他說：「託爾發生住在勃萊司多和我相去不遠。我不是一隻美麗的、可愛的鳥嗎？」

現在小特克從床上起來，他騎上馬背，向前奔去了！他騎上馬去是由一個武士幫助的，那武士是很英俊的，頭上戴了有光彩的盔，上面羽毛飄颺着——這是一個古代的武士。他們一同騎了馬前去，經過古城佛定堡的森林。這裏從前是一個重大、熱鬧的鎮。

國王堡壘中的高塔，高高的聳入雲霄，從窗裏發出亮光，向四面照耀。裏面有音樂和游藝表演。國王華特曼率領他宮裏的貴婦一同舞蹈。

忽而天氣亮了，燈光漸漸變成灰白色，那些建築物的外形漸漸消失，最後所遺留的只有一座高塔，表明那裏就是王宮所在的地方。那雄壯的城市亦漸漸縮成窮陋而不雅觀的小市鎮。學校裏的學生們，腋下挾了地理課本從校裏走出來，說道：『有二千個居民』。但是這句語已經有些誇張，這鎮上其實沒有這許多人口。

小特克這時候睡在床上，他不知道有沒有做夢。一會兒又有一個人到他身邊來。

『小特克！小特克！』他覺得似乎有人叫他。這是一個小水手的聲音，在那裏叫他。

『我是來歡迎你到古沙爾去的。古沙爾是一個新興的市鎮，氣象很活潑，那裏有輪船和郵車。以前大家常說牠是一個低下鄙陋的地方，但是現在大家都不是這樣看待牠了。』

『一個古沙爾人說，我住在海邊，那裏有寬闊的道路，美麗的花園；因為這樣我天生成功一個詩人，而且也是一個比任何詩人都聰敏的人。我有一次想坐了船，航行全世界；但是這件事我沒有做成功，其實我的能力是可以做的。我住的地方很優雅，同一個海港距離很近，最可愛的玫瑰花在我家四周開花，隨我欣賞。』

小特克聽了這番話，鼻子裏真的嗅着一陣陣的香味，眼睛裏真的看見豔麗的玫瑰花和碧綠的玫瑰葉。但是轉瞬間這些形色都消滅了。不多一刻，一座森林在海灣裏光輝的水上長起來，碧綠的樹葉散佈得密密層層。在森林的上面，露出壯嚴的古教堂的二個高聳的尖塔。在一座綠草叢生的山坡，流出一條澗水，染着像虹一樣的顏色，發出可愛的像音樂的聲音。在那澗水附近的地方，坐着一個國王，戴了一頂金製的王冠，冠下披着長黑的頭髮。

他就是路爾王；附近的鎮叫做洛司客。丹麥的國王和王后，戴了金冠，常常走上山頂的大道；他們又常常手牽手的走進那個教堂。那時候教堂內的音樂和泉水的流音，混成一片。小特克把這些情形都聽進去，看進去了。

不多一刻，這個景象又不見了！這是什麼一樣景象呢？這完全像把書一頁一頁的瀏覽過去。現在他看見一個老婦人；她是一個除穢草的婦人，從蘇路來的。蘇路是一個荒涼的小市鎮，街道上也長着野草。那老婦人把綠色布圍裙披在頭上，掛到背後，而且那條圍裙很濕，很像爲了大雨淋過一樣。

「我的確冒了大雨而來的，」她說。她從霍爾伯的趣劇中講了不少的有趣故事，她又背誦關於華爾地馬和阿伯沙龍的詩歌；這都是因爲霍爾伯在她的家鄉曾經創辦了一所中學，所以她才能如此。

忽而她俯伏下去，搖擺她的頭，好像她是一隻青蛙，做將要跳躍的樣子。「咯咯！她叫，「天氣太潮溼了，天氣常常這樣潮溼，而且天氣要潮溼到像在蘇路地方的墳墓一樣。」她已經變了一隻青蛙了。「咯咯！啊呀，她又是一個老婦了。」我們一定要依照天氣穿衣服，」她又說。

「天氣太溼潮了！天氣真的太潮溼了！我的家鄉是像個瓶一樣；人從塞子裏鑽了進去，一定仍舊要從塞子鑽出來。在古時候，我們那裏有最好的魚；現在我們有活潑的玫瑰花臉的小孩在瓶底裏了。在那裏，小孩們可以學習到許多學問——希臘文和猶太文略略！」

這個聲音很像青蛙在那裏叫的一樣，又很像有人穿了重的鞋子在濕地上行走。她叫的聲調，是千遍一律，煩悶極了，使小特克聽了沉沉的睡着；這對於他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但是熟睡以後，他又做起夢來了。他夢見他碧綠眼睛，淡黃卷髮的小妹妹葛司太長成很高大，很美麗

的姑娘。她雖沒有翅膀，但是她能够飛舞；他們兩個人一同飛起來了，飛過西蘭蒼綠的森林和碧清的河流。
 「聽小特克，你有沒有聽得公鷄在那裏啼呢？」喔喔喔……「這些家禽部是從凱奇那裏飛到這裏來的。以後你一定有一區農場，一區很大的養鷄農場！你永遠不會受到飢餓或感覺缺乏。金鵝，知預兆的鳥，將來都是你的；那時候你一定變成富足快樂的人了。你的房屋將來一定要建築得像華爾特馬的塔一樣高，裏面裝置的雕像和在勃萊司多的沙凡爾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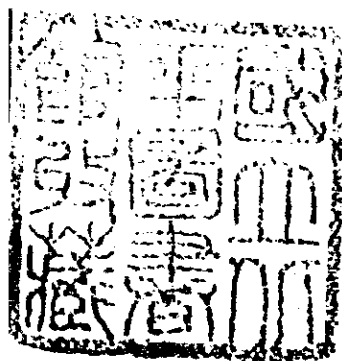
「我的話你都聽得懂嗎？你將來的名譽一定要傳播到全世界去，好像從古沙爾航行來的那隻船一樣；在洛司客地方，你的話，你的計劃，一定很有條理，很有價值，同路爾國王不相上下；到了最後，你一定可以得到好死，很清靜的睡在墳墓裏，像……」

「我好像睡在蘇路鎮上，」小特克醒來說。這是光明的早晨，夢中的情節，他完全想不起來，但是這也不必一定要想起來的。我們來日生活上應所見的種種事情，不必一定要預先知道的。

醒了，他馬上從床上跳起來，隨即在枕頭旁邊拿起他的書。他一課一課的讀下去，他覺得這些城鎮都已經完全知道了。

同時，那老大的洗衣婦人從門裏伸進頭來，對他客氣地點點頭，說道：「謝謝你，我的好孩子，你昨天幫助我。也許上帝會給你一個好夢的！我想他一定會的。」

可是小特克已經把他的夢完全忘掉了，但是這也沒有關係。



足本世界文學名著

▲內容有趣
▲百讀不厭
▲譯筆暢達

一英國之部一

- 英國小說集 三角
- 沙氏樂府 四角半
- 金銀島 四角
- 雙城記 七角
- 織工馬南傳 三角半
- 維克斐牧師傳 印刷中
- 撒克勝劫後英雄 五角
- 塊肉餘生 印刷中
- 魯濱遜飄流記 四角
- 愛麗思漫遊記 二角
- 愛麗思鏡中遊記 二角半
- 格列物遊記 二角半
- 佛蘭克林 三角半
- 小公子 三角
- 潘彼德 三角半
- 水嬰孩 一角半
- 黛絲姑娘 六角半
- 天路歷程 印刷中
- 鄧肯自傳 三角半
- 金河王 一角半
- 黑女等神記 二角半

一法國之部一

- 女性的禁城 四角
- 魯濱漢故事 二角半
- 玫瑰與指環 一角半
- 亞德王故事 一角半
- 暴風雨 三角
- 鎔情 三角
- 馬克白 三角
- 爭鬥 二角
- 哈夢雷特 三角
- 該撒大將 三角
- 人與超人 四角
- 少奶奶的扇子 二角
- 莎樂美 二角
- 理想丈夫 印刷中
- 英國故事集 二角
- 法國小說集 三角
- 俠隱記 五角半
- 續俠隱記 七角
- 茶花女 三角半
- 悲慘世界 三角半
- 苦兒流浪記 四角

一德國之部一

- 苦女努力記 六角
- 田園交響樂 二角半
- 盧巖懺悔錄 四角
- 菊子夫人 印刷中
- 聖安東尼之誘惑 三角半
- 卡門 二角半
- 愛與死之角逐 二角
- 德國小說集 三角
- 西線無戰事 三角半
- 戰爭 五角
- 格林童話集 六角
- 茵夢湖 一角
- 沉鐘 二角
- 少年維特煩腦 二角
- 意國小說集 三角
- 南歐的教育 四角半
- 愛的勝利 五角
- 死的勝利 五角
- 木偶奇遇記 三角

一其他各國一

- 木偶遊菲記 四角
- 北歐小說集 三角
- 弱國小說集 三角
- 日本小說集 三角
- 唐吉訶德上 七角
- 唐吉訶德下 印刷中
- 青島 二角半
- 安徒生童話上 四角半
- 安徒生童話下 四角半
- 瑞士魯濱遜 四角半
- 天方夜談 三角
- 伊索寓言 二角半
- 放浪記 二角
- 娜拉 二角
- 父親 二角半
- 羅馬故事集 二角
- 希臘故事集 二角
- 日本故事集 二角
- 印度故事集 二角半
- 西藏故事集 二角半

上海四馬路二八號 啓明書局 各大書局均售

者讀國全給供 著名界世羅網

本局所出之書，皆以通俗之體裁，選取中外名流之著述，經名師之校對，力求文字之正確，印刷之精美，紙張之堅韌，裝釘之嚴密，務使讀者一經翻閱，無不稱讚。本局之宗旨，在於普及教育，使人人皆有讀書之機會。故凡有欲購者，請向本局洽購，定當竭誠服務，不勝感荷。

足本 華文 世界文學名著

內容有趣 百讀不厭 譯筆暢達

◀ 俄國之部 ▶

新舊小說集 三三
 罪與說 七
 我與童 五
 沙年 五
 復上帝 四
 復上帝 四
 外父 二
 托爾斯泰故事集 三
 初戀 二
 深淵 二
 雷雨 二
 巡按 二
 新俄詩選 三

大下街 四角
 大地 四角
 大地 四角
 紅字 三角
 退伍下 三角
 退伍上 三角
 好妻子 四角
 附錄 三角
 頑童 三角
 湯姆沙 四角
 古史 二角
 野性 二角
 聖路 二角
 黑奴 四角
 泰西 二角
 泰西 二角
 月明 二角
 美國小說集 二角
 東風 二角
 元配 二角
 新中 六角
 黑奴 四角
 泰西 二角
 泰西 二角
 月明 二角
 美國小說集 二角
 東風 二角
 元配 二角
 新中 六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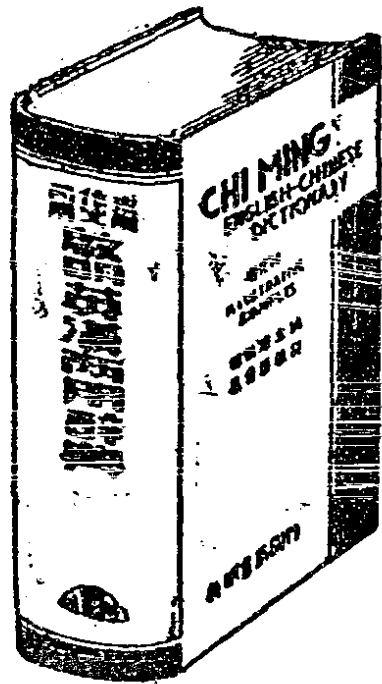
美國之部

上海福州路 三二八號 啓明書局 全國各書局 均有經售

啟明英漢辭典 求作兩用 解文

鄒蘇 朝兆 潘龍 編主

葛傳槩 校訂



解釋簡明適切

作文例句實用

- 單字 二萬
- 成語 四千
- 例句 一萬
- 附錄 五種

一語一句均經苦心推敲 現代術語盡量搜羅

本書係根據桑代克氏二十世紀初級字典福雷氏簡明牛津字典及袖珍牛津字典編譯內容完備求解作文兼籌并顧解釋適切譯語翔實例句豐富韋氏注音於讀者發音多一指示附錄五種堪稱完備

精裝一冊 瑞典紙印

每冊 二元五角

特價 一元五角

全滬各大書局經售

福州路三二八號

啟明書局印行

A Daily use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漢英^{翻譯}兩用辭典^{寫作}

寫各種英文感到困難嗎？

本辭典是片刻不離的良導師！

本辭典專供學生及一般讀者寫英文作品之用，其指示之效能，不亞於口授，至本辭典之特點有 1(檢查便利)蓋字以筆劃分類，檢查異常便利，2(切合實用)中學生應用之範圍內應有盡有 3(材料新穎)各種新名詞，均亦採入。

單字六千 成語二萬 精裝一冊 實價六角

An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for Junior Middle Schools

學生英漢小字典

發音困難，生字缺少，解釋不懂，請速購本字典

- 發音兩種 每單字下。有發音符號兩種。一為漢字注音。一為萬國音符。雖不懂英文者亦能讀音。亦懂意義。
- 字字實用 本字典依據美國字典專家桑代克選定之常用字彙編輯。字字實用。熟讀之後。應用無窮。
- 解釋簡明 本字典取中學生常用單字列入。避冷僻。就常用。極易檢查。解釋簡當明白。為其他字典所不及。

每冊二角 半打一元 歡迎選購

上海四馬路
三百廿八號

啓明局書印行

各書局
均經售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九月七日

安徒生童話全集
上册
Anderson's Fairy Tales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五月再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實	價	一元四角
原	著者	H. Anderson
譯	述者	張家鳳
發	行者	朱炎 啓明書局代表人
發	行所	啓明書局 上海四馬路三二八號
經	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本書編號：178

1181
304122
.3,



著名學文界世

安徒生童話全集

(冊 下)

著 原生徒安
述 譯 鳳家張



小引

我們一提起童話，就會想到格林兄弟，想到安徒生。關於前者所著的童話，我已經選擇出來，由啓明書局印刷出版，想小朋友們已經把它讀過了，不是很有趣味的嗎？關於後者，我又譯了他著的六十個極有趣味的故事出來，仍由啓明書局出版，我想小朋友們讀了這本集子，也一定十分滿意，認爲它真是你們的好朋友。

現在我來把這個好朋友的小史，告訴小朋友聽聽吧。

安徒生，丹麥人。一八〇五年生於奧登司。父親是一個窮鞋匠，母親是一個洗衣女。他幼年的生活非常困苦。直到他十一歲時，他父親死後，母親再嫁了人，才送他到一個貧民學校去唸書。他在學校裏，對於宗教、算術、寫字等等單調學科，絕對不能滿足。他老是跑到學校外面去欣賞自然。繼而他母親送他到工廠裏去作工，不久，他因爲生活不慣，只得告退。十三歲時，哥本哈根皇家大戲院的一部份演員到他家鄉來表演，他看了很受感動，決心想做一個演員。十四歲時，他一個人到哥本哈根，訪問皇家大戲院的舞蹈演員，請求學習舞蹈，未成。乃改學木匠。在這裏，因爲常受同伴欺侮，又退出了。隨後他學過唱歌跳舞和演劇，全都失敗。直到一八二二年，他十七歲時，靠了皇家大戲院經理的照顧，得進國立學校免費求學。二十四歲時，他自費出版了一本阿曼克遊記，很得讀者的稱讚。到三十四歲，他出國遊歷，先後到過德意志、法蘭西、意大利、莫吉利、瑞士等國，看見了無數的名勝古蹟，會到了許多偉人名士，長

了不少的見識，又陸續發表了許多童話，內容寫得一本比一本精彩，一本比一本有趣。當時有幾國的國王都會請他進宮去講故事，賜勳章給他佩掛。

一八七五年在他七十歲壽辰那一天，丹麥全國人都熱烈地慶祝他的生日，在晚上還舉行了一個提燈會。一個窮孩子，竟有這麼一天，真是多麼榮耀呀！可是同年八月四日，不幸他就離開了人世。

安徒生是北歐一個最有名的大文豪。他著的童話，世界各國都有譯本。世界各國的兒童差不多都讀過他的童話，都喜歡他的童話。他的童話一部份是根據古代傳說改作；一部份是創作的。寫得極美妙，極樸實，真是小朋友最優良的讀物，請小朋友好好地讀着吧。

譯者

目次

上册

一	樂園	一
二	鶴鳥	一五
三	醜小鴨	二〇
四	鎮定的錫兵	二九
五	牧羊女郎和掃烟囪人	三四
六	天鵝	三八
七	夜鶯	五五
八	人魚姑娘	六五
九	小易達的花	八八
一〇	雛菊	九六
一一	蕎麥	一〇〇
一二	睡神	一〇二

一三	紅鞋子	一一二
一四	陀螺和球	一一九
一五	小杉樹	一二二
一六	賣火柴的小女兒	一三二
一七	快樂的家庭	一三四
一八	雪后	一三八
一九	丹麥人霍哲兒	一七二
二〇	老屋	一七六
二一	火絨匣	一八四
二二	接骨木的母親	一九一
二三	小特克	一九九

下冊

二四	鬼山	二〇五
二五	一個母親的故事	二一一
二六	皇帝的新衣	二一七
二七	牧豬奴	二二二

二八	亞藤	二二七
二九	領圈	二三二
三〇	飛箱	二三五
三一	繡花針	二四二
三二	眞公主	二四六
三三	水滴	二四七
三四	影子	二四九
三五	跳高比賽	二六三
三六	冰女郎	二六五
三七	頑童	三〇一
三八	國王王后和武士	三〇三
三九	小克勞斯和大克勞斯	三〇七
四〇	湯姆露茜	三二〇
四一	蠢漢	三三一
四二	蝴蝶	三三五
四三	玫瑰花妖	三三八
四四	約翰的同伴	三四三

四五	蚜蟲·····	三六〇
四六	撲滿·····	三六二
四七	自大的蘋果樹枝·····	三六五
四八	葡萄牙鴨·····	三六八
四九	雪人·····	三七五
五〇	茶壺·····	三八〇
五一	農場鷄和風信鷄·····	三八二
五二	舊路燈·····	三八五
五三	銅豬·····	三九一
五四	妖怪和小販·····	四〇一
五五	天使·····	四〇四
五六	祖母·····	四〇六
五七	好人做的總是不錯的·····	四〇八
五八	那是真的·····	四一四
五九	一個大悲哀·····	四一六
六〇	燭·····	四一九

幾隻蜥蜴在老樹的裂縫裏地輕快地跳進跳出。牠們因為都能講蜥蜴話，牠們是很互相了解的。鬼山裏吵吵鬧鬧的在幹什麼呀！有一隻蜥蜴說：「我爲這種吵鬧的聲音鬧得已經兩夜沒有睡覺了，我快要牙齒痛了！」

「那裏一定有些什麼事了，」第二隻蜥蜴說。牠們用了四根紅柱子將那山支撐起來，在早晨雞啼了才關起來。鬼女們已學得幾種跳舞，現在還時時的在練習，山裏一定有些什麼事。是呀！我和我認識的蚯蚓也說起過的，」第三個蜥蜴說。牠是新近從山裏出來，在牠們在牠們那裏泥中，所以牠聽到很多的消息。這可憐的小蟲是一些看不出的，但是牠在感覺和聽覺方面是比任何都靈敏的。牠說鬼山裏希望有客人來到，偉大的客人們；至於他們到底是些什人，蚯蚓不肯說，或者牠也不知道。全體的鬼火都被邀去舉行一個火把遊行。金銀的杯盤——這在山裏要多少就有多少——都擦得亮亮的在月光裏陳列着。」

「牠們都是些怎麼樣的客人呢？」許多蜥蜴都一起問。接着說：「地上出了什麼事了！聽呀！什麼聲音？」

這時候鬼山開了一個年紀較大的鬼女偷偷地跑出來。她的背是空的，但是她也穿得很整齊清潔。她是老鬼王的管家，也是他的一個遠親。她的額角上佩着一個琥珀的鷄心。她的脚步跨得很大，並且很輕。看呀！她一直跑到沼澤下的蘆葦那邊去了。她飄飄然的跑得多快呀！

「今天晚上請先生到鬼山裏去，」她對他說。並且你還肯爲我們負責做一事嗎？就是我們還要懇求你邀一些別的客人，你現在不必看家，就可以做這件有益的事了。你要知道今天有許多貴客，要到我們那

邊來，那就是魔鬼們，他們常常有許多話要說，鬼王還要試試他們的本領哩。」

「那裏可以請些什麼人呢？」顯鷺問。

「無論是什麼人都可以到這大跳舞場裏來的，就是人類，只要他們能够在睡夢中談話，或者能够照我們的樣子做些別的奇事，也允進來的。但是在第一次大宴會的時候，對於客人是選擇得很嚴的。我們只招待最高尙的貴客。關於這一點，我曾經和鬼王辯論一場，因為我堅決的說魑魅魍魎一概不准進來。我主張先要把人魚和他的女孩去請來，我覺得牠們不會過慮到在乾路上來有什麼不方便，但是我得想方法給牠們每一個人有一塊濕石頭坐着，或者另外用別的東西，也就不要緊了；我希望牠們這一次不至於拒絕我們的邀請。此外還要邀請最高尙的年老的有尾的鬼，河神和山神等。我更不肯放過墓豬，墳馬，以及一切埋掩在教堂下的幽魂。真的牠們不是與我們一族的，牧師們的，但是他們和我們是密切地連絡，並且不時來拜訪我們的。」

「嗚！」顯鷺說了一聲，就飛去傳言邀請客人去了。

這時候鬼女們已經在跳舞了。她們正跳「披肩舞」，披着用迷霧和月光織成的肩巾；這對於喜歡這一類披肩的人是極感覺可愛的。在鬼山裏的大廈，已經揩拭得乾乾淨淨。地板已經被月光洗淨，牆上由女巫的脂肪塗過，射出像山慈姑一樣的光彩，在廚下房裏，正在烤田雞，此外還有蛇皮，野菌，魚卵，鼠鼻，毒參等等食品。還有女巫釀的啤酒和藏在酒箱中的閃閃發光的硝酸鉀酒。

老鬼王頭上戴着用石筆粉末擦亮了的金冕。寢室裏掛着新的窗簾，它是用蝸牛的黏液貼牢的。

「現在我要把這牛毛和豬鬃用煙來燻一薰，這是我分內的事！」鬼王的僕人說。

「親愛的爸爸！」最小的女兒問，「你不肯告訴我這許多客人是誰嗎？」

「好的！我想現在我不用保守秘密了。我的兩個大女兒一定要預備給她們嫁了，還有兩個也快了。挪威的會長屈勞爾特正在同着他的兩個兒子來了。他們住在陶夫斐爾特那是你所夢想不到的美麗的石堡，礮台和金的建築物。他們是想來找尋兩個妻的。老屈勞爾特是一個有節操而誠實的挪威人，很爽快很老實。我們是老同志，他從前是到這裏來找妻子的，現在她已經死了；她是麻恩地方石王的女兒。喔！我很久就想再看看這個老朋友了！他們說他的兒子是很粗暴和無禮貌的人，但是或者人家的說法太過分了，無論如何他們再長大一兩歲他們總會改好的。看你們能否把他們改好一點！」

「那末他們什麼時候可以來呢？」最小的女孩問。

「這完全要看風和氣候來定的，他們旅行的時候，是很經濟的，有機會的時候了才趁船來。我要他們從瑞士繞道到這裏來，但是這個老朋友還沒有到，恐怕他走別條路了。」

這時候兩個鬼火跳躍地跑來，二個都要搶先的來報一個信。

「他們來了，他們來了！」兩個異口同聲的叫起來。

「把我的王冠拿來，讓我立在月光之下。」鬼王這樣的吩咐。

他的七個女兒把肩巾舉起，低身下拜。

屈勞爾特會長已在那里立着；他帶着冰柱冠，冠上綴着縱木的果實。此外他着了件熊皮大衣和一雙雪靴。他的兒子們因為身體強健，却反而裸着頸，赤着胸。

「那就算山嗎？」小的兄弟，手指着鬼山問。「我們在挪威只當它是一個洞呢。」

「你這個傻孩子！」老父回答說，「一個洞你只能攢去，一個山你可以跑上去的！你們的眼睛生在那裏，看不出這個分別嗎？」

他們說他們對於言語上一點也不發生困難，倒覺得是很難得的。

「你們現在要自己當心了。」老年人說，「不要讓人家以為你們以前是沒有見過世面的！」

於是他們走進鬼山，那裏的客人都是很高尚的，雖然在這樣臨時請來的；我們也可以說他們都好像是被風吹在一起的。在席的人魚和他的女兒坐在水盆裏，說正和在家裏一樣。除了兩個小挪威屈勞爾特以外，每個人都很有禮貌，他們兩個人一會兒忘其所以，把腳放到桌上來了。

「把腳從盤裏拿出去，」他們的父親說，他們服從他，但是並沒有立刻照辦。他們把袋裏的樅樹枝搔在席旁的一個女僕；又把靴脫去——這樣更為適意——交給這女人拿着。他們的父親就完全兩樣；他講着挪威高山的奇妙的故事，和聲如雷鳴的，有白沫的瀑布，他講到鱈魚們能在沖下的水裏上下躍跳；同時還有女神在旁奏金絃琴。他接着講到在閃閃爍爍的冬夜，雪車的鈴響了，兒童們飛也似的擎着火棍就到冰面上去跑冰。冰透明到你可以看見驚恐的魚兒在你們腳下不住他游來游去。是呀！的確他能講很多的故事，你聽了就好像你親眼看見的一樣。哈哈！這時候屈勞爾特對鬼王的女管家行了一個禮，大家講也不講起。

現在年輕的鬼女們跳舞了，先跳「普通舞」再跳「進步舞」；都很熟練。最後又來了一節最難跳的舞。看她們跳得多麼美妙呀！你不知她們何時開始，何時終了，那隻手，那隻足——這些好像在一磨子裏研磨着似的，都混在一起辨不出來了。她們只是施着，轉着，直到後來轉得墳馬都覺得很眩暈，要跌下去。

的樣子，逼得他也只得離席。

「哈哈！」老屈勞爾特叫着，「在這許多脚中，究有幾個人呢？她們在如陀螺般的跳舞以外，還懂些什麼呢？」

「可以讓你自已來評判。」鬼王回答後，就叫他最小的女兒出來；「她和月光一樣的薄弱而透明，是姊妹中的最縹緲空虛的一個。她如果把一根小枝幹放入嘴裏，她就即刻會隱去不見；這就是她的成功。」

屈勞爾特說選擇妻並不需要這樣的人，就是他的兒子恐怕也不喜歡這種幻術的。

第二個她跑時能生影子，別個鬼女就沒有了。

第三個很奇怪；她曾在巫女那裏學會釀酒。她還知道怎樣用火發去餒肥赤楊樹的枝幹。

「她倒可以做一個很好的主婦。」屈勞爾特說，於是他用眼對她行了個敬禮，代替喝酒祝她康健，因為他不願多喝酒。

現在輪到第四個；她有一個大的金絃琴，彈當她彈第一絃的時候，各個人聽得的都舉起了他們的左足——因為妖精們善用左足——等到彈到第二絃的時候，每個人都會照她的意志做事。

「她是個兇險的女人！」老年的屈勞爾特說。

這時候兩個兒子因為聽得很困倦就離山而去。

「還有別的小姐能幹甚麼呢？」

「我已決定要愛挪威人。」她說，「除非我到挪威去，我將永遠不結婚！」

對於這個人，有一個最小的來對屈勞爾特私語道：「這只是因為有一次，她聽得一隻歌說：當世界的

末日到了，挪威的巖石仍舊會屹然地立着不動，所以她要想到那裏去呀！她是很怕毀滅的。」

「唔，那末除了她，第七個能夠做些什麼呢？」

「第六個應比第七個先問。」鬼王說，因為他能夠計數，不能讓他犯這個顛倒次序的錯誤。

「我只能和人家講實話。」第六個她說，「但誰也不理我了；我現在正在做我的包屍之衣衾。」

現在輪到最末一個了。她能做什麼呢，她能夠講儘多的故事。

「這是我的五個指頭，」屈勞爾特說，「每一個指頭講一個故事給我聽。」

鬼女握住了他的手講着；他聽得好笑，到差不多氣也迴不過來。講到第四個指頭，上面有一個金戒子，似乎它知道將要成功一個新的婚約了。屈勞爾特說：「握緊你現在所握着的，這是你的了，我要你做我的……妻。」

鬼女說還有第四個指頭的故事，和第五個指頭的故事沒有講呢。

屈勞爾特說：「不要緊，等到冬天講正好呢。到了那時候，你可以講些關於樅樹，樺木，妖精的禮物，和震躍的嚴霜等等的故事給我聽。你有儘多講的機會，沒有別人能夠得及到你。石廈裏有松樹枝燃着，我們可以在那裏喝從挪威王的金角杯裏倒出的甘露釀成的蜜。河神會來和我們跳舞；山神會來見我們，他還會唱給你聽。鮭魚在瀑布裏上下跳躍，牠用頭撞石壁，但是總撞不得進啊！你相信我們將在老的挪威過着我們的快樂生活……小孩子們那裏去了？」

真的他們到那裏去了？他們是在田間，互相追逐，還在吹滅鬼火；而鬼火們却很願意舉行一個火把遊行。

「你們爲什麼在外面遊蕩？」屈勞爾特問，「我已爲了你們得到一個母親。現在你們也可以去揀一個姨母做你們的妻子。」

孩子們說他們不願結婚，情願到台上去演說，喝酒祝福。他們演說完了，拿着酒杯，一口喝乾，乾後把酒杯給人看，證明他們真的喝乾了。以後就脫了衣裳，在台上睡下，表明他們像在家裏一樣的自由。

老屈勞爾特和他的新婦在室內團團跳着舞着，還和她交換了一雙鞋子，因爲這比較交換戒指還要重要和光榮。

「鷄啼了！」女管家來報告。「現在我們一定要把百葉窗關好了，不然我們要被日光炙毀了。」於是山也闔了。蜥蜴們仍在古樹的裂縫裏上下的走着；牠們說道：「唔！我是怎樣的佩服屈勞爾特呀！」我們更佩服小孩們。」蚯蚓說，但這可憐的不幸的小生物，既不能夠看見他們，也不能夠看見他們的父親，所以牠的意見是沒有多大價值的。

二十五 一個母親的故事

一個母親坐在她生病小孩的旁邊，因爲她恐怕她的小孩要病死，非常的憂愁。孩子的小面色很蒼白；他的眼睛閉着；他的呼吸很艱難，只剩得一縷的氣息；母親眼看着他的小生命快要死了，心裏就愈加倍憂愁。

這時門上敲了一聲，一個披了一件大馬衣的可憐的老人走了進來。因爲那時候是一個寒冷的冬夜，所以他披一件衣服來取暖的；門外面都蓋着冰和雪，像尖刀一樣的風刮着行人的臉。

在這個老人凍得發抖的時候，孩子好像睡熟了，母親過去倒了一小壺啤酒放在爐火上，熱給他吃，老人就坐在搖籃旁邊搖他，母親坐在他旁邊的一隻椅子裏，極關心的聽她的病孩子很艱難地呼吸着，並且舉着他的小手。

「我一定要他活着，難道你不這樣想麼？」她問道。「上帝是仁慈的，他不會把我的寶貝取去的！」
 這個老人——他就是死神——很奇特的點點頭，她弄得不明白他的意思是說「是」還是說「否」。
 「母親的眼睛看着下面，眼淚從面孔上滾下去。她覺得的頭很沉重，因為她已經三天三夜沒有合眼了；現在她瞌睡了，可是也只有一分鐘；她又凍得發抖的跳了起來。」

「那是怎麼一回事？」她叫着，向四面一看，老人已經走了，她的孩子也走了；這是老人把孩子帶去的。在角落裏，一隻老自鳴鐘的嗒嗒的響着，忽然，那個鉛質的鐘擺落到地板上，於是鐘也停止了。

可憐的母親馬上奔到門外，叫她的兒子。

在外面雪地上，坐着一個穿黑色長衣的婦人，她說道：「死神剛纔和你一起坐在你的房裏；我看見他帶了你的兒子急忙忙的走了，他走得比風還要快，他所帶去的東西是永遠不再帶回來的。」

「祇只你告訴我他往那一條路走的，」母親求她說，「告訴我那條路我一定去找到他。」

穿黑衣服的婦人回答道：「我知道的，但是你一定先要把你唱給你孩子聽的歌，完全唱給我聽了，我才告訴你。我愛那些歌，我以前也聽過的。我是夜神，我看見你唱歌的時候你在哭泣。」

母親說：「我情願唱歌，唱完那些歌！但是你也不要耽擱我的時候，我要去追他，找我的兒子回來。」
 夜神不作聲的坐着，母親唱着歌，一面絞扭着雙手，一面流淚。她唱了許多的歌，但是也流了更多的眼

淚，於是夜神對她說：『我看見死神帶了你的小孩向右手黑松林裏走去的。』

但是在樹林的深處，有一條十字路，她不知道應該走那一條路好。路中只有一叢荆棘站着，上面沒有一片葉子，也沒有一朵花，因為這時候正是嚴冬，枝條上只有冰柱挂着。

母親問荆棘說：『你沒有看見死神帶了我的小孩在這裏走過麼？』

荆棘回答道：『我看見的，但是除非你把胸膛來貼着我，使我溫暖，我才告訴你他往那一條路走的。我在这裏快要凍死了，我要變做冰了。』

他就把胸膛緊緊的貼在荆棘叢上，使他溫暖。荆棘刺進她的皮肉，她的鮮血一大滴一大滴的流出來。但是荆棘竟發出綠葉，而且在這黑暗的冬夜裏又開花了。愁苦的母親的心是這樣溫暖呀！荆棘叢告訴她，一定要走那一條路。

走了一刻，她走到一個大湖邊來了，那里一隻船也看不見。湖裏的冰並沒有結得很厚，使她可以在上面走過，湖水又並不淺得可以讓她涉水過去，但是她要去找尋她的孩子，她又一定要走過去的。於是她坐下來在湖邊，要吸盡湖裏的水，這件事情由一個人來做自然是不可能的。但是愁苦的母親却想這樣也許可以遇到什麼奇蹟的。

『不，這是永遠不可能的！』湖水說。『還是讓我們來開一個條件吧。我喜歡收集珍珠，你的一雙眼睛照我看起來是兩顆頂明亮的珍珠。如果你肯哭出來送給我，我就把你帶到對面的大溫屋裏去，死神就住在那裏，看守着許多花樹——每一棵樹或花就是一個生命。』

苦惱的母親回答道：『唉，只要我能够找到孩子，是什麼都可以給你的。』母親哭着說。於是她放聲大

哭，把她的兩顆眼珠哭得掉到湖底去，變成兩顆很珍貴的珠子。她就像坐在一個鞦韆架上一樣，給湖水飄送到對岸去，在對岸有一所好幾英里長的怪房子。你看見了一定難能分別牠，究竟是人工建造的屋子，還是天生的樹林和洞穴所構成的山。還是這個可憐的母親因為她的眼睛早已哭出來了，她一些也看不見這些情形。

『我可以在什麼地方找到死神，請他把我的小孩還了我，』她問。

『他還沒有回到這裏來呢，』一個在死神不在的時候，看守這個大溫屋的老婦人說。『你怎麼會找到這裏來的？什麼人幫助你的？』

『上帝幫助我的。』她回答說；『他是慈悲的世人，你也是慈悲的。我到什麼地方去找我的小孩呢？』

『我不知道，』老婦人說；『我知道你沒有眼睛，看不見東西。今天晚上有許多花和樹要枯了，死神立刻要來把牠們帶走。你知道每一個人都有他的生命之樹，或生命之花的。這些花木看來和普通的不一樣，不過牠們的心是跳動的。孩子們的心一樣也能够跳動的。或者你能够聽得出你孩子的心跳的聲音。如果我把許多緊要的話，講給你聽了，你拿什麼東西來謝我呢？』

『我已沒有什麼東西可以給人了。』苦惱的母親說；『但是你要我做什麼，我就走遍天涯海角給你做去。』

老婦人說：『不消這樣的，我只要把你長的黑頭髮取給我好了。你自己一定知道，你的頭髮很為美麗，我極喜歡牠。我可以把我的白頭髮和你交換。這個比較沒有頭髮好一些。』

她說：『如果你不再要其他什麼東西，我很願意拿黑頭髮給你。』於是她便取下她的黑頭髮來送給

老婦人，同時就接受了她的白頭髮。

她們一同走進死神的大溫室裏去，那裏生着許多奇怪的花和樹。那裏有美麗的玉簪花，罩在玻璃鐘下面，那裏有巨大的牡丹花，那裏還有水草，有的很新鮮，有的毫無生氣，水蛇纏繞在幹上，黑蟹爬在梗上。那裏有美麗的櫻樹、橡樹和芭蕉，還有芹菜和開花的茴香。每一種樹和花都有一個名字；每一種樹或花是一個人的生命；這些人都還活着，有的在中國，有的在格林蘭———全世界上都有。有一些大的樹種在小花盆裏，牠們就擠得幾乎把花盆都擠碎了；也有許多小的瘦弱的花，却種在肥土裏，四周圍還有蘚苔保護着，憂愁的母親變着身體到一棵一棵頂小的植物中，去聽一個一個人心的跳動，最後在幾千萬棵當中聽出她兒子的聲音來了。

「在這裏了！」她這樣喊着，一面伸手去摸一棵藍色的小番紅花，這棵花病得已經挂在一邊了。

老太婆說道：「不要碰着花啊，你只要守在這裏，等死神來的時候，不放手，這棵花就好了，你可以恐嚇他說，如果他要拔起這棵花來，你也要把別棵花拔起來的；這樣一來，他就害怕了，因為他沒有得到上帝的允許，是不准胡亂拔的。」

忽然間一股寒氣衝進屋來，瞎眼的母親知道死神到了。

他說道：「你怎麼會尋到這裏來的？你怎麼會走得比我還要快。」

「我是一個母親，」是她的回答。

死神伸出他的手來，要拔起這棵嬌嫩小花來，她恐怕他碰着小花的葉子，就伸手去阻止他。死神在她的手上吹一口氣，她覺得這股氣冷極了，她的手就無能為力的放下來了。

「你沒有能力能抵抗我，」死神說。

「但是我們的上帝是能夠的，他是慈悲的，」她回答說。

「我只是奉上帝的命令做事罷了，」死神說。我是上帝的園丁。我把上帝所有的樹和花，一棵一棵的移到天堂的大樂園裏去種。不過這些樹和花在那裏將怎樣的茂盛和做什麼事，我不敢告訴你。」

「啊呀！還我孩子來！」她向死神哭求道；她突然用雙手抓住兩棵美麗的花，喊道：「我失望了，我要把你一切的花拔掉。」

「不要拋牠們！」死神吩咐說。「你說你是這樣的不快活，可是你把牠們拔掉，就要使別的母親也一樣的不快活了！」

「別的母親！」可憐的母親這樣說着，就立刻放下了她的手。

「這里是你的眼睛，」死神說。「我從湖裏釣起來的；牠們真明亮啊。開始我不知道這眼睛就是你的。現在你拿回去罷——牠們比從前更加明亮了。現在你從那口深井裏望下去。我將告訴你剛纔你要拔去的兩棵花的名字，你可以看見他們的將來，和他們一生的的人的生活的圖畫。」

她就向那口深井裏看去，他看見一個人很幸福，一生充滿着快樂和幸福。另外一個人，過的都是貧苦，災難和禍患的日子。

「這都是上帝的意思！」死神說。

「那一棵是不幸的花，那一棵是有福的花？」她問。

「那我不能告訴你，」死神回答說；「但是你要知道，這兩棵花中有一棵是你的孩子。你孩子的將來

的運命你已經看見了。」

於是母親嚇得叫起來，「那一個是我的孩子？請你告訴我！救救這無罪的孩子！饒饒我的孩子，不要讓他受這種痛苦罷！還是帶他去的好！帶他到天堂去。忘了我的眼淚，忘了我的祈禱，忘了我所做的一切！」

「我不懂你！」死神說。「你現在願意要回你的孩子呢，還是讓我把他帶到不知道的地方去？」
母親叉着雙手，跪在地上，向仁慈的上帝禱告說，「不要聽我違背你的意思的禱告；你的意思是永遠最好的，不要聽我，不要聽我！」

她低下了頭，一直垂到了胸前。

死神就帶着她的孩子到不知道的地方去了。

二十六 皇帝的新衣

許多年數以前有一個皇帝，他頂喜歡穿新衣，因為這個緣故他所有的錢，差不多都化在衣服上面了。他不留意他的兵，不喜歡看戲，不喜歡坐車子到公園裏去，除了有炫示他的新衣的機會以外，他一天每一點鐘都更衣一次，所以人家說起他們的國王大都說「他是在會議」而在這裏百姓常說，「皇帝在更衣室裏。」

他所住的大城是一個極華麗的地方。每天有一羣一羣拜訪的人來，一天來了兩個騙子。他們假扮織工，說他們知道怎樣織你所能想像得出的最好看的布。不但是它們的顏色花樣極為美麗，而且他們那種料子織成的布，有着奇異的性質，就是任何不稱職位，或極端愚笨的人是看不見那種布的。

「這些一定是一種精美的衣服了！」皇帝想。「如果我有這種衣服，我就能够發見，在我國裏什麼人是不稱職的；我也就能够從愚笨的人中辨出聰明的人來。是的，那種布一定要爲我織起來。」

他就先給那兩個騙子很多的錢，使他們動工。

他們就立起兩個織布機來，假裝在織布；但是他們的織布機上一些也沒有什麼東西。他們常常要最好的絲和最值錢的金子；這些他們都拿來放在他們自己的口袋裏，在機邊却空工作着，直工作到深夜。

「我想知道那兩個人的布織得怎麼樣了。」過了一些日子皇帝自己想。但是他對於愚笨的或不稱職的人，看不見這種工作的話，心裏確實有些騷動。他想，「一定的，他自己去看是沒有什麼問題的，但是他要先派別的什麼人去看看事情怎樣了。」

全城百姓都知道那料子是有一種特異的力量，他們都急急想看看他們的鄰居是怎樣壞或怎樣笨。「我決定派我的誠實的年老的內閣到織工那裏去。」最後皇帝說。「他最能够說出料子看來是什麼樣子的，因爲他是一個有見識的人並且沒有人再比他更忠厚的了。」

所以那個忠厚的老內閣走進那兩個騙子坐在機邊空工作着的廳裏去。

「啊喲！」老內閣心裏想，他睜大了他的眼睛。「我一些也看不見什麼！」但他不那樣說。

兩個騙子都請他更走得近些，他們指着空的織布機，問他那種花樣可愛嗎？顏色美麗嗎？可憐的老內閣繼續睜開他的眼睛；但是因爲沒有東西可看，他一些也不看見什麼。

「啊喲！」他心裏想，「是不是我笨的緣故？我從來不以爲我是笨的，如果我真笨的，也不應該讓人知道的。是不是我不稱我職？——不，那也是不能說的。我會永遠不承認我看不到那種料子。」

「好，內閣大人，你什麼話批評嗎？」一個織工一面假裝工作着，一面說。

「唔，織得好極了！」老內閣說，當他透過他的眼鏡張望着。「這樣美好的花樣，這樣有趣的顏色，是的，我將立刻對皇上說我看得極滿意。」

「我們很感謝你的稱讚，」兩個織工都說；於是他們說顏色的名字，解釋那奇異的花樣。老內閣用心的聽着，因為這樣當他回去報告皇帝時，他能夠重說一遍。他真是這樣，照樣報告了皇帝。現在騙子更要着絲和金子，那是他們說，要來織成這種布用的。他們把一切東西都放在他們自己的口袋裏，一根線都不放在織機上；但是他們仍舊像以前一樣繼續在架子上空工作下去。

皇帝不久又派了另一個心地樸實的官吏來看織的布織得怎樣了，是否快要織好了。他的遭遇全和老內閣一樣：他望了又望，但是，因為除了空織布機沒有什麼可以看見，他不能看見什麼東西。

「這塊料子，你看了是不是和老內閣一樣的說它美麗呢？」兩個騙子問。同時，和上次一樣，把花樣和顏色解釋給他聽。

「真的，我是不笨的！」那個人心裏想，「那一定是我的職位不相稱，那太壞了，但是我一定不讓任何人注意到我的不稱職。」所以他稱讚他並沒有看見的料子，並對於那美麗的顏色和可愛的花樣表示他的滿意。

「真的，這是皇上極喜歡的，」他回去對皇帝說，「那織工織的料子真够瑰麗。」

城裏的百姓都談論着那奇麗的衣料。皇帝當它還在織布機上的時候，現在要親自來看看。他帶了一整羣特選的人，在那些人中間，已經到過那裏的那兩個忠厚的年老的官吏也在內，他到那兩個狡猾的騙

子那裏去，那兩個騙子是正盡力不用一絲一線的在織着。

「那種布是不是瑰麗？」兩個已經到過這裏的善良官吏說。「你陛下也看到怎樣一種花樣，怎樣的顏色？」因為他們以為別人或許會得看見那料子的。於是他們指着空機。

「怎麼？」皇帝想。「我一些也看不見什麼東西！那很可怕！我可是太笨了？我可是不配做皇帝？這樣，要拖到最糟糕的事了。——唔，它那料子是美極了！」他高聲的說。「它獲得我們崇高的讚許。」於是他望着空機，滿意地點着頭，他不肯說他看不見什麼。他的全隊隨從望着，望着，和其餘的人一樣，也看不見什麼。但是，像皇帝一樣，他們都說，「那是美極了！」並且勸他就用這種料子做幾身新衣服，以備在將要舉行的遊行會中穿着。

「那是瑰麗，美妙，精良！」全體人都這樣稱讚着；他們都非常滿意。皇帝給每一個騙子一個十字章去掛在他的鈕孔上，並且給每一個騙子織工爵士的封號。

在遊行會舉行的前一夜，騙子不睡覺，點了十六枝蠟燭，讓百姓能夠看見他們努力工作，來完成那皇帝的新衣。他們假裝把料子從布機上拿下來，他們用着大剪刀在空中剪裁；他們用着沒穿線的針來縫；最後他們說，「現在衣服做好了！」

皇帝親自帶了他的最莊嚴的騎士來；兩個騙子都舉起一隻手臂來好像執着什麼東西似的說，「請看，這是裤子！這是外褂；這是外套！」等等。「那像蜘蛛的網一樣的輕；人會以為他身上沒穿着什麼，但那正就是它美的地方。」

「是的，」所有的騎士都說；但他們因為根本沒有東西在那裏，看不見什麼東西。

「陛下可肯把衣服脫光嗎？」騙子說，「我們會在這裏大鏡子前把新衣穿在你身上。」
皇帝脫去他的衣服，騙子假裝把每一件新衣衫穿在他身上，他們執住了他的腰，好像縛上些什麼東西；那是後裙，皇帝在鏡子前，這面轉來，那面轉去的轉着身。

「啊，它們的樣子是多好呀！它們是多配身呀！」每一個人說。「這樣的花樣！這樣的顏色！那真是一身華麗的衣服！」

「拿着華蓋的人站在外面等着！」總掌禮報告說。

「好，我準備好了，」皇帝說。「新衣服很配身嗎？」於是他再在鏡子前面轉着身，借此來看看他那身美好的新衣服。

拖後裙的侍從們用他們的手在地板上，像拾起那披覆來的摸着；於是他們假裝在空中高執着什麼。他們不敢讓任何人猜到他們看不見什麼東西。

這樣皇帝在華蓋之下，在行列之中走着。每一個在街裏的人說，「天哪！皇帝的新衣真是人世無兩的呀！他的外套的後裙多可愛呀！他的衣服多合身呀！沒有一個人肯讓人家知道說他看不見什麼東西，因為那樣會表示他不稱職或極愚笨的。沒有一件皇帝的衣服，有這一套衣服一樣成功的。」

「但是他身上一些也沒有穿什麼呀！」最後一個小孩子喊出來。

「啊呀！聽天真的孩子的話，」父親說，於是百姓們彼此竊竊低傳着那小孩子所說的話。

「他身上一些也沒有穿什麼，一個小孩子說他身上一些也沒有穿什麼！」

「但是他身上一些也沒有穿什麼！」每一個人到末了都叫喊說。於是皇帝發抖了，因為他聽來他們

是對的；但是他自己心裏想，『我一定得走完這個會才好。』所以他更昂然挺身的走去，侍從們裝做執着後裾的跟着。

二十七 牧豬奴

從前有一個窮王子；他的國度很小；但是使他娶個妻子是還足夠的，他很想娶個妻子了。

他對大皇帝的女兒說，『你肯嫁我麼？』那自然他說得太冷淡了。然而就是他這樣說法，因為他的聲名近遠皆知，總有上百的公主們會答應他道，『肯的，謝謝你。』但是我們看這個公主怎麼說法。

現在你們來聽我講這故事！

在這個王子的父親的墳上，長着一棵玫瑰樹——一棵最美麗的玫瑰樹；它每五年只開一次花，而且這一次也只開一朵花；但是這朵花是一朵極香的花，一個人只要嗅一嗅它的香味，就可以忘掉一切的憂愁。

並且，這個王子還有一隻夜鶯，唱得好聽極了，世上的一切悅耳的聲音好像都蒼集在她的小喉嚨裏似的。這朵玫瑰花和這隻夜鶯是要獻給公主的，所以把牠們裝在兩只大銀盒裏，送去給她。

皇帝叫把牠們帶到一個大廳上去，公主正在廳上和宮裏的女官們玩『訪客的』禮節；當她看見這兩隻盒子的禮物時，快活得拍起手來。

『啊，如果那裏面是一隻迷迷貓，那才好呢！』她歡呼說；可是拿出來的却是一朵美麗的玫瑰花。

『啊，這朵花做得真好看！』女官們都說。

「牠不只是好看，」皇帝說；「而且還迷人！」

但是公主用手摸一摸這花，幾乎要哭了出來。

「哼，爸爸！」她說，「這朵花不是做出來的，是天生成的！」

「哼！」女官們都說，「牠是天生成的！」

「讓咱們來看看那個盒子裏是什麼吧，等看過了再生氣也不晚，」皇帝說。於是夜爲出來了，牠唱得那麼好聽，所以開頭大家簡直說不出牠的壞處來。

「好聽極了！真真有趣！」女官們說，因為他們平常總喜歡說法國話，可是一個比一個得說壞。

「這隻鳥真使我想起來，我們先皇后的八音琴盒，」一個老武士說，「啊呀，是的，正是同一樣的聲調，同一樣的唱法。」

「是的，是的！」皇帝說了，就像一個小孩子似的，傷心地哭起來。

「我仍舊希望牠不是一隻真的鳥，」公主說。

「然而牠是一隻真的鳥，」那些帶這鳥來的人說。

「那末，讓這隻鳥飛走吧，」公主回答說，於是她堅決地拒絕和王子見面。

然而王子受了這種挫折，並不灰心，他將他的臉塗成棕黑色，拉下他的帽子蓋到耳朵邊，就到王宮去敲門。

「早安，皇帝，」他說，「我可以在宮裏找些事情做麼？」

「唉，要找事情的人多着呢！」皇帝說，「但是，讓我看，因為我們養了許多豬，我要找一個看豬的人。」

於是就委王子做『御前牧豬奴』。他就住在豬圈旁邊的一間骯髒的小房間裏。他一天到晚坐在那裏工作着。到了晚上，他已經做好了一只美麗的小鍋子。鍋子的四周都掛着小鈴；到了鍋裏的水煮沸的時候，這些鈴就都響起來，響得非常好聽，而且奏着那個很古的曲調：

啊，親愛的奧格司丁！

一切都完了，完了，完了！

但是更奇怪的是，無論什麼人，只要把手指放在這鍋子的氣裏，他就立刻可以嗅到城內每家人家爐子上所燒的東西——這個，你看和那朵玫瑰花大大不同了。

現在公主走到這條路上來，她聽見這樂曲的時候，就站停了，似乎聽得很高興，因為她也能奏『最親愛的奧格司丁』一曲的；她所知道的只有這一個樂曲，而且是用一個指頭彈的。

『唉，那正是我平常彈的樂曲！』公主說。『那個牧豬奴一定是很受過教育的！來你去問問他看，他那個樂器要賣多少價錢？』

於是就有一個女官，只好先穿上了木拖鞋，跑進去問一聲了。

『你這個鍋子賣多少錢？』女官問。

啊，親愛的奧格司丁！

一切都完了，完了，完了！

『我要公主給我接十個吻，』牧豬奴說。

『哼！』女官說。

「少了我就不賣。」牧豬奴接着說。

「唔，他怎麼說法？」公主問。

「我不能夠告訴您，實在不能夠。」這位女官說。「他的話太不像樣了！」

「那末你低聲說吧！」於是女官低聲說了。

「他是一個下流人！」公主說着，就向前走了。但是她走了幾步路，鍋上的鈴兒又響起來，響得真好聽：啊，親愛的奧格司丁！

一切都完了，完了，完了！

「停住！」公主說。「去問他，讓他跟我的女官接十個吻，好不好？」

「不，謝謝你！」牧豬奴說。「公主給我接十個吻，或者我仍舊留着我的鍋子。」

「那倒是一件難事。」公主說。「但是，你們大家站攏來，圍着我們，免得給別人看見。」

那些貴婦們就站在她前面，拉開她們的衣裳遮住。於是牧豬奴得到了十個吻，她得到了那隻鍋子。

這真有趣！這隻鍋子在那一晚和第二天一天都擱在爐子上燒着。因此城裏每一家人家，從使女底裏到皮匠底家裏，爐子上燒些什麼吃食，她們全都知道。女官們是又跳舞又拍手。

「我們知道今天吃飯的時候那一家有湯，那一家有薄餅；那一家吃肉片，那一家吃雞蛋。多麼有趣呀！」

「是的。但是，你們要守祕密，要知道我是國王的女兒呀。」

那牧豬奴——就是說那王子，因為沒有人知道他不是牧豬奴——是沒有一天不做些東西的。後來他又做好了一個搖鼓兒，這搖鼓兒搖起來能夠奏出，人們從沒有聽見過的各種跳舞音樂。

「啊呀，那真好聽極了！」公主走過那裏的時候說。「我從沒有聽見過比這更好聽的音樂。進去問問他，他這件東西要賣什麼價錢。但是，記好我決不再跟他接吻了！」

「他要跟公主接一百個吻！」進去問的那個女官出來說。

「我想他瘋了！」公主說着，就向前走去。但是她才走了一段路就又停住了。「一個人是應該提倡藝術的，」她說，「我是國王底女兒，告訴他，他可以像昨天那樣，和我接十個吻，另外的吻和去吻我的女官。」

「啊呀！但是我們不喜歡這種事情呀！」女官們說。

「你們嚙嚙些什麼？」公主問。「我可以和他接吻，你們當然也可以！記牢，你們是吃我用我的。」於是女官們只好去找他。

「公主讓我接一百個吻！」他說，「或者就各人保守，各人的東西。」

「站攏來！」她說；於是女官們都圍了她站着，而接吻的事在她們中間進行了。

「豬圈旁邊爲什麼圍了這一大批人？」國王說，他恰巧走到露台上站着。他擦擦他的眼睛，戴上了他的眼鏡。「唔，這些都是女官們，他們不知在玩什麼把戲。讓我下去看看，她們在做什麼！」所以他就拔上了拖鞋，因爲他把鞋跟踏倒了。

他一走到院子裏的時候，他就輕輕地走；同時那些女官們又都一心一意的在數接吻的次數，免得弄錯了，有一邊要吃虧，所以她們並沒有看見國王走過來。他走到那裏就蹣起脚尖來看。

當他看見裏面的事情時，就叫道，「這是什麼事？」正在牧豬奴吻到第八十六個吻的時候，他就拿起他的拖鞋打了公主一個耳光。

「滾出去吧！」國王說，因為他氣極了。於是公主和牧豬奴都趕出城外。

公主現在就站在那裏哭着，牧豬奴抱怨着，同時很大的雨落了下來。

「唉，我真苦惱呀！」公主說：「我要是嫁了那個年青的王子，多少好呀！唉，我真倒霉！」

牧豬奴就走到一棵樹後面去，洗去他臉上的棕黑色，脫去他身上的醜陋衣裳，穿了他王子的服色，走了出來。他的神氣是那樣的尊貴，公主看了，不由得向他鞠躬。

「我是來教訓你的，」他說。「你不肯要那高貴的王子，你不能寶貴那玫瑰花和夜鶯，但是你爲了一個無聊的玩具却情願和牧豬奴接吻。這是你活該！」

說完，他就回到他自己的小國裏去，嘴上的面譜上了門。現在她只好站在外邊唱着：

啊，親愛的奧格司丁！

一切都完了，完了，完了！

二十八 亞蘆

亞蘆花正是盛開着；牠的美麗的藍花和飛蛾的翅膀一樣的柔軟，甚至於還要比牠精緻一些。太陽光晒着亞蘆田，雨水灌溉着牠，這對於亞蘆花，好像母親們爲小孩子洗滌和接吻一樣，是有好處的。孩子們洗乾淨以後，看起來更活潑，和更美麗。這對於亞蘆花也正好一樣。

「人家都說我這樣的美麗和茂盛，」亞蘆想着說，「我正在長得這樣的高大可愛；一束精細的蘆是從我那裏取去的，喔，我多少快樂呀！再有什麼人比我更快樂呢？在我周圍的東西都是這樣的快樂，我將要

派這樣或那樣用處了。那太陽光是使人多少興奮呀，那雨水的味道是多少新鮮和甜蜜呀。我真是世界上最快樂的植物。」

「哈哈，哈哈！」籬笆上的木椿嘲笑說：「你是不知道世界之大的，是不是；但是我們是知道的，我們身上是有節的，於是牠們很悲哀地響着。」

「切，割，咬，嗚嗚嗚嗚（紡麻的聲音，譯者）
軋，軋，軋（織麻布的聲音，譯者）

這樣，那隻歌就唱完了，完了。」

「不，牠沒有完了。」亞蘇回答說：「太陽光每天早晨晒着；那雨水對於我有這樣多的好處，我能夠看見我自己長大起來；我能夠覺得我是在開花了。誰有我這樣快樂呢？」

可是有一天，人家來了，握住了亞蘇，把牠連根拔了起來。那是極不舒服的。於是好像要溺死牠的一樣，把牠擲在水裏；然後再把牠放在火前面，好像烤東西似的。這是最野蠻的了。

「一個人總是不能夠永遠稱心如意的。」亞蘇嘆着氣說：「有時候，受到一些磨折是好的，牠是給經驗予人家的。」

但是事情愈弄愈壞了。那亞蘇是不斷地打着，打碎了，切開了和用蘇梳梳理了，最後放到輪盤上去了，嗚嗚嗚的搖起來了。在這種情形之下，一個人的思想是不能夠集中的。

「我是運氣極好的。」在這些酷刑中間，亞蘇想：「一個人對於過去享受的快樂是應該感謝的。感謝，感謝，感謝，喔，是的。」當牠被放到織機上去的時候，仍舊這樣地說。在那裏牠織成功一匹很大很漂亮布；在那

塊田裏所有的亞麻就組成了這一匹布。

『好的，這是很可愛的。我從來沒有想到過有這一天的。這真是我空前的好運氣。籬笆上的木椿老是說着，『切割，咬，嗚嗚，嗚嗚，嗚嗚，』多沒有意思呀！』

那隻歌是沒有完全唱完的；生命才只是在開始。生命也是一件很快樂的事情。當然我是曾經受過磨折；但是現在已經過去了，而且經過了磨折以後，我已經變成了別的東西。我是這樣的結實，又是這樣的溫柔；這樣的潔白，和這樣的修長。這比做植物的時候好得多了；甚至於在開花的時候，沒有人注意到只在下雨時獲得水分的東西。

『現在，人家很當心我了。每日早晨，女孩把我翻着身，每日晚上我從水管那裏得到一次淋浴；並且那主婦她自己，親自來看我；說我是這邊市上最細潔的麻布。沒有人能夠再比我快樂了。』

那麻布就拿到家裏，用剪刀裁開，牠被剪開，裁好，牠被引針縫着！那當然是沒有什麼開心的。最後，牠做成功十二件新衣服，這類的衣服是不常提到的，但是牠們又是人家所不可缺少的，牠們一共有十二件。『所以這就是我神氣的地方。是的，這是很可以喜歡的；現在我將要在世界上被人家應用了；真的沒有什麼事比被人家應用更可喜的了。我們現在是十二件，但是我們仍舊是一體的，和一樣的——我們是一打。當然這是運氣極好的。』

許多年過去了。最後，那麻布快破了。『一切東西總有一天要壞的，』每一件衣服都說。『我極喜歡慢一些破壞，但是是一個人不希望那不可能的事情。』

那麻布就扯成功無數小塊，切着，上着漿，煮沸着；牠們自以為一切都完了，不再知道有什麼旁的事情；

而不多一回，牠們又變成了美麗的，精緻的，和潔白的紙張了。

「現在，照我說起來，這真是一件奇事！也是一件最可喜的奇事！」紙張宣布說。

「怎麼，現在我比較以前更加美麗，我要被人家書寫了。我不知道在我上面要寫些什麼東西。以前還有什麼人像我這樣有運氣呢？」

那紙張上是寫了字了，寫上了世界上最可愛的故事，被高聲地誦讀着；人家都說這些故事是很美麗和很有教育價值的；讀了牠們可以使得人類聰敏些和良善些。真的，寫在這張紙上的故事對於世界的人是很有好處的。

「真的，這種地步，當我在田間開藍色的小花的時候，是做夢也想不到的。我怎麼能夠知道現在會做一個在人類中間傳播知識和快樂的人呢？甚至於到現在我也不能夠完全了解這些事情。真的，事實是這樣。」

「就我自己來說，我除了小時候，過了一時掙扎的生活以外，什麼事也沒有做過，但是我却很尊敬地和快樂地被人家從這一州帶到那一州；在任何時候，我都自己想：「現在，真的，那隻歌就唱完了，完了，完了。」我已經變成一種新的東西，比以前更為高尚和更為優良。」

「現在我想，我將要被送出去旅行了，將要送出去周游世界了，所有全體人類都可以誦讀我。我想這是最聰敏的計劃。從前，我有許多藍的花，現在，對於每一朵小花，我有許多美麗的思想或樂觀的幻想。誰有我這樣快樂呢？」

但是那張紙並沒有送出去旅行？牠只是送到印刷所裏去了，那裏寫在上面的文字都印在一本書上。

不，印在無數的書上；這樣做了，有無數的人，可以從牠獲到快樂和益處，如果把那張書寫的紙張本身送到世界上傳看，恐怕牠走不到一半路，就早已扯得粉碎了。

『是的，這是更合理的。』紙張想，『雖然這是我從來沒有碰到過的。我是留在家裏，像一個老祖父一樣的保存着。那本書是開頭寫在我上面的，墨水從鋼筆尖上流下來流到我上面，寫成了字。在書本送到世界各國去的時候，我仍舊留在家裏；這是很好的。我是多少快樂和多少運氣呀！』

於是那紙張就卷起來放在一邊。『工作以後休息是極好的。』紙張說。『檢討自己，和冷靜地回想他的一生，是很對的。現在，第一點，我要正準地知道我自己。而知道一個人自己，是一種最好的知識。據說是一種真正的進步。後來怎麼樣，這個我可以確定地說，一切是進步作結的——老是有進步的！』

有一天，那一卷紙張是扔到火爐裏去燒掉了，牠並沒有賣給雜貨店裏去包牛油和白糖。屋裏的孩子們都聚攏來，他們要看那火焰，他們要數清楚灰燼中間的無數小火星，一個一個的閃爍着，而很快地消滅了。他們叫牠們是學校裏出來的兒童，而最後一個火星是校長。他們常常以爲牠是出來的了，但是另外一個一個的火星都出其不意的飛了起來，校長總是比其他人遲出來一回的。

現在所有的紙張都堆在火爐裏面。『轟！』的一聲，牠立刻化作火焰，牠高高地升到天空中去；亞蘇從來不能夠使得牠的小藍花升得這樣高的，潔白的蘇布也從來不能夠照得這樣亮的。所有寫在紙上的字，立刻全都變得旭紅，作者的文字和思想都被火光包圍着。

『現在，我就一直跑到太陽裏去了！』火焰裏面，有什麼東西在說着。這好像有千百人的聲音在同一時間都這樣說着，於是那火焰就通過煙囪，升到上面去；牠現在比火焰還要光亮，可是肉眼是看不見的，飛

翔着的小東西，和亞薩開着的小花一樣繁多。

他們是點着火的人，當火焰熄滅了，那紙張除了黑灰以外，一些也沒有什麼了，他們就再在牠上面跳舞，當他們的腳踏在灰上的時候，他們的脚印——紅的火星——就看出來了。於是「兒童走出了學校，而校長最後一個走出來。」看到這些美麗的光景是很快樂的，屋子裏的兒童就站在灰燼的旁邊唱着，唱道，

「切，割，咬，鳴，鳴，鳴，
軋，軋，軋，

現在，這隻歌是唱完了，完了。」

但是那微小的，看不見的東西，就回答任何人說道：「這隻歌是永遠唱不完的！那是最好的！這些我們都知道，所以誰都沒有我們這樣的快樂！」

可是孩子們既聽不見，也不了解牠們的回答。

二十九 領圈

從前有一個紳士，他的梳裝臺上，只擺着一個鞋拔和一隻木梳，但是他有一個假領是世界上最動人的。下面就講這個假領的故事。這個假領現在已經長大到開始想結婚了。

有一天他和一條襪帶正好在一起洗滌。「真的，在我平生，」假領很興奮的說，「我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苗條嬌嫩，與這樣秀麗輕軟的東西！我可以請問你的名字麼？」

「不，當然不可以，如果你問我我也不告訴你。」襪帶回答說。

「你住在那裏？」假領問。

但是襪帶顯出一種很羞澀的樣子，覺得這也是一個很不禮貌的問題。

「你大概是一條腰帶吧？」領圈說，「或者是一條皇后用的腰帶！我看你又有用又美觀，美麗的奶奶！」

「你不要和我說廢話，」襪帶厭惡地說，「我不想有什麼藉口可以對我這麼說的。」

「喔是的，」假領鄭重地說，「像你這樣美麗，儘可以鼓勵我問你這些問題了。」

「不要這樣的走近我，」襪帶說，「你看起來，倒是很像一個人樣的。」

「我是個漂亮的紳士呀！」假領高聲的很神氣地說，「我有一個鞋拔，和一隻木梳。」

但是這些話是不可靠的，因為這兩件東西都是他主人的，不是他自己的。

「不要太走近我，我告訴你，」襪帶說，「我是不喜歡這樣的。」

「你竟這樣驕傲啊！不是？」領圈嘻皮笑臉的說道。

正在這時候，他已經洗好了，從洗衣桶裏拿了出來。他上過漿，舖在太陽裏的椅子上曬着，後後再放到鐵板上；於是熨斗走近他了。

「奶奶！」領圈道，「美麗的寡婦奶奶，我現在覺得很溫暖！我的樣子大變了；現在我的縐紋都沒有了；你正在我身上燒一個洞！聽聽美麗的寡婦聽我對你說啊！」

「胡說！」熨斗說，她很驕傲地坐在領圈的身上，因為她幻想她自己是一隻汽鍋，應該安放在鐵道上拉客車的——「胡說！」她再說了一篇。

假領圈的邊上有些兒磨損，所以一把剪刀來把這磨損的地方剪去。

「啊呀！」假領叫說：「你一定是一個超等的舞女；你怎樣能夠用你的腳趾立起來啊！我想世界上定再沒有人像你這樣的有本領了。」

「你不必多說，我早理會得了，」剪刀說。

「你應該是一個伯爵夫人，」假領說。「我是一個漂亮的紳士，有一個鞋拔和一隻木梳。喔，只要我成婚了就好了！」

「什麼，他意思要和我結婚麼？」剪刀說。「我不知道他還要說些什麼！」所以她很發怒的把他剪了一刀，這領圈就只得跑開，再想法向第三個人求婚了。

「我只好向木梳求婚去，真有趣，你的牙齒保存得多整齊啊，好奶奶。」假領對木梳說。「你不曾想到過你的婚事麼？」

「當然囉，」木梳回答說。「如果你要知道這個秘密，我告訴你，我已經和鞋拔訂婚了。」

「已經和鞋拔訂婚了？」假領重複地說。

現在，可以和他訂婚的人，一個都沒有了，所以他就不再去尋求戀愛。

一個很長的時間已經過去，假領被放到一家紙商的大袋裏了。袋裏都放些可怕的破爛東西，照例比較好些的放在一起，而比較粗劣些又另放外在一起。他們都有許多的事情可說，但是這個假領因為他本是很會吹牛的，所以他的話得特別多。

「我的戀人，是極多的，」假領說。「她們老是纏着我；但是我是一個上過漿的很漂亮的紳士。我有一個鞋拔和一隻木梳，多麼漂亮，但是我從沒有用過；只要看見我摺轉來的時候，你們就知道了。」

我永遠不會忘記我的第一個戀人：她是一條腰帶，極其嬌嫩，動人，和美麗。我第一個戀人所以跳進洗衣盆裏去，也都是爲了我。我還有一個寡婦也愛上了我，但是我不去睬她，後來她有些發怒了。最後我又認識一個舞女，她慣於使氣，曾經傷了我，這一個傷痕，我至今還忍受着。我自己的木梳，也愛上了我，她曾經因爲我冷淡了她，她的牙齒都落掉了。是的，我關於這一類的事情多着呢；但是我心裏最感不安的，就是對於襪帶，就是腰帶，爲了愛我而跳進洗衣盆去。這類事情，我碰到得還多着呢。現在，該是我做成白紙的時候了。」

果然時候輪到假領了。一切的破布都製成白紙，假領就成了我們在這裏所看見的一張紙，在這張紙上，已經印上了這個故事，這是因爲他對於不可靠的事情，吹得太兇的緣故。我們應當牢記住這件事，免得我們也去做出同樣的事情來；因爲我們不能夠預料，我們也許一樣的會被人家放進破布袋裏去，然後製成白紙，並且在這張紙上，不管祕密不祕密又印上了我們整個的歷史。那時候，我們只好像假領一樣，得不到各處去講述這個故事了。

三十 飛箱

從前有一個商人，他家裏真有錢，可以用銀子來鋪滿全街，及一條小弄；但是他並不這樣做；他知道得當地使用錢財的方法：倘使他用去一個先令，他就會拿回一個克郎（等於五先令）來。他一直做商人，直做到他老死。

他這份遺產完全由他的兒子承受。但是他的兒子很快樂的生活着，整個的時候完全消磨在享樂方面——每天夜裏到化裝跳舞會裏去跳舞，用鈔票來糊紙鳶，用金子代石片來削水片。

這樣辦法，他的錢不久就化完了。到後來，他所剩的只不過幾個便士了，除了一件破舊的晨衣和一雙拖鞋而外，再沒有別的東西可穿。現在他的朋友們都不再去，看他，他們也不願意再和他在大街上一同走路；但是有一個好良心的朋友，送一隻舊箱子給他，並且勸他說：「關起來！」那句話果然是一個極好的教訓，但他實在沒有什麼東西可以關起來了，所以他就把自己的身體坐進去。

這是一隻奇異的箱子。只要把鎖鎖上了，牠就會飛出去。那個商人的兒子才鎖上鎖，呼的一聲，那箱子早已載着飛過烟囪，飛到白雲裏，一直往上飛去。但是箱底有破裂聲，他很怕牠碎做兩塊，把他跌了下來。

可是牠倒很平安降落，他發現他已經到了土耳其。他把箱子藏在樹林裏的一堆枯葉中，向市上走去。他很可以這樣做，因為土耳其人都和他一樣，穿晨衣和拖鞋的。他在路上碰到一個保姆，她領着一個小孩子。

「噲，你這個土耳其保姆！」他說，「靠近這個市鎮的有高窗的宮殿，是個什麼宮殿？」

「那裏是公主所住的地方！」她說，「有人預言她要給一個情人，弄得她很愁苦，所以除了國王與王后和她在一起的時候以外，不准任何人見她的。」

「謝謝你！」商人的兒子說，他立刻回到樹林裏，跳進箱子，飛到宮殿的屋上，從窗口爬到公主房裏去。她正躺在一隻沙發上熟睡，她是這樣的美麗，使得商人的兒子忍不住跪下去吻她的手。她醒來很驚駭，但是他說他是土耳其的天使，從天空中飛來看她的，她聽這些話很是喜歡。

所以他們就並肩坐下來，他把關於她眼睛的故事講給她聽；他說她的眼睛像美麗的碧綠的湖，當她思想或感動的時候，它們就像鮫人兒在裏面游泳。他又把關於她額角的故事講給她聽；他說她的額角像

一個落滿着雪的山峯，裝飾着各種壯麗的廳堂和圖畫。他又把其他各種故事講給她聽。喔，這些故事動聽極了；未來，他向她求婚，她就立刻答應說『是』。

『但是你禮拜六一定要到這裏來，』她說，『因為在那一天晚上，國王和王后答允和我一起喝茶。當他們聽得我嫁了一個土耳其的天使，他們會很神氣，很歡喜。但是你須記着，你要預備講一個很好的故事給他們聽，因為他們都極歡喜聽故事。我的母親要聽正大的和高尚的，但我的父親喜歡聽快樂的故事，所以要使他發笑。』

『好的，我就講一個故事來當我的結婚禮物，』他說，於是他們就分別了；臨別的時候公主送了他一把嵌着黃金的佩刀，他very知道怎樣來處理這禮物。

所以他就飛出去，買一件新的晨衣，然後回到樹林裏，坐下來想那個要在星期六講的新的故事，當然，他知道要編一個故事，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等到他想好，星期六已經到了。

國王王后和大臣們，都在公主的茶會上等候他，求情人很受他們隆重的歡迎。

『現在你要講一個故事給我們聽了，』王后說，『要一個有意義的！』

『但是，也要使我們發笑，』國王說。

『那是一定的！』他說，於是，他講了。現在我們聽他講故事。

『從前有一把火柴，牠們很誇口牠們高貴的門閥；牠們的老祖宗——就是那大松樹，牠們都是大松的樹小片——是樹林中的大人物。現在，火柴躺在架子上的一隻火絨盒和一個舊鐵鍋的中間，牠們時常』

講牠們幼年時候的情形。牠們說，「啊呀，當我們在青翠的樹枝上的時候，我們實在是一枝嫩綠的樹枝。每天早晚，我們都喝着金剛石般的露珠，在出太陽的時候，太陽光整天照着我們，各種小鳥，都時常講故事給我們聽。同時我們也很富，因為其餘的樹木，只能在夏天穿着衣服，而我們這一族，就是在冬天，也有青翠的衣服穿。」

但是後來伐木人來了：就像起了一次大革命，把我們的親族拆散了。樹的本身在一隻大船上做桅桿，必要時可以周行世界。其餘的樹枝散在各處，我們就用來做普通人的引火物；現在你總明白像我們這樣高貴的人物也會住在廚房裏的緣故了。」

「我的經歷全然不是這樣！」火柴旁邊的舊鐵鍋說，「自從我出世到現在，我經過了好幾次的磨鍊和鎔鑄，什麼堅強的東西都比不上我。老實說，我實在是這屋裏最重要的人物。」

我的樂趣只是在飯後，爽朗與光亮地躺在架子上，和我的同伴講些有趣味的閒話；除開水桶有時要到院子裏去外，我們過的都是室內生活。我們唯一的傳信人是菜籃，牠一說起關於政府和人民的事情，就很覺不安，我告訴你，在不久以前有一隻舊鍋子，聽見了這些話，極為感動，把他自己跌得粉碎！事實上，那隻菜籃是一個自由主義者。」

「現在你講得太多了！」火絨盒插嘴道，同時火刀在火石上打出了一些火花，「我們為什麼不快樂樂地過一晚呢？」

「是的，讓我們決定，誰的門第最高貴，」火柴提議說。

「不，我決不願意說我自己，」瓦鍋反對說。「讓我們來快樂一晚吧。我來先講，我來講一件人人經

歷過的事情使人聽了好像身歷其境一樣的高興波羅的海的旁邊，那生着丹麥山毛榉的地方。」

「這個頭起得很好啊。」一切的盆子都說，「我們可以決定，這個故事一定是我們喜歡聽的。」

「是的，我就在那邊一個安靜的家族裏過我幼年的生活；這些器具和地板揩得很乾淨，每隔二個禮拜，又張起一個清潔的帷幕來。」

「你講得真有趣！」掃帚說。「人家一定會猜這講話的是一個女子，故事是用一種清楚的語氣講出來的。」

「的確，真是這樣！」水桶喊着說，牠快活到跳起來，把桶裏的水潑到地板上。

「瓦鍋再繼續講下去，他的結束和起頭一樣好聽。」

「一起的盆子都聽得拍起手來，掃帚從垃圾堆裏拿些荷蘭芹來像冠冕似的戴在瓦鍋上，牠知道這樣可以鼓勵人家的，並且他想，「如果我今天給她加冕，她明天就會給我加冕的。」

「現在我要跳舞了！」火鉗說，她說着就起來跳了。喔！她把牠的腿舉得多高啊！舊椅墊在角落裏看見了，哈哈的大笑起來。「我也可以加冕麼？」火鉗說，所以牠們就給她加冕了。

「這些都是些下流的舉動！」火柴想。

「現在大家都請茶壺唱歌；但是她現在冷着，她只能夠在水沸騰時候唱歌。可是這只是她的誇口罷了；她除了在客廳的桌子上的時候，她是不唱歌的。」

「在窗檻上有一枝舊毛管筆，這是女僕常用來書寫的；她除了曾經飽吃墨水以外，她並沒有什麼過人的本領，但是她卻很驕傲。」如果茶壺不肯唱歌，就算了。」她說，「掛在外邊籠裏的一隻夜鶯，他也會唱

歌的。雖然他唱得不好，但是今夜我們也只好將就了。」

「我想這樣是不對的。」茶罐子，她是廚房裏的歌者，又是茶壺的堂姊妹，說：「我們要聽這樣一隻絕不相識的鳥唱歌麼？這樣是忠實的麼？請菜籃評評理！」

「我只是很煩惱！」菜籃說：「什麼人都想不出我心裏的氣惱！我們就這樣糊裏糊塗的過一個晚上麼？我想還不如把全室重新整理過，倒好一些。大家都歸原位，讓我來指揮一切，你們覺得怎麼樣？」

「好，我們就排列起來。」他們都說。

這時候門開了，女僕跑了進來，他們都靜靜地站着；一句話都不說。但是他們都以為自己走了不得的，人家一定會給他加冕的。

個個都想：「喔！如果我被選了，我們在這個晚上是多少快樂呢！」

「女僕拿火柴來打着一個火，喔，他們是怎樣的亂語和燃燒着呀！」

「現在每個都看得見了。」火柴想：「我們是最高尚的。我們照得多少明亮啊！」但是一回兒，牠們就燒完了。」

「這是一個很好聽的故事！」王后說。「我真覺得和火柴一同在廚房裏了。是的，你可以娶我們的女兒。」

「真的。」國王說：「你就可在星期一來娶她。」他們現在叫他「你」，是因為他已經做他們的親屬了。

結婚的日子已經決定，在這一天的前一晚，全城都掛燈結彩；喜果和喜餅，都已經向各處送出，街上的

小孩子都用足趾立起來歡呼，並且用手指來吹響。一切東西，都顯得很華麗。

『我想，我也要去做些事情才好。』商人的兒子想，他就去買了許多的焰火，爆竹，和各種的花火，把牠們放在箱子裏，在空中隨飛隨放。

『哈哈！天空中的焰火都光明啊！』

許多的土耳其人看見了，都歡喜得跳起來，有些人甚至於把他們的拖鞋飛到耳邊；像這樣的流星，他們是從來沒有看見過的。他們現在看見了，就以爲這一定是那個要娶公主的天使。

商人的兒子立刻又下來，帶了箱子回到樹林裏去，他想：『我現在可以到城裏去打聽打聽，聽人家怎麼說法。』真的，這就是他所以要做事的唯一理由。

喔，他們都在講這件怪事！各人都有各人的說法，但是他們一致說，那是一種奇觀。

『我親眼看見這個天使的。』有一個人說。『他有明星一樣的眼睛，他有水花一樣的鬚鬚。』

『他穿一件火製的長袍。』另一個人說。『那美麗的小天使，都從褶襠裏露出頭來。』

是的，他聽到的，都是些快活的事情，明天就是他的婚期了。他現在回轉樹林，要再跳進箱子裏去——但是箱子到什麼地方去了？啊呀！那只箱子因爲花爆上的一個火星，落下來燒着箱子，就把它燒毀了。那可憐的商人的兒子，永遠不能夠再飛起來——也永遠不能夠去拜訪那個新娘了。

她整天站在屋頂邊等他；到現在她還在等他。但是他只得到各地方去游蕩，講些故事過活，不過人家聽得都不像在皇宮所講的那一個火柴的故事，這麼好聽。

三十一 繡花針

從前有一隻繡花針，她以為自己的身材很精美，只配刺繡，不配作粗陋工作。

「當心，你要把我握住了，」她對握住牠的手指們說。「請你不要把我失手墜地上，如果這樣了，你一定找不到我的。」

「你何必這樣囑囑呢？」手指們輕輕地握住她的腰部說。

一會兒，手指握住繡花針去補一雙廚子穿的鞋頭皮裂開的拖鞋。

「這真是粗陋的工作！」繡花針說。「這一次我恐怕沒有命活了。我一定要折斷了！我真的要折斷了！的確，牠沒有穿過去就折斷了。」啊呀，我早就知道這樣的。我的身體真的太精美，這種粗陋的工作，是不配做的。」

「現在這只針無用了，不能縫東西了，」手指說；但是它們話雖這樣說，卻仍舊握住了她。一會兒，廚子把熔的火漆，滴了幾滴在繡花針上，拿牠粘着在頸巾的前面。

「唉，你看，我現在做了一隻胸針了，」繡花針說。「我知道，以後我一定要過好的生活了。」所以這時候她大笑起來；但是這種笑是誰都看不見的，無論誰沒有看見過繡花針的笑的。她在頸巾上面，很舒服地坐着，很得意的，好像坐在一輛大馬車裏，居高臨下的向四面觀望一樣。

「我請問你，你是金子做成的嗎？」繡花針問她近旁的一隻扣針。「你的身體真美觀，尤其是你的頭上最美觀，你雖然很細小，但是沒有什麼關係。最重要的問題只是你以後怎樣能夠使你長大這一點，但是

能够受到火漆的垂憐，是並不容易的事。」

繡花針一面很得意地說着，一面從頸巾裏鑽了出來，一不小心跌到廚子當時洗滌的一桶污水裏去。『現在我是旅行去了，』繡花針說，『我唯一的希望只是不要迷失。』

雖是她希望不要迷失，然而她已經快要迷失了。

『在這個世界上，我覺得自己太文雅了，』當她已經知道自己在水槽裏的時候說。『但是我不至於太不自愛，我還能够保持我的身分，而且在這裏也少有一些樂趣的。』繡花針在這污水裏的確能保持她的傲慢的氣概，而且也不失了她的好脾氣。現在各種東西都游到她面前來了——碎屑，廢物，及各種破碎的舊報紙。

『我只要看牠們怎樣游泳，』繡花針自己對自己說。『牠們不知道在下面的是甚麼，其實明明是我，很安穩的坐在這裏看碎屑游來了！我想世界上除掉牠以外沒有別的東西了。唉，廢物游來了；你看，牠怎樣地旋轉和飛舞，你要留心你身外的東西，否則，你會撞到石頭上去的。唉！一張報紙也游來了，牠上面印着的字文，早已看不見，但是牠仍舊顯出很得意的樣子。我還是忍耐地，安靜地坐在這裏！我還能知道我的身分，安分守己地保持原狀，而且是說永遠這樣的。』

一天，在她附近來了一樣東西，閃閃的發出美麗的光彩來。她想這一定是一塊金剛石，但是出乎她意料之外，這不過是一個瓶上的一塊碎玻璃。繡花針見了牠發光，就和牠說話，把自己的姓名，扣針，告訴了牠。『我想你是一塊金剛石吧？』繡花針說。

『是的，大約是這一類的東西。』

牠們兩個大家都以為對方也許是一件貴重的珍物；所以就開始談起天的問題來，都說天真是變幻不測的東西。

『的確，』繡花針說，『我曾經在一個少婦的匣子裏過過一些時間；這個少婦是操烹飪的。她每隻手上有五個指頭，世界上事物，比她指頭還要不可思議，傲慢不倨的，我從沒有見過。而且只有這五個指頭才能够把我從匣中取出來或者仍舊放進去。』

『他們都是貴族出身嗎？』玻璃片問。『他們發光嗎？』

『不，真的不發光的。』繡花針回答說。『但是他們至少有些神氣。他們是五兄弟——都是手指族。他們雖然長短不同，互助的精神真不差。最大的一個，他自稱為大姆指，是短而粗的，常常站在行列之外，而且在其他四個之前面。他身上只有一個節，所以祇能曲一曲；但是他常常說，如果他是從人手上割掉，那個人如果在軍隊是一定要革職的。第二個是食指，他常常有占先的機會，譬如嚐嚐滋味的甜，酸，指指太陽或月亮，都是他占先的。再在寫字時候，也是由他壓住筆的。第三個是中指，他是最長的一個，能够看得見其他的頭頂，這就是他自鳴得意的地方。第四個是無名指，他腰部常常圍一個金圈；最小一個是小指，他所自鳴得意的地方，就是一無所能。我在那裏常常聽他們說大話，所以我就脫離了他們。』

『那末現在我們兩個一同坐在這裏發光罷。』玻璃片說。

忽而上面有水衝下來，使水槽泛濫起來，而且把玻璃片流到外面去。

『他是這樣的出去了。』繡花針說。『而我仍舊留在這裏。我因為柔弱，文雅的關係，所以留在這裏。但是這一點是我可以自傲的，自傲不是不名譽的事。』她就傲慢地坐着，想了許多念頭。

「我相信我是日光生成的，我的確很美麗。日光好像常常到水裏來尋我。唉，我真太細小了，連我自己的母親都找不到了。如果我的老眼睛沒有瞎掉，我想我一定要哭起來了，但是不，我不情願哭，哭是不文雅的。」

一天，兩個小孩到水槽上面弄水，這雖是污穢的工作，他們覺得很有樂趣。

「噲！」一個小孩，當他手裏抓到那隻繡花針的時候說：「這裏有你的同伴！」

「我不是男子！我是個少婦！」繡花針說道，但是沒有人能夠聽到她的話。

火漆漸漸地消滅了，繡花針身上已經變做黑色；但是黑色能够使物體看來好像小一些，而且愈弄愈黑。因此她覺得現在一定比以前更加好看了。

「那裏浮來一個蛋殼，」兩個小孩說，他們把繡花針放在那個蛋殼裏。

「唉，穿黑衣服的太太，走進白牆壁裏邊來了！」繡花針說：「那很可以使人注目的。現在個個人可以看見我了，但是我希望不要暈船，因為暈船以後，我的身體要損傷的。」

這個不必擔心；她並不暈船；她的身體也沒有損傷。

「要不暈船，除了使胃口強，大意志堅決，自以為自己不是一個尋常之輩以外，恐怕沒有更好的方法了。我的暈船病是到處要發的。大凡一人愈加文雅，高尚，一定愈加容易患這種病。」

蛋殼「碎」的一聲碎了，好像一輛車子，在他們身滾過去，但是很奇怪，繡花針的身體並沒有損傷。

「天呀！這真是了不得的打擊！」她驚惶地說：「我要暈船了，我的身體受重傷了！」

但是雖然車輪在她身上滾過，她並沒有害病，也沒有受傷。最後她伸長身體，躺在路上，人家也讓她睡

在那裏，不去管她了。

三十一 真公主

從前有一個太子想娶一個公主；但她一定要是一個真公主。他周游全世界，想找到這樣一個女子；但是終沒有他所完全合意的。他找到了許多公主，但是她們是不是真的，他也無法決定。因為許多公主，多少都有些缺點。最後他很憂悶的回到王宮裏，心裏想有一個真公主做他的妻子。

有一天夜裏，有一陣可怕的雷雨。電光閃閃，雨下得極大，電光過了，天黑得像漆一樣可怕！那時候宮門上很急的敲着，太子的父親，老王親自出去開門。

一個公主站在宮門外面。唉，她在這樣的大風雨中立着，她的情景苦極了！水點從她的頭髮上流下來，她的濕衣服黏着她的身體。她說她是一個真公主。

老王后想：「不久我們就能知道了。」她就一聲不響的漏出，靜靜地跑到臥室裏，拿去牀上的被褥，在牀板上放了三粒豌豆。然後放了二十牀褥子在豌豆上，又放二十牀鳥毛毯子在褥子上。

公主就在這張牀上過了一夜。

第二天早晨，人家問她昨天晚上怎樣睡！

「啊呀，睡得真不好受！」她回答說。「我差不多全夜不曾合眼。我不知道我牀上有什麼東西。但是我

知道褥子下面總有個硬東西，弄得我遍身青腫很是疼痛！」

現在知道這個女郎一定是一個真公主。因為她睡在二十牀鳥毛毯子和二十牀褥子上面能夠覺得

下面有三粒豌豆。除了公主以外，沒有人能夠有這樣靈敏的感覺。

太子娶她做妻子；知道她現在已經得着真公主了。這三粒豌豆就送到博物館裏去保存着，如果他們不會遺失，你們現在仍舊可以看得見。

這個女郎的感覺不真是很靈敏的嗎？

三十三 水滴

你當然知道放大鏡是怎樣一種東西的——這種奇怪的鏡子能夠使得每一樣東西放大到二百倍以上的。如果你從放大鏡裏來看一滴水滴，你會看到一千個以上的希奇百怪的生物，你永遠想不到牠們是住在水裏的。

牠們看起來，很像一滿盤鮮蝦，都在跳着擠着。這些小生物很是殘忍，牠們互相要把牠們的手和腳咬去，一些也沒有憐憫的心腸。可是牠們咬過了以後，仍舊是很快樂的。

有一次有一老年人，他的鄰人都叫他克立倍克萊倍——他常常把各種事情，處理得極好，如果他不能弄好它，那他就應用魔術了。

有一天他拿着他的放大鏡，放在他的眼睛上，看一滴水滴。那是一種都希奇的景象呀！在水裏的一千多個蝦在跳着躍着，互相吞噬着，互相要把對方扯個粉碎。

「照我說起來，這樣太可怕了，」克立倍克萊倍說：「我們要想方法使牠們的生活和平與安靜。」他想了又想，但是他想不出一個很好的方法來。「我一定要給牠們一種顏色，最後他說：『這樣我可以把他

們看得更加清楚些。」於是他滴了一小滴像紅酒一樣的東西到水裏去，其實那是女巫的血；而裏面的小生物，完全像紅種印地安人一樣，馬上都變成紅色，這一滴水滴，看起來像都住滿了裸體的野蠻人的市鎮一樣。

「你在那裏幹嗎？」另外一個年老的魔術家問，他是沒有名字的，這使他甚至於比克立倍克萊倍更加著名。

「唔，如果你猜得出牠是什麼，」克立倍克萊倍回答說，「我就把牠送給你；但是我關照你，你是很容易猜出來的。」

於是那個沒有名字的魔術家就從放大鏡裏看去。

在他眼睛裏所看到的，真像一個市鎮，那裏全體居民都一絲不掛的在那裏走來走去。這是一種可怕景象，但是更可怕的是看見牠們互相踢打，咬扯，的大打出手。

所有在最下面的生物一定要掙扎得翻到最上面來，所有在最上面的一定要扔牠下去。「看看！牠們好像在大聲的喊，『牠的腳比我長了，好！去掉牠。』另外有一個蝦，在牠耳朵上有一個小瘤，一個毫無關係的很小的瘤，但是這就使牠痛苦了，並且還要使他更加痛苦哩！」牠們就圍着牠，抓住牠，只爲了這個小小的瘤而吞了牠。

內中只有一個生物是安靜和鎮定的；牠像一個小姑娘一樣坐在那裏，只要和平和休息，不要別的；但是其他的都不願意牠這個樣子，牠們把這個小姑娘抓來，攻擊牠，殺了牠，把牠吃掉了。

「這是一種最不平常的娛樂，」沒有名字的魔術家批評地說。

「你這樣想嗎？唔，但是牠是什麼東西呢？」克立倍克萊倍問。「你猜得出嗎？還是猜不出？那是一個問題。」

「當然我猜得出的，」是沒有名字的魔術家的回答，「極容易的。牠不是哥本哈根，也不是其他大的都市，我不知道究竟是那一個，因為牠們全都相像的。牠是某一個大都市。」

「牠是一滴水滴！」克立倍克萊倍說。

三十四 影子

奴！

在熱帶國裏，太陽光炙得真痛人！人們的皮膚都晒得變成功紅棕色，而在最熱的地方炙得都成了黑

我們的故事，不是講最熱的國家，而是講一個很冷很冷的北方學者游歷相當熱的國家的故事。

這個學者開頭以為他可以和在家乡一樣的跑來跑去；但是他不久，就和別的聰敏的人一樣，知道他自已料錯了，他整天留在他的屋裏，把門和窗上的百葉窗等一齊關好，好像裏面的人都睡了或出門了一樣。他住着的那所高房子的狹窄的街道上，從早晨到晚上都有太陽光照着，照得人真是受不了，那個從寒冷的國家跑來的學者，覺得他自己好像坐在火爐裏一樣。

他是一個年輕而聰敏的人，太陽損害了他的健康，他變得很瘦了；他的影子也是這樣，在白天簡直比平常瘦得多。可是到了晚上，等太陽落下去以後，人和影子又恢復了原形。

看見這種變化，真是很好玩的。當太陽光射到屋子裏來的時候，影子自己就伸到牆上去，不，甚至於伸

到天花板上，它似乎伸到最高處去以求恢復它的原形。

這個學者常常走到洋臺上去——那是他伸到的地方——等到晚上繁星亮出來的時候，他覺得從他的四肢起吸收到了一種新生命。在街上的各個洋臺上，都站滿了男人和女人，而在熱帶國，每有一個窗口，就有一個洋臺，因為雖然人人都已經住慣了，晒成紅棕色，他們是必需要空氣的。

上上下下，各種東西都充滿了生命；屠夫和麵包師，賣蔬菜的和成衣的，都在街上掠過；椅子和檯子都拿了出來，幾千盞洋燈都點了起來。一個人叫着，另外一個人唱着，有些人走着，有些人坐着車子，還有些人騎着驢子，在他們走到的時候，驢子頸上的小鈴，愉快地「叮鈴鈴」的響着。孩子們放着小爆竹，教堂裏的鐘聲噠噠的敲着，讚美詩在唱着，許多喪事的儀式在進行着。是的那時候街上非常的活躍！

只有一幢房子——那正位於那個北方學者的住的房子的對面——那裏很寂靜，但是那裏面一定有人住的，因為洋臺上還有鮮花點綴着。牠們在火熱的太陽光下開放着美麗的鮮花，但是牠們一定要不住地澆水才能够開花的。除此以外，每天晚上，洋臺上的窗總是開的，雖然裏面很黑暗，至少那最前面房裏的壁龕裏，有精雅無比的音樂可以聽——至少我們的生客是這樣想。但是這也許只是一種幻想，因為在他看來，在這個熱帶國的每一樣東西，除了太陽以外，都是精雅無比的。

那個生客的房東說，他不知道對面屋裏住的是什麼人，那裏從來沒有看見過一個人，至於說到那音樂，在他聽來，簡直討厭極了。他說，「這好像一個人老是坐在那裏練習一隻他不會演奏的曲子——老是練習那一隻。他繼續地說：『最後，我會學成的，』但是很清楚的，儘他怎樣學習，他是永遠學不會的。」

有一天晚上，那個生客正睡熟的時候，他睡在靠窗口，風把窗簾吹開了，他發現對面的洋臺上，非常的

光輝。所有的花，都像最可愛和各種不同顏色的火把一樣眩耀着，在花朵中間，站着一個高大和莊嚴的女郎，四周發出萬道金光，耀着他的眼睛——真的，他急切地把他的眼睛張得極大極大的，他醒過來了。

他一跳跳到地板上，輕輕地爬到窗簾後面去，但是那個女郎去了——那耀眼的光輝也消失了——那花朵也不再發光了。牠們看起來和平常的完全一樣，門半開着，在那裏面的深處柔和樸素的音樂響着。當然這一定是一種巫術，因為誰能夠住在那裏呢？

有一天晚上，這個生客正坐在他的洋臺上，在他後面的房子裏點了燈，結果，很自然的，他的影子就照到對面的牆上，那裏它（影子）好像坐在洋臺的花朵中間，它的主人移動了，它當然也移動了。

「我很相信我的影子是在那裏出現的唯一的东西，」那個學者，生客說。「看它在花朵中間坐着都麼舒適呀！裏面的門是半開着，我願我的影子有走進去的意，進去看看，然而回來告訴我它在裏面看到些什麼。唉！這對於你也許是有很大的利益的。」他喜謹地接下去說。「好好兒走進去！唔，你高興進去嗎？」於是他對影子點點頭，影子也對他點點頭。「那末，好，你進去吧，但是不要耽擱呀！」

那個生客就站了起來，他在對面洋臺上的影子也站了起來，接着那個生客轉了一轉，那個影子也同樣地轉了一轉，正在那個生客回到他自己的房間裏，把他身後的長窗簾拉上了，每一個靠近觀看的人都可以看見那個影子，穿過半開的門，走進對面屋子的房間裏去了。

明天早晨，那個學者跑出來喝咖啡和讀報紙。「怎麼！」在他走到太陽光下面的時候，叫道：「爲什麼我沒有影子了！難道它昨天晚上真的走進了對面的房間裏，沒有回出來嗎？現在，照我說來，這是從來沒有聽到過的最煩惱的事情！」

他很煩惱，這並不因為他消失了影子的緣故，而是因為他已經知道一個沒有影子的人的故事，這是他本國人所熟知的，乍果他把他這件事說了出來，每一個人都會叫他抄襲者，這是他極不喜歡聽的一個名字。所以他決定對於這件事絕不提，這當然是個聰敏的辦法。

到晚上他再走到洋臺上去，第一把洋蠟燭正好點在他的背後，因為他知道一個影子常常要它的主人來做主的。但是他沒有方法把那個影子再引出來；他把他的身子挺得高高的，然後再把他的身子縮得低低的，但是總沒有影子出現。他說：『啊呀，啊呀！』但是仍舊沒有什麼用。

這是使得他很煩惱的；可是在熱帶國家，每一個人都長得很快；同樣地，過了八天以後，走到太陽光裏，他很快樂的發現一個新的影子，開始從他的腳下生出來。那個根是一定留在那裏的，三個禮拜以後，他重新有了一個很像樣的影子。這個影子，在他回家的途中，一天一天的長大，直長到後來，長得高大到他只要它有一半的大小就夠了。

這個學者現在回到了他的寒冷的祖國，他著書敘述世界上真實，良好，和美麗的事情。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一禮拜，一禮拜的過去——一年一年的過去——過了許多年。

有一天晚上，他獨自一個人坐在他的屋子裏，他聽到有人輕輕地敲門的聲音。

『進來！』他說，但是沒有一個人進來；所以他站起來去開門。在他面前，站着一個人，瘦得和軟弱到把他嚇住了。可是這個生客衣服穿得極講究，看上去是一個紳士。『我可以和你談談嗎？』那個學者問。

『唔，我也是這樣想，』那個瘦弱的紳士回答說。『我想您不認識我了。後來我很有一些收穫——我得到了血肉和衣服兩者——我敢說您決計想不到我會長得這樣漂亮的。您還計得您的老的影子嗎？』

您一定以為我永遠不回来了。自從和您分別以後，我各事都很順利，我已經很有錢財了！如果是必要的話，我是很容易自己贖身的！」

說了這幾句話，他用他的手摸着他的頸上套着的沉重的全鍊鍊，掛在鍊上的珍物就跟着作響。——「喔！他手指上戴的金鋼鑽戒多麼耀眼呀！這一切都是真的！」

「不，我弄不懂了！那個學者叫道：『這一切都是什麼意思呢？』」

「當然，這是很奇怪的，」影子說。『但是您自己已經不是本來的您了；您要知道，我是在您兒童時代，就跟着您走的。等到您想到我能够獨自一個人走了，我就自己走到世界上去。我的環境是最光明的；可是我總渴望在您死的以前，再來看您一次。您知道，您是一定要死的！此外，我願意再看看這個國家，因為沒有一個人不愛他自己的祖國的。我知道您已經有了另外一個影子；我一定要付您一些代價！請您告訴我，要我付多少錢？』」

「你真是你自己嗎？」那個學者叫道；『這真是太奇怪了！我永遠不相信，我的老影子，會得變成一個人回到我這裏來的！』」

「告訴我，要付您多少錢？」影子重複地說；『因為我決不願意欠任何人的帳。』」

「這是什麼話？」學者說。『爲什麼要談到債？你是完全自由的，我聽到你的運氣好，我是極端喜歡的。來，老朋友，請坐下來，告訴我，你的一切經過情形，你在我住的熱帶國的屋子的對面的神祕屋子中看見些什麼東西！』」

「好的，我來告訴您，」影子一面說，一面就坐了下來，『但是您第一要允許我，如果您在無論什麼地

方再拖着我的時候，不讓鎮上的任何人知道，我以前是您的一個影子。我很想說婚姻問題，我有供養許多人家的意思。」

「不要擔心，」學者回答說，「我一定不讓任何人知道你到底是誰。這裏是我的手——我人格擔保我允許你這個要求。」

「好，我就老實告訴您！」這個神秘的客人回答說；只有說老實話，他也沒有其他方法來說明他自己了。

當然，要看出他究竟成功怎樣一個人是很奇怪的。他穿着純黑的，最好的黑衣服，穿着耀眼的靴，戴着一只有頂和邊的帽子，還是金鍊珍物和金鋼鑽戒。是真的，這個影子是穿著得極好的，事實上，也是他穿的衣服使得他真像一個人樣。

「好的，那末，我來把一切的經過都告訴您聽吧，」影子說；他把他的穿着耀眼的靴的脚，儘力地擱在那學者的新影子的臂膀上，這個新影子像一隻鬚毛狗在牠的主人的脚旁邊躺着的一樣。這樣做了，或者是表示神氣的緣故，但是更可能的，是表示他的權力的意思，是引誘它將來和他自己發生關係。那個斜倚的影子仍舊照在地上，一動也不動，動了恐怕它要不能完全聽到他說的一切的話；因為它自然也很急切地想學會怎樣地輪到它自己解放它自己變成它自己的主人翁。

「您猜得出誰住在對面的屋子裏嗎？」那個影子很得意地問。那是一個女詩人——最美麗最可愛的女詩人！我在那裏住了三個禮拜，但是我所得到的好處，却好像是住了三千年一樣，我已經讀了那個時期的的一切著作，我告訴您，這是真的，我已經看見了一切，知道了一切。

「女詩人」學者叫道：「喔，是的，她常常住在鬧市的中心，女詩人是的，我也曾經看見過她，但是只有不多一回工夫，當我快要入睡的時候，她站在洋臺上，像北極光一樣的閃閃發光。喔，告訴我，請你告訴我，你是在洋台上的，你是從門裏跑進去的那末——」

「唔，於是我走到前客室，」影子說，「您記得您常常坐了，看着那個前客室。前客室裏並沒有點燈，裏面很黑暗，但是裏面一重一重的門都開着，有一大套房間和客廳，那裏光線很充足，亮得簡直要耀眼。真的，如果我要走到女詩人的房裏去，那光線簡直可以殺死我，但是我是聰敏的，我和每一個人一樣，很有耐性。」

「那末你看見些什麼？」學者問。

「我什麼都看見！我要把牠完全告訴您，只是願意您尊重我一些。您不能放棄『你』字，而稱我爲『您』嗎？」

「我請您原諒！」學者說：「這是一個老習慣，所以一個人很不容易改掉。您說得很對，我一定要記好它，但是現在請您告訴我您看見的一切吧。」

「一切真的，」影子回答說，「因爲我已經看見一切，知道一切了。」

「裏客室像什麼呢？」學者再問。「牠們是不是像芬芳的樹林？牠們是不是像神聖的教堂？那些最精美

的房間是不是像天上的明星？」

「那裏一切東西都是美麗的，」影子說。「我並沒有真正跑進去；我留在黑暗的外客室裏，但是那裏的地位是極好的！我看見了一切和知道了一切！我會經住在女詩人的家——我會經住在前客室裏！」

「但是您看見些什麼呢？是不是一切古聖賢人都經過這些寬大的房間？是不是勇敢的英雄和義俠

的武士像，在古時候一樣在那裏打過仗？有沒有美麗的，神仙一樣的兒童在一起歡呼雀躍，互相講述他們的夢境？」

「我重複地說我是在那裏，我請您了解，我看見了那裏一切的東西，於是我變成功一個人！如果您到過那裏去，您可以有更大的成就，但是這個成就由我得到了。我認識了我的本質，我獲得了我的財產，我了解了我同女詩人的關係。」

「在我和您在一起的時候，我不想到這些事件的。像您知道在太陽升起來或落下去的時候，我變得出奇的高大，真的，在月光下面，我甚至於比較您自己更爲人注意，但是我那時候並不知道我自己的本質。在那前客室裏一切都弄明白了——我變成功一個人——我完全改變了離開那裏。」

「您已經不在熱帶國了，那時候我很怕羞的像一個人一樣的跑出來。我需要靴和衣服；總之，凡是人所需用東西，我都要。」

「我走出來——是的，我想我可以信任你爲我保守秘密，你一定不可以寫在書上的——我躲在一個女廚子的大衣裏面出來。我躲在大衣裏面，她一些也想不到裏面躲的是誰。我第一次冒險出來的時候，是在晚上；我在月光下面在大街上跑，我沿着牆壁伸直我自己，我跑上跑下，我從高處甚至於從閣樓的窗裏，窺看屋子裏面的情形；我窺看沒有人能夠窺看的地方，我觀看沒有人能夠觀看的東西！」

結果我看到世界上各階層各種最不可信的，和從沒有聽見過的事。

那個影子很着重地接下去說：「我看見，不是一個人必定要知道，但是各人都很願意知道的——他們鄰居的祕密的壞事。如果我把這些祕密的事情出一本新的雜誌，當然有無數人要讀牠的。但是我並不

這樣做，我把我所偵察出來的壞事，個別地寫給他們各個人本人；所以我到一個地方，那一個地方的人都非常驚駭和懼怕我。

「他們是這樣的懼怕我，又是這樣的喜歡我！教授們都尊我做教授，裁縫們都送新衣服給我穿——你可以看到我穿得極體面；造錢幣的鑄了錢幣送給我，婦女們都說我很漂亮！所以我就變成成功您現在所看見的我了。」

「現在，我一定要向您告別了。這是我的名片。我住在路旁靠太陽光的一面，下雨天我老是在家的。」於是影子就走了。

「奇怪，真的，很奇怪！」學者說。

又過了許多年月——那個影子又回來了。

「您好嗎？」他問。

「唉！」學者嘆氣說；「我仍舊著述真實的，良好的和美麗的東西，但是看起來似乎沒有人注意我這些著作。我很失望，我想也許太認真了。」

「我從來不這樣做的，」影子回答說。「我和每一個人應該希望的一樣，正在一天一天長胖了。您是不了解世界的，所以您就為世界所苦了。您應該旅行；我決定這個夏季作一個長途旅行；您跟我一塊兒走好嗎？我很喜歡有一個同伴；您做我的影子，和我一塊兒旅行好嗎？您和我一塊兒走是我極高興的，我願意負擔您的一切費用。」

「真是一個特別的建議！」那個學者對於上面的意見笑着說。

「怎麼樣，什麼時候，我們兩個人都可以準備好了？旅行會使你廣眼界的。做了我的影子，您就要有什麼了？」

「豈有此理，您是瘋了！」

「如果我瘋了，世界上其餘的人也全都要瘋了，結果就完全要變成一個瘋世界了。」這樣說了那個影子他就走了。

從此以後，他的事業一天比一天壞下去，憂愁和煩悶釘住了他，他關於真實良好和美麗的寫作——這一切寫作的用處，好像把玫瑰花散在牛腳旁邊一樣。最後他就病了。

「真的你看起來像一個影子了！」他的朋友說；而學者聽了這些話，就覺得汗毛直豎，要發抖了。

「您一定要到有溫泉的地方去了，」那個影子再來看他的時候對他說：「對於您是沒有什麼了。我爲了老朋友的緣故，我情願帶您一塊兒走。我來替你付旅費，您在路上寫游記給我讀。我自己也要去；我的鬍鬚，並不和旁的人長得一樣好，這也是一種毛病；因爲一個人沒有鬍鬚是不能做什麼的。現在，仔細想一想，答允我的建議，我們將一起出去旅行了。」

於是他們就出去旅行了；影子現在做了主人，而主人做了影子。他們趁車子，他們騎馬，他們老是在一起走的，有時候並肩走，有時候，這個在前面，那個在後面走，有時候，那個在前面，這個在後面走，這完全是照了太陽的位置而定。

那個影子常常留意找尋他自己可以受人尊敬的地方，但是對於這一點，那個學者是不注意的；他真是一個好良心的人，性格很溫柔很鎮靜。可是有一天他對影子說：「我們現在既然是一同旅行的人，不必

說我們是從兒童時代一同長成起來的，我們爲什麼不互相稱「你」呢？這個稱呼聽起來多麼親熱，多麼知己呀！

「您的說話中間是有意義的，」影子，或者更確切些說那個主人，回答說。「這是說得很客氣，很老實的；我也是和您一樣很老實很客氣的。既既然是一個學者，您一定很知道各人是有各人的脾氣的。」

「有許多人對於櫻色紙的味道是受不住的——牠使他們很難受的。另外有許多人只要有人用指甲在玻璃上搔搔，就會發抖的，同樣地當你對我說「你」的時候，我也有一個最苦痛的感覺。我感覺到我已經恢復了我從前的卑賤的地位。你看這是一個多麼精細的一個感覺，當然這並不是一種驕傲。無論如何，您叫我「你」，是我受不住的；但是我很願意稱您爲「你」，這樣您的願望就可以一半達到了。」

所以從此以後，那個影子稱他從前的主人爲「你」。

「這樣太無情了，」學者想；我稱他稱「您」，他稱我稱「你」。但是只好這樣了。

他們達到一個溫泉場。那裏有許多生客，在他們中間，一個國皇的女兒，特別美麗，她的疾病是因爲她的眼光太敏銳的緣故；越是這樣，越是使她不舒服。

當然，她立刻看到那兩個新來的人與其他的遊客完全兩樣的。她說，「他們說，他是因爲鬍鬚沒有長好而到這裏來的，但是我很知道那真正的原因——他不能夠投擲一個影子的。」

「她的好奇心使得她心神不定了。因爲這樣，有一天，在路上碰到他，她就有機會先和他說話了。因爲她是一個國皇的女兒，她不需要和他來多少客套，所以她立刻說，「你的疾病是你不能夠投擲一個影子的。」

「我很喜歡發現公主您是比較好得多的！」是影子的回答。「我知道您的眼光太敏銳是您的不幸；但是那種疾病是一定要把它治好的，因為事實上我有一個非常的影子！您沒有看見一個人老是靠近我走的嗎？」

「其他的人都有他們的很普通的影子，但是我不喜歡各種很普通的東西。您也許可以看到人家常常把比他們自己穿的更好的衣服給僕人穿；同樣地，我答允我的影子，穿着得和普通的人完全一樣，而事實上，您可以看到，我甚至於還給他自己一個影子。當然這是很浪費的，但是我就喜歡這樣的特別。」

公主想，「哼，我真的復原了吧？沒有什麼地方比這個溫泉再好了，近年來這裏的水有一種神祕的魔力。但是我現在不願意離開這裏，因為現在才開始有趣事發生；這個生客使我感覺到十分有趣；希望他鬚鬚不要生出來，因為如果生出來了，我想他就要離開這裏了。」

那天晚上，在一個大客廳裏，那個公主就和影子跳舞。她身體很輕，但是他比她還要輕；這樣的舞伴，她以前從來沒有碰到過的。她告訴他，她是從那一個國家來的，他也知道那一個國家。在她不在國內的時候，他曾經到過那裏。他曾經在皇宮的各個窗口上窺看過；他看到過許多珍奇的東西，所以他對於公主發問的問題，都能够源源本本的回答出來，使得她非常驚奇。

當然，他一定是一個最聰敏的人！她覺得又是稀奇，又是怕他，在他們第二次跳舞的時候，她是很愛他了。對於這一點，一回兒那個影子也注意到了；她的眼睛繼續地釘住了他。他們跳第三次舞的時候，她幾乎要把她的思想告訴他了。但是一想到她的土地和她的皇位，及她在將來要統治的人民，她就聰敏地把自己抑制了。

「他是一個聰敏的人，」她想；「那很好！他跳舞跳很討人喜歡，那也很好；但是他有沒有真才實學呢？那是很重要的，我一定要試驗他一下。」於是她開始問他各種深奧的問題，難到她自己也不能夠回答的。那個影子做了一個很奇怪的面孔。

「那末，你不能夠回答我了？」公主說。

「喔，我在兒童時代，什麼都學過了。」她的新相識回答說。「我相信，我的影子，現在站在門那邊的，能夠回答您的。」

「您的影子？那真是太特別了！」

「記住，我並不是一定說他能夠回答，但是我應該這樣想：他曾經跟了我這許多年，聽到我說過的一切話——是真的，我應該想他能夠回答您的。但是公主您第一要接受我的警告，他在人家面前是非常自負的，所以您一定要好好地對待他——不是這樣，您從他那裏就得不到什麼的——您一定要當他一個真的人一樣地看待他。」

「唔，我一定都照辦！」公主說。所以她躡躡地跑到站在門邊的學者那裏去，開始和他談太陽，月亮，和世界各國的事情；他回答的情形，證明他的聰敏和博學。

「有這樣聰敏的影子的人，一定真是一個奇人了！」公主想；「如果我選擇他做我的丈夫，那真是我國家和人民的幸福了。我打算這樣做！」

他們——國皇的女兒和影子——不久就同意了；但是在公主回到他自己國內以前，沒有一個人知道他們是訂了婚的。

「沒有一個人將知道，就是我的影子，也不給他知道我們的婚約！」這個新郎要求說，而這個意見，無疑的是有他自己的理由的。

所以他們朝着公主的國家出發。

「聽我說，我的好朋友！」影子對學者說。「現在我已經達到了快樂和權力的最高峯——我想我一定要為你做些事，你將老是和我一起住在皇宮裏，和我一起坐在皇車上，每年得到十萬元的年俸，但是，任何人叫你影子的時候，你一定要答允他，你一定要永遠不告訴人家說你是一個人，每年中有一次，當我公開地在太陽光下坐在洋臺上的時候，你一定要很服從地躺在我的腳旁邊，像每一個影子一樣地躺着。你要知道，我正要和國皇的女兒結婚，就在今天晚上就要慶祝我們的婚禮了。」

「不，這樣太糟糕了！」學者高叫道。「一定不能夠這樣做。這不僅僅是欺騙了公主，也欺騙了全國的人。我要把各種事情全都公開出來——怎樣我是一個人，你是一個影子——你只是穿着得像一個人罷了！」

「沒有人會相信您的，」影子回答說。「穩重些，否則我要叫衛隊來了。」

「我正要直接跑到公主那裏去，」學者叫着。

「但是我會比你先到那裏去，」影子說。「而你是要送到監牢裏去的。」

於是他就被關到監牢裏去，因為衛隊當然服從他們的公主，已經選擇做她的丈夫的人的。

當影子走進公主的房間的時候，她說：「你抖得這麼厲害，碰到了什麼事？沒有，今天晚上，我們結婚的晚上，你一定不能害病的呀！」

影子說：「我看到了我一生最可怕的事情，您永遠不會相信的，喔！一個可憐的影子的頭腦裏不能裝得太多的。我的影子發瘋了，他真的相信，他是一個人，而我——只是想——而我是他的影子。」

「真的，這是可怕極了！」公主說：「我希望他已經被關起來了。」

「當然，我很怕他的病是不會好的了！」

「可憐的影子！他真是不幸；如果饒赦了他性命，那真是一個大恩典。真的，當我處理一件人們聯絡了，下層階級的人來冒犯上面的人的案件的時侯，在我看起來，最好的方法是把他祕密殺死了就完了。」

「這是一件為難的案件，因為他是我一個忠實的僕人呀！」那個影子裝着嘆氣的樣子說。

「您的心地真仁厚！」公主叫道。

那天晚上，全城燈燭輝煌，禮砲——砰砰——的響着，兵士們全副武裝。這一切都是慶祝公主和影子一同走到洋臺上給大家瞻仰，只聽得一陣一陣歡呼的聲音。

那個學者並沒有聽到這個盛大的慶祝典禮的歡呼聲，因為他們早已把他殺死了。

三十五 跳高比賽

跳蚤，蚱蜢和青蛙，有一次想來一個跳高比賽，決定誰跳得最高。他們預先邀請了全世界的人物來參觀牠們的大比賽。他們三個都是有名的跳高家，最後決定在室內舉行了。

「誰跳得最高，我情願把我的女兒送給他。」國王說道：「因為你們單是比賽跳高，沒有獎品，是沒有興趣的。」

跳蚤第一個上去試驗，先對兩旁參觀的人鞠了一個躬。牠有優美的身材，高尚的血液，而且熟悉人類社會的種種習慣。這幾點是他的特長。

第二個輪到蚱蜢。牠的身材雖然沒有跳蚤一樣優美，但是牠的舉動，很合禮節，一些也不魯莽，而且牠穿着一身綠色的制服，這些是牠天生的美點。

牠並且說他是古埃及家族的後裔，現在在這比賽房裏，牠還是這樣的想着。其實牠是剛從田裏帶來的，住在爲牠特製的厚紙屋裏，上下有三層，有顏色的一面放在裏邊，門窗上部雕出古代跳舞的模型。

「我能够唱很好聽的歌，」牠說，「那十六隻驕養的蟋蟀，他們從小就會叫，可是沒有人造厚紙屋給牠們住，現在比較從前還要瘦弱得多了！」

跳蚤和蚱蜢都自以爲是有名的人物，只有牠自己可以匹配那公主。

青蛙那時候一句話都不講，但是人家看來，牠說話雖少，却最有思想。一會來了一隻狗，牠嗅牠，覺牠的出身並不平常，那老顧問官雖然曾經三道命令叫牠不要說話，可是沒有用處。牠說那青蛙是個預言家，因爲人們可以從牠背上看出未來冬天的嚴寒程度來。

「唔，現在我不必多說話，」國王說道，「但是我只要照我的意見，觀察就是了。」
現在比賽開始了。跳蚤跳得真高，使人家看都看不見，不知道牠有沒有變掉，所以大家都說牠完全沒有跳。

蚱蜢跳得不過一半高，但是牠跳到國王臉上去，因而國王嫌牠魯莽。
青蛙好像忘去一切的立在那裏，所以觀客們都以爲他不願跳了。

『我恐怕牠害病了！』狗說；又去嗅牠；啊呀！牠忽然向側面跳起，一直跳到公主的圍裙上，公主那時候坐在附近的一張金櫈上。

於是國王說：『沒有一個能夠跳得比我女兒高，所以能夠跳到她的圍裙裏去的，是跳得最高的一個。』只要稍有知識的人，一定能夠想到這點。所以青蛙可以表示牠有知識。他是有腦經的，公主應當歸牠的。』於是青蛙得了公主。

『我跳得最高，』跳蟲叫道；『但是對於我沒有關係；如果公主情願，讓牠跟我這個僵腿，細瘠的東西吧！我跳得最高，但是我太輕微，不合這世界了，世界上的人都看不見我；捉不到我；現在的世界是愚鈍，笨重的人佔優勝了。』

所以跳蟲到外國做事去了，據說牠在那裏被殺了。

蚱蜢坐在外面的一張綠色長櫈上，想念世界的形形色色和他的方法；牠重複說着跳蟲的話，『的確，現在的世界，是愚鈍笨重的人佔優勝了。』

從此以後牠照常的唱牠特奇的悲傷的歌，而我們所得的這段歷史，就是從他歌裏取來的，但是小朋友，你們雖然在這本書上讀到了，這個故事並不完全是真的。

三十六 冰女郎

一 小羅第

讓我們現在到瑞士去，到美麗的，長滿了花樹的山地上去遊覽。

讓我們爬到滿蓋着耀眼的白雪的山頂上，然後走下來，走到蒼翠的山谷裏，那裏山澗水趕快的往下流，好像牠們要來不及流到大海裏去似的。

太陽光很熱的照在下面的山谷裏，照在上面大塊的積雪上，所以在這個過程中，牠們就被溶成冰塊，或者結成了雪塊坍下來，或者堆成了冰河。

兩條這樣的冰河，在葛林特爾瓦特鎮旁邊，吸里康和惠透康下面的寬闊的石峽中躺着；牠們真是一種奇觀，到了夏季，世界各國的遊客，都不遠千里的前來遊覽。

在到山上去的路的兩旁，都蓋木房子。每一所木房子裏都必定有一個蕃薯園；因為在那些房子裏是小孩極多的。到處都有小孩子窺看，不管遊客是步行的或者趁車子的，總是圍繞着他們。這裏的孩子都做一種賣買——出賣彫刻的房子模型。（就是拿山上的房子作樣子的，）不論下雨天，或大晴天，他們都到處兜售他們的貨物。

大約在二十年以前，常常可以看到一個小孩子在那裏做生意，他總是比較其他的孩子站得遠一些。他的懇切的眼光和他的這樣幼小，常常引起遊客的注意，所以遊客常常叫他走前去，把他大部分的貨物都買了去，弄得他自己也不知道遊客們爲什麼這樣的喜歡他。

在山中，二英里路以外，住着他的外祖父，他彫刻了許多小房子；而在老人的房裏，放着二口木櫥，櫥裏放滿了兒童喜歡的各種東西——許多彫刻的木偶，鑿果鉗，刀，叉，和刻着樹葉子和跳躍的羚羊的匣子。但是那個孩子却渴望着掛在梁上的那枝老的來福槍，因爲他的外祖父已經答允那枝槍總有一天是要給他的。

雖然他很幼小，他已經在牧羊了；如果他能夠和他的羊羣爬得一樣高，那他也就是一個很好的牧羊人了，而羅第這個小孩的名字，却真是一個好手，因為他甚至於能夠比羊羣還要爬得高一些呢。

他從來不和其他的孩子們一起玩；他在他外祖父叫他下山兜賣彫刻的玩具的時候，才碰得到他們；而這件事買賣羅第本人是並不十分喜歡做的。他情願獨自一個人爬山，或者坐在他外祖父旁邊聽他老人家講上古時候及他的生地曼寧勤鄰鎮人民的故事。

他再有其他的人教他一些本領，那都是四脚同伴。有一隻大狗，牠的名字是阿局拉，這是屬於羅第的父親的；還有一隻貓，叫湯姆，這個湯姆真是羅第的好朋友，因為就是這隻貓教會他爬山的。

「跟我一起到屋頂上去，」貓很清楚地对羅第說：「你們要知道，當孩子還不會說話的時候，他能夠懂得家禽和家畜的說話的；貓和狗對他們說的話，簡直和父母說的話一樣的清清楚楚。但是這是只有在兒童極小的時候，才是這樣的。」跟我一起到屋頂上去，」這是貓第一句說，而羅第懂得的話。

「人家說要跌下來，是完全空話；如果一個不怕什麼是不會跌下來的。你跑來，把一隻爪這樣抓住，另外一隻爪那樣抓住，用你的前爪摸索你的路。你的眼睛一定看在前面和爪上；如果那裏有一個洞，像我一樣的跳過去，然後站穩了。」

羅第也就照了牠這樣做；常常發現他在屋頂上面同貓並排坐着；後來，並且和牠一同坐在樹頂上；最後甚至於看見他坐在窗檻上，這裏是貓所不能夠走到的地方。

他雖然這樣幼小，他已經走過好些地方，但是因為他太幼小了，這不能夠算作他的旅行的。他生在華粒司區，而把他帶過高山，帶到現在住着的，地方。他也曾經在大冰河旁邊的葛林特爾瓦特住過，但是那是

一個悲慘的故事。

他的母親就死在那裏的，據外祖父說，就在那裏，小羅第消失了他的孩子時歡樂。當那個孩子還不到一歲的時候，他的母親曾經記載他的情形說，他是笑多於哭的。但是從他坐在冰塊上的時候起，他變了另外一個樣子。他的外祖父從來不講起這些事的，但是在山上的人，在都知道這個故事。

羅第的父親是一個驛車夫。躺在外祖父房裏的那隻大狗常常跟着他，越過新破崙到日內瓦湖。在倫河流域在華粒司區，住着羅第的一些父系親族。他的叔父是獵羚羊的第一流好手和一個著名的嚮導。

他父親過世的時候，羅第才只有一歲，他母親現在希望帶了她的孩子回到白恩的屋柏蘭她自己的親族那裏去。她的父親住在離開葛林特瓦爾特幾英里路的地方；他是一個細木工，收入很足夠維持他的生活。所以在六月，她帶了她的孩子，跟着兩個打羚羊的獵人，穿過吉密向葛林特爾瓦特出發回到她自己的母家去。

他們已經走去了一大半的路，已經爬過了高的雪山，已經望得見她們的故鄉，和著名的木房子，他們還只剩一條大冰河沒有渡過。冰河上面新落下一層雪，而上一個裂縫（只有六英尺深，並沒通到河底）就被雪遮沒了。

那個手裏抱着孩子的年青的母親，走到那個裂縫附近摔了一交，滑到縫邊，就跌了下去。就擱了半點多鐘才到最近處的人家，找了繩子和竿子來，費了許多手脚，才把兩個屍體從冰縫裏撈了出來。

用盡了種種方法，那個孩子，不是母親，總算救活了，所以那個外祖父，只得帶了他女兒的兒子，那個以前笑多於哭的孤兒，回到他的家去。可是現在他似乎有一個大改變了，而這個改變一定是從冰河的裂縫

裏，從寒冷的冰世界來的，在這個冰世界裏的，據瑞士的農夫說，是監禁魔鬼一直監到末日到來的地方。

那躺着的冰河逐漸流出去，一個個水泡結成了冰，牠們一小塊一小塊的結攏來，結成大塊的冰，一塊壓着一塊的。在牠們下面，溶解的冰和雪像雷響一樣朝下面的山谷裏流下去。那是一個奇偉的水晶宮，在裏面住着一個冰女郎，冰河女王。她是河流的偉大的統治者。

「要毀壞他或保存他，都是我的權力！」她說。「人家從我手裏偷了一個孩子去，——一個孩子，我已經吻了他，但是還沒有把他吻死。他又回到了人間。他在山上牧羊，他一直爬到山頂去，爬得比任何人都高一些，但是還遠不及我。他是我的，我一定要得到他！」於是她吩咐手下一個叫做冒失鬼的去抓住羅第。

「是的，去抓住他，」冒失鬼說，「但是我抓不住他。那隻貓已經教了他許多門檻。那個孩子有特別的能力可以把我扔出去；當他高高地掛在樹枝上的時候，我是抓不住他的。如果我能够搔癢他的腳心或者魯莽地把他拋到空中，我是多麼高興呀！但是我不能夠這樣做。」

「我們來想辦法做，」冰女郎說。「你或我——我來做我！」

「不，不！」在她周圍的一個聲音，像山中鐘聲的回響一樣地說；但是這是一隻歌；這是另外幾個自然之神，——良善的，懇摯的太陽光的女兒們的合唱。

「你不要去抓住他——你不要佔有他，」她們說。

「我已經抓住了比他強大和結實的人了，」冰女郎說。

二 到新家庭的路上

羅第現在八歲了。他的住在山那邊的倫河流域的叔父願意他的姪兒回家去學些本領和到世界上

去看看；外祖父覺得這個意見是對的，就放那個孩子回去。

於是羅第和他的外祖父說再會。除了他的外祖父以外他還要和別的人作別；最先來的是阿局拉，那隻老狗。

「你的父親是一個驛馬夫，我是一隻驛狗。」阿局拉說；「我們常常在一起跑來跑去；所以我也熟知由那邊的一些狗和一些人物。我從來是不多說話的，但是現在因為我們快要不能夠再在一起談話了，我要比往常多和你說幾句話。」

「我要告訴你一個故事，這個故事是在我心裏藏了好些時候，並且是時常想到的。這是我不知道的，而你也將不了解的，但是這個沒有關係，至少我已經發現，在世界上，不論對於狗類，或對於人類，萬物都不是平均地分配的。」

「坐在女人身上的小狗，並不是多有牛奶喝的；我就沒有喝過，但是我曾經看過一隻小狗，坐在馬車裏客人坐的座位上，牠的女主人，坐在牠的旁邊，帶了一瓶牛奶，倒出來給牠吃一些，她再糖果給牠吃，但是牠只嗅了一嗅，並不要吃牠們，於是她就自己吃了。」

「我正在馬車旁邊泥濘的路上奔跑，肚子飢得發慌，咀嚼我自己的思想，以為這是很不對的；但是他們許多正在進行中的事情，都是很不對的。你喜歡坐在一個女人的身上，趁着車子走嗎？如果我能夠這樣，我是喜歡的。但是對於這些事一個人不能夠為他自己作主的。我不論是狂吠，或咆哮，總是不能夠做到這件事。」

這些就是阿局拉說的話；羅第就擁抱了牠，熱烈地吻着牠的濕鼻子；然後他把貓兒抱在臂膀上，但是

那隻貓掙扎着說——

「你對於我是太強了，我不願意用我的爪來反抗你！現在你爬過山去，因為我曾經教過你怎樣爬的。你不要想到你會跌下來的，然後你可以抓得更牢。」

這樣說了，那隻貓不願意羅第看見牠流眼淚，牠就逃走了。

他再和山羊說再見，牠們都咩咩的叫着，願意跟他一起走，這個使他心裏很難過。

鄰家兩個勇敢的嚮導，正要從吉密翻山過去，就帶着他一起，他用腳跟着他們走。這對於這樣小的孩子是一個艱苦的行程，但是羅第是一個強壯的孩子，他的勇氣是永遠不會消失的。

那條路引他們要走過那多水泡的洛特欽，那些水泡是從葛林特爾冰山的黑縫流出來，流到小溪裏，倒下來的樹身和石塊做他們走過的橋。當他們走到森林的對面，他們開始往斜坡上爬。那裏那條冰河從山上斜着下來，現在他們都不得在冰河上的冰塊上行走。

那冰河像一條一堆堆大冰塊的大河一樣一直蔓延上去，直到為險峻的岩石阻住為止。羅第忽然想到他以前曾經聽見過的故事，他和他的母親早先怎樣跌到這些深的寒冷的裂縫裏去；但是不久，他這些思想完全消滅了，而這個故事，好像和他聽到的其他故事是差不多的。

羅第還沒有長得這樣高，他還從來沒有走過這種「雪海」；這裏牠不動的躺着，常常為風一片片的吹去，好沒從海浪裏吹起水沫來一樣。那些冰河手拉手似的，站在這裏，每一條冰河是冰女郎的一座水晶宮，她的慾望是抓住和埋葬人家。

對於這整個路程的回憶——晚上住在這些崇高的地方，後來走的地方，那湛深的石縫，這裏是經過

了山澗水的長期的衝擊而成的——是很確定的印在羅第的心上。

在雪海以外的一所簡陋的石屋給他們晚上睡覺。這裏他們發現了燃料和松樹枝，一回兒點着了一個火，他們儘量的把晚上睡的鋪弄得舒服一些。那兩個人坐在火旁邊，吸他們的板煙，吃喝他們為自己預備的熱東西。

羅第也得到了他應得的一份晚飯；於是那兩個人開始講阿爾卑斯山地方的奇怪故事，羅第就很注意的聽着。最後那兩個人想到羅第還只是一個小孩子，對他說，他可以睡覺了；因為他白天走得辛苦，他立刻去睡覺，像一個兵士服從命令一樣的。

第二天早晨他們一清朝就起來趕路。這一天太陽光爲了羅第照在新的山上，照在新的冰河和新的雪地上，他們已經進了華粒司區，已經走過了從葛林特爾瓦特望得見的那個山頭。

於是其他各種娛目的景象又到他眼睛裏來了，新的山谷，森林，和山徑，及新的房屋與人民。陌生的，不熟悉的的面孔，引起了小孩子的思潮，等到他的路程快要走完了，他開始幻想到他在新家庭裏所應當找到的人物。

三 叔父

感謝上天！羅第現在住着的叔父家裏的人，看來和他以前常常看見的那些人是差不多的。叔父是一個壯健的獵人；並且他是會做槍桿子的；他的妻子人生得相當活潑，臉兒長得像一個烏臉。她有像老鷹一樣的眼睛，她的頸部長滿了毫毛。

這裏每一件事情對於羅第都是新鮮的——衣着，風俗，習慣，甚至於言語；但是對於後者，這個孩子不

久就聽慣了。和他的外祖父的住所比較起來，這裏外表上看起來，是富有一些。屋子比較大一些，牆壁上掛着許多羚羊角，在那中間還掛着擦亮的來福槍，在門的上面是一個聖母瑪琍亞的像，在她面前放着阿爾卑斯山的玫瑰花和一盞點着的燈。

叔父是國內獵羚羊的能手之一，他也是最可靠的嚮導人之一。在這個家庭裏，羅第現在變成了一個得寵的孩子。『在華粒司區這裏居住，生活並不惡劣。』叔父說：『這裏我們有羚羊羣，牠們不像山羊一樣容易死掉的；並且這個地方現在比從前好得多了。人家可以說，他們覺得古時候的好，但是我們的是後來的好。那泥炭地已經開墾了，那溫和的風已經吹過我們的山谷。老的淘汰了，許多新的東西都來了。』

當叔父說得極高興的時候，他會講起他幼年時代的事，甚至於講到他的父親的壯年時代的事，據他說，當時華粒司還是一塊未曾開墾的泥炭地，那裏都充滿了病人和可憐的瘋子。

『但是那法國的軍隊來了，』他說，『他們都是很好的醫生，因為他們立刻把這種病撲滅了，他們也把害這種病的人消滅了。那法國人，他們知道一切鬥爭的事，他們能夠從多方面來鬥爭。他們的女子也是勝利的。』於是叔父會笑着對他的妻子點點頭，因為她是法國產的。

羅第第一次聽到他們講起法國和里昂，在倫河邊的一大城，那裏他的叔父曾經住過的。

不多幾年以後，羅第將要做一個獵羚羊的能手了；他的叔父說，他有那一套打獵的傢伙，於是教他握來福槍，瞄準和射擊。在打獵汛，他帶着羅第上山去，開始教導各種打獵的技巧，那羚羊是很聰敏的，牠們——牠們先派了探子出來探路，但是獵人應該比牠們更加聰敏，躲在牠們看不見的地方，設法使牠們迷失了路途；而有一天當羅第跟他的叔父出去打獵的時候，他的叔父把他的上衣和帽子掛在山杖上，而那羚羊

羊就爲人取了上衣來。

那山路很狹窄，嚴格說起來，牠簡直不是一條路，只是在深潭旁邊的一條狹窄的崖路，這裏的積雪都半溶了，脚下踏着的东西都會跌落下去，所以叔父就躺下來，朝前爬過去。從石上落下來的每一塊碎片，連跳帶滾的滑過一塊一塊的石頭，一直滾到深不見底的幽谷裏。

羅第在大約離開他的叔父一百步的後面一塊石尖上站着；從他站着的那裏，他看過一隻大兀鷹在天空中他的叔父頭頂上面盤旋着，喧叫着，對於他，很明顯的，那隻兀鷹很想用牠的翅膀把他打下深潭，然後，吃掉了他。

叔父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裂縫對面的羚羊和牠的小羚羊的身上。羅第用他的眼睛看定了那隻兀鷹。他知道牠正在想些什麼，他站在那裏準備隨時開槍射擊牠。

忽然間那隻羚羊跳了起來，叔父就「砰」的一槍，牠就中彈倒地；但是那隻小羚羊就連跳帶竄拚命的逃走了。那隻大鳥受了槍聲的驚動，就掉頭往別處飛去，叔父直等到羅第把上面的情形告訴了他以後，他始終不知道方才的危險。

在他們回家的路上，他們心裏很痛快，叔父嘯着他幼年時代唱的歌，他們忽然從近處聽得一種特別的聲音；他們往四周圍看着，在那面山邊，積雪突然升了起來，像一匹麻布鋪在田裏，風在牠下面吹過的時侯一樣，開始一上一下的鼓動着。那像大理石板一樣光滑和堅硬的雪浪，現在碎做無數小塊，那河水怒吼的聲音像隆隆的電聲。一大堆雪崩下來，沒有壓着羅第和他的叔父，但是落得離開他們站着的地方極近了。

「抓住，羅第！」叔父喊；「拚命用力的抓住！」

羅第爬到最近身的一棵樹上去。叔父爬到他的上面，那堆雪在離開他們好幾步路的地方滾過去了。但是空氣的衝擊和崩雪的暴力過處，周圍的樹木和矮樹，都像脆弱的蘆葦一樣，全被吹斷，一段一段的樹木都散落下去。

羅第俯屈地躺在地上，他所抓住的樹身已經裂開，樹頂已經跌在老遠的地方；那裏在折斷的樹枝中間就躺着他的叔父，他的頭已經擊得粉碎；他的手仍舊溫的，但是他的面孔已經認不清楚了。羅第坐在旁邊，面色灰白和抖個不停；這是他平生經歷的最可怕的事——他第一次覺得他發抖。

在深夜裏，他帶着這個悲哀的消息回家去，這個家現在充滿了悲哀。那妻子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她傷心到眼淚也沒有了；最後到屍體搬到家裏，她才哭出聲來。勸她和安慰她是羅第的工作，等到後來她的悲傷似乎減退了一些，那個寡婦回轉頭來說——「現在你是這個家庭的柱石了；」而羅第也真的就做了這個家庭的重心。

四 白拜特

誰是華粒司區最精射擊的人？那羚羊羣很清楚，互相地說：「當心羅第。」

誰是最漂亮的射擊者？「什麼，當然是羅第。」女孩家都說；但是她們並沒有加上，「當心羅第。」這一句話。

他是多少的敏捷和快樂！他的面頰紅紅的，他的牙齒整齊和潔白，他的眼珠漆黑和發光；他是一個漂亮的少年，年紀只有二十歲。當他在游泳的時候，那冰水一些兒也不能夠傷害他；他能够在水裏像一條魚

一樣的游來游去，在山上比任何人爬得快；他能够像蝸牛一樣在石壁上爬，因為他自己有極好筋骨和肌肉；他有表現他跳躍的力量，這種本領，他開頭從貓，後來從山羊那裏學得的。

羅第是一個最穩當的嚮導，任何人都信任他，在這方面可以掙好些錢。他的叔父雖然曾經教會他造槍桿的手藝；但是他並沒有做過那樣生活，他喜歡打羚羊，這方面，他也能夠掙錢。

羅第真可以叫做一個良好配偶了，如果他不是自視很高的話。他是女孩兒家都醉心於他的一個跳舞者。真的，許多女孩兒家在清醒白醒的時候，也時常會想到他的。

「他在跳舞的時候，吻我一下！」校長的女兒愛娜特對她的最親暱的朋友說，但是她千叮萬囑的告訴她，她決計不可以說給任何人聽，即使是她最親暱的朋友，也不准說。這種祕密是很不容易保持的——牠像篩裏面沙子一樣，一定要漏出來的；於是，不久，大家都知道羅第雖然是一個老實的少年，在跳舞的時候，吻了他的舞伴；可是他還沒有和他最願意吻的一個人接吻呢。

下面靠近白克司的山谷裏，在大胡桃林中，一條小澗旁邊，住着一個富足的磨坊主人。他的住宅是一個大建築，三層樓高，上面還有一個小高閣，屋頂鋪着窄長的木板，上面蓋着金屬板，在太陽光和月亮光下面，非常的耀眼。

那磨坊看起來很快樂很舒適；很容易把牠繪畫或描寫出來；但是那磨坊主人的女兒是既不能繪畫也不能描寫出來的——至少，羅第會這樣說的，可是她是繪在他的心窩裏的，那裏她的一雙眼睛這樣的明亮，好像已經點起一盞火來了。

這件事是發生得奇特的，最奇怪的是那個磨坊主人的女兒，美麗的白拜特，她自己絲毫沒有想到過

她所獲得的勝利，因為她與羅第是從來沒有說過一句話的。

那個磨坊主人是富有的，他的富有，使白拜特好像已經高高地爬到樹上，很難親近。但是是一個人只要決心往上爬去，沒有一個地方是高得爬不到的，並且如果他不跌下來，他也不會跌下來的。

現在拙巧，羅第有事情要到白克司去。到那裏是一段很長的路，因為那時候，鐵路還沒有建築好。他走得好一些日子。

羅第到了白克司，先幹好正經事，然後到鎮上去轉一圈；但是他連磨坊主人的男孩子一個都沒有見到，更不要說起白拜特了。

黃昏來了，羅第開始對沒有看見白拜特表示失望的時候，他忽然也想了一個主意出來。

『不要畏縮』他叫道。『到磨坊那邊去走一次，對磨坊主人去道「晚安」對白拜特去道「晚安」』

一個人不怕跌下來，他是不會跌下來的。如果我做了白拜特的丈夫，遲早總一定要看見我的。』

羅第順着路向磨坊主人的家裏走着。但是只聽得孩子們唱道：

沒有人在家裏來歡迎他。

只有那隻家貓走出來接見他。

那隻家貓站在石階上，弓着牠的背說，『咪！咪！』但是羅第對於這個招呼毫不注意。他敲着門，但是沒有人聽到他的聲音，也沒有人出來為他開門。『咪！咪！』那隻貓叫道。

如果羅第還是一個小孩子，他就能夠懂得牠的說話，知道那隻貓是在說『這裏沒有人在家』。但是做了一個成人，他一定要走過磨坊去打聽問訊，那裏他聽說那個磨坊主人到了老遠的因脫拉根去，白拜

特是跟他一同去的。那裏有一個盛大的打靶子比賽，將在明天開始。比賽一個禮拜結束，德國各處人民都到那裏看熱鬧去了。

可憐的羅第，他可以說是挑選了一個不幸的日子到白克司來的，而現在他必須回家去了。他照着預定的計劃向原路跑回家去；但是他並沒有灰心，當太陽光在第二天早晨升起來的時候，他的興緻又是高高的了。

「白拜特是在因脫拉根，從這裏去要有許多天路程。」他對他自己說。「如果一個人沿着大路走，那是一條很長的路，但是如果一個人抄小路爬過山去，走打羚羊人的路一直過去，牠也並不是怎樣遠的。他曾經走過那條路的那裏是我幼年時候的家，那裏我是住在外祖父家裏的一個孩子，並且在因脫拉根還有一個打靶子比賽。我也要到那裏去，做一個最好的射手，並且等我認識了白拜特以後，我也要和她在一起哩。」

把一個包着他禮拜天穿的衣服的小包裹，背在背心上，把他的獵槍和獵袋套在肩膀上，羅第抄小路爬上山去，可是這也是一條很長的路；不過那個打靶子比賽，只是今天才開始，要比賽一個禮拜，或者一個禮拜多一些才結束的；並且他們已經告訴他，磨坊主人和白拜特要在因脫拉根和他們的朋友們看完了這個比賽才走的。

他興奮地快樂地在山上走着。在路上，他經過他小時候和別的兒童向遊客兜售彫刻的木房子的山徑。在那邊松樹林中，他外祖父的住宅站在那裏；但是現在有生客住在裏面了。孩子們從路上跑來向他兜售東西，內中一個孩子遞給他一朵阿爾卑斯山的玫瑰花，這在羅第看來是良好的祝福，他就買了那玫瑰

想着白拜特。

不久他走過一條橋，這裏是羅特欽兩條支流匯合的地方；森林越發茂密，胡桃樹給人一個很好的遮蔭。現在他看到他天空中飄着的許多旗幟——紅地白十字的旗幟——是瑞士和丹麥國的標記；因脫拉根就橫在前面。

照羅第想起來，這一定是一個熱鬧無比的大市鎮了，但是事實上，牠只是瑞士的一個小市鎮。各區來的看熱鬧的人真是的人山人海；外國來的穿得考究的仕女們真是不少；每一個參加射擊的人，帽帶上都綴着號碼。有音樂和歌唱，手風琴和喇叭，熱鬧無比。

房屋上和橋上都點綴着聖詩和寓意畫；國旗和隊旗飄揚着；來福槍時常『砰砰，砰砰』的響着；在羅第的耳朵裏，射擊的聲音是最好聽的音樂；在這樣的熱鬧場中，他已經幾乎把爲她而來的白拜特忘記得乾乾淨淨。

現在射擊的人都擠在一起，要打靶子了。羅第立刻也站到他們中間去，證明他是內中打靶子打得最好和運氣最好的人；每一次他射出的子彈都是打中靶子中心的黑點上。

『那個陌生人——那個年青的射擊者——是誰？』許多旁觀的人問。『他說法國話，那是在華粒司區說的話。』

『他也很能够懂得我們德國話的。』別的人說。

『他們說他小時候是住這裏附近的葛林特爾瓦特的，』一個射擊者說。

這個陌生的年青人他是充滿了活力。他的眼睛閃閃發光，他的目光和臂膀非常堅定，這是他打靶子

打得好的緣故。好運氣是給人壯胆的，但是羅第是有他自己的勇氣的。一回兒他被他的許多老朋友包圍着；他們佩服他，對他表示敬意；那時候，他把白拜特完全忘掉了。忽然間一隻很重的手在他的肩膀一拍，接着一個很沉着的法國話的聲音對他說：

「你是從華粒司區來的嗎？」

羅第回轉頭去，看一個紅潤的很有趣的面孔，這是屬於一個大胖子的。這個說話的人，就是白克司的富有的磨坊主人；他們寬闊身體幾乎把他的美麗的苗條的白拜特完全遮沒，可是她不久就用她明亮的眼睛從他身後挨過來窺看羅第。

當同鄉人在很遠的異鄉碰到了，他們自然會互相談話和表示親暱的。由於他的打靶子打得好，羅第已經在這個打靶子比賽中成爲第一個射擊能手，這正好像磨坊主人在故鄉白克司第一個有錢和有好磨坊一樣；所以他們兩個人握手了——這是他們以前從來沒有做過的一件事；白拜特也很爽快的把她的手伸出來，給羅第，他這樣熱烈地的握着她，親切地的看着她，羞得她面孔熱辣辣的直紅到頭髮根上去。

磨坊主人講起他們來到這裏的一段長路，講到他們所看見的市鎮；照他的意思，他們已經走了一條很長的路，趁着火車、輪船和馬車。

「我是抄最近的路來的，」羅第回答說。「我翻過了好些山頭。沒有那一條路有這麼高的，但是——人是可以走過去的。」

「做完他最難做的事，」磨坊主人笑着說。「你看起來是一個能够戰勝一切困難的人，你也是一個

極勇敢的人。』

在因脫拉根磨坊主人和他的女兒白拜特所耽擱着的那家親戚，因為羅第是和那個富有的磨坊主人同住在一區的，就邀他到他們家去玩。這對於羅第是一個良好的提議。

羅第在磨坊主人的親戚家裏，像他們家裏人一樣，和他們坐在一起。祝福這個射擊能手的一杯酒喝乾了，白拜特也把她的酒杯和其餘的人碰了杯，羅第稱謝他們的歡宴。

到傍晚的時候，他們都出外散步，走到旅館區的美麗的大道上，走到古老的胡桃林下面，那裏人是這樣的多，擠得很厲害，使羅第只得伸出臂膀來招料白拜特。

他們好像老朋友一樣，一起走着，她和他閒談着，羅第想到她多麼可愛地指出外國女士的可笑和特別的服裝和習慣，但是她倒並不是取笑她們，因為照白拜特所知道，她們也許是很好和很值得尊敬的人，因為在這些高貴的英國婦人中間，或者有她的教母在內的。

十八年以前，當白拜特受洗禮的時候，這個婦人正住白克司，她曾經給白拜特一個很值錢的胸飾，這個她現在還是掛在頸上的。這個婦人已經寫了兩次信，在這一年盼望白拜特在因脫拉根碰到她和她的兩個女兒。『兩個女兒都是老處女，快要三十歲了，』白拜特再說，但是那時候她自己只有十八歲。

這張甜蜜的小嘴說得一刻也不停，而白拜特說的每一樣東西在羅第的耳朵裏聽來，都好像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至於在他一方面，他要說的話，他已經完全都說了。他說他是怎樣的愛她，他是完全爲了她，並不是爲了打靶子比賽才到這裏來的。當他說這些話的時候，白拜特的樣子很鎮靜，在她看起來，他好像把她看得太高了。

當他們繼續閒步下去的時候，太陽落到高山下面去了。每一個人都站停了，在享受這個奇景，羅第和白拜特也站在一起欣賞着。

「沒有什麼地方比這裏更美麗了！」

「沒有什麼地方！」羅第注着白拜特叫着。「明天我一定要回家了。」他靜默了好一些時候說。

「到白克司來看我們。」白拜特低聲說。「這會使我的父親喜歡的。」

五 拜訪磨坊主人

喔，當第二天羅第翻山越嶺走回家去的時候，他帶的東西真不少呀！是的，他有三隻無腳的銀酒杯，兩根漂亮的來福槍，和一把銀的咖啡壺。那咖啡壺在他成家的時候是很有用處的。「你帶了多麼好的東西回來呀！」他的老叔母叫着，她的老鷹似的眼睛看得發紅，她的細的頸骨比往常抖動得特別的快速。「你是運氣真好，羅第，我一定要吻你，我的好孩子！」

羅第俯了身體聽她吻他，但是他臉上的表情，多少有一些勉強的樣子。

「羅第，你是多少漂亮呀！」那個老婦人很佩服他的說。

「不要過分誇獎我了。」羅第笑着回答說，但是他仍舊喜歡聽她這種話的。

「我重複地說。」她叫着，「你交了好運了！」

「或者你說得對的。」他回答說，他一方面想起了白拜特。

他從來沒有這樣迫切的想到白克司去。

「他們必定已經回家了。」他對他自己說。「他們該在二天以前，早到了家裏了。我一定要到白克司。」

去。」

於是，他動身到白克司去，他們都在家裏。他受到很好的招待，因脫拉根的人也帶了一個很客氣的信給他。白拜特並不多說話，她已經變得很沉默了，但是她的眼睛却說了很多的話，這對於羅第已經是很滿足了。

看起來，好像那個磨坊主人，常常最多說話，他常常希望聽他講笑話的人發笑，因為他是一個富有的磨坊主人——他聽羅第講打獵的冒險事情，聽起來，也好像是永遠不疲倦的。

羅第很清楚，他講每一個新鮮的故事，他就得到磨坊主人更進步的讚美；那個老人家對於他講的萊白的、冒險記和忠心的老鷹兩個故事，特別感覺到有興趣。

關於後者，他說在華粒司區不遠的地方，在很高峻的懸崖下面，做着一個老鷹的窠，在窠裏有一隻人家不能夠捉到牠的小老鷹。不多幾天以前，一個英國人抓了一把金錢給羅第，要他去活捉那隻小老鷹下來。

羅第說：「但是有很多理由證明那隻小老鷹是捉不到的；做這樣的嘗試是愚笨的。」

不斷地的喝酒說話，雖然他一直過了半夜才辭別他，第一次來訪的磨坊主人家出發回家去，但是那晚上的時間，羅第實在覺得太短促了。那磨坊主人家的燈光，仍舊經過窗戶從綠的樹林裏透出一些來，一隻客廳上的貓，從屋頂上的氣洞裏走了出來，撞到沿着承簷走的廚房裏的貓。

「你知道磨坊主人家的新聞嗎？」客廳上的貓問。「在屋裏正進行着一件祕密地求婚的事情。父親一些也不知道。羅第和白拜特兩個人的腳全夜都在桌子下面互相踢着，他們踢着我兩次，但是我恐怕

要引起注意，我一聲也不叫。」

「換了我是會叫的，」廚房裏的貓說。

「在廚房碰到的事，在客廳上是永遠不會碰到的，」客廳上的貓說；「但是我不知道，磨坊主人聽到了這件事，他是怎麼想法的。」

是真的，那個磨坊主人要怎麼說呢？這是羅第所極願意知道的，並且是極願意馬上知道的。於是幾天以後，當公共汽車從華粒司到華特脫穿過倫河的時候，羅第和平常一樣精神飽滿的坐在車子裏。

傍晚公共汽車回來的時候，羅第又做了旅客坐在車子裏面；但是在磨坊主人家那隻客廳上的貓有重要的新聞報告出來。

「你知道廚房以外的事情嗎？那個磨坊主人一切都聽到了。那個結果很有味道。羅第到這裏來就攔到傍晚，他和白拜特站在磨坊主人房間外面的走廊裏談了好些時候。我正躺在他們的腳旁邊，但是他們的眼睛既沒有看到我，他們的心裏也沒有想到我。」

「我乾脆去看你的父親吧，」羅第說；「那是一個誠實的辦法。」我要跟你一塊兒去嗎？」白拜特問；「這是我可以給你增加勇氣的。」我有足夠的勇氣。」羅第回答說；「但是如果你在那裏，不論他願意與否他一定是很客氣的。」於是他們就一同去。羅第無意中在我尾巴很兇的踏了一腳，他是一個很壞的人。我叫着，但是他和白拜特兩個人全都沒有聽見。

「他們打開門，兩個人一起走進去，而我就走在他們面前；但是我因為不知道羅第究竟要站在什麼地方，我就跳到椅子背上去站着。」

「他們怎麼說法呢？他們說些什麼呢？」廚房裏的貓問。

「他們說些什麼？他們還不是和一切求婚的人們一樣說那一套求婚的話。」我愛她和她愛我。如果在桶裏有足夠一個人吃的牛奶，也是足夠我們兩個人吃的。」但是她對於你顯然是高高在上的。」磨坊主人說。

「沒有一樣東西是高到一個人不能夠達到的。如果他是有決心的話。」羅第說，因為他是一個勇敢的人。但是以前，你自己說過，你不能够達到那隻小老鷹所住的地方，而白拜特的地位是比牠還高的。」我將要捉兩隻小老鷹來。」羅第叫着。「當你把活的小老鷹捉給我的時候，我就把白拜特嫁給你。」磨坊主人說着，他笑得直到眼淚流到他的面孔上來。「但是現在我一定得謝謝你到這裏來拜訪我們的好意思，再會，羅第。」

「於是白拜特也說着再會，她可憐得像一隻還不能夠看見牠的母親小貓一樣。『你的話同你債券一樣可靠。』羅第叫着。『白拜特，不要哭，我將把小老鷹捉來給你的。』我想第一你會折斷你的頸骨。』磨坊主人說，『那末我們可以免得你到這裏來嚙齧了！』這是我所謂一個致命的打擊！

「現在羅第走了，白拜特坐在那裏哭泣，但是那個磨坊主人却唱他最近出去旅行所學會的德國歌。我不讚成對於這件事就表示灰心，因為這是沒有用的！」

「不過，他仍舊還有一些機會呀。」廚房裏的貓回答說。

六 老鷹窠

在山徑下面，一陣新鮮的歌聲，快樂和雄壯，充滿了勇氣的良好精神，這唱歌的人就是羅第，他是來

找他的朋友凡新納特的。

「你一定要幫助我！我們再要叫納葛立跟我們在一起去。我要把懸崖上面窠裏的小老鷹去捉下來。」

「你爲什麼不把月亮裏面的黑點子先取了出來？」凡新納特回答說。「那是和這一樣容易的。你看起來真是一個有趣的人了。」

「真的，我是因爲我希望不久就可以結婚了。但是讓我們規規矩矩說，我來把一切經過情形說給你聽。」不多一回，凡新納特和納葛立都知道了羅第的意思。

在半夜裏，他們帶了棒子、梯子和繩索出發；他們的路要在黑夜裏穿過森林，爬過浮動的石頭，高高的往上爬去。山澗水在他們下面流着，在他們上面滴下來，濃厚的雲在空中行着。那三個獵人爬到更陡的石壁上。這裏比以前更加黑暗了。

裂縫的對面幾乎要碰到了，那天空只能夠從他們上面一線的裂縫中望得到；而在他們的四周和下面就是一個很深的潭。他們三個人坐在石頭上守天亮，因爲要捉那隻小老鷹，一定要在大老鷹飛出來的時候，先把牠射死才好下手，於是他們在那裏守了許多時候。

現在他們上面一陣喧叫的聲音，一隻大老鷹飛出來，天中頓時黑了一些。當大老鷹從窠裏飛出來的時候，兩枝槍都瞄着牠。一槍很準的打出去，那兩個大翅膀繼續地掙扎了一回，那隻大鳥就墮到深潭裏去，在牠墮下去的時候把樹枝和小樹都壓斷了。

現在獵人們開始工作把三架最長的梯子都縛在一起——這是可以及到很高的地方了；牠們豎立

在潭邊最堅實的最高的一步石壁上；但是牠們還不够高，那個鳥窠做在還要高一些的巉岩的隱蔽之處，那裏的石壁和牆壁一樣光滑。

經過了短短的商量以後，他們決定要把還有二架梯子也得接起來豎直和再接起來。他們費了很大的力氣把二架梯子也豎起來用繩索縛好，接了起來，所以牠們就經過石壁，在深潭上面搖曳地掛着。羅第已經踏上了最下面的一步梯子。

現在他一動一動的爬到梯子上面去，好像一個蜘蛛當牠掛在蛛絲梢上，要想去抓東西一樣的搖動不停。當羅第走到三架梯子聯接起來的最高一步的時候，他緊緊地攀住了牠。

於是他把其他的兩架梯子在上面牢牢地縛着，和先前三架梯子接了起來；所以現在牠們可以達到那個老鷹窠了；但是牠們像有了彈簧一樣，不停地搖曳着。

五架梯子都接了起來，沿着石壁直立着，像一根長的搖動不停的蘆葦；現在要做到最危險的一步了。那裏要像貓一樣的爬上去；但是羅第曾經學過爬的，這就是貓以前教過他的。

他一些也不知道那個冒失鬼，在他後面的空氣中站着像水蝗的觸鬚一樣的伸出他的臂膀來朝着他。現在他站在梯子上的最高一步；他發覺他的眼睛還看不到那個鳥窠的內部；他只能夠用他的手及到他的內部。

他試試那窠下面的樹枝是否牢固，當他發現了一根粗的結實的樹枝以後，他就從梯子上跳了過去，倚在樹枝上，這樣他的頭和肩膀才比那個鳥窠高了一陣腐肉的臭味道直衝他的鼻管，因為在窠裏還留着許多腐爛的羚羊，死鳥和羔羊。

在窠的一個角落，他看見那隻小老鷹，牠的羽毛還沒有長好，很大很穩定地坐在裏面。羅第的眼睛看住了牠，用一隻手抓住了樹枝，用另外一隻手把了一了活結向那隻小老鷹套去。牠是被捕了，是活捉的！

牠兩隻腳在活結裏不住的掙扎着，羅第把繩索和那隻鳥往肩膀上一掛，把牠掛得垂在他身體下面，於是他握住他們爲他垂下來幫助他的一根繩子，爬到梯子的最高一步上去。

現在來了一陣雄壯和快樂的呼喊聲音，羅第帶着他捉到的小老鷹，很安穩和很得意地站在石頭上面。

七 客廳上的貓所講的新聞

「這裏是你想要的東西來了！」羅第在白克司走進磨坊主人的家裏說。

他把一隻大的籃子放在地上，把上面披着的衣服揭開，兩隻黃的眼睛，周圍漆黑，看了出來；牠們像射出來的火星一樣，冒出火來，好像要把一切看見的東西都燒掉一樣。牠張開那短而硬的嘴，預備咬人，紅的頸部垂着垂肉。

「小老鷹！」磨坊主人叫道。「你倒沒有被嚇退。」

「你是總是遵守約言的，」羅第回答說。「每一個人是有他的個性的。」

「但是你怎麼沒有折斷你的頸骨呢？」磨坊主人問。

「因爲我是抓得牢的，」羅第回答說。「那件事我做得很穩。我要抓牢白拜特。」

「第一次看見你得到她，」磨坊一面說，一面笑着。

但是他的笑是一個好的記號，白拜特知道牠的。羅第把捉到小老鷹的情形講出來，磨坊主人聽得把

眼睛愈張愈大。

『由於你的勇敢，和運氣好，你可以賺得養活三個妻子的錢，』磨坊主人最後喊着。

『謝謝你！』羅第說。

『可是你還不能夠娶白拜特。』磨坊主人接着說；他玩笑地拍拍那個年青獵人的肩膀。

『你知道磨坊主人家的最後消息嗎？』那隻客廳上的貓問廚房裏的貓說。『羅第已經爲我們把小老鷹帶來了，他正是跑來換取白拜特的。』他們互相接吻，讓那個老人家看見牠。他們像訂了婚一樣的親暱。那個老人家很有禮貌，他只伏在他的手掌上打盹，讓他們兩個人坐在一起談心。他們互相都有許多話講，他們預備到耶穌聖誕結婚。

他們到了耶穌聖誕節也沒有結婚。那風把枯黃的葉子都吹掉；雪飄滿了山谷，飄滿了高山。那雪差不多把白克司也要蓋沒了，那個冰女郎也到了那裏，看見羅第坐在磨坊主人家裏；這一個冬天，他不和平常一樣，他老是坐在屋子裏面——他坐在白拜特旁邊。

婚禮預備到明年夏天舉行；他的耳朵裏常常聽得人家耳語，他的朋友也老是說這些話。在磨坊主人家是有太陽光的——最可愛的阿爾卑斯山的玫瑰花在那裏開花，快樂的，滿面笑容的白拜特，美麗得像春天一樣。

『他們兩個人怎麼能夠老是坐着互相開玩笑呢？』客廳上的貓說。『我正開始對於他們覺得很厭倦了。』

八 白拜特的教母

春天帶來了新綠的顏色，胡桃樹和栗子樹的綠枝一直從聖瑪琍斯的橋上長到日內瓦湖的邊上，沿着倫河，那水從冰河下面發源處急速地流出來。那裏是冰女郎住着的冰宮。從那裏她趁着大風飛到最高的雪山上，在她的雪床上休息着。

在蒙屈羅斯，這第一個市鎮牠和克拉倫司佛納及克粒奈環繞日內瓦湖的東北部，組成了一個風景區，住着白拜特的教母，一個出身高貴的英國婦女，和她的兩個女兒和一個年青的男親戚。他們是最近才來到的，而磨坊主人早已在那裏迎接她們，把白拜特訂婚的消息，羅第和小老鷹，他們游覽因脫拉根的故事——總之，整個的故事，都告訴她們。

這幾個客人聽了這個消息，很是喜歡，並且對於羅第白拜特和磨坊主人表示很為親暱，邀他們三個人一同到蒙屈羅斯玩去。

在日內瓦湖的極端一個維萊拿小鎮旁邊，停着一隻汽油船，小半時的路程就可以行到蒙屈羅斯下面的佛納。這裏是詩人拜侖曾經歌詠過，羅梭曾經遊覽過的地方。

倫河的水從山上流下來，離牠流入湖口很遠的地方，在湖中有一個小島，從湖邊望過去，牠小得像浮在水上的一隻船。牠原來是一塊石頭，在一世紀以前，有一個女人，用石子把牠周圍砌了圍牆，再填了泥土。那裏種了三棵皂莢樹，現在牠們長得把整個小島遮沒了。

白拜特極喜歡這個地方，在她看起來，這是在她各次旅行中所看見的最美麗的地方。她說他們一定要在那裏上去一次。但是那隻汽油船駛過了。照老規矩，仍舊要行到佛納才停泊下來。在半山有一個旅館，那正是那個教母耽擱的地方。

歡宴很親暱地舉行了。那個英國婦人是一個很友好的婦人，她有一個圓圓的，滿帶笑容的面孔；披着一卷銀色的頭髮。她的女兒是高大苗條，和好看的女郎。

她們帶着的那一個小表弟，說頭到腳穿着一身白色的衣服。他有黃的頭髮。他立刻引起白拜特很大的注意。

很爽快快樂的羅第覺得很不舒服，他好像在光滑的地上鋪着的豌豆上面行走一樣的移動着。那時間在他看起來是不少的長久和可厭呀！現在甚至於他們在一起走出去玩的時候，他也一樣覺得時間過得慢和可厭。

他們到吉龍去，一個老的黑暗的監獄的石島上，看那些刑具，可怕的地牢釘在牆上的生鏽的鐵鏈，判決死刑的犯人坐的石棧，把可憐的死囚用杙刺到水中鐵叉上的活門。

他們看了這一切都說很快樂。這對於羅第只有一種爲囚犯難受的感覺，他願意不和看了這慘狀笑談的人們在一起閒步。

但是白拜特的神氣却特別好。她申說她這一次真開心，並且告訴羅第她以爲那個年青的表弟真是一個紳士。他已經給她一本紀念這個地方的小書。那是一本拜倫的詩集，吉龍的囚犯翻成了法文，所以白拜特能够讀牠的。

『那本書也許是好的，』羅第說，『但是我不喜歡給你這本書的鬚髮的人。』

九 那個表弟

上面的事情發生了幾天以後，當羅第去到磨坊主人家的時候，他發現那個年青的英國人在那裏，白

拜特正在拿一隻煮沸的鱒魚敬她的客人，那隻菜上面無疑地她自己親手加了一些荷蘭芹，看上去很好看——這是一件完全不必要的事。

這個英國人在這裏要些什麼？白拜特爲什麼要這樣招待他？羅第妬忌了，而這使白拜特很喜歡，因爲她願意知道他的一切性情——弱點和優點。

戀愛在她看起來仍舊是一種遊戲，她盡量和羅第開玩笑；可是我們一定要承認，在她的快樂的整個生命和永恆思想裏，她是她在世界上所有的最好和最寶貴的所有物。

真的，他的臉色越是不高興，她越發好笑，她想吻那個英國人，如果她這樣做了，會使得羅第氣得瘋狂地走掉的；這也正表示他是怎樣地愛她的。這是白拜特不對的，但是她還只有十九歲呀。

那個年青的英國人穿了一身白色的衣服，像一個磨坊裏的人一樣，在晚上，照着白拜特房間中窗子裏面透出來的火光爬過去；但是他並沒有像羅第一樣學會了爬的本領，他幾乎落到下面的小河裏去，終於被他逃過了，沒有溺死，只浸濕一雙袖子和兩個袴腳管；於是他拖泥帶水的走到白拜特房間的窗子下面。

這裏他開始爬到榆樹上面，學貓頭鷹叫，他只會做這種鳥的叫法。白拜特聽到了這個聲音，她就撥開薄薄的窗簾，頭衝出窗外來觀看，但是當她看見了白的人影，她就猜到他是誰，她的心裏又是害怕又是發怒。

她立刻熄了火，察看各扇窗格都關好了，於是就不理他，讓他在那裏叫着。

如果這時候，羅第是在磨坊主人家裏，那事情就可怕了！但是羅第並不在磨坊主人家裏，不——頂壞

的是他恰好站在榆樹下面。現在有一種極高和憤怒的聲音，好像是相打，甚至於是在行刺。白拜特驚恐地打開窗子，叫着羅第的名字，請他走，明白表示她不願意他留在這裏。

「你不答允我留在這裏？」他叫着。「唔，這是很明白的事情！你盼望你的好朋友，比我還好的人不要臉，白拜特！」

「你真可怕，」白拜特叫道。「我恨你，給我滾滾！」

「我不應該這樣做的，」他說着就走了，他的面孔和他的心都像火一樣的燒着。

白拜特把她自己的身體倒在床上啼哭。「我這樣的愛你，羅第！你倒在我身上起了歹心了！」

接着，她就非常憤怒，這對於她是好的，因為否則她一定要更加痛苦了；於是她睡得熟了——睡之極了，睡了一個好覺。

十 惡神

羅第離開白克司，取道回家去，他走上高山，走到新鮮的寒冷的空氣裏，那裏雪積滿了地，那裏是冰女郎統治的一棵龍胆樹站在他的路上，他就用來扁槍把打了牠一下。

再跑上去一些，兩隻羚羊出現了。羅第的眼睛發光了，他的思想轉到一樣新的東西上來了；但是還是離開得很遠，他沒有把握打到牠們，所以他再爬上去一些，那裏沒有什麼，只在石縫裏長着一些野草。

羚羊們很安靜地在雪地上徘徊，他加速他的腳步，一直到一陣雲要把他遮沒了，他忽然發現他自己正在懸崖的前部，現在天開始下雨了。

他覺他口渴得要命，他的頭是熱的，他的腿很冷。他把水壺取下來，但牠是空的——他忘了在上山以

前把牠沖滿了水。

他平生從來沒有害過病，但是現在他害病的警告來了，因為他疲乏極了，雖然那雨正在落下來，他願意躺下來睡覺。他想把他的思想整理一下，但是一切事情都奇怪地跳到他的眼睛裏來了。

於是他忽然看見一所新的矮屋子，靠着山石建築着，這是他從前在這個地方從來沒有看到過的。在門口站着一個年青的女郎，她極像較長的女兒愛娜特，他從前在跳舞的時候，曾經吻過她的。

「你從什麼地方來的？」他問。

「我是在這邊家裏。我正是在牧羊，」是她的回答。

「你的羊牠在什麼地吃草？這裏是什麼都沒有的。」

「這裏有些什麼？你知道得太少了，」女郎笑着說。「在我們後邊，下面，是一塊很茂盛的草地；我的羊羣就在那裏吃草。我很當心地照料牠們，我沒有失掉過一隻羊，有一次是我的東西，總是屬於我的。」

「你是勇敢的，」羅第說。

「你也是勇敢的，」女郎回答說。

「如果你屋裏有牛奶的話，求你給我喝一些；我口渴極了。」

「我有些比牛奶更好的東西，」女郎說。「我就把那種東西給你。昨天有幾個遊客，帶了他們的嚮導到這裏來，他們忘了一瓶酒在這裏，這種酒的味道，也許你從來沒有嚐到過的。他們不會回來取了；我也不喝牠，所以你一定要喝牠了。」

那個女郎就把酒瓶拿出來，把酒倒在一隻木杯子裏，把牠遞給羅第。

『那是好酒，』他說。『我從來沒有嚐到過這樣兇的酒！』
於是他的眼睛裏發出火來，熾熱的生命之火在他周身流動，活潑的像泉水一樣的人類本生在他內心衝動着。

『怎麼，這一定是愛娜特！』他喊道。『給我接一個吻。』

『那末把你戴在指上的美麗的戒子給我。』

『我的訂婚戒子？』

『是的，真是那一隻，』女郎說。

他看着那個年青的女郎——她是愛娜特，可又不是愛娜特。在這裏山上的這個女郎看起來同白雪一樣的鮮明，和阿爾卑斯山上的玫瑰花一樣盛開，像小貓一樣的健步；但是她看起來，仍舊和羅第他自己一樣是一個凡人。

他看着她奇怪和清明的眼睛，他只看了牠們一回兒，他就從冰的裂縫裏墮下去，一直一直的往下面落下去。他看見冰牆像藍和綠的玻璃閃閃發光，深潭裏水在周圍吼着，水像泡泡一樣的滴下來，像珍珠一樣清爽，發出藍灰色的光來。

冰女郎吻着他——一吻使他從頸骨抖到前額角；叫痛苦的聲音逃走了；他離開那裏，蹣跚地行着，那時候，在他的眼前是黑夜；但是他不久再把眼睛張開，惡神已經把他們的妖法對他施行過了。

阿爾卑斯山的女郎不見了；小茅屋也不見了；水從一無所有的石壁上流下來，周圍仍舊滿是積雪。羅第寒冷得發抖，他的皮膚都已經浸濕，他的戒子也已經失去——那隻白拜特給他的訂婚戒子。

白拜特坐在磨坊裏啼哭。羅第已經六天沒有到她那裏去了——他，他是錯誤的，他應該到她那裏去求她赦罪，他是她一心愛戀的。

十一 在磨坊裏

惡神在作弄我們；羅第感覺到和常常想到這一點。他在山頂上碰到的一切，究竟是什麼呢？他所看見的都是些鬼神嗎？或者他是熱暈了眼睛發花的緣故？現在是他第一次害病。

但是在推斷白拜特的時候，他也注意到他自己的心境。他追想到那裏的野風和熱風。他會對白拜特承認他一切的過失嗎？他已經遺失了她的戒子，而由於這個遺失，她再戰勝了他。

她會對她承認她的不是嗎？他覺得當他想到她的時候，他的心好像火燒的一樣。無數的往事都湧上他的心頭！他看見她，好像她筆直的站在他面前，對他像一個頑皮孩子一樣的笑著。她以前對他說過的甜蜜的，好像太陽光一樣的鑽到他的心窩，不久，他一想到白拜特，就充滿了熱情。

是的，她會對他道歉的，她是應該這樣做的，於是他到磨坊裏去，用接吻來開始承認他的過失。最後羅第承認他是一個罪人。他最大的錯誤是他曾經懷疑過白拜特的忠實性。這樣的不信任，這樣的容易發怒，會得使他們兩個人煩惱的。

是的，他們一定能夠的；於是白拜特很高興的誦讀了一段短文章給他聽。但是她對羅第承認一點；就是她的教母的表姪，是一個壞人，她要把他給她的書燒掉，因為她絕不願意留着他的最微小的東西。

羅第和白拜特最快樂的——他們叫做這好的日子——結婚的日子，現在快要到了。

這個婚禮並不在白克司的教堂和磨坊裏舉行。白拜特的教母要她的教女到她家裏舉行婚禮，所以

那結婚儀式是要到蒙屈羅斯的美麗的小教堂裏舉行的。

磨坊主人很贊成這樣做法。他知道那個英國婦人看重她的教女的好意，說他們應該很感謝她的。

日子確定了。在前一天晚上，他們出發到維萊拿夫，以便可以早一些到蒙屈羅斯，在這裏年青的英國女郎會爲新娘化裝的。明天要開始行路了。而在這天晚上，是羅第和白拜特這一對未婚夫婦最後一次坐在磨坊裏的時候。

外面，阿爾卑斯山正在閃閃發光，晚上的鐘聲正在響着，太陽光的女兒正在唱歌，『讓那擁到的是最好的事。』

十二 結局

在他們三個快樂的人到達維萊拿夫的時候，天還沒有大暗，他們就在那裏吃了晚飯。那個磨坊主人就坐在安樂椅裏打一個盹。那對未婚夫婦，臂聯臂的走出鎮去，在長着綠苔的岩石下面，在甚深的綠湖旁邊，他們沿着大路走着，吉龍的灰色的牆壁和高大的屋頂倒在湖裏，很是清楚。那個生着三棵皂莢樹的小島，距離他們更加近了，看起來很像湖心的一個花球。

『那裏一定是很好玩的！』白拜特說。

她感覺到必定要到那裏去，那裏正好有一隻小船靠岸躺着，把那隻船的纜子解掉是一件極容易的事。那裏一個人也沒有，不知道該向誰來借用這隻船，所以他們就自作主張的借了那隻船，因爲羅第也是一個划船能手。

他們用槳划着，一回兒船就划到小島邊上，他們就在那裏起了岸。那個地方除了足容兩個人跳舞以

外，就沒有什麼空間了。

羅第和白拜特跳了兩三次；然後他們手拉着手，在皂莢樹下面的橈上坐下來，互相看着；在夕陽下面各種東西，都顯得非常光輝。

『這樣的美麗！這樣的快樂！』他們兩個人一齊叫着。

『這個世界再沒有什麼給我們了，』羅第說，『像這樣的一個晚上似乎包括整個的生命了！像現在這樣快樂的情景我是很少碰到的，所以我想：『如果一切都在這時候完了，那末我已經過了怎樣快樂的生活呀！這個世界是多麼光輝燦爛呀！』於是一天過了，另外一天開始了，而新的一天在我看起來，似乎比昨天更美麗！上帝是多少仁慈呀！白拜特！』

『我是心底快樂起來的！』她說。

『這個世界不能夠再給我什麼了，』羅第說。

晚上的鐘聲從各處山上響起來了。

『求上帝賜給你最快樂和最好的事！』白拜特低聲說。

『一定會的，』羅第回答說。『我明天就可以得到了。明天起你全是我的了。我的最親愛的妻子，』

『那隻船！』白拜特驟然叫着。

他們趁過來的那隻小船脫了纜從小島那裏流出去了。

『我來把牠去抓回來，』羅第說。

他脫掉他的衣服，他脫掉他的鞋子，跳到湖裏，用力地向那隻小船游過去。

從山上冰河裏流下來的蔚藍色的澄清的冰水是又冷又深。羅第看到水底去——看了一眼——他似乎看見一隻金戒子，滾着，閃耀着，發出光來。他想到他的訂婚戒子——那隻戒子越變越大，大得成功一個發光的圓圈，從圈裏看見了冰河，水點像鐘聲一樣和諧地滴着，發出白色的光來。

一回兒他看見了一切。年青的獵人和年青的女郎，男人和女人，他們在不同的時期落到冰河裏去，現在站在那裏活着，張開了笑口，在他們更下面，地下城裏的教堂裏的鐘聲正在響着。

人們都跪在教堂屋頂下面，風琴管都是大冰柱做的，在下面冰女郎在清澈透明的地上坐着。她立起來向羅第走去，吻他的腳，於是寒冷得像死一樣的冷氣鑽入他的腳裏，再來了一個冰和火交織着的一個電擊！這兩種在他驟然的接觸中間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是我的！是我的！」在他周圍叫着。「在你幼小的時候，我吻你，吻你的嘴巴。現在我吻你的腳，那你全是我的了！」

於是他就沈在澄清的蔚藍的水中了。

一切都是寂靜，教堂裏的鐘聲也停止了，最後的回聲跟着晚霞一塊兒去了。

「你是我的，」從湖的深處發出聲音來。「你是我的！」從高處，從四周圍不論遠近各種地方都發出這種聲音來。

羅第就這樣去了，永遠不再起來了。

你們是不是叫這是一個悲哀的故事？

但是可憐的白拜特！她的悲哀是不可以語言形容的。那隻小船越發向外流出去。在陸地上沒有一個

人知道他們這一對情人是到小島上來的。太陽落下去，天黑了。她一個人站着，啼哭——傷心。

風浪來了，電光閃閃，雷聲隆隆。電光閃耀的時候，亮得和太陽一樣，把每一棵葡萄樹都照清楚了，一回兒一切都籠罩在黑暗之中。在陸地上，人們都把小船拉到岸灘上，每種有生命的東西都找避雨的地方，現來大雨下來了。

『在這種暴風雨中，羅第和白拜特會到什麼地方去呢？』磨坊主人說。

白拜特疊着手坐着，她的頭倚着她的膝蓋，哀傷得絕不作聲；她不再呻吟，不再啼哭。

『在那湛深的水中』是她心中的一個想法。『他是在湖中極深的地方，好像在冰河下面一樣。』

於是她想起羅第以前告訴她，他的母親溺死和他自己的得救的事，他是怎樣的像一個屍體一樣，被人家從冰河的深處撈起來。

『那個冰女郎又取得他了！』

電光一亮，像太陽光照在白雪上一樣。白拜特站起來。整個的湖在這時候，像發光的冰河一樣；那裏冰女郎站着，在她上面蓋淺藍色的光，在她腳邊，躺在羅第的屍體。

『我的！』她說。

天又黑了，雨傾盆地下着。

『多殘忍呀！』白拜特呻吟着。爲甚麼在我們快樂的日子快要來到的時候，他一定要死呢？喔，上帝，啓發我的智慧！賜給我光明！我不懂你的路，我在暗中摸索，但是我服從你的權力和你的智慧。

她所要求的，允明給了她了。她想起了以前的話，她曾經發表的願望，關於什麼對於她和羅第是『最好

的。」

她在黑夜裏坐在那邊，悲傷着。在這黑暗中羅第的話似乎在響了，他最後在世界上所說的話，『這個世界不能夠再給我什麼了！』牠們是充滿了快樂的響着，牠們現在是從苦痛的深處得到回音。

從那時候起，過了許多年以後，湖裏和湖邊都現着微笑；葡萄藤非常茂盛掛着國旗的汽油船在湖裏行着；游艇像白蝴蝶一樣在水裏浮着；鐵路已經築好，經過吉龍可以直通倫河流域的內地。

在每一個站上，都有遊客下車，他們手裏帶着紅簿面的游覽指南。他們遊覽吉龍，在湖裏他們看見有三棵皂莢樹的小島，在書裏他們讀到一對情人的故事。他們在一八五六年的一個晚上，趁了船到那裏去，新郎落在湖裏死了，新娘悲哭的聲音到明天早晨也聽不見了。

三十七 頑童

從前有一個極和善的老詩人，在有一天晚上，外邊風雨極大的時候，他正坐在家裏。大雨儘管不停地落下來，老詩人仍舊很寫意的坐在火爐旁邊，火爐裏的火燒得極旺，在上面烘着的蘋果正在發出『次次！』的聲音來。

他是一個和善的老詩人，所以他說：『如果還有可憐的人，在外面的雨裏淋着，那末他的身上一定全都淋濕了！』

一個小孩子在門外高叫道：『啊呀，開開門，讓我進來！我全都淋濕了，冷極了！』他一面哭，一面敲門，那時候雨仍舊不停地落下來，風吹得窗子都格格地響着。

「你這個可憐的小東西！」詩人一面說，一面就去開門。門外立着一個小孩，他赤着身體，一件衣服都不穿，水滴從他的細長美麗的髮髻上滴下來。他凍得不停地發抖，如果再不開他進來，他一定要在這可怕的大風雨裏凍死了。

詩人拉着他的手說：「你這個可憐的小東西！到我這裏來，我一定弄得你溫暖。你是一個美麗的孩子，我再給你喝一些酒和吃一隻蘋果。」

他真是美麗的。他的有光的眼睛好比兩顆明星，雖則水滴不停地從他的黃金色的髮髻上滴下來，牠們仍舊是很美麗地捲着。他看來真像一個小天使，所差的因為凍得發抖，全身血色都沒有了。他手裏拿着一張可愛的弓，但是牠被大雨淋得很兇，似乎已被損壞；那些箭上的顏色，也給大雨落得模糊了。

老詩人坐在火爐旁邊，把小孩子抱在他的膝上，絞出他髮髻上的雨水，用他自己的手來溫暖那凍冷的小手，燙了美酒給他喝；一回兒小孩子回復了常態，臉兒又緋紅了，他跳到地上來回繞着老詩人跳舞。

老詩人說：「你是一個快樂的孩子，你叫什麼名字？」

小孩回答說：「我叫邱比特（希臘神話中愛神之名，手裏拿了弓箭，誰給他射中，誰就要陷入情網。）我這裏帶着弓箭，你還不知道我嗎？看，外邊的風雨停了，月亮正在照耀着。」

「但是你的弓淋濕了。」老詩人說。

小孩子回答說：「那是一件很可惜的事。」他就拿起弓來看了一看說：「現在這張弓已經乾了，一些也沒有損壞；弓弦仍舊緊張，讓我來試試看。」他就把弓弦拉開，插上一枝箭，描準老詩人的心腔，直射過去。「你看我的弓現在是沒有損壞呀！」說着，笑嘻嘻的跑出去了。這個和善的老詩人不是開他走進溫暖的

屋子，好心地看待他，給他美酒喝和蘋果吃的嗎？他反而把他射了一箭，他真是一個小頑皮呀！

那枝箭射穿了老詩人的心腔，他躺在地板上哭着。他說：『哼！邱比特竟是這麼頑皮的！讓我來告訴其他的好孩子，叫他們留心，他會傷害他們的，永遠不要和他玩耍！』

其他的男的和女的好孩子，聽了老詩人告訴他們的話，都小心地防着這個頑皮的邱比特。但是他非常狡猾，他仍舊老是和他們惡作劇。當學生們從學校裏放學回來的時候，他也穿上一件黑色的上衣，挾了一本書，雜在他們中間一起走。他們到底辨不出他來，他們以為他也是一個學生，和他手牽着手，但是他又把箭來射穿他們的胸膛了。女孩們從教堂裏回來的時候，他也跟在她們的後邊，的確，他是常常跟隨在人家的後面的。他有時候坐在戲園裏的點着火的燈臺上，開始人家都誤認為他也是一盞燈，但是後來他們就發覺得是看錯的。他也跑到國王的花園裏和城堡上，是的，他也把你們的父母的胸膛射穿的，你只要去問他們，他們就會告訴你的。唔，這個邱比特，真是一個頑皮的孩子，你們現在不要跟他一起遊玩，可是你們的老祖母，也曾經被他射過一箭的，不過那是極早的事情，她的創傷雖然早已醫好，然而她永遠不會忘記牠的那個頑皮的邱比特，你們現在可以知道他是怎麼一個頑皮孩子了。

三十八 國王王后和武士

我們用紙片和漿糊可以剪粘成許多精美的玩意兒！比方就說小威廉，他有一座和全隻桌面一樣大小，及畫得極美麗的城堡。你一眼看去，真會當牠是用真的紅磚砌成的。牠的頂，好像是純銅做的，照耀得閃閃發光。裏面有一個塔，一條吊橋及一條流着水的運河。河裏的水澄清得和鏡子一樣。

在塔的最高層，站着一個用木頭雕成的守衛，手裏拿着一個可以吹的喇叭，但是他並沒有吹牠。小威廉，他可以自己把吊橋提起來又放下去。他還可以自己使他的錫兵在橋上開步走，他能開了城門一直望進去，望到大廳裏。那裏，牆壁上掛着許多大鏡框，裏面裝着許多圖畫，這是從紙牌上剪下來的。上邊畫着心，鑽石，三葉，和鏟——帶着王冠，手執圭節的國王，肩上垂着面幕，手裏執着鮮花的王后，手裏拿着斧鉞帽上插着羽毛的武士。

有一天晚上，小威廉睡在城堡外面，他從開着的大門裏一直望進去，望到大廳上，看見掛在壁上的紙牌畫片，和掛在真的大廳上的古畫是完全一樣的。

在他看來，那個國王好像在對他的舉起了圭節致敬，鏟的王后在搖動她手裏的鬱金香，心的王后舉起她的扇子，四個王后全都殷勤地看着他。

他挨過去，想看個澈透，得仔細一些，無意中頭撞在城牆上，撞得那城堡也震動了。於是這三葉，鏟，鑽石，和心四個武士都拔出他們的斧鉞警告他，不要太走近了，他是進不去的。

小威廉就點點頭向他們打招呼說：『開開口罷！』但是他們並不開口。但是當他向心的武士點第三次頭時，那個兵士就從圖畫裏跳了出來。（壁上只剩了一幅白色的細麻布掛着。）立在地板中央，他帽子上的羽毛快樂地跳着他手裏拿着他的斧鉞。

他問小威廉說：『你叫什麼名字？你的眼睛很明亮，牙齒很潔白，但是你的手似乎不常洗的！』

小威廉回答說：『我的名字叫威廉，這是我的一所城堡，你是我的心的武士。』

心的武士說：『我是我的國王和王后的武士，不是你的武士，我能够從圖畫裏暫時走下來，還能跑到

城外，國王和王后比我還要走得遠。我們可以走到廣闊的世界上去，但是我們不願意走得太久。我們覺得還是坐在這紙牌的圖畫裏舒服和快樂。」

「那末你們從前都是真的人嗎？」小威廉問。

心的武士喊道：「人嗎？是的。不過我們從前做人做得並不十分好。請你在我前面點一枝小蠟燭，最好是紅的，因為這是我們國王和王后的顏色。然後你不要插嘴，讓我來把我們的故事講給你聽。因為我講話像一個旋轉不停的陀螺一樣，一直講下去的。」

下面就是他所講的故事：

「從前有弟兄四個人都是國王，內中心的國王最年長。他一生出來就有一個金冕和金蘋果，不多幾時就即了王位。他的王后生出來時有一朵金玫瑰。這到現在，她仍舊有的。啊，他們多麼開心呀！他們不到學校裏去，他們可以整天的玩個痛快，他們方才造好了一座城堡，又馬上把牠毀壞，又把鉛兵敲成一塊塊的碎片，他們還有許多洋娃娃可玩。他們又有塗着牛油，粘着棕色的糖的夾肉麵包吃。天天過着這樣的快活的日子，你有時候也許會厭倦吧？他們是厭倦的。現在輪着鑽石的國王來了。」

小威廉問道：「他們怎樣呢？」但是這個心的武士就一聲不響的，一直地立着，單是瞪着眼睛看那光亮的紅燭。

現在，這一個武士的故事講完了，所以小威廉再向鑽石的武士點點頭，等到他點第三次的頭時。這個兵士也從紙牌裏跳了出來，很莊嚴說：「蠟燭！」小孩子馬上點了一枝小的紅燭放在武士的前面，武士就舉起手裏的武器，對他行了一個敬禮，繼續前面那個武士講這個故事。

「現在要講到鑽石的國王了！他和王后，胸前都有一扇玻璃窗。你從他們的身體上望，進去就能夠望見他們的構造，和平常人是完全一樣的。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紀念他們而建築的一座牌坊已經築好了二十年，現在，你看，這個已經作爲一個永久的紀念物了。」

講到這裏，鑽石的兵士又看着小的紅蠟燭，一聲不響了。

現在，威廉還沒有點完他的頭，那個三葉的兵士已經很嚴肅地走前來了，黑色的葉子從他的紙牌飛下來，小威廉的頭上飛翔了一圈，仍舊飛回到他原來的地方裏去。這時候那個三葉的兵士就開口講了，他並不像先前的兩個問他要蠟燭——

「不是個個人的麵包多塗着牛油。我的國王和王后，雖則他們是應該有的，他們就沒有這樣的麵包吃。但是他們曾經到學校裏去，學習以前的國王所沒有學習過的功課。他們的胸前也都掛着一面鏡子，然而除了要知道機件有沒有損壞以外，從沒有人向這裏面望過的。因爲我在他們那裏服務了許多年，而且我現來仍舊在服務，我是很知道的，我還是服從他們的意旨，所以我想我應該致敬！」於是他就舉起銀來了。

小威廉也點了一枝白蠟燭給他。

一回兒，鎗的武士也立在他面前了。他一蹣一蹣地蹣來，並沒有行敬禮。

他說：「前面幾個人每人都有一枝蠟燭，我知道，我也會有一枝的。但是，如果我們武士得着一枝，那麼我們的國王和王后每人至少可以多得三倍了。因爲我是最後的一個，在聖誕節的時候，他們給我取了一個綽號叫做黑臉，有時候更壞，他們甚至於叫我壞蛋（黑臉和壞蛋都是丹麥小孩玩的紙牌名稱）有

次我是第一個三葉的國王的侍僕，現在我是最後一個了。

『我不再講我的國王和王后的故事了。關於他們的故事，你可以隨意自己編造。但是我們跑到這世界上來，一切事情，除非我們大家坐在紅馬背上，昇到雲端裏去，都不大順利。』

所以小威廉在每個國王和王后的前面點了三枝蠟燭，這廳上就明亮得和最富麗的皇帝的宮堡裏的大廳一樣。國王和王后都和善地微笑的向他答謝，心的皇后搖着她自己的金扇，三葉的王后揮着她金色的鬱金香，他的光照得好像燃燒着的火燄。那頂大的一對就跳到這大廳的中央，開始跳舞。

一回兒，變爲更明朗而灼熱了——整個的宮堡着火了。

威廉嚇得立刻大喊：『爸爸，媽媽，宮堡着火了！』但是火焰裏發出一種爆聲：『現在我們都騎在紅馬上，昇得比雲還高，一直昇到天空的最高的地方，這是國王和王后應該走的路；他們的武士都跟從着！』這是威廉的宮堡的紙牌的結果。但是威廉正在洗他的小手，仍舊活着。

三十九 小克勞斯和大克勞斯

從前，在一個鎮上，有兩個同名的人，他們都叫克勞斯；一個有四匹馬，一個只有一匹馬。人家就叫那個有四匹馬的叫大克勞斯，那個只有一匹馬的叫小克勞斯。現在我們就來講講他們兩個人的故事吧。

從禮拜一到六整個禮拜中，小克勞斯要天天爲大克勞斯耕田，並且要把他的一匹馬也借給他；然後大克勞斯才肯把他的四匹馬也借給他用，但是這個每禮拜只有禮拜天一次。

在禮拜天，小克勞斯才可以高興一天，因爲在這一天，那四匹馬等於他自己所有的一樣，太陽愉快地

照着，教堂鐘樓裏的鐘聲噹噹地響着；人們都穿了最好的衣服，挾了讚美書到教堂裏去，聽牧師講道。他們都看見小克勞斯趕着五匹馬在耕田，他極高興，一再響着他的鞭子喊道：「我的五匹馬，朝前走呀！」

「你不應該這樣說，」大克勞斯說：「因為只有一匹馬是你的。」

但是當再有人再經過那裏到教堂裏去的時候，小克勞斯却忘記了剛才的警告，喊道：「我的五匹馬，朝前走呀！」

「現在我一定不許你這樣說，」大克勞斯喊道：「如果你再是這樣說，我就要打你馬的頭，使牠死在地上，一切事情就此給你一個完結。」

「我一定不再這樣說，」小克勞斯說。

但是，一回兒，人家走過來，對他點頭照呼的時候，他就快活，又響着他的鞭子喊道：「我的五匹馬，朝前走呀！」

「我真要叫你的馬「朝前走」了！」大克勞斯說着，就拿起一個木槌，向着小克勞斯僅有的那匹馬的頭上狠命地打了一下，因此那匹馬就倒下死了。

「啊呀，現在我連一匹馬都沒有了！」小克勞斯一面說，一面就哭了起來。

他剝了馬皮，在風裏吹得乾透，然後把它放在一隻袋裏背在肩上，走到鎮上去賣去。

他要走很長的路，他一定要經過一個廣大的黑森林，那天氣又極壞，他失迷了路，在他找得到路以前，天色已經快黑，不論他要退回家去，或到鎮上都來不及了。

靠近路旁有一所大的農舍，百葉窗已是關了，不過燈光仍舊可以從裏面透射出來。

「也許他們會讓我今夜在這裏住一夜的。」小克勞斯想；於是他就走去敲門。農夫的妻子來開門，但她聽了他說明來意，她就拒絕他說，她的丈夫不在家中，她不便接待陌生人。

「唔，那末我只得宿在外面了。」小克勞斯說。農人的妻子當他的面就把門關上。近旁有一個大草堆，在草堆和農舍中間有一間小草屋。

「我可以躺在那上面。」小克勞斯說，當他擡頭望望屋頂，「那是張牀還不壞。我想鸛鳥是不會飛下來啄我腿的。」因為他正看見一隻鸛鳥站在屋頂上，牠的窠就在那屋頂上。

現在小克勞斯就爬上屋頂，躺下來，翻着身子，使他的身體安置得舒適些。那木製的百葉窗並沒有掩沒窗的頂端，他能够直望到房子裏去。那裏有張鋪着桌布的大桌子上面擺着酒、燻肉和炸魚。農夫的妻子和教區的書記正坐在桌邊，此外就沒別人。她正在替他斟滿酒，他正在把叉去叉炸魚吃。

「如果我也能够嚐到一些，不是很好嗎？」小克勞斯心裏想，於是他就把頭貼近窗邊。天哪！怎樣一塊甜香的餅呀，他看見放在那裏，那是一桌真的宴席！

現在他聽得有人騎着馬沿着大路奔來，原來是那婦人的丈夫歸來了。他是一個極好的人，但是他有一個怪脾氣，就是他不願意看見一個教區的書記。如果一個教區的書記在他眼前走來，那他就要十分懊惱而發狂起來。教區的書記那天因為知道她的丈夫不在家，特地到那裏去看看她，她就拿出她最好的菜出來給他吃。但是當他們一聽到那男人回來了，他們就驚嚇得很，那個女的就請教區書記爬進一隻放在壁角落裏的空着的大箱櫃裏去，他就爬了進去，因為他知道她的丈夫是不願意看見一個教區的書記的。她又很快地把所有的好的酒菜都藏在烘麵包的爐子裏，因為這被她的丈夫看見了，一定要盤問她的根

由的。

「啊喲！」小克勞斯高高看見所有可愛的食物都貯藏起來了，就在他的小屋頂上嘆氣說。

「那上面可有什麼人？」農夫問，於是他擡起頭來望小克勞斯。「爲什麼你躺在那裏？不如我到你屋子裏去。」

小克勞斯就告訴他，是如何失迷了路，並且向他請求在那裏借宿一夜。

「當然可以。」農夫說，「但是我們應該先弄些東西吃。」

那個婦人極親切的接待他們兩個，於是在一張長的桌子上鋪了一塊檯布，拿了一大盆的粥給他們。農夫很饑餓，覺得粥很好吃。但是小克勞斯却想到那種美味的燻肉、精美的魚和糕來，那些東西他知道都放在爐子裏。在桌子下，他放着裏面藏着那張馬皮的布袋，這他是本來要帶到市鎮上去賣的。他不歡喜吃那碗粥，所以他腳踏在袋子上，踏到袋裏的乾馬皮，發出一種吱吱的聲音來。

「不要響。」小克勞斯對他的袋子說，但同時他又呼着它，因爲它比以前響得更兇了。

「噲，你的袋裏有什麼東西？」農夫問。

「喔，那是一個術士。」小克勞斯回答說，「他說，我們不必吃粥，他已經用魔術使那麵包爐裏放滿了燻肉、魚和糕。」

「你說什麼？」農夫喊道，於是他就馬上去揭開那爐子的門，就看見他妻子方才所藏在那裏，但他現在却以爲是那袋裏的術士攝來，放在那裏面的一切精美的食物。那婦人一句話都不敢說，馬上把這些東西都搬到桌子上來，他們兩個人就吃起燻肉、魚和糕來。現在，小克勞斯又在他的袋上頓足，使馬皮吱吱發響。

「現在他又說什麼呢？」農人說。

「他說，」小克勞斯回答說，「他已經爲我們在那裏放了三瓶好酒；它們也是放在爐子裏的。」

現在那婦人只好再去把她所藏好的酒，拿出來。農夫就高興的喝着酒。他現在覺得沒有什麼東西，比小克勞斯袋裏面的術士，再好了。他極願意得到它。

「他也能召喚妖魔嗎？」農夫問。『現在我極高興，極想看看他。』

「唔，好的，」小克勞斯說。『我的術士隨便我，叫他做的事情它都能夠做到的。你能夠嗎？』他再說，於是她又踏在馬皮上，踏得它又吱吱的響起來。『他說，「好的！」不過妖魔是極醜陋的；我們最好不要看他。』

「不，我一點也不害怕。我很想知道他是什麼樣子的。」

「他的樣子像一個教區的書記。」

「哈哈，」農夫說，「那是醜陋！你知道我不願意看見一個教區的書記的；但是現在不要緊，如果我知道那是一個妖魔，我是受得住的。現在我覺得很膽大，但是叫他一定不要太過走近我。」

「那我要來問問我的術士。」小克勞斯說，於是他腳頓踏袋子，裝着側耳細聽的樣子。

「他說什麼？」

「他說，你可以去開那隻擺在壁角落裏的大箱櫃，你就會看見一個妖魔藏在那裏面；但是你千萬要捏住蓋子，這樣他才不會逃走的。」

「你肯幫我將他捉住嗎？」農夫問。於是他就跑到那個妻子藏着真的書記的箱櫃邊去；那書記是很

害怕的坐在那裏。農夫把蓋微微揭開一些，窺看一下。

「啊呀！」他喊着跳了回來。「好，現在我已經看見他了，他樣子真像我們的那個書記。啊呀！真可怕呀！」

這樣一來，他們又不得不再喝些酒，壯壯胆，因此他們就坐了下來喝酒，直喝到深夜。

「你一定要把那個術士賣給我。」農夫說。「你要把它賣多少錢。我立刻就可以給你一斛的錢。」

「不行，我不出賣。」小克勞斯說。「你想，我多麼能够使用這個術士呀！」

「啊呀，我真想買它！」農夫說，於是他再請求賣。

「好罷。」小克勞斯到最後說。「你既然這樣好心的留我住一夜，我將把它讓給你罷。你可以拿一斛錢來換它，但我一定要你把錢在斛子裏堆得高高的。」

「你總可以得到。」農夫說。「但是你一定要把那隻箱櫥一同帶去。我一點鐘都不要把他留在我屋裏，說不定他也許仍舊還坐在那裏。」

小克勞斯就把裏面裝着乾馬皮的袋子給了農夫，而得了一滿斛的錢。農夫還給他一輛大的獨輪車，來裝運他的錢和箱櫥。

「再會！」小克勞斯說着，就推着他的錢和箱子走了，那個書記仍舊坐在箱櫥裏。

在森林的那一面，是一條大而深的河。河裏的水流得很湍急，人們是極難游過這水流的。一座美新的橋已造好在河面上。小克勞斯到橋中央停了下來，高聲說話，說得那個在箱櫥裏的書記能够聽得。

「啊呀，我爲什麼要這樣一隻破箱櫥呢？它重得好像有石頭在裏面一樣。我拖得疲乏極了，我要把它

拋在河裏。如果它能飄到我家最好；如果它飄不到我家，那我也就不要了。」

於是他拿住了箱子的一隻腳，稍微向上提一提，好像就要去把它拋在河裏似的。

「不，不要！」書記從箱櫥裏面喊道：「先讓我出來！」

「啊呀！」小克勞斯假裝驚嚇地說：「他仍舊在那裏面！我一定要立刻溺死他。」

「啊，不要，不要！」書記絕叫道：「如果你放了我，我願意給你一滿斛錢。」

「那倒是另外一件事！」小克勞斯說：於是他就把箱櫥開了。

書記連忙爬了出來，把空箱櫥推到湖裏去，然後回到他的家裏去，小克勞斯就在那裏也得了一滿斛錢。他已經從農夫那裏得到過一斛，現在他的獨輪車上是滿裝着錢了。

「哈哈，我那一匹馬的價錢倒賣得不壞！」他對他自己說，當他到了他自己的家裏，他就把所有的錢在房裏的地板中央倒成了一堆。「當大克勞斯聽到我拿我的一匹的馬皮賣掉，很有錢了，他一定很煩惱的。但是我且不要馬上就把這件事告訴他。」

他差了一個傭人到大克勞斯那裏先借一隻量穀的斛子。

「他要用斛子做什麼？」大克勞斯心裏想，所以他就拿些煤膠塗在斛子底上，這樣，無論量什麼東西，它就會黏在那上面。真的有什麼東西黏上了，當他得還他的斛子時，原來有三個新的銀幣黏在那斛底上。

「怎麼？」大克勞斯喊道，他立刻就奔到小克勞斯那裏去：「你又從那裏得來那點錢？」

「啊呀，那是因我的馬皮得來的。我昨天夜裏把它賣掉了。」

「那當然是一個好價錢。」大克勞斯說道。於是他立刻奔回家去，拿了把斧頭，把他所有的四匹馬，完

全殺死，然後就剝了牠們的皮，帶到鎮上去。

「馬皮！馬皮！誰要買馬皮？」他穿過一條街，一條街的叫賣。一切鞋匠和硝皮匠都奔來，問他要賣多少錢。

「一斛錢一張，」大克勞斯說。

「你不是瘋了嗎？」他們說。「你以為我們可有一斛子一斛子的錢的嗎？」

「馬皮！馬皮！」他再喊，對所有問他馬皮要賣多少錢的人，他總答道，「一斛錢。」

「他要拿我們開玩笑，」他們都說。於是鞋匠拿了他們的磨刀布，硝皮匠拿了他們的圍裙，開始都來揪打大克勞斯了。

「馬皮！馬皮！」他們在他後面嘲弄他說。「好，我們就來硝你的皮，直至你淌出血。給我滾出鎮去！」於是大克勞斯就只得趕快逃走。因為他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的被人家鞭打過。

「好，」他回到了家裏，說。「我到叫小克勞斯償付這個。我將要爲了他騙我而殺死他。」

現在，年老的祖母剛死在小克勞斯的屋子裏。她以前很鄙吝待他，很不好，但他仍舊很悲傷，抱了這老婦人的屍身，把他溫暖的牀上，看牠會不會活轉來。她全夜躺在那裏，他自己就只好坐在壁角落裏的一隻椅子打盹。他在以前也常常是這樣睡的。當他在夜裏正是那樣坐着的時候，門開開了，大克勞斯拿了斧頭起來。他本知道小克勞斯的牀擺在什麼地方的，所以一直走上牀前，對準老祖母的頭，就是一斧頭以爲她就是小克勞斯。

「請你吃一斧頭吧，」他說，「看你再會愚弄我嗎？」於是就回轉家去。

『那個人的心腸真兇惡，』小克勞斯說。『他要來殺死我，却累得那個已死的老太太，再吃了一斧頭。要不然，我躺在那裏，他就會殺死我了。』

他就爲他的老祖母穿上了她禮拜日穿的衣服，從他的鄰人那裏借了一匹馬，套上了一輛車子，而後把他的老祖母放在車廂裏，因此當他把車子趕得快的時候，她不會得跌出來了。他們就穿過樹林，趕快駛去。當太陽出來時，他們趕到了一月客店的門前，小克勞斯就在那裏勒住了馬，跑進店裏，想弄些東西吃。這旅館的主人是很有錢，也是一個善良的人，但是好像他放上胡椒和煙草在他身裏面，他很容易發氣。

『早上好，』他對小克勞斯說，『你今天這麼早就穿了你的禮拜日衣服了。』

『是的，』小克勞斯回答說，『我正陪了我的老祖母到鎮上去，她現在坐在那外邊的車廂裏，我不能夠帶她到房子裏來，你可肯給他喝一杯蜜糖水嗎？不過你的話一定要說得要響一些，因爲她的耳朵不大的。』

『好的，我就照你辦，』旅館主人說。於是他就倒了一大杯蜜糖水，拿着跑到那已死了的老祖母那裏去，——她是挺直的，被安置在車子裏。

『這裏是你的孫子叫我拿來的一杯蜜糖水，』旅館主人說。但是那個死了的婦人自然不會回答，而且很沉靜的坐着。『你聽不見嗎？』旅館主人高聲喊道，『這裏是你的孫子叫我拿來的一杯蜜糖水。』

他又照樣的喊了一遍，又喊了一遍，可是她仍舊一動都不動。他發怒起來，就把杯子對着她的面上擲過去，因此蜜糖水流下來，流到她的鼻子上，她呢，因爲她本來祇不過是豎直地被放着，並沒有縛緊，就向後

滾到了車子裏去。

「噲！」小克勞斯從門裏跳出來，一把抓住了旅館主人的頭頸喊道：「你打死我的老祖母了！現在祇要看看在她的前額上有個大窟窿了。」

「啊呀，這是一件意外的事！」旅館主人喊說，絞着他的手。「這全是因為我的脾氣燥。親愛的小克勞斯，我情願給你一斛子錢，而且把你的老祖母好像是我自己的祖母一樣的葬法；只要不要聲張出去，否則我要被砍頭償命，那是嚇煞人的！」

於是小克勞斯就又得了一滿斛錢，旅館主人把老祖母當是他自己的老祖母一樣的安葬。當小克勞斯載了所有這點錢一回到家裏，他馬上又差他的傭人到大克勞斯那裏去借一隻量穀的斛子。

「怎麼？」大克勞斯說。「我不是已經殺死他了嗎？我一定要親自跑過去看個明白。」於是他就親自帶了斛子到小克勞斯那裏來。

「啊呀，你又從什麼地方得到這些錢？」他問；他把他的眼睛睜得很大當他看見所有已會堆起的錢。「只打死了我的祖母，並沒有打死我。」小克勞斯回答說。「我方才將她賣了，將她賣了一滿斛錢。」那當然是個好價錢。」大克勞斯說；於是他就趕快跑回家去，拿了斧頭，馬上殺了他自己的祖母。然後他把她放在車子上，車到上鎖，到藥店裏去，問他他可要賣死屍不要。

「這是誰，你地什麼地方得來的？」藥材商說。

「這是我的祖母。」大克勞斯回答道。「我想賣一滿斛錢，把她殺死的。」

「天呀！」藥材商喊道，「你發狂了！不要說這樣的話，否則你的頭要不保。」於是他就把事情訴說給

他聽他是做了怎樣一件可怕的事。他是一個壞人，他是應該要受處罰。大克勞斯於是極驚駭的從樂店直跳進了他的車子，趕着馬，疾駛回家去。但是藥材商和一切的人都當他狂了，都任他駛去。

『我要叫你賠償！』大克勞斯說，當他在大路上回去的時候，『好，我要回敬你，小克勞斯！』當他回到了家，他就拿了一個他所能找到的最大的袋，跑到小克勞斯那裏去說道，『這一次，你又給我上當了！先是害我殺了我的馬，後又害我殺了我的老祖母！這都是你的不好，不過你也永遠不會再來愚弄我了。』說罷，他就一把抓住了小克勞斯的腰，把他塞在袋裏，把袋子背在背上，對他喝道，『現在我要出去溺死你了。』

他要走很長的路，然後他才能走得河邊，且小克勞斯重量也並不輕。他走了一陣，走到一所教堂裏，面風琴正在奏着，許多人在美妙地唱詩，於是大克勞斯就把他的袋子——裏面裝小克勞斯的——放在近教堂的門邊，心裏想進去聽了一首讚美詩，再朝前走吧；因為小克勞斯是不能夠跑出來，而且人們又都在教堂裏，所以他就走進去了。

『啊喲，啊喲！』小克勞斯在袋裏嘆息着，掙扎着，可是他終不能鬆脫了繩索。正在這時候，有一個白髮的手裏拿了大手杖的年老的牧人走過，他正在他前面趕着一大羣的母牛和公牛，牠們踢在那隻藏小克勞斯的袋子而顛躓得翻到了。

『啊喲！』小克勞斯嘆息道，『我年紀這樣輕，却就要到天上去！』

『而我可憐的人，』牧人說，『年紀已經這樣老，還不能夠到那裏呀！』

『那快把袋子解開，』小克勞斯喊道，『爬進來替我，這樣你就可以立刻到天上去。』

『我很高興這樣做，』牧人說着，就替小克勞斯解了袋口，小克勞斯就馬上跳了出來。

「但是你肯看顧這些牛嗎？」老牧人說；說了他就爬行進那隻袋子裏去，小克勞斯就將袋子縛好，趕了一羣的母牛和公牛走他了。

一回兒，大克勞斯從教堂裏走出來。他又把那隻袋子肩在肩上，現在那隻袋子輕得多了。這因為那年的牧人只有小克勞斯一半的重量。

「現在背起來是多麼輕！那一定是因為我聽了一首讚美詩的緣故。」

他走到那條又深又闊的河邊，把裏面裝着老牧人的袋子擲在水裏，並且還在他後面喊說道，因為你明白他以為那是小克勞斯，「看你再來愚弄我吧！」

然後他走回家去；但當他走到一處交叉路口，他碰到小克勞斯正趕着一羣牛。

「怎麼？」大克勞斯喊道。「我不是已溺死你了嗎？」

「是的。」小克勞斯說，「的確，沒有半個鐘頭以前，你是把我投在河裏了。」

「但是你又從什麼地方得到所有些肥牛呢？」大克勞斯問。

「他們都是水牛。」小克勞斯說。「我來這件事講給你聽——並且我也要謝謝你，謝謝你溺了我，因為我現在我是真的富有了。當我躺在袋裏，我很驚嚇，當你把我從橋上扔到河裏去的時候，風在我耳邊呼嘯！我馬上沉到河底，可是我並沒有受傷，因為那下面是生着最美好的柔軟的草，我落在那草上面，袋子馬上被解開了。最最可愛的姑娘——身上穿了雪白的衣衫，一個青綠的花圈繫在她的濕髮上——執了我的手說道，「那是你嗎，小克勞斯？這裏是幾條牛，給你先拿去吧。再向前走一里路，靠着大路，還有一大羣的肥牛哩，那些我也想都給你。」即刻我見到河為海裏的人們變成了一條寬闊的大道，在河的深底裏他如

走着，直從海裏駛來，直到河的盡頭的地方去；最美麗的花在那裏生着，最鮮嫩的草也在那裏生着，游在水中的魚竄過我的頭，像鳥兒飛在這裏，竄過我們的頭一樣。有着這樣美好的人，並且還有在籬邊溝中吃着草的肥牛！

「那你爲什麼要馬上回到我們這裏來呢？」大克勞斯問。「如果那下面這麼好的話，我是不肯回來的。」

「啊呀！」小克勞斯說，「那正是我的聰明的地方。你方才聽我對你說，那個海姑娘說，『再走過去一里路靠着大路』——所謂路，她意思就是指河，因爲她是不能夠到別的什麼地方去——『還有一大羣的肥牛等着我哩。』但是我知道水流是轉着怎樣的彎——有時這面流，有時那面流，去兜一個圈子，要走很多的路，不能夠打來到這子地上來截短它。這樣子我差不多好省走半里路程，趕過田野，再向河去，要更快的到我的海牛那裏！」

「啊呀，你真是好運氣呀！」大克勞斯說。「如果我也跑到河底裏去，你以爲我也會得到些水牛嗎？」
「你自然會的。」小克勞斯說。「但是你太重了，我不能夠把你放在袋裏背到河邊去的！但是倘如你肯自己走到那裏，爬進袋裏，那我很高興把你扔到河裏去。」

「謝謝你！」大克勞斯說。「但是我到了河底，得不到一隻海牛的話，那我一定要打你一頓！」
「啊呀，不要，不要這樣取笑了！」

他們就一同走到河邊。當那些牛——牠們是口渴了——看見了水，牠們就很快地跑過去喝水。
「看，牠們多麼心急呀！」小克勞斯說。「牠們是急於要到河底裏去。」

「是的，但是請你先幫助我！」大克勞斯說。「否則我就打你一頓。」他就爬進一隻大袋裏去，那是早已放在一頭公牛的背上帶來的。

「再放一塊石頭，否則我恐怕沉不下去的。」大克勞斯說。

「不消的，很可以沉得下去的。」小克勞斯說，但是他仍舊自己放了一塊大石頭在袋裏，緊緊地縛了繩索，把袋推將下去。撲通！大克勞斯就連袋跌到河裏，馬上沉到河底。

「我恐怕他永遠找不到海牛的！」小克勞斯說，於是趕着牛羣回家去。

四十 湯姆露茜

從前有一個婦人，她極想有個極小的小孩子；但她是不知道她能夠從什麼地方去求得來，所以她就跑到一個女巫那裏去，問她說：

「我極想有一個小孩子！你可能告訴我，我可以到什麼地方去得倒這個孩子呢？」

「唔，那是很容易辦的。」女巫說。「這裏是一粒大麥，這並不是那種生在田裏，小雞要來吃的麥子。把它放在一個花盆裏，你就會看到它的究竟了。」

「謝謝你。」那婦人說了，就給那女巫二十五鎊。

然後她回到家去，把大麥種起來，一朵大的，美麗的花馬上長起來，它看來像一朵鬱金香；但是花瓣裏緊未放，好像它仍舊是一個蓓蕾。

「這是朵美麗的花。」婦人說，於是她吻它的美麗的紅白的花瓣。但是正在她吻着它的時候，花就發

出『砰』的一聲，爆裂而開放了，是和現在所能看到的一樣的一朵鬱金香，但是在花的中央，在青綠的椅子上，坐着一個極小的嬌嫩可愛的女孩，她只有一英寸高，（一英寸在荷蘭文裏叫做湯姆，）所以她就叫做湯姆露茜。

一個美麗的油漆的胡桃殼做她的搖牀。藍的紫羅蘭葉。是她的褥子，玫瑰花葉做她的被單。她夜間就睡在那地方；但是在白天她就在桌子上面玩，在桌子上那婦人是放了一隻盆子，四周圍了一個花園，它的花莖站立在水中；在水上面，浮着一張大的鬱金香葉，湯姆露茜就能够坐在這上面，並且用了兩根白的馬鬃當做槳，從碟子的這一邊划到那一邊。那是一個令人可愛的景象！她也會唱歌，啊呀，她唱得真輕柔，真清脆，好聽到人家在從來沒有聽得過的。

有一夜，她正躺在她的美麗的牀上，一隻可怕的老蝦蟆，跳進來，那扇有塊碎玻璃的窗洞裏跳進來。這隻蝦蟆是難看，巨大而潮濕；她直跳下到桌子上，在那桌子上，湯姆露茜是正躺在紅的玫瑰葉下。

『她可以給我兒子做一個美麗可愛的妻子，』蝦蟆說；於是她就捧了湯姆露茜所躺着的那個胡桃殼，又從窗洞跳到花園裏去。

在那下面有一條很寬闊的小溪；但是它的邊岸是卑濕泥濘，老蝦蟆和她的兒子就住在那裏。啊呀，他生得像他母親一樣的難看，骯髒，他所能說的話，只有『閣閣閣閣閣閣閣閣閣閣！』

『不要說得這樣響，要驚醒她了，』老蝦蟆說。『她輕得像一片天鵝的柔毛一樣，也許會從我們這裏逃走的，我們要把她放到溪中，一張闊的荷葉上。那對她就像一個小島，她就逃不脫了，一方面我們去把骯髒的客堂弄弄好，你們就好好住在那裏，成家了。』

在外面小溪中，生長着許多闊大的綠葉的荷花，它們是飄浮在水上的。那浮躺得最遠的葉子，也就是內中最大的葉子；老蝦蟆向着那張葉子游去，把胡桃殼同着湯姆露茜一起放在那上面。可憐這個小東西早上一清早醒來，她看見她自己到了這個地方，她就傷心得大哭起來，因為在這大的綠葉的四周，都有着水，她無論怎樣都不能夠到得陸地上去。老蝦蟆坐下在那污泥裏，用葛蒲和黃色的荷花來裝飾她的房間，把她收拾極極潔淨；於是她帶着她難看的兒子，游到湯姆露茜所在的葉子裏去。他們要去拿她的美麗的牀，那隻牀是在她進那裏去以前，要先把牠放在新房裏。老蝦蟆在水裏對她躬身低低說道：

「這就是我的兒子；他將要來做你的丈夫，你們將要在污泥中共同過着那樣美妙的生活。」

「閣閣閣閣閣閣閣閣閣閣！」那是她的兒子所能說的話。

於是他們取了那隻胡桃的牀再游去；但是湯姆露茜只是獨自一個人坐在那綠葉上而哭泣，因為她不願意和那隻骯髒的蝦蟆同居，將她難看的兒子當做她的丈夫。水下面游泳着的小魚自然都已經看見那隻蝦蟆，而且也已經聽到她所說的話，所以牠們都抬起頭來，看看這個小姑娘。牠們一看見她，牠們馬上都覺得她生得很可愛，牠們都不肯讓牠隨便被那可怕的蝦蟆擄去說，不，那決不許發生！牠們在水中集合攏來，圍住了那根支持她所站着的葉子的綠莖，用牙齒把牠來咬斷，讓荷葉飄向下流飄過去；湯姆露茜去了，遠遠去了，去到蝦蟆不能夠到的地方。

湯姆露茜飄過了許多地方，矮樹中的小鳥看見了她就說：「怎樣美麗的一個小姑娘呀！」荷葉載着她漂去，更遠遠的漂去；湯姆露茜就這樣出了洋。

一隻可愛的小白蝴蝶不住地在她四周飛着，因為他極愛湯姆露茜，最後就在那張葉子上站住，她呢，

也因為現在那隻蝦蟆已經不能夠抓到她，也很快樂她漂過的地方都是極美麗的——太陽照在水上面，正像閃爍的黃金。她取出她的腰帶，把一頭縛住了蝴蝶，一頭緊緊繫在葉子上。這葉子現在更快的向前流去，湯姆露茜自然也更快的向前流去，因為她是站在那張葉子上的。

在那時候，有一隻大的金蟲飛過，瞧見了她，就馬上將他的爪鉗鉗住她的纖腰，飛到一棵樹上去。綠葉仍舊在溪裏流下去，蝴蝶——因為被她縛住在那張葉子上，脫離不去，仍舊同牠在一起。

天啊！當金蟲挾了她飛到一棵樹上去，可憐的湯姆露茜是怎麼的驚慌呀！但是她更擔心那隻縛在葉子上的美麗的白蝴蝶，因為如果他掙不脫身，他會要餓死的。但是金蟲却並沒有顧到這一點。他自己和着她一同坐在樹間的最大的綠葉上，把花的最甜蜜的部分給她吃，而且說她生得極美麗，雖然她一些也不像一個小金蟲。而所有住在那樹裏的別的金蟲都來看望她，他們望着湯姆露茜，看金蟲奶奶們掀了掀他們的觸鬚說：

「啊呀，她只有兩隻腳，那樣子多難看！」

「她也沒有觸鬚！」她們喊道。

「她的腰是細極了——吓！她看來像個人，她是多麼醜呀！」所有的金蟲奶奶們都這樣說。

可是湯姆露茜仍舊極美麗。就是那隻挾她走的金蟲，也是這樣想；但是當其餘的金蟲都說她醜的時候，他最後也以爲她醜，而完全不要她了。她高興到那裏就可以到那裏去。於是他們挾了牠從樹上飛下來，把她放在一朵雛菊上，她因為覺得生得醜到金蟲都不肯要她而哭起了，但的她足所能够想像的最爲美麗可愛的東西，嬌嫩鮮艷得像一張玫瑰花瓣，沒有什麼兩樣。

一個夏季，湯姆露茜很寂寞的住在大林子裏。她自己將草葉織了一隻牀，把來掛在一棵大的牛蒡葉下，因此雨不會落在她身上；她從花中採取蜜來充飢，喝葉上的露水來解渴。這樣的過了夏季和秋季；但是現在，那寒冷的長長的冬天來了。所有曾經對她啼唱的鳥都飛走了；樹和花的葉子都飄落了，她所住在那下面的大的牛蒡葉也已經皺縮，變成了一枝枯焦凋零的莖幹；她的衣服已經破了，她很寒冷了，她自己又是這麼脆弱和細小！她也許會凍死的。天開始下雪，落在她身上的每朵雪花像一大鏟的雪完全傾倒在她們身上一樣。她把自己用一張乾枯的葉子裹起來，但是還不能使她溫暖；她冷得發抖。

她現在住的森林近邊，有一大塊的稻田，但是稻在很久以前早已割去；只有乾枯的殘梗還聳出在冰地上面。這些殘梗好像是一個大森林，她在這大森林裏冷得發抖地走着；後來她走到了田鼠的門口。這裏田鼠溫暖舒適地住着，有一滿間的穀——一個奇妙的廚房和食品室。可憐的湯姆露茜好像一個可憐的女叫化子一樣的站在門口，求乞一小粒的大麥粒。她過去二天裏一口東西都沒有吃過。

「你這個可憐的小東西，」好心腸的田鼠說，「你走到我這溫暖的房間裏來同我一起來吃些東西吧。」

並且再對她說，「如果你高興的話，你可以在我這裏住過一冬，但是你一定要把我的房間收拾乾淨，並且還要講幾個故事給聽，因為我是極歡喜聽故事的。」

湯姆露茜聽了那好心腸的老田鼠的話，每天把房間收拾得很乾淨，而過着極好的日子。

「最近有人要來看我了，」田鼠說，「我的鄰居每一個禮拜總要來看我一次的。他的境况比我還要好，他有很大的房間住，有美麗可愛的黑色天鵝絨的皮外套穿，如果你能夠得到他來做你的丈夫，你的一

生吃着不盡了；但他是全然不能看得見。你一定要講最爲好聽的故事給他聽。」

湯姆露茜對於田鼠說的話，一些也不放心上，她並不要那個鄰居，因爲他是一隻鼯鼠。他穿了他的黑天鵝絨皮外套來看他們。田鼠誇獎他怎樣的有錢和有學問，他的房子是比她的房子大二十倍還不止；他眞知道的事情眞不少，但是他不喜太陽和美麗的荳蔻，因爲他從來沒有看見過它們。對於它們他是說了許多可怕的話。

現在要湯姆露茜唱歌；於是她唱，「小金蟲飛去」和「和尚走在草地中」的兩隻歌。鼯鼠聽了她的甜美的歌聲，雖然因爲他是一個遲鈍的人，一些也說不出什麼來，但是竟愛上她了。

不久以前，他曾從他自己的屋子在地下挖了一條長甬道到達她們的屋子，他准允湯姆露茜，在無論什麼時候，（只要她們高興，）在這條甬道上行走。但是他請求她們不要怕那隻正躺在甬道裏的死鳥。那是一隻眞的鳥，有着羽毛和一張嘴。牠大概是在冬初才死了的，而牠恰巧埋在鼯鼠開築他的甬道的地方。

鼯鼠嘴裏含了一塊爛木頭當火把；在前面引路。當他們走到死鳥躺着的，地方，鼯鼠把他的闊鼻抵着天花板，鑽了一個大洞，那日光能够就從洞裏照射下出。在地板的中央是躺着一隻死燕，他的美麗的翅翼緊挾着他的頭和腳，鑽在牠的羽毛下；那可憐的鳥一定是凍死的。湯姆露茜是極歡喜小鳥的，所以她很難過；但是鼯鼠用他的腳把他一踢，說，「現在他不再吱吱的叫了。生來做一隻小鳥是可憐的。我感謝我沒有這樣一個孩子。會是那樣；這種鳥除了『吱吱』的叫着以外沒有什麼用處，而且在冬天終難免不餓死。」

「好你是一個有見識的人，你有權這樣說，」田鼠說，「那種歌唱，對於一隻鳥到了冬天又有什麼用呢？他一定會餓死凍死的。但那也有些崇高偉大的，我想。」

湯姆露茜一句話也不說；但是當那兩個對鳥轉身背對死燕的時候，她偃下身體來，把那遮著牠的頭的羽毛弄開，在牠的緊閉的眼睛上親吻。

「也許那就是在夏天對我這麼美妙地歌唱的牠，」她心裏想。「這隻親愛可愛的小鳥！牠曾經給了我很多的快樂！」

鼯鼠現在把日光透射進來的洞口封好，帶了牠們回家去。但是在夜裏湯姆露茜一些也睡不熟，她就從牀上爬起來，織了一個美麗的大草蓆，她帶了這個下去，把來披蓋在死鳥的身上，放柔輦的棉花——那是她在田鼠的房間裏找到的——在鳥的旁邊，因此她在那冰冷的地上，可以躺得溫暖些。

「再會，你這美麗的小鳥！」她說。「再會！謝謝你在夏天，當一切花樹都是碧綠，太陽這麼溫暖地照在我們頭上的時候的美妙的歌唱。」於是她把牠的頭貼在鳥的胸脯上，但是因為她覺得好像有什麼東西在那裏面跳動她大吃一驚。那就是鳥兒的心。那隻鳥並沒有死；牠只是凍殞了，躺在那裏的；現在牠是被溫暖了，而又活了轉來了。

在秋天，所有的燕子都飛到溫暖的地方去，但是如果有一隻燕子偶然出發得遲了，牠在這裏就冷得好像死了的落下來，躺在那個地方，於是寒冷的雪就蓋沒了牠。

湯姆露茜驚恐得發抖了，因為那隻鳥比她大得多了，比了她——她自己只有一英寸高。但是她鼓起勇氣來，把棉花更貼近的放在那隻可憐的鳥的四週，拿了一瓣她是素來當作她自己的被頭的薄荷葉，披在鳥頭上。

第二夜她隨著腳趾再走到牠那裏去——牠現在是活了，但是還很軟弱；牠只能張開眼睛，望着湯姆

露茜一下。因為她沒有燈籠，她是手裏拿了一片爛木，站在牠前面。

「我謝謝你，你這美麗的小孩。」病燕說；「你使我覺得更溫暖了。不久我會恢復我的氣力，又能夠飛到溫暖的陽光中去。」

「啊呀！」她說，「外面這樣冷——下着雪，結着冰，你暫且住在你這裏，我來看護你。」

於是她給燕子用一朵花的花瓣，拿水來；燕子喝了，告訴她，當牠們飛去，遠遠飛去，飛到那溫暖的地方去的時候，牠是怎樣在一枝荆棘上擦傷了他一隻翅膀，所以不能夠像別的燕子們一樣飛得快。到末了，牠就落在地上，但是牠一些也不記得什麼了，全然不知道怎樣來到她曾經找着牠的地方。

牠在那裏住了一個冬天，湯姆露茜待牠極好，極歡喜牠。關於這一件事，田鼠鼯鼠都不知道的，因為牠們不歡喜那一個錢也沒有的可憐的燕子。春天來了，太陽溫暖着大地，燕子就與湯姆露茜告別，她就開了鼯鼠所在天花板上開了的那個洞。太陽光美麗地照在她們身上，燕子問湯姆露茜肯不肯和牠一起去；她能夠坐在牠的背上，由牠帶着遠遠的飛去到綠林中去。但是湯姆露茜知道如果她離開了那年老的田鼠，會很傷心的。

「不，我不能這樣做！」湯姆露茜說。

「再會，好心的美麗的小姑娘再會！」燕子說着，就飛出去，飛到太陽光裏去。湯姆露茜目送着牠，因為她是極歡喜那隻可憐的燕子的，眼淚不斷地從眼睛裏滾出來。

燕子快活地唱着歌，飛到綠林中去。湯姆露茜覺得很悲傷，她是不許走在溫暖的太陽光中，種在田鼠的家上面的田裏的稻高高的長在空中，她只有一英寸高，那對於她是一個極濃密的森林。

「在這個夏天，你要縫製你的新嫁衣了。」田鼠對她說；因為她的鄰人，那隻穿天鵝絨外套的討厭的鼯鼠，曾對她求過婚。「你做了鼯鼠的妻子以後，你會有羊毛的和亞麻布的衣服，你也會有坐的東西和睡的東西。」

湯姆露茜要紡紗，田鼠就僱了四個蜘蛛來為她日夜的紡和織。每天晚上鼯鼠總來看她一趟。每次牠老是說夏天快要過了，太陽不會照得這樣熱了；現在它把地燒灼得好像和石頭一樣硬。是的，當夏天過了，牠快要和湯姆露茜結婚了；但是因為她不歡喜那討厭的鼯鼠，她一些也不快活。每天的早晨和夜晚，她總是踮着腳走出到門邊去；風把稻穗吹得分開的時候，她可以看得見蔚藍的天空，她心裏總是想到外面是的光明美麗，她總是希望要再見見她的親愛的燕子。但是燕子不回來，牠一定是遠遠地飛到美麗的綠林中去了。秋天來到的時候，湯姆露茜已經把她的嫁粧預備好。

「四禮拜內你將出嫁了。」田鼠對她說。

但是湯姆露茜哭着說她不願嫁給那個鼯鼠。

「胡說。」田鼠說，「你得乖乖的聽我的話，不然我決定要用我的牙齒來咬你。到那個時候，你就不能再求得一個更好的丈夫了；皇后自己也不一定配做牠的妻子，牠的廚房和地窖裏都堆得滿滿的。我看你能够嫁給牠，你還該謝謝上帝的！」

現在快要舉行婚禮了。鼯鼠已經一心想來娶湯姆露茜；牠是不歡喜陽光的，她將同牠深深的住在地，永遠不走到溫暖的陽光中來，那可憐的露茜極傷心；她現在要永遠和那美麗的太陽分別了。那田鼠還許她出來從門口看看太陽的。

「永別了你光明的太陽」她向它伸出她的手臂來說着，並且從田鼠的屋子走一點路，因為現在稻子已熟，祇有乾枯的殘梗剩在花田裏。「永別了」她重說一聲，就摟住了一朵依舊在那裏開花的小紅花。「如果你再看見燕子，替我候候牠。」

一個燕子叫的聲音突然在她頭上響着。她抬起頭來一看，正是那隻燕子，剛巧飛過。牠看見湯姆露茜極爲快活，她告訴牠她快要嫁給那難看的鼯鼠，說她將安深深地住那裏，太陽光永遠不照到的地下，她恨極了，她不禁哭起來了。

「寒冷的冬天來了，」燕子說，「我將飛還到溫暖的地方去。你肯同我一起去嗎？只要拿你的腰帶緊縛牢你的身體，你可以坐在我的背上，我們可以從這可怕的家飛走，遠遠飛走，飛過高山，飛到溫暖的地方去，那裏太陽光比這裏更美麗地照，那裏老是像夏天一樣，有着美麗可愛的花。你同我一起飛去，可愛的湯姆露茜，當我凍僵，躺在黑暗的地窖裏的時候，你救了我的性命。」

「好，我願意和你一起去。」湯姆露茜說，於是她就爬到燕子的背上，把她的腳放在牠展開的翅翼上，把她的腰帶緊縛在牠最強韌的一根羽毛上，然後燕子往上飛到空中，飛過森林，飛過海洋，飛過高高的大山，那裏總是常積着雪，湯姆露茜在寒冷的空中覺得冷，可是她鑽在燕子的溫暖的羽毛下，只露出她的小小的頭來看她底下的所有的美景。

到末了他們來到了溫暖的地方。那裏太陽光比以前住的地方更燦爛的照耀着；天空好像高了二倍，沿着大路和籬笆生着最美麗的藍的和青的葡萄，檸檬和橘子掛垂在森林裏；空氣裏含着桃金娘和薄荷的香，大路上最美麗可愛的孩子們奔跑着，和大的，顏色鮮明的蝴蝶嬉玩。但是燕子還要向前的飛去，愈飛

前去，每一樣的東西就加愈美麗。在華美的青樹下，傍着一條藍湖，聳站着一所從古時遺留下來的白大理石宮殿。葡萄藤爬在高大的柱子四周；在頂上是許多燕子的窠，帶了湯姆露茜來的燕子在這些窠裏的一個中住下。

「這裏就是我的家，」燕子說。「但是倘如你將爲你自己採取一朵生在那下面的最美好的花，那我就將把你放在那裏面，在那裏面你將要無窮的快樂。」

「怎樣美麗可愛呀，」她說，拍拍她的小手。

一坐大的大理石柱子躺在那裏，那是曾經倒到地上，碎爲三段；但在這二段之間生着最美麗的大朵的白花，燕子帶了湯姆露茜飛下去，把她放在一張闊葉上。但她大吃一驚！她看見一個小小的人坐在花的中央，雪白和透明得好像他是玻璃做成的一樣，他頭上戴着最精美的王冠，肩上有着最明亮的翅膀；他本身並不比湯姆露茜大。他是花神，在每一朵花中住着這樣一個小人或女人，但是這一個是花王。

「天哪！他是多麼美麗呀！」湯姆露茜輕輕地對燕子說。

小王子見了燕子極爲驚嚇；因爲他本身極細小和纖弱，這隻燕子在他看來是像一隻大鳥一樣，但是當他看見湯姆露茜他又快樂極了；他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秀美的姑娘。所以他把自己戴的金冠除下來，拿來戴在她的頭上，詢問她的名字，問她是否肯做他的妻子，要是做了他的妻子，她就是一切花之王后。好，這當然是一個和蝦蟆的兒子，穿着黑天鵝絨皮的鼯鼠兩樣的丈夫。所以她對那可愛的王子，就說「好的。」於是從每朵花中來了一個很美麗的女的或男的的小人，都帶了一樣禮物送給湯姆露茜。但是最好的禮物是一對大白蠅的美麗的翅膀；這時候翅膀緊緊地縛在湯姆露茜的背上，所以現在她也能夠從這一顆

花飛到那一顆花了。於是牠極爲歡樂；燕子棲在他們上面的他的窩裏，爲他們盡力唱歌；可是牠的心裏也很淒涼，因爲牠極歡喜着湯姆露茜，想永遠不同她分離。

「你不應叫做湯姆露茜！」花天神對她說，「那是一個醜名字，而你是這樣秀麗的，我們叫你美婀。」
「再會，再會！」燕子說，於是牠又從這溫暖的地方飛走了，遠遠飛回丹麥去。那裏牠有一個小窠在一個能講神仙故事的人的窗上面。對着他叫着悅耳地唱着，從牠那裏我們聽得這個故事。

四十一 蠢漢

某鄉有一個年老的鄉紳，他有二個兒子，他們比普通的聰明人，要聰明兩倍。他們將要到國王的女兒那裏去求婚，但是因爲她曾宣告她將嫁給無論那個最會說話的人，所以他又怕去求婚。

他們化了八天的工夫來準備，那是他們所有的時候，但是他們預先知道的許多事情，也總是有用的。他們二個人，一個記熟了全部的拉丁字典，和三年來城裏的激進和落伍的報紙；另外一個是諳熟一切協會的規律，和每一個協會會長所應知道的事項，並且他心裏以爲，他還能夠談論國家大事；此外他還有一種妙技——能夠繡吊褲帶。

他們兩個都說，「我會得到公主！」他們的父親給他們每一人一匹可愛的馬。知道字典和報紙的兒子，得了一匹煤黑色的馬，知道協會的事項和會刺繡的兒子得了一匹乳白的馬，然後他們爲要使得它們的嘴角格外柔順些，用魚油擦擦它們的嘴角。僕人們都走到天井裏來，來看他們騎上他們的馬，正在這個時候，那第三個兄弟來了。這一家本是有三兄弟，但是因爲他不像那兩個這樣的有學問，沒有人把他算一

個。他們就叫他呆漢。

「你們兩個人這樣的打扮好了，要到那裏去？」他問。

「到宮廷裏去，用說話得到公主！你不曾聽得這件事在全國擊鼓宣告過的什麼？」

於是他們把事情告訴了他。

「啊呀，我最好也到那裏去！」呆漢說，他的兩位哥哥嗤笑着，他騎着馬走了。

「父親，讓我也有一匹馬！」呆漢要求說。「我覺得現在也要結婚了。如果她要我，那末她就要我！如果她不要我，那我無論如何也要她！」

「什麼話！」父親說，「我一匹都不給你，你不知道說話的方法！你的兩個哥哥是與你不同的，他們是奇妙的傢伙。」

「如果我不能有一匹馬，」呆漢說，「那末我拿山羊來代，那是我自己的，牠載得極好！」於是他騎上山羊，用腳踢牠的兩腰，沿着大路疾駛着去了。啊呀！怎樣快呀！「我來了，」呆漢說，唱着，直到聲音遺留下在他後面。

但是他的兩個哥哥很悠閒地騎着馬在前面走，他們一句話也不說；在聚精會神地想他們所有能够想得起的好觀念；一切是將極聰明。

「噲，噲！」呆漢叫喊，「我來了！看我在路上拾到的東西！」於是他提起他在路上拾到的一隻死鴉給他們看。

「笨坯！」他們說，「那又有什麼用？」

『我將把牠當作禮物送給公主！』

『唔，是的，那真給了她吧！』他們說了，嗤笑一聲，又騎着前去。

『噲，噲，我來了！你們看我現在拾到的東西，這不是天天在路上拾得到的！』

兩個哥哥又回轉頭來看是什麼。

『笨坯！』他們說，『那只是一隻沒有上層的舊木靴！公主也會要那裏東西的嗎？』

『她要！』呆漢說，於是兩個哥哥又嗤笑，他們又騎着前去，遠遠超出在前頭。

『噲，噲，我來了！』呆漢叫喊，『現在越來越壞了！噲，噲，從來沒有像那樣的一種東西的！』

『你現在又找到了什麼呢？』兩個哥哥問。

『啊呀！』呆漢說，『我簡直不能說公主要怎樣快活了。』

『呸！』兩個哥哥說，『那祇是從溝裏擲上來的爛泥罷了。』

『那正是！』呆漢說，『那是最好的質地，你簡直捏不牢！』於是他把它裝滿了他的袋袋。

兩個哥哥儘快地騎着馬朝前去，他們比他先一個鐘頭，到那裏他們在城門邊停下來，那裏每一個求婚的人都給他一個號數，排成隊伍，六個一排，擠得緊到他們連一隻臂膊也不能動彈。那也正是好事體，否則他們會要在背後刺我，我刺你，正因為一個站在另一個的前面。

全國所有其餘的人民，都圍着城堡，直對着窗子站着，看公主接待求婚的人；當他們，每一個走進房間，談話的能力就逃走了。

『不行！』公主說，『走出去！』

現在那個知道字典的哥哥來了，但是一排隊伍裏就把字典忘記了，地板吱吱發響，天花板是以鏡子來做的，因此他見他自己倒站在頭上，三個速記員和一個速記長，站在每一個窗邊，寫下所說的一切，因此它可以立刻在報紙上，刊載出來，立刻在街上一分一份發賣。爐子是這樣的熱，烟筒全燒紅了，那很可怕。

「在這裏是極熱的，」求婚的人說。

「那是因為我的父親今天燻小雄雞！」公主說。

他站在那裏，他不提防她會說這樣的話。正當他要說些有趣的話的時候，他却一句話也沒有說。哼！

「不行！」公主說。「走出去！」於是他只得走出去。現在第二個哥哥來了。

「在這裏是很熱的，」他說。

「是的，我們今天燻小雄雞！」公主說。

「什麼——什麼？」他說，所有的速記員都寫着，「什麼——什麼？」

「不行！」公主說。「走出去！」

現在輪到呆漢來了，他騎了山羊直走到房裏來。「在這裏是熱得發燙！」

「那是因為我在燻小雄雞！」公主說。

「那不是很好嗎？」呆漢說。「那我想我也能够把我的烏鴉來燻燻了。」

「你當然可以！」公主說。「不過我這裏既沒有罐頭，又沒有淺鍋，你有什麼東西盛着來燻呢？」

「但是我有！」呆漢說。「這裏是一隻有着錫釘的罐頭！」於是他拉出那隻舊的木靴來，就把烏鴉放

在那木靴裏面。

「那倒可以做一餐飯！」公主說，「不過我們又從那裏去得調味汁？」

「我袋裏有！」呆漢說，「我有這麼許多，因此我可以丟掉一些！」於是他從他袋裏倒出一些泥來。

「那正是我歡喜的，」公主說，「你能够說，你能够說，你正是我要來嫁給的人！但是你可知道我們所說的每一句話，是記下來要刊載在明天的報紙上？你看有三個速記員一個速記長站在每一個窗邊，那速記長是最壞，因為他不能懂得！」她是說來嚇他的。所有的速記員喊叫，把墨水扔在地板上。

「啊呀，他們的氣派這麼大嗎？」呆漢說，「那末速記的氣派一定是最大的了。」於是他翻轉袋子，把爛泥直扔在他的臉上。

「那正是我歡喜的，」公主說，「你能够那樣做，我倒要來學起來呢！」

於是呆漢做了國王了，有一個妻子和一頂王冠，坐在王位上，也是我們從報紙上得到的消息。

四十一 蝴蝶

蝴蝶在尋求妻子；自然，他是想要在羣花中找到一個美麗的妻子。他看看那些花，他們都是幽靜端莊地坐在他們的梗上，沒有和人訂婚的女郎，都是這樣坐法，不過那裏人才實是太多了，他不知道究竟要選那一個才好。所以這件事情倒變得很難辦了。蝴蝶是不慣處理困難的事物的，他弄得沒有法子，就向那雛菊花飛去。在法國雛菊是稱爲麥加利的。他知道他能够預言，並且他是常常說他的預言的，因為戀人們往往將他的葉子一瓣一瓣地摘下來，他們向每一片葉子問一句關於他們的愛人的話，「這是真愛情麼？」「從心裏發出來的愛麼？」「是傷心的愛麼？」「冷的愛情麼？」「什麼都沒有了！」或者是些和這差不

多的問句。各人用他自己的說話問。這蝴蝶是來問他的疑難的；不過他却把他的葉子摘下，他只和這些葉子一一的接吻，希望能夠得到一個好的回答。

『可愛的麥加利雛菊，』他說：『你是花中的一個最智慧的女子，你知道怎樣預言事實。告訴我，我可以娶這個呢？還是那個？或者是我應當娶誰？我要知道了的時候，我就可以一直飛到那美人兒那裏去，立刻向他求婚。』

但是麥加利絕不回答他，她很惱他稱她『妻。』他問第二次，第三次，但是他總得不到她一個字的回答！他不耐煩再問了，就飛開去。

那時候是早春，有許多的松雪草和番紅花。『他們都是很好看的，』蝴蝶說：『迷人的小東西，不過是太年輕些。』他，像大多的很年輕的人一樣，是喜歡年紀大些的女郎的。於是他又飛到秋牡丹那裏去，可是她們對他太怕羞了；紫羅蘭又太熱烈了點；鬱金香太喜歡出風頭；長壽花出身太低微；菩提樹的花太小，而且她們底親戚本家太多；林檎樹的花看起來固然是和薔薇花一樣地可愛，但是風吹起來時，她們今天站在這裏，明天就謝了；結婚只結了這麼短的時候是不值得的，他想。甜豆花最使他心愛了；她的面色有紅有白，她的身材窈窕多姿，而且那種又好看又有用的高貴女郎。他正要向她的時候，他忽然看見她的旁邊有一個豆莢掛着，莢底下一朵凋謝的殘花。『這是誰？』他問。『我的姊姊，』這甜豆姑娘說。『你底姊姊！那末你將來也要像他一樣的，』這蝴蝶一邊飛開去一邊驚叫着。

金銀花掛在籬笆上；她們都很有高貴婦人們的風姿，不過她們的臉長得很，而且她們的皮色很黃。都不合他的意思。但是到底誰是合他的意的呢？啊呀，只有問他自己了！

春天已經過去了，夏天已經過去了，秋天也正在過去了！花兒們仍舊是穿着美麗的衣裳，但是，啊呀！他們的青春的香氣已經過去了。對於他，香氣是一個很大的誘惑，雖然他自己也並不年輕了，並且天竺牡丹和木芙蓉是沒有香氣的。

所以這蝴蝶就飛落在野茴香上。

「她連一朵花也沒有開，但她自己却也是一朵花，而且她滿身都是香氣！每片葉子都充滿了香氣。我願意娶她。」

所以他就即刻向她求婚。

但是那野茴香却站在那裏動也不動，她的身子直硬地站着；後來她才說：「做朋友，只可以做朋友，我是老了，你也老了。我們也許能夠同住得很好，但是不可以結婚了！我們不要在年老的時候，自己捉弄我們自己了！」

這蝴蝶，始終沒有娶到一個妻子。他尋求妻子，尋得太長久了，一個人是不應該這樣的。這蝴蝶就成爲一個「老嫗夫」了。

這時候，已經是秋深了。只有濛濛的細雨和傾盆的大雨；只有風，很寒冷地吹着那些老柳樹，吹得樹葉發抖，樹枝爆裂，如今要穿了夏季的衣服，出去飛是很不舒服的。據說如今就是最需要家庭的時候了。但是蝴蝶是不再飛來飛去了。他只偶然飛到人家屋裏，在那屋裏有火在爐內，——是的，真的，夏天的熱過日子，他是可以過的，但是「只是過日子是不夠的。」他說：「一個人必須有日光，自由，和一朶小花。」

於是他向玻璃窗飛去，就被人看見捉住了，刺在一個釘頭上，藏在一個珍玩的盒子裏，然而他們不能

弄死他。

「現在我是像花兒們一樣，坐在一個梗上了。」這蝴蝶說：「雖然這樣並不有趣。但是是一個人被束縛得這樣牢緊，倒是很像和人結過婚了。」他想用這種說法來安慰安慰他自己。

「那真是可憐的安慰！」房中花瓶裏的植物這樣叫着。

「但是人可不能相信花瓶裏植物的話。」蝴蝶想：「他們和人類同住得太長久了。」

四十三 玫瑰花妖

在花園中間，有一個玫瑰花叢，開滿了玫瑰花。在中間一朵最美麗的玫瑰花裏，住着一個小妖怪。這個小妖怪生得很渺小，所以人的肉眼是看不見他的。在這朵花的每片花瓣後面，他都有一個臥房。他的身體生得端正美好，和人間的小孩子一樣；他還有一對翅膀，從他肩膀上，一直垂到腳邊。唔，他的房間裏多麼香啊，房裏的牆壁多麼乾淨光亮呀！他們都是粉紅色的玫瑰花瓣做成功的。

他一天到晚在暖和的太陽光裏過快活日子，不是從這朵花飛到那朵花，就是在飛着的蝴蝶的翅膀上跳舞。或者就計算計算，他在一片隱藏的葉子上，走遍所有的大路和十字路，須要走多少步。我們所稱的葉脈，在他看起來，正是許多大路和十字路。是的，這些葉脈他走起來，都是很長的路呢！那天他路程還沒有走完時，因為他動身得太遲，太陽就已經下山了！

那時候天冷起來，而且露水也下了，風也吹了；這時候他最好的辦法就是回家去。他趕快走回去，但是玫瑰花已經閉攏了，他不能夠進去；而且沒有一朵玫瑰花是開着的。這個可憐的小妖怪害怕得很。他以前

從沒有在外面過夜過，他總是舒適地睡在暖和的玫瑰花瓣的後面。唉！現在真要他的命了！

他知道，在花園的那一頭，有一個忍冬樹做成的亭子。那裏的一些花看起來像是彩色的大號角，他就想到這樣的一個花裏去睡一夜。

他飛到那裏去，只看見有兩個人，一個美貌的少年和一個少女，在那裏他們並肩坐着，但願永遠不分離。他們相親相愛的程度，比一個孝順兒子愛他的父母還要勝過幾分。

『可是我們一定要分別了！』少年說。『你的哥哥不歡喜我們這樣，所以他派我爬過山渡過海，到遠地方去幹一件事。再會了，我可愛的新娘——因為你將來是一定要當我的新娘的！』

他們互相接吻，少女啼哭着，她給了他一朵玫瑰花。但是，在她將花給他以前，她先緊貼在花上用力的接了一個吻，因此這花竟張開了。小妖怪趁這個機會飛到花心去，將頭靠着那柔滑芳香的牆壁。在那裏他能夠清清楚楚地聽到他們說，『再會再會！』而且他覺得這玫瑰花是放在少年的胸膛上了。啊呀，他的心跳得多厲害呀！這心跳得太響了，小妖怪簡直不能睡覺。

但是玫瑰花放在這胸膛上的時候並不長久。那人將它拿了出來，一面在森林中孤獨地走着，一面時常吻着這玫瑰花。他吻的次數又多，吻得又熱切，所以這小妖怪快要被他壓死了。他隔着花瓣都可以感覺到少年的嘴唇是怎樣地火熱，而且這花好像是在最炎熱的正午的太陽下一樣的都張開了。

後來，又來了一個陰沉而凶狠的人，他就是那美貌女郎的惡哥哥。他拔出一把銳利的刀來，正在那少年吻着玫瑰花的時候，就一刀將他刺死；然後把他的頭割下，將頭和屍身都埋在菩提樹下的泥土裏。

『現在他完了！』這凶狠的哥哥想。『他永遠不會再回來了。他本來是要爬過山渡過海去作長途旅

行的；這樣的旅行很容易喪生的，他現在是喪失他的生命了。他不能再回來，我的妹妹也不敢向我問他的消息。」

然後他用腳踢了些枯葉在這土上面，就在黑夜裏回家去了。可是他並不是像他自己所想的那樣只有他獨自一個人在那裏走着，那小妖怪是陪伴着他的。這小妖怪本來坐在一張捲攏的乾菩提樹葉裏，不過這樹葉在這惡人掘坟的時候，跌落在他的頭髮上。現在他的帽子蓋住了這片樹葉，帽子裏是很黑暗的小妖怪一想到這件凶惡的事情，心裏又怕又氣，終於混身發抖了。

早晨，這惡人回到家裏，他脫下帽子，走進他妹妹的臥室去。這美麗的女郎正躺在牀上，夢到她真心愛着的人兒，以為他這時候正在爬山越嶺經過森林哩。這凶狠的哥哥就低下身去，可怕地笑着，這樣的笑聲是只有惡魔才會有的。後來這片枯葉從他頭髮裏跌了下來，落在被單上；可是他沒有留心到，只管自己去睡了。但是小妖怪從枯葉裏溜出來，爬到這睡着的女郎的耳朵裏，像在夢中似地，告訴她這件慘案的事實。他將她哥哥殺死她愛人和埋葬屍身的地方說給她知道，告訴她那邊的附近有一株正在開花的菩提樹。而且說：

「因為要使得我不會把我告訴你的話，只當是一個惡夢，你可以在牀上找到一片枯葉子。」

她醒來以後，果然找到了這片葉子。啊呀，她哭得多麼傷心呀！窗子成天開着，小妖怪本來很容易跑出來，回到玫瑰花和一切別的花裏去，但是他心裏總不忍離開這苦命的女郎。在窗檻上有盆花，是一棵月季花，他就在一朵月季花裏坐下，看着這可憐的女郎。她的哥哥時常走到她房間裏來，而且他雖然做了罪惡的事情，他總是顯出很快活的樣子；她心裏儘管怎樣的悲傷，她總不敢向他提起一個字。

一到天黑了，她就偷偷地走出屋子，走到樹林裏有菩提樹長着的地方，撥去了地上的枯葉，翻開泥土，馬上就找到了被殺的他啊呀，她是多麼傷心地啼哭，而且但願和他一起死了呀！

她本來很想把屍首帶回家去，但是這件事情她是不能做的。她只好捧起這個一雙眼緊閉的慘白頭顱，吻吻那冷了的嘴，抖去那美髮上的泥土。『我要把這個保藏起來。』她說。她將屍體用土蓋好以後就帶了頭顱和一小枝的開在森林中他埋身的地方的茉莉花回去。

她一走進她的房間，就拿出一個她所能找到的最大的花盆；在這花盆裏她放下了死者的頭，洒了些土在上面，就把那枝茉莉花種在盆裏。

『再會再會！』小妖怪不忍再看這種悲痛的情形輕輕地說着，就飛到花園裏他的玫瑰花那裏去。但是這朵玫瑰已經謝了，在那野生的樹叢上，只有幾片慘白的花瓣殘留着。

小妖怪禁不住嘆氣說道：『唉！天下美好的事物，過去得真快呀！』

後來，他找到了另外一朵玫瑰花，這朵花就做了他的住宅。在它那嬌柔芳香的花瓣後面，他可以躲在那裏住着。

每天早晨，他飛到這可憐的女郎的窗邊去，總看見她站在花盆旁邊哭泣。悲辛的眼淚洒落在茉莉花的枝頭，女郎的面色一天一天蒼白下去，而花枝却一天一天清翠了。嫩枝一根一根發出來，白色的小花蕾也生了出來；這些她都吻了又吻。但是那凶狠的哥哥却責罵他妹妹，問她是不是發瘋了嗎？他討厭她這種樣子，而且不明白，她爲什麼老是對着花盆啼哭。他不知道那裏面就埋着他殺死的那個少年的頭顱。她哭了一陣以後就低着頭伏在花盆上，這時候玫瑰花叢的小妖怪才知道她是在那裏瞌睡着了。於是他坐下

在她耳朵裏，告訴她花亭中的那一晚，告訴她玫瑰花的芳香，告訴她小妖怪們的戀愛。於是做了一個非常甜蜜的夢，在她做夢的時候，她的生命就消逝了。她死得很清靜，現在是在天上，和她的愛人在一起了。於是茉莉開放了它們鐘形的白色大花，而且氣味特別來得香。這便是它們爲死者而哭的唯一方法了。

但是那凶惡的哥哥看見了這株花開得美麗，就拿去作爲他自己的，把它放在他寢室的牀邊，因爲這棵花看起來，非常華麗，而且香氣又甜美可愛。小妖怪也跟了過去，在花叢裏走來走去——因爲每一朵花裏都住着一個小靈魂的——告訴他們那個青年被謀殺的事情，這青年的頭現在是在這些泥土下面而且說到這凶惡的哥哥和這可憐的妹妹。

「我們知道這件事情！」花裏的每個靈魂說，「我們知道這件事情；我們不是從被害者的眼睛裏和嘴唇裏長出來的嗎？我們知道這件事情！我們知道這件事情！」

接着他們就古怪地點點頭。

小妖怪一點也不明白他們爲什麼會這樣的安靜，所以他就飛到正在採蜜的蜜蜂們那裏去，告訴他們那個惡哥哥的故事。蜜蜂們就把這故事告訴了他們的女王，女王就命令他們大家在明天早晨去刺死這殺人犯。

但是，在那一天夜裏——就是妹妹死後的第一個夜裏——當這個惡哥哥正靠近芳香的茉莉花，睡在他牀上的時候，每朵花都開開了，花魂們——看不見的，然而都帶了毒矛——都走出來坐在他耳朵裏，告訴了他許多惡夢，然後飛在他嘴唇上，用他們的毒矛來刺他的舌頭。

「現在我們已經替死者報仇了！」他們說，就飛回到茉莉的白色鐘形花裏去。到了早晨，寢室裏的窗戶開開時，小妖怪，女王和全體蜜蜂，都衝進來想刺死他。

但是他早已死了。人們站在他的牀邊說：「這是茉莉花底香氣害死他的！」於是小妖怪才明白花兒們已經報了仇，就把這事情告訴了女王和蜜蜂們，女王和她的蜂羣就都圍着花盆嗡嗡地鳴着。後來有一個人將花盆拿去，就有一隻蜜蜂在他手上刺了一下，刺得他手一鬆，花盆就跌下去，打得粉碎了。

於是他們看見了慘白色的頭顱，知道這躺在床上的死者，原來是一個謀害人命的兇手。蜂王在空中鳴着，唱着蜜蜂們的報仇和小妖怪的報仇，而且說就是在最小的花瓣後面，都住着一個能够懲惡報冤的神祇。

四十四 約翰的同伴

可憐的約翰因爲他的父親病了，而且又知道他父親的病是不會好了，很爲悲傷。在這間小房間裏，只有約翰和他的父親兩個人，這時候已經夜深，桌上的燈都快要熄了。

只聽見那臨終的人說道：「約翰，你是個好兒子，我相信上帝一定會保佑你的。」說罷了他用他的溫和摯愛的眼光，看看他的兒子，喘了最後一口氣就死了，但是他死得很安靜，所以看起來只像是睡熟了一樣。

約翰就痛哭起來，他這時候父母兄弟都沒有，只有他孤零零一個人了。可憐的約翰！他跪下在牀邊，吻他死父的手，流了許多眼淚。但是後來他的眼睛漸漸地合攏來，頭倚在牀柱上睡着了。

他做了一個奇怪的夢：他夢見太陽和月亮向他鞠躬，而且看見他父親仍舊強健，所以他像平常一樣快活得笑起來了。他又看見一個美貌的女郎，頭髮很長很好看，頭上戴着一頂金冠，伸出手來正好好像要和他握手的樣子。他的父親就說道：「你看，你這個妻子多麼美麗呀！她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姑娘！」

這時候，約翰忽然醒來，於是一切的美景都消滅了。他的父親仍舊冷冰冰的死在床上，房裏別的人一個都沒有。可憐的約翰！

下星期，約翰埋葬了父親，他緊跟在棺材後面走着，他現在看不見他這慈愛的父親了。他看見泥土落在棺材蓋上，看到棺材漸漸地只露出一角，看到最後的一鏟土蓋上去，把棺材完全蓋沒了。這時候他心裏真難過，他覺得他的心要碎了。

他聽着唱讚美詩，聽得心裏很難過，禁不住大哭起來，可是這倒使得他心裏好過些。太陽燦爛地照在綠的樹上，好像在說：「約翰不要那樣悲傷，你看天多麼青；你的父親就在那兒，你將祈求上帝使你一切順利。」

「我要永遠做個好人！」約翰說。「將來有一個時候我要上天，到我父親那裏去，那時候我們父子相會，多少快活呢。我要有無數的事情告訴他，他也有無數的事情要指點給我，而且還要像他平時在人間教導我的一樣，教導我天堂裏的福祉是如何的。啊呀，那時候是多少快活呢！」

約翰看見這一切好像在目前一樣，所以雖然他眼淚仍舊在他的兩頰流下來，他想想不覺笑起來。栗樹上的小鳥都歡欣地叫着，牠們雖然參加了這喪事，實在早已知道死者已經到了天上，有了比它們的更大更美的翅膀，並且牠們知道他在世時是一個善良的人，他在天上是很快樂的。約翰看見牠們從樹上飛

出飛到廣大的世界去。這時候他就極想和牠們一同飛去。但是他先去做了個木頭的十字架，預備插在他父親的墳上。到了晚上，他帶這十字架到墳上去時，他看見墳上已經蓋滿了沙泥，點綴着鮮花。這都是敬愛他父親的陌生人做的。

第二天早晨，約翰打了一個小包裹，再把他所得的遺產全部藏在他腰帶裏。這遺產是只有五十塊零幾角錢。帶了這些，他就動身到廣大的世界去了。但是他先到禮拜堂的墳地去，走到他父親墳邊跪了下來，禱告一回，然後說：『再會，親愛的父親！我要永遠做一個好人，那末你可以放心的求上帝保佑我一切順利了！』

約翰所經過的田野都充滿了鮮花，這些花都在溫和的太陽裏點着頭，好像說：『歡迎到田野裏來！這裏不是很可愛麼？』但是約翰再回轉頭去看看那老禮拜堂，那禮拜堂就是他受洗禮的地方，也是他每星期和他父親同去唱讚美詩的地方。他回頭看時，看見塔上，禮拜堂的小尼塞頭上戴着紅色的尖頂小帽，手臂攔在眼睛前遮住太陽，站在那裏，約翰向他點頭告別，小尼塞就擺擺手，向約翰吻吻他的手指，表示恭祝他一路平安的意思。

約翰現在想到，他在眼前就看見這廣大美好的世界，將來不知道要看見多少美好的事物呢。於是他只管向前走着，走到後來才覺得自己已經走得很遠了，覺得以前是從來沒有走得這樣遠過的。他所走過的城鎮，他都不認識，他所碰到的人，他也不認識，他完全是人地生疏的。第一夜，因為他沒有床舖，他只好睡在田野的一個乾草堆下。但是他想，這樣也很好，就是國王也不見得會有比這更好的睡眠的地方的。河畔的田野，田上的乾草堆，頭上的蔚藍色的天空，這就造成一間很有趣的房。綠色的草，點綴着紅的花，白的花，就

是一個極美的地毯。接骨木和玫瑰花叢正在長着花球。而且他可以有潔淨涼爽的河水來洗澡。蘆葦不住地點頭，向他說『晚安』和『早安』。月亮是一盞大燈，高高地掛在蔚藍的天花板下，而且這盞燈是永遠不會燒着帳幔，約翰儘可放胆睡覺的。他明日早晨醒的時候太陽已經出的很高，小鳥兒們都在唱着『早安！早安！你還沒有起來嗎？』

教堂裏的鐘聲響了，叫人們前去做禮拜，去聽牧師禱告和說教。約翰就跟他們走。他唱過讚美詩，聽着聖經，心裏覺得像在他自己以前的那個教堂裏一樣。這教堂的墳場裏有許多墳，有的都滿長青草了。約翰想到他父親的墳，現在自己不能前去拔草照料也總有一天要變成這個樣子的。所以他跪下去，把這些墳的長草拔掉了，又把那些倒了的十字架裝好。他拾起那些被風吹了的花圈，仍舊放在墳上，他心裏想他自己這樣做了，也許有人也會在他父親的墳上像他這樣做的。

墳場門外，有一個老乞丐，扶着拐杖站着，約翰就將他剩下的幾個銀角完全給了他，快快活活的走向廣大的世界去了。到了天快黑的時候，一場可怕的風暴來了，約翰就趕快想找一個躲避的地方，可是黑夜又到了。後來他走到一座建築在一個荒山上的小教堂，這時候這教堂的門正半開着，約翰就溜了進去，到裏面去躲一躲，等到雨停了以後再走。

他說道：『讓我坐在壁角裏躲一會風雨吧。我實在極疲倦，一定要休息了！』一回兒，他就在壁角裏睡熟了。

當他醒來的時候，正是半夜，狂風暴雨已經停止；月亮光從窗外照到屋裏。他看見廳堂中間，有一口棺材，棺材蓋開着，裏面裝有死屍。但是約翰自問他是一個問心無愧的人，一些也不怕，而且他知道死人是

能害人的，害人的却是作惡的活人！這時候正有兩個這樣的壞人立在棺材旁邊。他們想害這可憐的死人，要將死屍拖出棺材，拋在教堂門外。

約翰看見，就問他們說：『你們爲什麼要做這種事情呢？要知道最下流的人才擾害死人的；看上帝的份上，讓他安息吧！』

兩個惡人就回答說：『胡說！他欺騙了我們，欠了我們的錢不還，到他死時爲止，一個小錢也沒有還我們，所以我們要來和他算帳，我們要把他的死屍和狗一樣的拋到教堂外面！』

約翰就說：『我這裏只有五十塊錢，這就是我全部的家產。現在如果你們答應我，不擾害這個死人，我就把這筆錢給你們。我有很強壯的身體，我沒有錢也不要緊的！』

這兩個壞人就說：『好的。你既然替他還了債，我們就決不害他，你只管放心好了！』

他們就拿了錢走開，心裏却暗好笑這個傻孩子。約翰將死屍仍舊好好的放在棺材裏，把他的一雙手疊好，然後向他告別了，走出教堂，向森林中走去，心裏覺得很快活。在他的四周，月光從樹枝間射下來，他看見許多的小仙人，快快活活地在玩耍，他們深知他是一個坦白的好人，見了他一些不驚慌。這些小仙人有的還不過人的手指那麼大，他們長着長長的黃頭髮，都是用金的梳子束起來的。他們手牽手地在樹葉上長草上的大露珠上跳盪着。有時候露珠滾了下去，他們就跟着露珠跌下在草裏，於是這些小人兒們都大吵大笑起來。這種光景真有趣。他們唱了許多悅耳的小歌曲，這些歌曲都是約翰小時候所熟悉的。頭上戴着銀冠的大蜘蛛在樹枝間編織着牠們的網，好像連接着王宮的長橋一樣。露珠落在他們身上的時候，他們的身體在月光裏閃閃發亮，好像玻璃似的。他們繼續遊戲，到朝日上升的時候，那時候這些小人兒們就

都爬到花叢裏去，同時風起來了，把所有的橋梁王宮都吹掉了。

約翰剛走完了森林，忽然聽見有一種粗暴的聲音，在後面叫道：「噲，小朋友！到什麼地方去呀？」

約翰回答說：「到廣大的世界上去。我是一個沒有父母的不幸的孩子，但是上帝會保佑我的。」

那個陌生人說：「我也要到廣大的世界上去！我們一同走好不好？」

約翰說：「很好。」因此他們兩個人就一同走了。

兩個人在一起走了沒有多少時候，就很親愛起來，原來他們兩個都是好人呀！但是約翰不久就看出那這陌生人是他自己要聰敏得多，他已經旅行過世界上大部份的地方，而且能夠用說話把他所看見的一切，很生動地形容出來。

當他們坐在一棵大樹下喫麵包的時候，太陽已經高高地升起。這時候有一個年紀很老的駝背婦人，扶着拐杖走過來。她背上背着從森林裏拾來的一捆柴，她圍裙也紮了起來，裏面包着三扎乾草和一些柳枝。當她走近他們的時候，忽然一滑，哎喲一聲，身體摔倒，把腿骨都摔斷了！

約翰很可憐她，想背了她回家。但是陌生人開他的行囊，拿出一小瓶的油膏來，說是這種油膏能夠立刻醫好她的腿，使她可以和沒有摔斷腿的時候一樣，照常走回去。但是他要她圍裙裏的三扎蕨草送給他，作報酬。老婦人對於這個要求，雖然有些不願意，但是跌斷了腿倒在路上，是不好過的事情，所以就答應了。她就為她在腿上塗了一些油膏，油膏一塗上去，她就立了起來，走路竟比從前還走得要快。這就是油膏的功効。這種油膏不論在那一家藥房裏，都買不到的。

約翰看了，便問他的同伴道：「你為什麼要這三捆草？」

「它們很合我的意。它們可以做很好的手杖。我是個古怪的人，你知道的。」
他們又走了許多路。

約翰說道：「你看，那邊那些都是很可怕的黑雲。大風雨快發作了！」

他的同伴說：「不是的，那不是雲，那是山——是美麗的高山。到了山上，人就是在雲裏了。那裏真好呢！明天我們就可以走到山邊了。」可是這些山，看看近在眼前，其實並不那樣近。他們走了一天，方才走到山前。山上有黑暗的森林，高高的聳入天空，並有許多大得像房屋，甚至於像城鎮的巨石。要爬過這些大石頭，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所以約翰和他的同伴就先到一家旅館裏去休息一天，吃些東西，提提精神，等到第二天再上山去。

那旅館的酒排間裏，因為有人在那裏演木頭人戲，演戲的人方才已經有了好些人。裝好了他的小戲臺，大家都坐在旁邊等着戲開場。一個肥胖的老屠戶已經坐在前排的正中，他的身邊帶着一隻凶惡的大狗，牠也坐在那裏，和別人一樣高興地睜着眼睛望着。

後來喜劇開場了。這是一齣很好的戲，戲裏有一個國王和一個王后。他們坐在天鵝絨的寶座上，頭上戴着金冠，旁邊還有侍從的人。在每個門邊都站着美麗的小木頭人，他們有明亮的玻璃眼睛和大鬍子。他們的差使是開門和關門，使得外面的新鮮空氣可以到室內來。這是一齣很好的戲，而且並不是一齣悲劇。但是正在王后站起身來，要從地上走過去時，那隻大狗不知道什麼緣故，牠趁着那屠戶沒有拉着牠的時候，他就聳身向前一跳，跳到戲臺中間，抓住了王后的細腰，就一口把她的頭咬碎了。唉，這真是一個可怕的大亂子。

那可憐的演戲的人真嚇極了，並且因爲王后是他的最美麗の木偶，而現在被這只惡狗完全咬壞了，很是傷心。但是到了看戲的人都走散以後，約翰的同伴却說他能够使她回復原狀，他就拿出他那個小瓶來，把從前醫過那個摔斷腿的老婦人的油膏塗一些在這木偶身上。果然油膏一塗上去以後，這個木偶就立刻又完整了，並且外加她竟能够自己轉動她的四肢，不再要有人在背後拉線。現在這個木偶人就全像一個活人一樣，只不過不能唱戲就是了。演戲的人快活得很，因爲他現在可以不必拉這個木偶人的線，而她自己能够跳很好的舞了。另外的那些木偶却沒有一個能够這樣的。

夜裏，在大家都上床睡覺了的時候，却聽見有人在悲傷地嘆息，而且嘆息的時候很長久，所以大家都起來，看看這嘆息的人究竟是誰。演戲的人因爲那嘆息的聲音似乎是從戲臺那裏發出來的，就走到他的戲臺那裏去。所有的木偶都疊成一堆的躺在那裏，嘆氣的是國王和他的衛隊們，他們都很傷心地睜大了玻璃眼睛望着他們都要像王后那樣地塗一些那種油膏，使得他們也能够和王后一樣轉動他們的手脚。王后跪在地下，雙手捧着她的王冠說：「請你把這個拿去，但是，求求你，也把那種油膏塗一些在我的丈夫和我衛隊們的身上。」演戲的人聽了這話，立刻就請求約翰的同伴說，他情願把他所有的錢都送給他，請他爲他五六個最美的木偶都塗上一些油膏。但是那個同伴說，他不要錢，他只要他身邊掛着的那口寶劍。演戲的人就把那口寶劍送給他，於是他替另外的六個木偶也塗上一些油膏。塗了以後，這些木偶都跳起舞來，他們跳得好到連那些在旁邊閒看的活的姑娘們，也都跳起舞來。後來馬車夫和廚子、茶房和婢女，以及所有的旅客們，都加入跳舞了。鐵錘和火鋸也都加入，可是牠們只跳了一跳，就摔了一個筋斗，大家跌在一起，那真是鬧熱的一夜！

次日早晨，約翰和他的同伴離別了他們，走上高山去，一路經過了好些大松林。他們後來走得很高了。那遠遠在下邊的教堂尖塔看起來就好像是綠葉叢中的小紅菓子。而且他們能夠看到極遠的，他們從來沒有到過的地方！這美好的世界的美好的事物，約翰生平從來沒有看見過許多這樣美好的事物。蔚藍色的天空，溫暖的陽光，普照着大地。在山裏隱約可以聽到獵人號角聲。約翰看到這樣的美景，他不禁感動得眼睛流出淚來，喊道：『偉大的上帝呀，我要跑下來吻你的衣角，感謝你這一切的賞賜！』

他的同伴也交叉着手臂站在旁邊，欣賞那些森林和鄉村於的風景。忽然他們聽見頭上有一種極好聽的聲音，朝上一望，原來是一隻很大的白天鵝，在空中盤旋飛着。牠唱着他們從來不曾聽見過的這樣美妙的歌；但是後來牠的歌聲漸漸軟弱，牠也逐漸落下來，最後竟落在他們腳邊，倒地死了。

同伴說：『這一對翅膀真好看，這麼大的白翅膀很是值錢的，讓我帶了去。你看，有了這樣的一口劍，多便利呀！』他說着就抽出寶劍，割下了死鵝的兩隻翅膀。

他們在山上又走了許多路。城市中間有一座大理石造成的王宮，非凡壯麗，屋頂蓋着赤金；那裏就是國王住的地方。

約翰和他的同伴並不想馬上進城去；他們先住在城外的一家旅館裏，換上乾淨衣服，以便進城在街上走時不至於太難看。旅館主人告訴他們說國王是一個很好的人，從來不害人的，不過公主却是個壞人。她美實在太美麗了——沒有一個人能像她這樣美麗動人——可惜她是一個萬惡的女巫；而且因為她的緣故，有許多風流的王子，都喪失了他們的性命。

她准許人家向她求婚。不論什麼樣人都可以去，王子和乞丐，在她看來都是一樣的；她只要他們猜三

個謎。他要是能够猜中了，就可以和她結婚；而且等她父親死後，就可以繼承王位；但是如果他猜不着，那他就要絞死或殺頭。你看，這美貌的公主心腸竟這樣壞！法國王對於這件事，心裏覺得很難過，但是他不能禁止她不做，因為他從前曾經宣布過，她的婚姻事情隨她自己做主，他決不干涉。到現在，凡是爲了想到得公主而來猜謎的王子，沒有一個不失敗，所以他們不是被絞死了，就是被殺了頭。然而事先個個人都得到警告，他要是不情願，他自然不必向公主去求婚。國王看到這個不幸的事情，心理很是悲傷，所以他和他的兵士，在一年中間有一天做整天的禱告，希望公主能够變爲良善的人。但是她並不想變爲良善的人。老太婆們喝白蘭地的時候，先把酒染黑了再喝，這就是她們追悼死者的辦法。除此以外她們又有什麼辦法呢！

約翰聽了說：「這個萬惡的公主！結結實實的打她一頓，就是對付她的最好辦法。我一定要打得她皮破血流。」那時候他們聽見街上的人，都大聲歡呼。公主正經過這裏，因爲她實在美麗，大家看到了她的時候，都忘記了她是惡人，不知不覺地歡呼起來了。

十二個美麗的女郎，身上着了白絲服，手裏拿了金鬱金香，騎着黑色駿馬，在兩旁護侍。公主自己騎了一匹雪白的馬，馬上飾着鑽石和寶玉，她身上穿的騎馬裝是純金織的，手裏拿的馬鞭和太陽光一樣亮。戴的金冠好像是用天上的明星做成，外套上縫上了幾千隻蝴蝶的翅膀。但是她比她的衣服不知還要美麗多少倍。

約翰一看見公主，他的臉漲得通紅，甚至於一句話都說不出來。這公主就是他從前在他父親去世那一夜，夢中所見的戴金冠的美女。他一見她這樣美貌，就鍾情於她了。這時候他想，她不會是一個要叫人猜謎，猜不着就要殺人的惡女巫，那是不實在的。「無論什麼人，都可以向她去求婚，就是最窮苦的農夫也可

以：那麼，我自己到宮裏去試一試！我實在一定要去了！」

大家聽了他的話，都勸他不要去，因為他一定是和從前被殺的人一樣，碰到同樣結果的。他的同伴也勸他不要去的好，但是約翰却自己直信，不會有壞結果。他刷淨了外套和鞋子，洗乾淨了手和臉，梳刷了頭髮，就一個人走進城裏，一直向王宮走去。

約翰敲門以後，國王說：「請進來！」約翰推開了門，國王穿着晨衣和拖鞋來接他。國王頭上戴着金冠；一隻手拿着節，一隻手拿着一個金球。『等一等，』他說，連忙把金球夾在臂膊下，空出這隻手來和約翰握手。但是他一聽說約翰是來求婚的，就放聲大哭起來，哭得連球連節都跌落在地上，一面只好拉起衣裳來揩眼淚。這可憐的老國王！

『不要做這事情吧，』他說。『你一定像別人一樣地失敗的，我相信！』說完，他就帶約翰到公主的花園裏去；那裏面的景象真可怕！每棵樹上掛着三四個王子們的頭，這些都是向公主求婚而猜不中謎的人。每逢風起的時候，吹得枯骨格格作響，嚇得小鳥們都逃走了，再也不敢重來。許多花都長在人骨頭上，骷髏從每個花盆裏向人猶笑。這真是公主的好花園！

老國王說：『你看你的命運，一定要和他們一樣；我勸你還是不要嚐試的好。這種事情，使我心裏很不快活。』約翰吻了國王的手，說不要緊的，請他放心，因為他很愛公主。正在這時候，公主帶了侍從她的貴婦們到花園裏來，國王和約翰就上前向她道了「晨安」。她和約翰握手的時候，真是美麗極了，因此約翰比從前更加愛她。大家說她是一個萬惡的女巫，她決不會是這樣的人。他們一同走到廳上，就有下人們送上茶點；可是國王心裏愁悶得一些東西也喫不下。

後來事情決定了，約翰在第二天早晨到王宮去，那時裁判官都得到這裏來，聽他能不能解答公主的第一個謎。如果他第一次不錯，那末他就還要去兩次；但是到現在為止還沒有人能夠猜中第一個謎，都是試了一次就喪命的。

這時候約翰一點也不擔心；他反而很快活，一心只想到那美麗的公主。他覺得上帝一定會幫助他的；可是上帝怎樣幫助他呢？他却一些也不知道，而且也不會用心去想過。他回到旅館裏去時，一路手舞足蹈地走去，他的同伴在那裏等着他的。

他不厭繁地告訴他的同伴：公主是怎樣優厚地待他；公主是怎樣的美麗。他只盼望明天快些到來，那時候他就可以去試試他猜謎的運氣了。

但是他的同伴，搖搖頭表示很憂愁的樣子。他說：我很喜歡你；本來我們可以做長久的朋友，但是現在我却要失去你了！我可憐的約翰，我真想大哭一場，可是我不願意掃了你的興致，今天晚上是我們相聚的最後一晚了，讓我們盡量地快活吧；等到明天你走了以後，我再傷心也不遲。

城裏的人聽說有一個新求婚者到了，就一致舉哀起來；戲館裏的戲停演了；糕餅舖的女人們在她們的糖豬上縛上了黑紗。國王和牧師們都跪在教堂裏做禱告，而且衆人都覺得很悲傷，因為他們知道約翰將要碰到的命運，是不會比以前那些求婚者好的。

到了夜深，同伴調了些甜酒，對約翰說，他們應當快活，而且應當飲酒祝頌公主底康健。但是約翰喝了兩杯酒以後，他就昏昏地睡着了。同伴輕輕地把他從椅子上抱起來，把他放在牀上。一到半夜的時候，他就拿出從天鵝身上割下來的兩隻翅膀，縛在他自己肩上；又把那摔斷腿的老婦人給他的樹枝，揀了最大的

一扎，放在衣袋裏，然後開了窗，飛出去；飛過許多房子的屋頂，一直飛到王宮裏就躲在公主臥室窗下的一個角落裏。

那時候全城靜寂無聲。鐘敲十二點三刻的時候，窗子開開了，公主飛了出去，穿着長而大的白外套；生着長大的黑翼翅。飛出城市飛向一座大山；但是那個同伴隱了身，飛在她後面，而且用樹枝扎成的鞭子打她的背脊，打得流出血來。啊呀，這真是空中的大飛行！她的外套，風吹起時飛開來，如同船上的帆一樣。

那個同伴每打她一記，公主就叫道：『冰雹真大呀！冰雹真大呀！』可是，她真是該打的。

後來她飛到山上，就去敲門；這時山中起了像雷一般的聲音，山的一邊開開了，公主就走了進去。那個同伴緊緊地跟在她後面。他們走過了一條長的甬道，牆上蜘蛛佈滿着，發出奇怪的亮光。後來他們走到一個金銀造成的大廳，四壁有向日葵一般大的紅藍花開着。這些花是不能採的，因為花莖都是毒蛇，這些花就是蛇從口裏吐出來的火焰。天花板上舖滿發光的飛蛾和蒼白的蝙蝠，拍着透明的翅膀。這些東西造成了一種奇特的景象。地板的中間，有用馬腿支撐著的寶座，紅的大蜘蛛做馬鞍。寶座是玻璃做的，椅子墊是活的小黑老鼠拼成的。上面張着一頂玫瑰色蜘蛛網的華蓋，點綴着最好看的小蒼蠅。

寶座中間，坐着一個可怕的老妖精，醜惡的頭上戴着一頂王冠，手裏拿着一根王節。他吻吻公主的額，叫她坐在他寶座的旁邊。接着音樂開始了！大的黑蚱蜢奏着口琴，夜梟拍拍牠自己的肚子，代替打鼓。這真是一個最荒唐的音樂會。許多的小妖精，小帽子上都有一個螢火蟲。都在大廳上跳舞。沒有一個人能夠看見那個同伴，但是他藏在寶座後面，却能够把這些景象看得清清楚楚。這時候朝臣們都來了，氣象很為莊嚴，但是真有眼睛的人，就一望而知牠們是些什麼東西。牠們只是一些掃帚柄，按上白菜當做頭，老妖精用

妖法使牠們有生命，而且給牠們穿上綿繡的衣裳。但是這倒毫不礙事，因為牠們是只有逢到盛大的儀節時才用得着的。

跳一些時候舞以後，公主告訴老妖精，說她又有了了一個求婚的人；她問他最好要出一個什麼謎。

老妖精說：『聽着我告訴你，你要想一點最簡單的東西，那末他就再也猜不着了。譬如說，你自己的一隻鞋子罷；他決不會猜着的。那時候你就割下他的頭；可是明天你到這裏來的時候，你要把他的眼睛帶來給我。我想吃它們呢！』

公主向他行個禮，說她一定把眼睛帶來的。老妖精開開了山，公主就飛了回去。那個同伴還是緊緊地跟在她的後面，用力將樹條打她，打得她在可怕的冰雹之下，趕快地飛回她的臥室。那個同伴也就飛回旅館，這時候約翰睡得還沒有醒哩。

早晨，約翰很早就醒來；那個同伴也同時起身了，並且告訴約翰說，他夜裏做了一個奇怪的夢，夢見公主和她的靴子。他要約翰在猜謎的時候，要猜是公主的鞋子。這個自然是他在山裏聽見老妖精說的，但是他不願意把這事情告訴約翰，所以他只推說是做了一個夢。

約翰道：『我就照你這樣說罷，反正總是一樣。也許你的夢是靈驗的！現在我要和你告辭了，因為如果我猜錯了，你就永遠不能再看見我了。』

他們互相吻了以後，約翰就進城到王宮裏去；大殿上，人都擠滿了！裁判官都坐在椅子上，而且頭邊都枕着鴨絨墊子，因為他們有許多事情是很要用腦筋的。國王站在旁邊，用一塊白手帕揩他的眼睛。後來公主走進來，很和氣地同衆人招呼，而且和約翰握握手，向他說：『早安。』現在約翰要猜她所想的事情了。她

嬌媚地看着他，但是一聽到他說出「鞋子」兩個字的時候，她的臉色馬上變得雪白，全身都顫抖；可是這都沒有用，約翰是猜着了。

天啊！那國王歡喜得翻起筋斗來，翻個不停。大家都拍手，一半兒賀她，一半兒賀約翰。約翰的第一次猜謎是猜中的了。那個同伴聽得約翰猜中了，極爲快活；但是約翰却以爲這是上帝的保佑，他很感謝上帝，深信上帝在此後的兩次裏，會同樣地幫助他。次日就是他猜第二個謎的日子了。

這天夜間和前一夜同樣地過去的。當約翰睡着的時候，那個同伴飛出去，跟在公主後面，跟到山上。這一次因爲帶了兩扎的樹枝，用樹枝打公主的時候，打得比以前還要利害。他聽得那個老妖精叫公主想着手套，他回去又把這告訴了約翰，說又是夢見的。約翰自然又猜着了，宮裏就又快樂。滿朝的人都翻起筋斗來，因爲他們看見上一次國王是這樣做過的。祇有公主却躺在沙發上，不肯說一句話。現在大家都想到約翰能不能猜中第三個謎了。如果他能夠猜中，他就可以和公主結婚；而且到了老王死後，他就可以做國王。但是如果他猜錯了，他就要喪失性命了。而他那一對美麗的藍眼睛，也要被老妖怪吃去了。

這夜，約翰很早就上牀了，說禱告以後，就睡得非常甜蜜。但是他的同伴却又把天鵝的翅膀縛在肩上，劍掛在腰邊，帶了所有的楊柳枝，向王宮飛去。

這一夜夜裏，黑得像漆一樣。狂風把屋頂的瓦都吹起了，園裏的樹都被風吹彎了。電光閃爍着，雷聲隆隆地整夜不停。窗突然開了，公主飛了出去；她的臉色蒼白得像死人一樣，但是她嗤笑這暴風雨，好像這樣的暴風雨還不算頂壞的。她的白外套在風中飛旋，好像船上的帆一樣。那個同伴這一次用三扎的樹條打她，直打得她的血滴到地上，她差不多不能再飛過去了。最後到了山上。

她走進山裏以後對老妖精說：『好厲害的冰雹呀！我從來沒有在外面碰到過這樣厲害的天氣！』
老妖精說：『就是好的事情也有太多的時候的！』

公主就告訴他說約翰第二次又猜中了；如果他明天早晨再猜中的話，她從此以後就不能夠再到山裏來望他了，而且她亦不能夠像以前那樣再變戲法了，所以她心裏很難過。

『他決計不能再猜中的，』老妖精說。『讓我來想一樣他再也不會想到的東西。但是我們先來快樂一會吧。』他就拉了公主的雙手，在廳上跳起舞來，還有那些小妖精們和螢火蟲們也都在跳着。紅蜘蛛很高興地在牆上跑來跑去；蛇吐的火花似乎發出火星來。夜梟敲着牠們的鼓，蟋蟀鳴着，蚱蜢彈着琴。這真是一個歡樂的跳舞會。

他們跳了一些時候，公主恐怕家裏人要找她，說她要回去了，妖怪就說他來送她回去，以便和她多聚談一些時候。

他們從暴風雨中飛去，那個同伴跟在後面拚命用樹條鞭打他們；老妖精從沒有碰到過這樣猛烈的冰雹風雨。他在王宮外面向公主告辭，而且低聲向她說道：『想我的頭罷。』但是那個同伴已經聽到她的話了，就趁公主溜入窗內，老妖怪轉身要回去的時候，一把抓住了他的長鬚，不等他回過頭來看，就拔出劍來把他的頭斬下，把屍身丟到海裏去喂魚吃，却將頭在水裏浸了一浸，就包在包裹裏，帶回旅館，然後上牀睡覺。

第二天早晨，他把包裹交給約翰；但是關照他在公主沒有叫他猜，她的心裏想什麼的時候，他決不可以解開。

那天，王宮的大廳上，人擁擠極了，裁判官們都坐在他們的椅子上。國王穿上了他的新衣服，他的王冠和玉節都擦得很亮，好像有喜事的样子。但公主的面色却很蒼白，而且好像做喪事一樣，穿了黑衣服。

「現在我想的是什麼？」她問約翰。約翰立刻解開了包裹，他自己看見那老妖精的可怕的時候，也很驚慌。全場的人，看見了這個頭，也都發抖，公主好像變成石頭人一樣，一句話也說不出。最後她才站起來，把手遞給約翰，因為所有的謎，他都猜中了。她並不向右或向左看，只是長嘆一聲，說：「你現在是我的丈夫了，我們的婚禮在今天晚上就可以舉行。」

國王說：「是啊！這是正該如此的。」人民都齊聲歡呼；音樂隊在街上奏起樂來；教堂裏的鐘都響了；做糕餅的女人因為現在皆大歡喜了，趕快將糖豬上的黑紗拿掉。三隻全牛，肚裏塞滿了鷄鴨，是在市場中整個的燻炙了，無論什麼人都可以割一塊下來吃。水池噴的是酒，不是水。還有，無論什麼人，買一個銅子的麵包，可以多得六個大饅頭。

到了晚上，全城燈火輝煌。軍士們放禮砲；兒童們放爆竹。在王宮裏，大家都在吃喝，祝頌，跳舞。有威儀的紳士們和嬌美的貴婦人們跳舞着；唱歌的聲音在老遠的地方都可以聽得到。

但是公主還是被妖法迷住的，她一點也不愛約翰。那個同伴知道了這一點，他就從天鵝的翅膀上拔下三根羽毛，交給約翰，而且給他一個小小的瓶，瓶裏有幾滴水。他叫約翰預備一大桶的水，放在牀前；等她將要上牀時，一定要把她推到桶裏去，而且要把她浸三次；不但是他一定先要把那三根羽毛和瓶子裏的水，放在水裏。這樣，她就能脫去妖法，非常愛他了。

約翰就照他辦法去做。當他推公主到桶裏的時候，公主大聲驚呼起來，變成一隻眼睛燦亮的黑天鵝。

到了第二次她起來時，她變成了一隻白天鵝，但是頸邊還有一道黑圈。約翰急得禱告上帝了，可是浸到第三次她起來時，她仍舊變成一個美麗的公主。這時候她比以前更加美麗，而且含着眼淚向他道謝，因為他把她從妖法的禁錮中解放出來了。

明天早晨，老王帶了他的朝臣來向他們道喜，就整整的熱鬧了一天。

最後是那個同伴來了；他手裏拿着手杖，背上背着行囊。約翰和他吻了又吻，說他一定不可以走，要他留在那裏和他們同住，因為他是他們的幸福的泉源。但是那個同伴搖搖頭，親切地說道：「不，我的時候已經到了！我不過是還了我的債罷了。你還記得那個你不使他受惡人擾害的死人嗎？你犧牲了你的一切，使他可以在他棺內安睡着。我就是那個死人！」說完，他就立刻消滅了。

結婚的喜筵繼續了整整一個月。約翰和公主彼此相親相愛；老國王也很為快活，他讓他們的小孩子在膝上玩「騎木馬」和玩他的玉杖。約翰在老國王死後，就繼承了王位。

四十五 蚜蟲

在窗前生長着的一棵玫瑰花，在不多一會以前還是很嬌嫩，鮮豔，但是現在變得枯萎，憔悴了，這的確是有有疾病的表現。一羣蚜蟲寄生在那棵玫瑰花上，快要把牠吃乾盡了，這樣的吃法，自然使牠害病了。

蚜蟲身上穿了一套淺綠色衣服。有一次我曾經對一個蚜蟲說：「你不過生了三天，但是你已經有孫子，做祖父了。」你們想一想，他要怎樣的回答我。

「你說的話完全對的。」他一邊回答我，一邊講給他們全羣聽：「我們真是世界上奇異的東西。我們

在年歲極小的時候就訂婚，訂了婚以後，立刻結婚。到了天氣一冷，我們就產卵，小孩們都安放在有陽光的溫暖的地方。最聰明的動物，螞蟻，我們對它是很崇拜和尊敬的，對於我們情形最爲熟悉。他抬高我們的身價。這事情也許會相信的。它並不馬上吃掉我們；它把我們的卵搬運到地下的螞蟻窠裏去。在放的時候，它把我們的卵註了名字，分期數目，一行一行，一層一層的堆起，所以每一天總有一個新的動物從窠裏產生出來。生出以後，它就把它們放在馬房裏，縛住我們的後腳，吮我們的奶，一直到我們死。他曾經給我們取一個很好的名字：『小奶牛』。

『其他的各種動物，如果天生同情於螞蟻的，都叫我們這個好聽的名字。只有人類不是這樣的，他另給我們一個名字；我們覺得這真是一個極大的侮辱，使我們終身懷恨的。你能不能寫一篇論文，替我們反駁他們？你能不能寫得感動人類，使他們覺得以前對於我們的確有誤會的？他們總是胡裏胡塗地看我們，當我在那玫瑰花上吃葉的時候，眼光裏還要露出妒忌的樣子，可是他們自己不但吃綠葉，還要吃生物呢！啊呀，他們真給我們一個可恥的名字！我心裏實在不忍說出這名字來。唉，我想到這件事，肚子都要氣破了！這個名字連我讀都不會讀，就是將來不穿綠衣服，恐怕也是這樣的不會。』

『我是生長在玫瑰花葉上的，我和我的同族可以說都生長在玫瑰花樹上的。我們在那裏生長着的，確使牠漸漸消滅；但是也有東西靠我們生活的，以等級而說，他們還要比我們高上。』

『人類真的不喜歡我們。他們常常用肥皂水來驅逐我們，暗殺我們。啊呀，肥皂水真是喝不得的！現在我好像還能夠嗅到這味道。你想，經不得洗滌的東西，怎樣可以用肥皂水來沖洗呢？人類們！你要知道，我們在自然中所佔的地位不是尋常。我們生在玫瑰花上，死在玫瑰花上——我們的一生的確是一首玫瑰花。』

詩。我請你們以後不要再給我們那卑陋的名字——這種名字，我們實在受不住的。如果你們要講到我們，請稱我們「螞蟻的奶牛——玫瑰花上的生物——小綠物。」

我聽了他的話，站在那裏看那棵樹和那些小綠物（從此以後我不願意再說他的名字，而且也不忍再去傷害他們，因為他們是玫瑰花上有知覺的生物），覺得他們好像是一個大家庭，有卵，有小孩們。我又看到那肥皂水，這是我方才想用來洗除他們的，現在覺得太不近人情，有殺害生物的罪惡，把牠吹肥皂泡用了。看這肥皂泡真是美麗呀！肥皂泡漸漸的張大，發出美觀的光彩，中間好像藏着一顆珍珠。

肥皂泡向空中飛舞去了。一會兒牠飄到一家門口，碎了，那時候門忽然開直，裏面站着一個童話太太。現在她可以比我方才講的玫瑰花上的小綠物的故事更加好的故事了。

「植物之靈」童話太太說。我們應用相當的名字來稱呼牠。不然的話，他在童話中一定得不到很多的利益的。

四十六 撲滿

在一間散放着許多玩具的育嬰室裏，在一口很高大的樹上放着一個撲滿。這是用土燒成的，形狀像一隻豬，從一個賣陶器的人那裏買來的。在這隻豬的背上有一個窄孔，因為曾經用刀磨大過，所以銀元，金磅，都可以投進去了。的確，裏面已經有了兩個銀元，此外還有很多的便士。這隻錢豬肚裏差不多就要裝滿了。銀錢不能咕哩咕哩的叫了，到了這樣，它才算達到最後的成功。

錢豬放在一隻茶盤裏，它是在這間房裏的最高一部，可以觀到四周圍其他的東西。它很知道，它肚裏

所藏的銀錢，很可以購買其他一切的玩具，這一點常常使它自己覺得它是很有價值的。

其他的玩具們，對於這一點雖然沒有明白的表示，但是在從它們平常的口氣中間，很可以知道它們也都默認的。

在一隻半開的抽屜裏，放着一個大偶人，雖然頸上補了東西，樣子很破舊，然而看來很覺得優美。她對其他的玩具喊道：『讓我們來模倣男人女人們，開一次游藝會吧，我覺得這是很值得去玩的。』

對於這個提議，大家吵鬧了一會，就是懸掛在牆壁上鏡框裏的畫片，在他們興奮時候，也轉動個不停，顯出已經看破他們的祕密的樣子，但是並沒有想揭破他們的祕密，而且也並不反對。

有一天在半夜裏，月光從窗裏射進去，他們不要費什麼錢，得到了充分的光亮。在游藝會開幕以前，把各色各樣的客人都邀來，就是小孩玩的粗陋的小馬車也請到了。『各人有各的身價』小馬車說：『我們不能夠同時都做紳士，至少要有幾個去做工才好。』

各種玩具，都經過口頭的邀請來了，但是那隻錢豬是接到正式請帖：這因為它站在最高的地位，人家都以為它是一定去正式邀請的。但是它却回答說：如果他們一定要它參加這個游藝會，那最好就在它的家裏玩玩，大家對於它的意見全都贊成了。

所以，那個玩具小戲院就佈置在錢豬可以直接看到的地方。有幾個主張開幕時第一節表演悲劇，閉幕後開茶話會，討論增進智識問題；但是他們最後議決是：先開茶話會，最後表演悲劇。

在茶話會時，石馬講訓練和比賽的方法，馬車報告鐵路和蒸汽機器的概況——這些都是他們的專職，他們講得都很清楚的。時鐘所講的是政治問題，『坦克，坦克』——Tick tick的譯音——他說他做

事是很準時刻，不肯差一分一秒的；可是講到這句話，大家都低聲說：『準什麼時刻，那裏不差一分一秒。』竹杖沒有講演，立在旁邊，看來好氣概，像很剛直，可是他身上的銅箍和頭上的銀頂，却減損了它不少的壯嚴。在沙發上躺着兩個墊子，形貌是很美麗的，可惜性質太懶怠了。

到了小戲院開幕以後，大家都坐下來安靜地着着，在表演得精彩的時候，大家主張都應當喝采，頓脚或者拍手來讚美他。馬鞭對這個方法有些不同意，他說：『我對於年老的人不拍手，我對沒有出嫁的小姐們才肯拍手。』果鉗接着說道：『我對每一個人，都拍手。』

『不錯，不錯，你們鬧得真有趣。』看客們心裏想，那時候游藝正在表演。

這些游藝雖然沒有多大價值，但是演來倒還很好看，各個演員都把他們彩畫的一面給看客看，因為那沒有彩畫的一面，是一些也不好看的。表演的游藝的確是奇特好看，可以有時候因為線太長了一段，那演員竟會走到燈火以外去了。

那補布的偶人因為她頭上所補的布，給火燒起來了，怕引人發笑，撲滿在這時候覺得人家表演了許多游藝來請它參觀，它自己至少也要替他們效勞一下，才說得過去。所以它決定，要想說明在它心目中，某個人就是將來要和它一同葬身在這房子的地窖裏的。

到了表演悲劇的時候，大家看到心裏很悲傷，以前茶話會時一切思想，差不多都忘記了；現在他們的觀念中，只有做知識上的娛樂，目的就是表演男女。這不過是表演罷了，在事實上沒有什麼關係，而且亦沒有甚麼衝突的一會兒，大家都各自的思念。那個撲滿的思想，自以為不是目前的，是將來的——它想將來怎樣立遺囑，怎樣安葬，到什麼時候這兩樣事情都要實現。

可是他想不到這兩件事情現在馬上實現了；因為它方才想過，他已經從印刷機的頂上，跌到地板上來，跌得全身粉碎。他肚裏的便土都快樂得跳舞起來了。小的像陀螺一樣的旋轉着，大的向四面滾去，尤其是那兩個，早已想逃到世界上來的大銀元。不久撲滿給人家扔在垃圾箱去了。明天茶盤裏又放着一個，可是裏面一個小錢也沒有的。

四十七 自大的蘋果樹枝

這是五月的天氣。吹來的風仍舊很冷，但是從森林、田野和花草各方面看起來，都顯露出高興的樣子，歡迎地叫着：「春天來了！」

野花欣欣向榮地遮蓋了籬笆。在那棵小蘋果樹的四周，春天顯出很忙綠的樣子，樹枝上生着鮮豔和含苞欲放的花蕾。

中間有一枝蘋果樹，自以為極美麗，它的葉和莖的液體都存着這個思想。有一天，一輛馬車裏面坐着一個年輕的伯爵夫人，在它附近的路旁停了下來，它一些也不驚惶。伯爵夫人說：「這可以算是最好觀的一枝蘋果樹了，它可以做春色的代表物。」說着，她伸出手來，把那樹枝折下，用她的絲陽傘遮着日光去了。不多一會，那枝蘋果樹送到一座宮裏。他從沒有看到過這樣高大的廳堂，壯麗的客室，潔白的窗幔，在窗口隨風飄着，美麗的花草分插在透明的玻璃瓶裏。他沒有多久，它也被插到一個潔白的瓶裏去了，另外有幾枝小的山毛櫸做它的同居。它到了這種快樂的地位，自然很像人類的天性一樣，它不禁驕傲起來了。進來參觀的人，他們都很守着他們在社會上的地位，不敢隨便的批評。有的人簡直沒有說幾句話，有

的比較說多的。從這種情，那枝蘋果樹枝不久就知道人類的性情，好像草木和花卉一樣，是各不相同的。有的無論對於什麼事總是誇耀自大；有的一舉一動總想保持他的高大，不肯露出自卑自輕的樣子；其餘的大都很謹慎，對社會沒有甚麼損害的。那枝蘋果樹枝坐在窗口這樣的想，同時它還可以看到窗外的花園和田野，生長不少的草木和花卉，使它發出許多的思想。

「可憐的，被輕視的草本植物，」蘋果樹枝說，「你們和我真是天上地下相差得太多了。如果你們到了我這種地位，一定感覺到以前情境真是煩悶極了。我你之間，真有大大的分別，這是免不掉的，不然，你我不就是居同等地位了嗎？」

蘋果樹枝對草本植物顯出可惜的樣子，尤其是對於田野裏或水溝邊的幾種小花。從沒有人把牠們扎成花球，實在牠們是普遍極了，隨時隨地多有牠們的足跡，就是鋪的磚石中間，牠們差不多和野草一樣，也會生長起來。牠們不但沒有人顧惜，反而得了許多惡劣的名稱——「狗花」或是「蒲公英」。

「可憐的，被輕視的木本植物呀，」蘋果樹枝說，「生長得這樣惡劣，名字題得這樣難聽，這是你們自己的錯誤；但是，這是和人類完全一樣的，同類中總有高低，上下的分別的。」

「什麼高低上下！」太陽光喊道，同時他和蘋果樹枝接吻，也和蒲公英接了一個吻，「大家都是兄弟們，下等花就是上等花，我對你們同樣接吻的。」

那枝蘋果樹枝從沒有想到天是這樣公平地愛全世界上有生和無生的萬物。他也沒有想到，所謂好，所謂美，都是藏匿不易外見的，但是天對它的好和美，常常牢記在心，不會忘記的，對於下等生物是這樣，對於人類也是這樣。

「你的眼光太近視，太不清楚了。」太陽光又對蘋果樹枝說，「那一棵植物是受了侮辱，你看來是可憐的呢？」

「那棵蒲公英，從沒有人把牠扎成過花球；牠常常受到人類的踐踏，可是牠們到處生長，到處繁盛；到了播種時期，牠們的種子像羽毛一樣的飛出去，散播在路上，或是粘着在人們的衣服上；他們不過是野草罷了。唔，我很感謝上帝的另眼相看，使我不像那些野草開花。」

一會兒，從對面田裏來了一羣小孩，內中最小的，是由幾個大的扶着才能夠走的，他到了草地上，就極喜歡地坐在黃花中間，把兩隻小腳在地上踐踏了一會，躺下去滾了一會，雙手採了一大把的黃花，天真爛漫地接吻。

大的小孩們從花梗上採了黃花，使牠們互相的纏繞起來，先做成了一個項圈；然後又做成了一個可以圍在腰裏的大環；最後又做成了一個可以戴在頭上的花冠。這些綠的梗和黃的花，看起來都很美麗。

同時那輕飄的花，很像雪白的羽毛，看來也很美觀。小孩把牠放在嘴邊，把牠用力向空中吹去。這是他們的祖母教他們的玩意兒，她說誰能夠這麼做，誰就能會在年終以前得到一件新衣服。所以，那素來被人輕視的花，升高了地位，當作預言上的事物了。

「你看見沒有？」太陽光說，「你看見那些花的美麗嗎？你看見牠有能力可以使人家快樂嗎？」

「是的，使小孩們快樂。」蘋果樹枝說。

停了一刻，一個老婦人帶了一把沒有柄的鈍刀，走到園裏來，她是來掘蒲公英的根的。她想把掘出來的蒲公英，自己留一些泡茶喝，大部分都賣到藥舖裏去，賺幾個錢。

「但是美比牠的價值大得多了，」蘋果樹枝說；「只要選擇的人有眼光。植物的不同全在於美不美，人類的不同也是這樣。」

於是太陽光對它說天對於宇宙間的萬物，不論在現在和將來，都是同樣地普施恩惠。

「那是你的意見，」蘋果樹枝接着說。

不久，屋裏走進來幾個人來，內中一個是年輕的伯爵夫人——她就是把蘋果樹枝插在透明的花瓶裏的，——她手裏握了一把花，這把花是用了兩張大葉遮蓋着，好像恐怕風雨要損害牠似的，比上次拿蘋果樹枝時，還要小心得多。

她小心地把大葉子去掉，露出一朵素來被人輕靈的黃色蒲公英花。她所以小心地用葉子好好地掩蓋着帶回家中，是恐怕花朵上可愛的、似羽毛的箭狀物，受到了損害而飛散。她一些沒有損害的把牠從葉裏拿出來，顯出極愛慕的樣子，對牠仔細地看着。

「啊呀，」她喊着，「天不知怎樣的會生產出這樣好的花來！我想把牠和一枝蘋果樹枝一起繪出來。人們也許都要贊美蘋果樹枝的美麗，但是人們不知這枝謙遜的蒲公英，實在受到了天的另眼看待。雖然在顏色上有美惡的分別，但是實際上都是造物的兒子呀。」

於是太陽光對蒲公英和蘋果樹枝都接吻了一會，後者的葉上，好像顯出很難為情的樣子。

四十八 葡萄牙鴨

一次，從葡萄牙來了一隻鴨，也有人說這是從西班牙來的；實在說她從葡萄牙來或從西班牙來，都可

以的。從多數的主張，那隻鴨就叫葡萄牙鴨。她產卵，被殺，被烹：這是她一生的事業和最後的結局。

從鴨蛋裏孵出的，也叫葡萄牙鴨，講到這一層，也許有幾個疑問的。但是這同窠孵出來的雛鴨，現在仍舊住在鴨場的，只有一隻了。因為雛雞入居，同時雄雞露出仇視的樣子，大脚闊步的四處走着，使他們減少到只剩了這一隻。

「那雄雞高聲地啼叫着，我討厭極了。」葡萄牙鴨說，「但是無可否認的他的確是一隻美麗的鳥，雖然他不是我們鴨類。最好，他應當把聲音改溫柔一些，像那些小鳥，在花園附近的菩提樹林裏歌唱，這種藝術，只有在講究禮貌的社會裏，才需要。他們在那裏唱得真好聽，如果有空閒去聽，那真是一件快樂的事！這種歌唱，我叫做葡萄牙的歌唱。如果我能够得到這樣一隻善唱的小鳥，我一定像慈愛和善良的母親一樣去撫玩他，因為葡萄牙的天性是這樣的。」

當她說話的時候，一隻善唱歌的小鳥從屋頂上跌下來。他是從貓口裏逃生，亂飛地逃到場上，幸而他只折斷了一個翅膀。「啊呀，那才是貓的本性；她真像強盜一樣。」葡萄牙鴨說。「在我自己有了小孩的時候，我應該牢記着她的行爲，怎樣可以讓這種畜生住在屋頂上，四處亂闖呢？我不信在葡萄牙會發生這種事的。」

她憐惜那隻小鳥，同時非葡萄牙鴨，也是有同樣的感想。

「可憐的小動物！」在他們走上來的時候，挨次地說。「我們的確不會歌唱；但是雖然這樣，我們都有一塊發音板的，也許這都是一類的東西。」

「但是我能够說話。」葡萄牙鴨說道。「我情願替你們這些小東西做點事情。」說着，她一步一步的

走到那有水的水槽裏，把兩個翅膀向水上用力地擡拍，那隻可憐的小鳥，幾乎給她溺死。但是在鴨看來，這是很和善的舉動。『這種工作很不差，』她說；『我希望別的都來照我這樣做。』

『啾啾，啾啾！』那隻小鳥叫着。他一個翅膀折斷了，自己知道不容易飛動，但是他很明白洗澡是有趣的，所以他說道，『你真是好心腸的太太。』可是他的情願再洗第二次的澡了。

『這是我的天性，』葡萄牙鴨回答說；『我對於各種同類的動物，除掉貓以外，都是親愛的。無論誰不能夠希望我親愛貓，因為她曾經吃掉我的兩個孩子。小鳥，我希望你好好的在家裏；一個人很快樂地過着這是一件容易辦到的事。我是從外國來的，你看我的態度和身上穿的羽衣，就可以知道的。我的丈夫是本國人，他並不是我的同族，我對於這事，覺得有些不同意。這樣如使你有知心的人，我可說除了我以外，沒有第二個了。』

『她真滑稽，』一隻普通的小鴨說。其他鴨子聽了，互相摩肩擦頸了一會，都說，『呷呷呷！真滑稽極了！』

普通鴨對葡萄牙鴨看了一會。『她的確極會說話，』他們對那隻小鳥說。『我的嘴不會說這樣長的字，但是我們對於你却也很表同情。如果我們沒有什麼事可做，我們可以和你到四處去閒走走，走路是我們最善長的本領。』

『你的聲音是可愛的，』一隻最老的鴨說；『這是使你很可以心滿意足，而且自得其樂的。但是我們對於你的聲音實在沒有欣賞的能力，所以我只好閉口不言了。但是我相信比人家隨便亂說，是好得多的。』

『不要這樣的使他煩惱。』葡萄牙鴨插嘴說：『他要休養一下了。善唱歌的小鳥，你要我替你再來洗一個澡嗎？』

『啊呀，不！不！不求你不弄濕我罷。』小鳥請求說。

『洗澡是治病最好的方法，我在不舒服的時候，總是用這個方法來治病的。』葡萄牙鴨回答說。『遊戲作樂，對於身體也是很有益處的。停一會，隣近的雞，都要來看你，裏面有兩隻是中國雞，他們腿上都生滿了羽毛，而且是受過教育的，因為他們是從遠地方來的，所以我特別的敬重他們。』

後來，隣近的雞來了，那個公雞很爲規矩，不像以前強兇霸道不講道理了。他說：『你的確是善於唱歌，但是我覺得，最好還要唱得高一些，和尖一些，這樣人家才會特別的注意你，知道你是誰。』

兩隻中國雞看見了那隻小鳥的形狀，眼睛都花了。他身上的羽毛因爲洗澡弄濕了，現在看起來，好像一隻中國的小雞。『他真是可愛的。』他們兩個彼此互用中國官話輕輕地說話。

『我們和你是同種的。』他們兩個說。『那些鴨，就是葡萄牙的，都是喜歡水的鳥類，這一點，你一定已經知道了。但是你對於我們，恐怕還不十分認識吧。實在我們雖然出身很好，在社會上有很高等的地位，可是很容易交結的。我們待人接物，都是很光明正大的，說話也不隨便胡說，好的自然說好的。除了我們和那公雞以外，在田場上的，沒有一個是有智謀的和講禮貌的小鳥，我老實警告你，那些鴨子也是沒有智謀和不講禮貌的。那隻短尾巴的，你不要相信她，她的心地很陰險的。那隻身體肥胖的，常常說人家的壞話，這些都是和我們宗旨反對的。我想在沒有好話說的時候，還是不開口的好，只有那葡萄牙鴨是受過教育的，我們可以同她做朋友，但是她太性急，太多話。』

「我不懂那兩隻中國雞講些什麼話。」一隻鴨輕輕地對另一隻說。「他們老是怎樣，使我很為煩惱。我們永遠不要和他們說話。」

現在一隻雄鴨走來了，他以為那善唱歌的小鳥是一隻麻雀。「唉，麻雀和他完全一樣的，我不知道有什麼不同的地方。」他說。「他簡直是一個玩物，人們如果需要玩物時，我敢說，怎樣肯放他過去呢？」

「不要去管他說什麼話，」葡萄牙鴨低聲說；「他只會做事，做事是他唯一的本領。現在我要躺下來休息一會。睡覺是我們必需的事情，睡了才可以長美，長肥，將來人們把我們用香料，醬酸灌注起來，豈不是好呢！」

說着，她躺下來，在太陽光中睡覺，眼睛不時的雲。她有了這樣安適的地方，心裏覺得很舒服，一回兒就睡熟了。那小鳥忙碌了一會，不時的拍着他的翅膀，最後他也貼近他女保護人睡在地上。太陽光溫暖地照着，發出明亮的光彩，他也覺得這裏是一個舒適的地方。但是那些鄰近的雞羣却不是同樣地躺下睡覺的。老實說，他們到鴨場來的目的，是為他們自己尋食。一會，中國雞先走了，其他的也跟着他們走了。

餘下幾只還沒睡覺的鴨，叫葡萄牙鴨叫老太婆，把取笑了一回。一會也躺下睡覺了。

他們睡了好久，忽而有東西扔到場上來給他們吃。在扔下來的時候，發生了一種很大的聲音，把全體鴨，一隻一隻都嚇醒，拍拍兩個翅膀，站了起來。葡萄牙鴨自然也醒了，逃到田場的那邊。因為她逃走的時候很驚慌，把小鳥踏了一腳。

「啾啾，」他叫着；「你踏得我痛極了，太太。」

「啊呀，你為什麼要躺在當路呢？」她反罵道。「你不要這樣發怒。我知道踏痛你了，但是如果我做了

你，我決不會「啾啾」地叫的。」

「請你不要發怒，」小鳥說，「我是無心發出的，在事前我完全不知道。」

葡萄牙鴨儘量的吃食，沒有去聽他的話，吃了一個飽，她又躺下來睡覺了；那隻小鳥因為要做出使人可愛的樣子，開始唱歌了：

「啾啾，啾啾，

露珠點點，

在歡快的春天；

唱着甜蜜的山歌，

躲在樹枝上，

把我頭靠在我的肩膀上。」

「現在我要休息了，」葡萄牙鴨說，「小鳥，你一定要依照這裏的規則。我睡覺了，你切不要胡鬧。」

小鳥聽了她的話，不禁奇怪起來，他以為唱歌是對她表示好意的。後來鴨醒來，他銜着一穗穀，放在她腳邊，在她前面站着，但是她因為還沒有睡够，她發怒了。「不要放在這裏，拿去送給雞吃吧，」她說，「而且你也不要常常在當路站着。」

「你為什麼對我發怒呢？」小鳥回答說，「我什麼地方得罪了你？」

「你確實得罪我的！你對於我一些沒有禮貌，以後你要好好注意才行。」

「昨天有太陽，可是今天有雲，空氣很沉悶，所以我的身上很不容易乾。」

「你懂甚麼天晴天雨，今天天氣還早得很，不要站在那裏呆着吧。」葡萄牙鴨罵他說。但是你今天的情形，和昨天我跌在場上的時候，那惡眼看我的東西，有什麼分別呢？」小鳥低聲下氣地說。

「無禮的東西！」葡萄牙鴨大叫道。「你敢把我比做那隻肉食獸的貓嗎？我身體中沒有一些些不良的血液。昨天我已經幫助了你，今天我要給你一個好教訓。」說着，她在小鳥頭上咬了一口，小鳥跌在地上，死了。

「這是什麼道理？」她說。「我輕輕的咬了一口，他已經受不住了嗎？他這樣的不中用，是不配活在這世界上的。我對於她好像他的母親一樣，我的心地實在很好呀。」

雄雞從隔壁的農場伸進頭來看看，接着，像汽笛聲一樣的喔喔地啼起來。

「你這樣的大叫，差不多要嚇死我了。」葡萄牙鴨說。「都是你的不好，他喪了性命，我也幾乎要被你嚇死。」

「他死有什麼關係，多一個和少一個不是一樣的嗎？」雄雞說。

「不要這樣胡說，對他應當敬重些。」葡萄牙鴨說。「他對人很有禮貌的，他受過教育，他也能夠歌唱的。他的心地是親愛的，高尚的。這種心地，在一般動物中是不容易多得的，就是在人類中間也是很少見的。」

許多鴨都集合起來圍着那死小鳥。鴨是很有情感的，無論他是妒忌或是憐惜。他們見了那死小鳥，很是憐惜他。同時，兩隻中國雞也同樣地憐惜他。「我們永遠不會有這種唱歌的鳥了，他簡直是中國鳥。」他

們兩個低聲的說，一會『咯咯咯』的他們大聲哭起來了，其他的雞聽了，也同樣地咯咯的哭起來。鴨雖然沒有哭，但是眼睛比以前紅了一些。『我們有我們心。』他們說，『沒有能够反對的。』

『心』葡萄牙鴨接着說，『的確，你有心的——同葡萄牙鴨的心一樣慈愛的。』

雄鴨說，『讓我們找些東西充飢罷，這是最重要事情。如果我們的玩具壞了一個，我們還有許多其他的玩具的。』

四十九 雪人

『天氣真冷極了，使我的身體格格地響着。』雪人說。『這一定是吹大風的關係。唉，那高高掛在那裏的旭紅大的東西凝視我呢！』它的意思是說那正在西墜的太陽。『這樣紅法使我眼都不能够霎一霎。我一定要保護好身體，使得不要一塊一塊的落下來才好。』

它的頭部嵌着兩塊三角形的瓦片，當做眼睛；它的嘴是用一隻斷耙做的，耙刺看來好像牙齒。它是在小孩的歡呼聲裏，雪車鈴的叮璫聲裏，和鞭子的亂拍聲裏，到這個世界上來的。

太陽墜下了，圓大皎潔的月亮升起來，照在墨黑的大地上。

『這個又在東方升起來了。』雪人說，他以爲太陽又出來，照在大地上。『啊呀，我以前給他看了好久，看得很不舒服，現在才復原。他又掛起來，四面照着，照得我可以看見我自己的身體。如果我能够知道怎樣離開這裏，我極喜歡離開這裏。如果可能的話，我一定要像我所看見的小孩們一樣溜到那裏冰上去。但是我不知道怎樣才能夠移動，要知道怎樣奔跑，那是更不容易了。』

「滾滾滾！」農場上的老狗吠着，他因為受了冷，發出粗啞的聲音來。牠以前住在人家火爐旁邊很舒服，現在因為住在野外，喉嚨都凍啞了。「太陽總有一天使你離開這裏。去年冬天，我看見他使你的父輩離開這裏，他們的先輩也都是給他趕掉的。滾滾滾！他們都是一定要走的。」

「我不懂你的話，朋友。」雪人說。「是不是在那高空的東西能夠教我怎樣走的嗎？我看他自己正在走呀，方才他還在下面，現在他已經爬得這樣高了。」

「你是什麼都不懂的。」狗回答說。「這實在因為你是方才製造成功的緣故。現在你所看見的是月亮，不是太陽。——他已經下去了，到明天才再升起來，那時他一定教道你走到井邊的水溝裏去。我想，天氣就要變化了。」

雪人自己想，「我不懂他說什麼話，但是我想他說的，大概就是那和我作對的東西，他叫他叫太陽，這不是我的朋友。」

「滾滾滾！」狗又吠着，轉了三周，爬進狗窠裏去睡覺了。

天氣真的變化了。東方發白的時候，地面上覆蓋着濃厚的霧，寒冷的風猛烈地吹起，深深地刺進人的骨髓。但是到太陽升起來的時候，空閒地面上充滿了燦爛的光芒。樹林上，花草上都戴着潔白的霜，看來好像白珊瑚樹，同時樹株上凍結的露珠，閃閃的發出光來。這種奇觀，在夏天往往藏匿於密葉中間，現在却完全顯露出來，像燦爛的刺繡一樣。柳條在風中搖動，比在夏天愈顯得有生氣，愈覺得是奇觀。太陽光照到的地方，好像在空氣中撒了金剛石粉一樣，都閃閃地發出萬道光輝來；同時大地上雪做的地毯，也好像嵌滿了金剛石，放射出無數的光彩，比雪還要潔白得多。

「這個的確是美麗的。」一女孩在她和一個小朋友走進花園來的時候說。他們兩個人不作聲地對了雪人站着，仔細欣賞那美麗的景色。「夏天不能有這樣美麗的風景的。」她眼睛裏好像發光似的說。

「在夏天我們也不能夠有這樣的人物。」男孩指着雪人說。「他真美麗極了。」

女孩聽了大笑，對雪人點點頭，同了她的小朋友輕輕地在雪上走去。好像她們在灑粉上行走一樣。她們的腳下發出軋軋的聲音來。

「那兩個是什麼人？」雪人問那隻狗說。「你比我在這裏住得長久，你認識他們嗎？」

「我自然認識他們的。」狗回答說。「那個女孩曾經在我的背上打過好幾次，那少年却常常給肉骨頭我吃。我沒有咬過他們。」

「但是他們兩個人是什麼？」雪人又問。

「他們是一對小情人。」狗回答說。「不久他們要同室居住，同桌吃飯了。滾滾滾！」

「他們是你我一類的東西嗎？」

「唉，他們是主人。」狗很快地回答說，語氣裏有駁斥的樣子。「昨天才生出來的人真是不懂得什麼的。我覺得你的確是這樣的。我年紀大，經驗多，所以住在這屋裏的人，我個個都認識，我也知道，在沒有住在這寒冷地方以前，我頸上已經縛着這條鏈條。滾滾！」

「天氣真冷呀。」雪人說。「你告訴我，你樣樣都告訴我；但是你和我很接近，你不要在那裏亂撒鏈條才好。」

「滾滾滾！我告訴你從前人家曾經贊我是一個好看的小東西；當時我常常躺在椅子上的天鵝絨墊

裏，住在主人的屋裏，坐在女主人的膝上吃東西。他們常常和我的鼻子接吻，用刺繡的手巾揩擦我的腳爪。稱我叫「愛密，親愛的愛密，溫柔的愛密。」沒有多少日子，我身體長得太大了，他們就不喜歡我，把我送到傭人的房裏，從此以後我就一直住在這最下一層。你站在那裏可以望見這間屋子，可以看見我以前做主人的一間房子——的確我是傭人的主人。這間屋子比樓上的要小得多，但是我住得很舒服，因為從此以後我不給小孩們隨便的抱在懷裏，或是你拉我推。我吃的食料還不差，有時候還有牛酪吃。我有我自己的墊子，也有一隻火爐——這是最世界上最精美的火爐。我常常走到火爐旁邊，躺下去睡覺。啊呀，我現在還夢見那隻火爐呢！」

「火爐是美觀的嗎？」雪人問。「這個完全和我相像嗎？」

「這個完全和你相反。」狗說。「牠像烏鴉一樣的黑，有長的頸和銅的搥手。牠吃了煤炭，嘴裏噴出火來。我們如果把牠放在身旁或下面，一定覺全身溫暖舒服。你從窗裏望進去，可以望見的。」

於是雪人向窗裏望去，看見一樣明亮而有光彩的東西，上面有個銅搥手。火焰從下部升上來。雪人一見火爐以後，有了一個奇特的感觸；他覺得這不是尋常的，但是不知道這究竟有什麼用處。這種感觸，我們雖不是雪人，一定可以推想出來的。「你為什麼遠遠地離她呢？」雪人問，他覺火爐一定是一個可愛的女性。「你為什麼犧牲這種舒服的地方呢？」

「我是不得不離開的。」狗回答說。「他們趕我出來，而且把我鎖在這裏。我的所以被逐被鎖，是因為我主人的小兒子踢去我正在吃的一塊骨頭，我咬了他一口。我想「以骨換骨」是正當的辦法，但是他們大怒起來，把我鎖在這裏，使我挨餓受寒，聲音變啞。這就是我過去的歷史。」

狗雖然嚙嚇地講他的歷史，雪人早就不注意聽他的話了。他遠遠地望着樓下傭人屋裏的火爐，長短和他自己差不多，下面有四隻鐵腳。「唉，我身上發出奇特的爆裂聲呢！」他說。「我將來會不會到那裏去呢？這真希望我能夠走進去，這將來也許會成事實的。我一定要進去，靠在她身上，如果可以，我一定破窗進去了。」

「你一定不可以進去，」狗接着說，「因為你一接近了那火爐，你就要溶化了。」

「我想，我進去是不妨事的。」

雪人一天到晚向窗裏觀望，到了天快黑的時候，室屋裏愈顯出誘引他進去的樣子，因為火爐裏發出的火焰和太陽光或月亮光不同，這種火焰，只有在燃料加得適當的時候才有的。當火爐門開的時候，火焰從爐口裏噴射出來，直接照到雪人的臉上和胸前。「老是在這裏站着，我真的忍不住了，」他說。「在她吐出鮮紅的舌頭的時候，真是美麗極了。」

漫漫的長夜，雪人一些也不覺得煩悶，他站着回想一切，在寒冷的空氣裏發出格格的声音。明天早晨，傭子屋裏的玻璃窗上蓋了薄冰，在雪人看來，這是最美麗的冰花，但是把屋裏東西遮掉了。冰花凝結了，溶解，他就沒有方法窺探火爐，他站着深思，以為那火爐也許是一個美人。雪淅淅的作聲，風呼呼的吹着，這真是嚴寒冰凍的天氣，雪人應該享受到不少的快樂，但是他對於這種美景，却不要享受，只是念念不忘的要和火爐接近一下。他簡直患了戀火爐的病了。

「雪人，你一心一意地戀着火爐，真是危險的病呀！」狗說。「我曾經患這病，但是我不久就把這念頭丟開滾滾，」他吠着又說道，「天氣要變了。」

天氣真的變了。雪融了，冰解了，溫度增加，雪人也縮小了。他不說什麼，也不怨什麼。一天早晨，他跌倒了，完全消滅了。唉，他不見了，所留下來的，只在他以前站立的地方，留着一把掃帚柄，這是小孩們把牠當做柱子，依着把他堆起來的。

「啊呀，我現在才知道他天天要想接近那火爐的道理了！」狗說道。

冬天不久過去了。啞聲的狗依舊「滾滾滾」的吠着，但是女孩們已經在家裏高唱迎春的歌：

「從你的濃香的房裏來，茴香；

伸着你苗條的枝條，垂楊；

這是使人快樂，美滿的春光。

黃鶯兒快樂地唱着，

鶯鶯的歌聲隨時隨地可以聽到。

我常爲了學他們的歌唱去遊行。」

從此以後就沒有人再會想到那個雪人。

五十 茶壺

從前有一把很驕傲的茶壺；他贊美他是瓷做的，有長的嘴巴，和大的捏手。他以為嘴巴是在他前面的東西，捏手是在他後面的。他對於好的部份很自負，但是他對他已經破碎而釘好的蓋子，却絕對不提。這和人類只說人家的缺點，而對於自己的缺點，就明知不說是完全一樣的。

茶杯、冰淇淋杯、糖鉢頭，和其他的茶具，却常常注意茶壺的蓋子的缺點，但是不注意於他美好的捏手和特別長的嘴巴，他們談話的中心點也大都注意到這一點。

「我知道你們。」茶壺對自己說，「我也知道我自己的缺點，但是這一點，可以顯出我的謙虛和有禮貌，我們都有缺點的，只要我們想方法來矯正，和彌補。茶杯只有捏手，糖鉢頭只有蓋頭，可是我是兩樣都有的，不但這樣，我前面還有一樣東西，這是他們永遠不會有的，因為我有嘴巴的關係，我在茶檯上，常常居於王者的地位。我的肚裏泡着中國茶葉，分發像甘露一樣的湯去滋潤口渴的人類。」

這是茶壺說的大話。牠站在檯上，分發茶給各人喝；一會兒他被一隻女人的手舉起來，但是這隻手很膽小和很怕熱，因為膽小和怕熱的緣故，一放手，茶壺跌下來，把茶壺的嘴巴和捏手都跌掉，茶壺蓋也跌碎了，這真是跌得壞極了。

茶壺昏倒在地板上，開水從裏面流出。這真是大大的恥辱，最難受的是其他的東西都嘲笑他；他們只嘲笑那把茶壺，而不嘲笑那隻膽怯的手。

「這個災難，我永遠不會忘的。」茶壺說，在後來講他一生事跡的時候說，「唉，我變成廢物，放在沒有人看到的地方，到了明天，主人就把我送給一個女叫化子，因為窮的關係，我不論出去，回來，都是啞口無言。但是到了現在，我開始過着較好的生活了。」

「我的肚裏好像葬埋一樣，放滿了泥土，不，泥裏種着一棵球根的花，泥是什麼人放的，花是什麼人種的，我完全不知道。我猜想種花大約是因為不把我泡茶，來給我一個酬償，或者是因為我的嘴巴和捏手打碎了，來給我一個安慰。」

「球根種在泥裏，其實就是種在我肚裏；這變成我的，活的心了，這是我以前從來沒有的。我有了生氣，我也有了力量。心不住地跳躍，球根漸漸發芽，生枝，最後開起花來；同時我的思想和情感亦同花一樣的發生。」

「我看牠漸漸生長，我使牠漸漸生長。很快樂的，我忘掉了我自己的悲傷。我自己原是想忘掉一切的。可是我誠心誠意地對待花，花却完全不知感謝我，它也許並不想着我。它受人家的贊美和欣賞，這是使我很快樂的。它也是真的快樂極了！」

「有一天，我聽見有人說：『這棵很美麗的花，應該移種在一個較好的盆裏。』說着，他們把我背上重重地打了一記，這使我痛極了；花是從我肚裏拿出來，另外種到一個較好的盆裏。一會兒我被扔在場上，像亂磚碎瓦一樣地躺在那裏。我回想以前的種種情形，非常心痛，這是永遠不會忘記的。」

五十一 農場雞和風信雞

一次有兩隻雞：一隻站在糞堆上，一隻站在屋頂上。他們互相誇口說他自己的本領大，所爭論的問題是誰比誰更加有用。

在養雞場和田舍中間隔着一層木柵，木柵這邊有一堆肥料，上面搭着一個黃瓜棚，棚上結着一條很大的黃瓜，顯出很有知覺的樣子，好像說：『它應該種在暖房裏的。』

黃瓜對自己說：『這是種類的特權，不是黃瓜類決不會產生黃瓜；換一句話說，黃瓜不能產生其他的動植物。雞，鴨，和隔壁農場上的牲口，都是不同類的東西。唉，那裏有隻農場雞，他爬到了木柵上去，我不能夠』

看見他了。他比那高高地站在屋頂上的，啼都不會啼的風信雞，當然偉大和重要得多。那隻風信雞沒有母雞和他在一起，也沒有小雞圍着他；他只是獨自的幻想，滿身出了銅綠色的汗。但是那農場雞看來像隻公雞，走路像舞蹈，啼聲像音樂，隨便到什麼地方，人家一定會知道他的。他很像一個號兵，也很像一個宣傳家。他肯到我這裏來一下，我是十二分歡迎的，就是他把我的連頭帶尾吃掉，我也覺得死得痛快的。」這是黃瓜的意見。

到了夜裏，天氣惡劣極了；母雞、小雞，就是那隻公雞自己，都想方設法去躲避。雨傾盆地落下來，屋上的瓦也有幾張隨着水沖下來，但是風信雞仍舊站着不動，其實他自己的確不會轉動。他雖長得羽豐體大，但不像燕子和麻雀一樣，可以在天空中飛來飛去的。他常常看輕這些小鳥，說他們只會叫叫飛飛，不能幹別的事情。他是贊美鴿子的，他在空中飛的時候，很像蚌在水中，發出美麗的光輝。發光這一點和風信雞相同的。可是他身體長得太肥胖，而且感覺太遲鈍，一天到晚只想找東西吃飽肚子。「其他的，」風信雞說道，「都是懶怠的東西，不必說了。」

候鳥往往來拜訪風信雞，把各種故事講給他聽。關於外國的，他們成羣結隊的飛行空中，他們和強盜似的猛禽衝突。這些故事，在初次聽的時候，是很有趣的，但是那些鳥一再的把這類故事講給他聽，使他聽得討厭極了。

「這些鳥真使我討厭，我想別人聽了也都是這樣的。」他說，「沒有人情願和他們往來的，都是，而且可以說完全是懶怠的，愚鈍的。世間萬物實在沒有價值可說，——不過是懶怠和愚鈍造成的。」

這種目空一切，自鳴得意的風信雞，如果給黃瓜知道，一定會很同情地，把它以前對於農場雞的觀念

移到他身上去。可是黃瓜的目力只能夠及到那隻常常在牠四周走來走去的農場上的公雞，暴風雨來了，木棚花棚都給牠吹倒了。

「你們對我啼聲覺得怎樣？」農場公雞問母雞和小雞說。這種聲音實在是很粗的，應當優美一點才行，但是母雞和小雞們都不敢說這樣的話。在他們走上糞堆，農場雞好像做了武士一樣，大踏步口的走着。「花園作物，」他喊黃瓜說。間時黃瓜聽到他的呼聲，心裏很痛快，一些不覺得他把它一口一口的啄着，漸漸啄完，這是快樂的死呀！

於是母雞跑上來了，小雞也跟着來了；因為一隻雞跑到那裏，其餘的都會跟上去的。他們發出咯咯的聲音，拍拍兩個翅膀，看看那隻公雞，顯着得意的樣子，以為他們是屬於他的。「喔，喔，喔……」他啼着，「如果我們的啼聲可以使全世界人聽聞，在養雞場上的小雞都會長成大雞。」

母雞，雞雞又發出咯咯的聲音，拍拍兩個翅膀。一會兒公雞告訴他們一件新聞。「公雞能夠生蛋的，」他說。「你們想，蛋裏有甚麼東西？蛋裏煮着一條蜥蜴。沒有人敢對牠看一看，所以人家都知我的能耐，你們也知道我是有本領的，和尋常的鳥不同的。」說着，他把兩個翅膀拍拍，雞冠搖搖，又啼起來，啼得母雞和小雞們都發抖了才停止。但是他們雖然很害怕，却心裏都以為他們這樣壯的人是可以自豪的。他們啼，他們叫，想使風信雞聽聞他們的聲音；他的確是聽見的，可是他並沒有什麼感觸。

「這些都是惹大，」風信雞說。「農場上的公雞不會比我多生蛋，可是我太懶了，如果我高興，我可以生一個風蛋，比全世界還要值錢。現在我不想再坐在這裏了。」

說着，風信雞破壞了，從屋頂滾到農場。他雖不想壓死那農場公雞，可是母雞們都說他有這種目的。

唉，有虛榮心的，最後沒有不失敗的！

五十二 舊路燈

你們聽見過舊路燈的故事嗎？這雖不是特別有趣的故事，但是第一次聽起來也許是很有價值的。

這是一盞最著名的舊路燈，曾經服務了許多年，現在預備告老回鄉，不問世事了。今天晚上，是它任職的最後一次。它在今天晚上的感想，好像一個年老的跳舞人，在戲院做最後一次的表演，明天它就要回到故鄉，獨自一人，住在使人極煩悶的閣樓上，人們永遠不再去想它了。

路燈對於明天的事情，很為發愁，因為它知道，明天它一定先要到市政廳去經過市長和顧問官的檢查，考驗它可不可否再有繼續服務的能力，或者鑒定它雖然在城裏不適用了，它可不可用於城外，或者鄉間的幾個工廠中去照人家呢。如果考驗結果認為它一樣都不適用，那末就把它送到鐵廠裏去熔化。在最後一步，它要改造做別的東西，可是它擔心，改造以後，將來能不能再做它從前曾經做過路燈呢，這是使它異常担心的。

不論它是還可以在城外或鄉間應用，或於竟都不適用，只可熔化改造，它一定要離別那警察和他的妻子；他們的家庭路燈看來好像是它自己一樣的。在那路燈第一次懸掛在街道上的晚上，那警察是個強壯勇敢的少年，才編入警隊服役呀，自從一個做路燈，一個當警察到現在，經過不知多少年了！當時警察的妻子還有些驕氣，在晚上經過路燈的時候，常常露出極不關心的樣子。但是到了後來幾年，他們兩個人年紀大了，她漸漸親近牠，替牠洗擦乾淨，替牠加油。警察夫婦的確是一對極誠實的老者，他們從不欺騙路燈，

少給它加一些油。

今夜是路燈在街道上最後的一夜，明日它一定要到市政廳去。它的確點得不十分明亮，可是它已經照過無數人了，而且也不知道有多少人見過它！就是那市長和顧問官，路燈也同樣的照他們，而他們也同樣的見過它！這種思想，路燈是明知的，可是它的臉上是不露出來，嘴裏也不說出來的。它的心地是優良的，光明的，從沒有傷害過一個人，尤其是不敢有損於那些當職司的人。在它回想以前各種事情的時候，它忽然特別光亮，這是它表示對於以前種種事情都能夠回想到的。

路燈自己想：『一次，有個文雅的少年，這確是很久以前了，但是我記得他拿着一封寫在一張粉紅色的，四周金邊的短信，這封信上的文字寫得很秀麗的，確是女子寫的他讀了兩遍，把牠吻了一次，最接他抬起頭來看着我，明白地說：『我是最快樂的一個人呀！』只有他和我知道信紙上寫的什麼，這是他第一次從他的愛人得到的情書。』

『隔了幾時，街上有出殯經過。棺材上掛着許多花園，前面有強光的火把照着，使我的光度減色了不少。我想棺材裏也許睡着一個年輕，美麗的少婦，沿街的人家都擁擠滿了觀衆，好像預備參加送殯的。等到火把隊過後，我才可四周看望，看見一個人，獨自站着一會兒，靠着，我哭起來了。這個人悲慘的眼睛，是我永遠不會忘記的。』

這些和類似的回想，在它最後一次的照耀人世的時候，充滿舊路燈的心。將要落班的警察，在最後一刻中，一定會知道誰來接他的班，而且可以輕輕地對接班的人說幾句話；那舊路燈也預備落班了，可是也不知道誰來接它的班，在接班的時候也不能給它說幾句關於雨霧的祕訣，告知它什麼時候有月亮光，甚

麼時候沒有，指示它風往往從那一方面吹來的等等事情。

在一條河的橋上，站着三樣東西，牠們都想自薦給舊路燈，來替代它的職務。第一個是一個青魚頭，牠自以為在晚上會發光的。牠說，如果用牠來替代路燈，一定可以節省許多燈油。第二個是一塊爛木頭，牠自以為在晚上也會發光的。牠說，牠是自從一根老樹幹，以前是一棵大樹，傳流下來的。第三個是一個螢火蟲，牠在晚能夠發光尋路，這是路燈所意想不到的。其實三樣中間，只有螢火蟲會發光的，可是青魚頭和爛木頭都說牠們會經營過祭物，螢火蟲不過是某時期發一些微光罷了，是不能和牠們競選的。舊路燈覺得牠們都不能夠發出充分的光來替代它的職務，可是那三樣東西，都不相信路燈說的話。後來，牠們自己覺得確實不能夠勝任的時候，牠們說，這路燈是太舊，太破了，替代它也沒有什麼好處的。

同時，風繞街道的轉彎地方吹過來，從風洞中一直鑽到路燈裏面去。『這是什麼話？』風問道。『明天你真的離開這裏了嗎？今天晚上是我們最後一次聚會了嗎？如果是這樣，我一定要送你一樣特別的禮物。我要吹進你的腦中，這樣到後來，你不但能夠記憶以前所見，所聞的，而且你裏面的光或者還可以照得亮些呢。』

『啊呀，這真是一件很大的禮物，』舊路燈說。『我十二萬分的感謝你。我所希望的是將來不要熔化掉。』

『這也許不會的，』風說。『你一定可以安逸地過你的老年生活的。』

『如果我不熔化掉，那是好極了。』路燈說。『但是不知道，到了那時候，我能不能仍舊保存着記憶力？』

『一定可以，舊路燈，』風說罷，就出去了。

同時，月亮在雲裏鑽出來。『你預備送什麼禮物給舊路燈呢？』風對月亮問道。

『我沒有什麼送它，』月亮回答說。『在我未圓滿時，沒有一個燈會給我一些光，可是我常常照耀它們。』說了這幾句話，她又躲到雲裏去，免得再有什麼其他的要求。當時，在屋頂上掉下一樣東西，正好掉在路燈上。牠說，牠是從白雲裏掉下來的，是送給路燈最好的一個禮物。『我要把戳穿你，』那塊東西對路燈說，『這樣，你才會生鏽，或是弄成粉碎。』

但是路燈覺得這是太惡劣的禮物，風也是這樣想。『沒有第二個送它這種禮物了嗎？』風盡力地大叫着，同時，一個光亮的隕星落下來，後面遺留一條闊的光帶。

『那是什麼？』青魚頭問。『那不是星隕嗎？我覺得牠一定落到路燈裏去的。自然，這種高貴的人來替職務，那末就我們只好回去了。』

他們三個都走了，同時路燈裏發奇特的亮光，照着四周。

『這是光榮的禮物，』路燈說。『明亮的星常常使我快樂，而且常常比我照得光亮，我雖然用盡我生平的力量，可是總不及他們。他們注視我，給我一個禮物，使我可以看身外的一切東西，同時讓愛我的也可以清楚地看我一會。這才是真正的快樂，因為不能夠和人家同樂的樂，只可以叫做偏面的快樂。』

『你有這種思想，足見你是很高尚的，』風接着說。『但是要使得大家光明，就一定要用臘燭了。如果你的裏面沒有臘燭點着，你也沒有什麼本領去照人家，為人家造福了。星對於這一點是沒有想到的。他們以為你和其他發光的都是臘燭。現在我要去了。』說着，風息了。

『臘燭的確！』路燈說：『我從來沒有臘燭，以後我也不想有。現在我所擔心的是以後不要被熔化掉！』

明天——到了明天，也許我們有比較好的道路。晚上來了，路燈放在一張椅子裏；在什麼地方呢？在那個老警察的家裏。這是老警察向市長和公司人員要來，當作他幾十年的盡力盡職，每天掛它，罰它的酬報。他看待那燈好像看待牠自己的兒子一樣。因為他沒有兒子，所以市長把這路燈送給他。

路燈放在火爐旁的一張大椅子裏，看來好像比昨天長大了許多，幾乎把椅子完全占去。老警察坐在那邊吃夜飯，和靄地向路燈時常望望，心裏要把牠搬到檯上去。他住的屋子是在地下二碼的地窖裏，進去一定要經過石級，但是屋子裏却很溫暖，舒服，門上釘了一條一條的布帶。床上張着帳子，小窗上掛着窗幔，各種東西看起來都潔淨，整齊。窗檻上放着兩個古怪的花盆，這是一個信耶穌教的水手，從東印度或西印度買來的。花盆是陶器的，形狀像象，背上開空，中間放滿了泥土，花是種在背上洞裏的。在一盆裏種着葱或韭，這是一個菜園。在另外一盆裏種着一棵葵花，他們稱牠花園。在牆上掛着一幅大的彩色畫，畫的維也納會議。在牆的另一部分掛着一隻重大的鐘，『啲啲，啲啲』的走着。其實這鐘走得太快了，但是在老警察看來，走得快總是比走得慢來得好。他們正在吃晚飯的時候，路燈還是坐在椅子上。

這時候，在路燈看起來，好像全世界都改變了一會兒，老警察看看路燈說：『我們從前總同出同進的，在短促而有光的夏天晚上，我們冒着雨和霧；在長久的冬夜，我們冒着大風雪，那時候我很想回到地窖的家裏。』路燈聽了他的話，覺得從前的事情，就一樣一樣的在它眼前過去。

那老警察是很好動，很勤勞的，他從不肯偷懶一小時。在星期日，他往往拿了一本旅行書，這是他最喜

歡的。他把非洲游記高聲讀着：樹林呀，野象呀，都可以聽得到；同時他的老妻很正經地聽着，偶或偷眼看那當作花盆的陶器象。『我能够像親眼看見的一樣，完全想像出這些形狀的。』她說。

這時候，路燈很想有臘燭去把它點亮，那個老婦人在那裏想像她丈夫所講的事情：高大的森林，長着繁密的檜枝，騎在馬上的裸體黑人，和大羣的象，用粗而大的腳踐踏了一個竹林。

『我有什麼用？』舊路燈嘆氣說，『我找不到一段臘燭嗎？臘燭不過是油和脂肪罷了。』

一天，一大包的臘燭頭拿進地窖裏來，大的，老婦人用來點火，小的，用來臘線。地窖裏臘燭現在很多了，可是沒人放一段到路燈裏去。

路燈常常保持牠的清潔和光輝，放在屋角落裏很可以引人注目的地方。客人看了，總以為這路燈是廢物，可以那對老夫婦却當它一樣寶物，照常的愛牠。一天——這是老警察的生日——那老婦人走到路燈旁邊，笑嘻嘻的說道，『今天我要點着這路燈，慶祝我老頭兒的生日了。』路燈聽了，心裏很快樂，鐵框上發出『格格』的聲音。它想，『現在我總有點火的一天了。』但是，火雖點，却不用臘燭，而是用以前常點的油。

一天晚上路燈點得很明亮。一會兒它做夢了。這夢使它好像前日要到市政廳去給市長和顧問官檢查一樣去，很着急。它夢見那對老夫婦死了，它自己是送到鐵廠裏去鎔化了。它先放到熔鐵爐裏，然後製成了一座很美麗的燭台。燭台的式樣是一個仙女，手裏握一個花球，花球中是插臘燭的。燭台是放在一間精美房裏的一張綠色的寫字檯上，檯上亂放着許多書籍，牆上掛着珍貴的圖畫。

這屋子的主人是一個詩人，一個有學問的人。他所想的，或所寫的，都繪成了畫，掛在四壁。看了，一會兒，

好像走到一座暗無日光的大森林中，一會兒走到一塊令人快樂的草地上，鵝大踏步口地走着，又一會兒，好像在一隻船的甲板上，航行在怒浪的海上，潔淨的天空和海水簡直沒有什麼分別。

「唉，我的能力真大極了！」路燈在醒來的時候說。「照這樣，我很情願溶化掉；但是在那對老夫婦未死以前，我總是不情願的。他們所愛的只有我一個；他們把我擦得很光，常常給我加油。我好像那幅維也納會議圖一樣，人家看了，都自然會愛我的。」其實，從此以後牠只有自尊自誇罷了，人家看牠，決沒有像它以前在服務的時候一樣看重它了。

五十二 銅豬

在意大利，弗勞倫司城裏，離那蘭特卡很近的地方，有一條街，叫做葡得勞塞。街上都賣蔬菜的，街心裏站着一隻豬，這是一隻很古怪的銅豬。身上的顏色，因為年代遠了，已經變成暗綠色，但是從牠嘴裏噴出來的水依舊很清澄；嘴上好像磨光一樣發出光彩的，確是磨光的，因為每天總有無數的窮人，老的和少的，把牠雙手握住，用嘴喝牠流出來的水。我們往往可以看見一個半身沒有穿衣服的小孩，兩隻手抱住牠的頭，把自己玫瑰色的嘴唇對好牠的嘴；這種情景的確是一幅很天然的圖畫。無論是誰，到過弗勞倫司城的，一定可以找到這個地方；如果找不到，他可以問無論那一個叫化子，他一定會告訴你銅豬在什麼地方的。

有一年在隆冬的晚上，山頂上積着銀色的雪，月亮照耀着大地；事實上，在意大利晚上的月光，比起北地冬季灰白色的太陽光來，是並見不得減色的。而且可以說是有過之無不及的，因為在意大利晚上月光

下，我們很有『栩栩欲仙』的感覺；同時在北地那冷寒，灰白色的太陽，好像把我們壓入地中。這與人死以後，葬在坟墓中，受到冷的，濕的泥土的壓迫，實在沒有多少兩樣。

在大公爵的園裏，開着幾百朵玫瑰花的一所屋下，一個衣衫襤褸的小孩，一天到晚靜靜地坐着。這個小孩也可以說是意大利小孩的代表者；臉上顯着可愛的，愉快的樣子，其實他是挨餓受寒的。他很飢餓，很嘴乾，但是沒有人給他東西吃；那時候天色已經黑了，人家預備要關園門了。一會他是被看門人趕出來，把園門關好了。出了園，他在亞拿河的橋上站了許多時候，靜默地思想，忽而抬頭看着天上閃爍發光的繁星，同時星在他所站的大理石橋下流水中發出反射光。他最後走到銅豬那裏去，跪在地上，雙手抱住牠的頭，把自己的嘴對好牠發光的嘴，儘量的喝了一飽清水。在銅豬的附近，有幾張生菜葉和兩粒栗子，他取來食了，算是他的一頓晚飯。在街道上，除了他，是沒有人了；因為這樣街道看起來好像屬於他一個人的。他勇敢地坐在銅豬的背上，身體向前彎着，他的頭完全靠在牠的頭上；一會兒，他就睡熟了。

這是在那天的半夜，銅豬慢慢地立起來，小孩醒了，聽見牠清楚地說：『握緊，小孩子，我要起來跑了；』說着，牠忽然神秘地跑去了。他們先跑到加萊特卡，站在那裏背上騎着公爵像的銅馬，看見他們去，高聲大叫。同時，在古會議廳裏所掛的軍器圖，好像透明一樣，而且那幅米起蘭畫的大衛得，也好像動搖起來。這時候每樣東西都有生氣了。到了猶非士，在拱廊下，這是貴族狂歡節聚會的地方，銅豬對小孩說道：『握緊，握緊，我要爬到樓上去了。』

小孩一句話也不回答。他是半喜半憂，自己完全沒有什麼宗旨的。他們走進一條長的走廊，這是小孩曾經到過的地方。走廊的牆上，掛着許多圖畫，發出燦爛的光彩，到處放着全身的或半身的偶像，好像在白

畫一樣，看得很清楚。在隔壁一間的門開時，裏面顯出宏壯的景色。小孩覺得這裏是以前到過的，以前所見到的東西，現在還可回想得出來，但是今天晚上，各種東西都發出奇異的顏色來了。屋裏放着一個美女像，不加脂粉，很能夠顯出自然美來，塑刻的人確是藝術家的聖手。在女像旁邊放着幾座人形石像。一會兒牆上發出奇異的光輝，幾乎把小孩的眼睛都射花。他所見的東西，都好像是有生氣的，活動的。

當他們一廳一廳的走過去，所看到的東西都是美麗奪目；小孩看到的一幅一幅的圖畫，在他的腦中經都留着很深刻的印像。內中使他印像最深的是一幅快樂的小孩們，這些是他在白天碰到的。人羣們看圖畫，往往像走馬看花，其實這些圖畫都很富有詩意。

在白朗齊拿所畫的一幅畫中，最優美的部份是兩個小孩，他們很自信最後可以上天。他們兩個人互相抱着，一個小的把手伸到大的頭上面，用手指着他，嘴裏好像說：『我是上天去了。』一個大的，臉上露出不相信他，而自己却很有希望的樣子。那個小孩把這幅畫注視了好久，同時那隻銅豬也靜靜地站着。一會兒，忽然有低聲嘆氣的聲音。這是從畫裏還是從豬嘴裏發出來的呢？小孩心裏雖然這樣想，手却對那畫中的兩個孩子揮搖。那時候銅豬急急的馱着小孩從大門間跑出去。

『謝謝你，謝謝你，你這美麗的動物，』小孩喊着，雙手抱住豬頭，從階沿上下去。

『謝謝你自己罷，』銅豬回答說。『我幫助了你，你也幫助於我，因為我背上負了一個天真爛漫的小孩。才可得到奔馳的權利。你看，我也敢在那幅麥唐納畫前的燈光下走，但是我不敢到教堂裏去。不要做聲，現在還沒有下去。否則我就要像你在白天看見我一樣，失去生氣的。』

『我聽你的話，我情願和你在一起，親愛的動物，』小孩說。一會兒它很快的馳過弗勞倫司，到沙達克

洛司教堂前的廣場才停止。教堂門開了，亮光從祭壇上射出來，照耀在荒涼的廣場上。在左廊的一塊紀念碑上發出奇異的光輝，四周圍有幾千個動搖的星繞着。就是墓碑上雕刻的楯形花紋，也發出光亮；青草地上的紅梯，很像火燒一樣。這是伽利略的坟墓。在教堂的右廊，放着許多石像，都像但丁一樣有生氣。這裏放着密開倫基羅的石像；那裏是丹第的，在他額上圍一個桂花圈；其他的石像，還有阿爾菲阿里和馬吉阿凡里。這些都是意大利的大人物。

教堂本身也很是華麗，比它雖然比不上弗勞倫司的大理石大教堂那樣的偉大，可是它是極精美的。教堂上雕刻的祭服，好像在那裏飄揚，同時大理石的雕像伸起頭，觀望那光明燦爛的祭壇，壇上有穿白衣的小孩，接着音樂的節拍，把金香爐動搖。同時教堂裏充滿着香味，噴到廣場上來。小孩看了，把手向光中舉起。一會兒，銅豬跑了，小孩不得不緊緊的抱住它。風在他耳邊呼呼地吹過。他聽到教堂的開門聲，一切景象，他都看不見了。忽而一陣冷風吹來，把他吹醒了。

這是早晨了。銅豬仍舊站立在葡得勞塞街上，小孩自己覺得要從牠背上滾下來了。他想到他的母親，他心裏害怕起來了。他的母親是昨天叫他出來討幾個錢回去的，可是他一個都沒有討到，自己肚子裏很餓，嘴裏很渴。他又抱住那隻銅豬的頭頸，吻了它的鼻子一下，接着點點頭，別了它走了。於是他隨便走進一條狹窄的街道，這條街是載了東西的一只驢子，走不過的。在一家門口，鐵邊的大門半開着；小孩走進大門，爬上一座磚砌的樓梯，沒有檻杆，縛着一條繩做扶手。走上樓梯，到了一個頂閣，裏面掛着許多破衣服爛布頭。從對方下去，有階梯直達一個院子。院子裏有口井，井上有鐵轆軸，掛着許多水桶，各樓所用的水，都從這裏上上下下吊去的。在吊水的時候，吊桶在好似在空中跳舞一樣地上下着。在另外一座破壞的樓梯上，跑

下兩個俄國水手，把那個可憐的小孩幾乎撞倒在地。他們在昨天晚上狂飲到今天天明，這時候方才下來。跟着兩水手下來的，是一個中年的婦人，面貌並不十分好看，滿頭都生着黑髮。「你帶什麼東西回來？」那婦人見了小孩，含着憤怒的聲音問着。

「不要發怒，」小孩回答道。「我沒有討到什麼，我一些也沒有什麼；」說着，他握住他母親的衣服，想和她接吻。一會兒，他們母子兩個人走進一間小房子。房子裏的設備和情形，很簡陋。但是中間有一個有柄的瓦鉢，這是用來做火爐的。這有柄瓦鉢，意大利人叫做瑪里多。小孩的母親拿了那瓦鉢，放在她膝上，烘她冰冷的手。同時，她用手臂把小孩推開。

「你一定討到幾個錢的，」她說。小孩聽了她母親的話，哭起來了；她打他，他哭得愈響。

「不許出聲，不然我要打開你的頭。」說着，她把手裏的火鉢向小孩打去，同時，小孩跪在地上，大哭起來。一會兒，來了一個鄰人，她手裏也捧了一個瑪里多。她說：「弗里西太，你對小孩幹什麼？」

「這是我的小孩，」她回答說：「我發怒起來，可以殺他，你也可以，琴尼娜。」

於是她又把火鉢打小孩，隣婦隨即舉起她自己的火鉢來阻擋她的。兩個火鉢相碰時，砰的一聲，打得粉碎，灰燼向空中飛揚起來。

這時候，小孩馬上離開了家，向外面逃去。小孩拚命地向前奔，到昨夜到過的教堂門前才停下，奔到上氣不接下氣。教堂門在那裏，小孩走進去。那裏各種東西都是光明的；他在右邊第一個墓前跪下，傷心地哭着。這是密開倫基羅的墓。人們在那裏來來往往，可是沒有人注意他，只有一個老年人，他停了腳，看了他一會，也就不聲不響地走了。這時候，小孩飢渴交迫，差不多要生病了。最後，他爬到紀念碑旁，躺下睡覺了。將晚，

到了快要天黑的時候，人家拉着他的衣袖，把他驚醒了；他急忙站起來，看見白天曾經站停了脚看他的老年人在他面前立着。

『你是害病嗎？你住在什麼地方？你今日一天在這裏嗎？』老年人問他說。在小孩回答以後，老年人領他到街後一間小屋裏去。這是一個手套工人的家，裏面坐着一個婦人，很認真地在那裏縫手套。在他們進門時，一隻短毛的狗，從房裏跳出來，向小孩搖頭擺尾。

『天真的東西，很容易結成知交的，』那個婦人一邊說，一邊用手撫摩小孩和狗。

一家善人，對小孩子都很愛憐，給他飯吃，給他湯喝，而且還留他今天晚上住在那裏，明天讓老人去告訴他母親。老人的名字是叫吉士。他預備了一張簡陋的小床。這是很簡陋的，可是從小孩着想的確好像一張國王的床。他舒服地睡了一夜，夢中看見前夜見過的許多美麗的圖畫和那隻銅豬。明天早晨，吉士彼一早起來，預備出外，但是小孩看他出外，心裏很難過。他知道，如果老年人去告知他母親，他今天晚上一定不能够仍舊住在這裏了。他想到這裏，眼睛裏的眼淚流出來了。他和那隻小狗玩耍解悶；同時，老婦人和顏悅色地看他，勸他不要傷心。

吉士彼到下午回家，帶有甚麼消息呢？開頭因為老人回來後，只對他的妻子說話，並不對小孩說，他猜不出來。他們倆講了一會，老婦人撫摩他的臉，對老年人說，『他是一個好孩子，讓他和我們住在一起吧。將來他一定會像你一樣變成一個精巧的手套工人的。你看，他的手指多少伶俐！』

從此以後，小孩和他們住在一起，老婦教導他怎樣縫東西。他吃得很好，睡得很舒服，很是開心。但是後來因為他天天老是和小狗玩耍，老婦人大怒起來，罵他，嚇他；他很傷心的回到他房裏坐下來。從房裏可以

看到街上，可是窗口上裝置很密的鐵直欄。夜裏醒來，他常常想到那隻銅豬的確，銅豬是常常在他腦海中。他忽然好像聽得窗外有淅瀝的聲音。會不會是銅豬來嗎？他從床上跳起來，爬上窗口去看，但是外面並沒有什麼東西。他所聽到的，已經走過去了。

「去幫助那位先生拿顏色箱。」老婦人在早晨叫道，那時候，她的做畫師的隣人走過，手裏提了一隻顏色箱和一大卷帆布。小孩隨即去提了畫箱，跟着畫家走。他們兩個人一直走到圖畫展覽館，這是他那夜騎在銅豬背上到過的。館內的圖畫，他還都記得的。

「你可以回家去了。」畫家說，同時小孩看着他裝起畫架來。

「我可不可看你畫畫嗎？」小孩問道。「我可不可看你把那幅畫，畫在你的白帆布上嗎？」

「我開始畫了。」畫家一邊回答，一邊拿出一枝粉筆來。他的手很快地畫畫，他的眼睛看着那幅畫；不多一會，帆布上雖不過幾筆素描，但是賽維的像已經和那幅彩畫沒有什麼兩樣的顯了出來。

「你爲什麼不回去？」畫家說。小孩聽了他這句嚴厲的話，沒精打彩的回家去了。他獨自坐在檯邊，學習縫手套，但從朝晨到晚上，他的思想完全在那圖畫展覽室。一會他一不小心，針刺痛他手指；從此以後他很怕做手套工作了。快要天黑的時候，大門尙還沒有關閉，他偷偷地走出去。這是一個光明，美麗，星光閃爍的晚上，可是天氣很冷。他獨自一人向前走，經過寂寞無人的街道，不久走到銅豬所在的地方了。他站着，低頭和牠有光輝的鼻子接吻，然後他爬上牠的背坐着。

「你這快樂畜生。」他說；「我真想念你，今天晚上我們再去跑一次罷。」

但是銅豬一動也不動，嘴裏的清水，源源不絕的流出來。小孩仍舊騎在牠背上，忽然他覺得有什麼在

下面拉他的衣服。他向下一看，原來是他主人家裏的小狗，別里西碼，牠好像對他說：『我也來了。你爲什麼坐在上面呢？』

小孩見了別里西碼，不禁大吃一驚。這隻狗，在寒冷的冬天，非身上披了一件爲牠做的羊皮衣，從來不到外面來的，這件羊皮衣是用紅帶子緊緊地縛在牠身上，頸上另外裝飾着一朵緞花，掛着一個銅鈴。當牠跟女主人在冬天走出門時，看來好像一隻小山羊。現在牠在這樣冷的空氣裏，而身上沒有穿衣服。啊呀，這不知怎樣結果了？他所有的妄想都消滅掉了。他又和銅豬接了一吻，把小狗抱在手裏。那隻小狗冷得儘是發抖，小孩抱了牠，馬上跑回家去。

『你爲什麼狂奔？』兩個警察攔住他問，同時小狗對他們不住的吠。『你從什麼地方偷到這隻好看的小狗？』說着，他們把狗搶去。

『啊，這不是偷來的，請你們還給我。』小孩哭着說。

『如果這不是偷來的，你可回家告知家長，到公安局領去。』說着，他們把公安局的地址，告訴了他，抱着狗去了。

這是一個很難的問題。小孩不知道究竟跳到亞拿河去好，還是回家告訴主人好。但是，他想，回去告訴他，一定要給他們打死的。

『好，我還是早些死吧。』他打定主意：『我能夠死，我就可以上天了。』所以他決意回家去，希望給他們打死。

大門已經關好了，他不能夠走進去。街上沒有人了；他拾了一塊石頭敲門，發出很大的聲音。

『外面是誰？』裏面有人問。

『是我。』小孩喊道。『別里西碼被警察抱到公安局去了。請開門，把我打死罷。』的確，屋裏面接着發出駭怪的聲音來，這是女主人的聲音，她很愛那小狗的。她立刻看那掛狗衣的牆上，狗衣掛好在那裏。

『別里西碼在公安局裏！』她喊着。『你這個頑童，你爲什麼要把牠驅出去呢？啊呀，可憐的小東西，牠怎麼受得住那警察的野蠻！牠一定要凍死了。』

吉士彼馬上到公安局去，同時他的妻子大哭起來，小孩也跟她哭泣。一會兒，來了幾個隣人，內中有一個就是畫家，他把小孩夾在兩膝間，細細問他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小孩斷續地把過去的事情完全告訴了他。畫家聽了，很愛憐小孩，用話安慰他，同時勸老婦人不要發怒，但是她一直等到丈夫從公安局帶了別里西碼回來後，方才息怒。於是他們大家都很高興起來，同時畫家送了許多幅圖畫給小孩。

啊呀，這些圖畫真正美麗極了。內中最好的一張是那隻銅豬，沒有比牠好了。如果他會畫畫，他一定能夠吸引全世界人都到他面前。在明天的第一次有空的時候，小孩拿了一枝鉛筆，在另外一張畫的背後，想臨摹那幅銅豬，結果他成功了。的確，他畫得並不十分好，高的太高，低的太低，一隻腳太粗，一隻腳太細，可是他畫的還像那畫片。畫好以後他心裏很快樂非常。第二天有空的時候，他在昨天畫的旁邊又畫了一隻銅豬，這次畫的，比上次的確畫得好了幾百倍。第三次畫得更好了，人家一看就知，所畫的是那隻站在街道上的銅豬。

從此以後，他做手套的成績，退步了。店裏命令他做，他總是誤期；他所以這樣的緣故，是因爲銅豬告訴

他，世界上各種事物都可以畫在紙上，而且弗勞倫司城很像一本圖畫，人類都喜歡把牠一頁一頁的翻閱的。

在得利尼太街上，豎着一根壯麗的石柱，柱上立着一個蒙頭的公正女神，手裏握着一根杆。小孩覺得這也是一件很好的畫稿，對她亦畫了一幅。此後他畫的東西一天一天的增多，但是這都是靜物的寫生。一天別里西碼跑到他面前，他就對她說，『站定，我要把你寫成一張美麗的圖畫。』

可是別里西碼不聽他的指揮，仍舊不停地跳躍。小孩就把牠全身都縛起來，牠大吠的掙扎着，把繩索抽得很緊，幾乎把牠切死了。接着，女主人出來了。

『你這小暴徒……可憐的小狗呀！』她大聲的罵小孩。

她把小孩猛力的推開，用腳向他踢了幾下，罵他是一個無情無義，不知好壞的頑童，而且說，以後不許他走進她家。她罵了一會，哭起來了。和她的半切死的別里西碼接了一個吻。在那時候，畫家走進房來，才把小孩所受的冤屈，弄清楚了。

一八三四年，在弗勞倫司城的藝術學院舉行圖畫展覽會。作品中有兩幅放在一起的圖畫，很引人的注意。一幅小的，畫着一個小孩坐在檯旁繪畫，在他前面是一隻卷毛狗，毛剪得很短，因為那隻狗不肯靜止，用一條繩把牠從頭到尾捆起來。這是一幅真實而有生氣的畫，自然使人家很贊美。畫這幅畫的是一個少年弗勞倫司人畫的，他在街上看見那小孩被一個手套工人的妻子推倒在地，他去扶他起來的。小孩把各種情形告訴他，他把他的意思畫成這幅畫。

一幅大的是畫的一個可愛，睡覺的小孩，身上衣服很襤褸，側身靠着一隻銅豬，在葡得勞塞街上，這

條街，是參觀的人一看就知道的。小孩的手臂抱着銅豬的頭頸，他是熟睡了。畫前掛着一盞燈，燈光照在灰白，秀麗的小孩臉上。這真是一幅美麗的圖畫。圖畫是嵌在一個金邊的鏡框中，框的一角，掛着一個桂花圈。最可惜的，那個少年畫家已經，已經死了。

五十四 妖怪和小販

有一所房子，頂開裏，住着一個學生，在下層住着房東，他是做小販的。一個妖怪常常到房東那裏去，因為每逢聖誕節，房東總是給他預備了一大碟的果子醬，中間放着一塊奶餅。這個妖怪，因為有了東西吃，就老是住在他那裏。

有一天晚上，學生到小販那裏去買些蠟燭，和奶油。他買好以後，小販的妻子向他點頭，說「晚上好」的應酬話。小販的妻子除了向人家點頭，說幾句應酬話以外，原來什麼事情都不會做的。學生也向她點點頭，回轉身，預備走去，忽然站定了，讀那包奶油的紙上的文字。這是從一本古書上撕上來的一頁，是從一本很貴重的書上撕下來的一頁，因為是一頁詩。

「這種東西我們那裏還有，」小販對他說。「這是拿幾塊咖啡糖向一個老者換來的；如果你要，你出六個便士，我可以把其餘的完全給你。」

「很好，很好，」學生說。「我拿這塊奶油換你那本書罷；沒有奶油，我也可以吃麵包和奶餅的。啊呀，把這種書撕毀了，是有罪過的。你是一個聰明，實踐的人，可是你對於詩，不會比那木桶多知道一些的。」

這是很侮辱的話，就是木桶聽來，我想牠也一定覺得是一種侮辱；可是小販聽了却毫不在意，以為

這只是說笑話罷了；他們兩個人大笑了一會。但是那妖怪聽得，覺得人類不應該說這種無禮的話，尤其是對於那賣給他最好的奶餅的房東。到了夜裏，店門關了，大家都上床去睡。那時候，學生還有事情未曾做完，尚還沒有睡覺，妖怪輕輕地走進小販的妻子房裏，偷了她的舌頭，當時她已睡熟，用不到這東西了。這房子裏所有的東西，在他把舌頭放進去以後，都能够發音說話，來發表牠的意思和情感，好像店主婦在那裏替牠說的一樣。最後，妖怪把舌頭放在木桶裏邊，這是藏着許多舊報紙的。

「你真的不知詩什麼東西嗎？」妖怪問木桶說。

「我怎麼不知道，」木桶回答說。「詩有甚麼價值？這不過是印在報紙角上，有時候還要去掉。我敢說，雖然我只是小販的一個可憐的字紙箋，我所有的詩，實在比學生要多些呢。」

後來妖怪把舌頭放在研咖啡的鉢裏，放在奶餅罐，錢箱裏，牠們都是像字紙箋一像的說法。多數的說話，一定可以信任的。

「現在我要去告訴那個學生了，」妖怪說着，輕輕地從後面一座樓梯走到頂閣上去，這是那個學生的臥房。房裏的蠟燭還點着，妖怪從門上鑰匙眼裏偷視進去，看見那學生正在讀那本從小販換來的破書。房裏的火光很明亮，從書本上發出一道光，反射到學生的臉上。那條光，從下到上，好像一根樹幹，上面分出許多小枝。所生長的葉是青翠的，花是美麗的，果子是像星火一樣燦爛的。同時房裏充滿了悅耳的音樂。這種情境，妖怪是從沒有見過，也從沒有聽過的。他寂靜地抬頭望着，一直到火光沒有為止。這也許是學生吹滅了蠟燭火，到床上睡覺了，但是那妖怪仍舊站立那裏，聽房裏發出優雅的歌聲——這是給學生臨睡時的催眠歌。

「這是很奇特的地方，」妖怪說。「我從來沒有想到過有這樣快樂的地方。我很喜歡和學生一起住在這裏。」妖怪想了一會，忽然嘆息道，「但是這裏沒有果醬吃的！」說着他走下樓去，到小販的店裏，把偷了的舌頭還了店主婦。

自從看見了學生房裏的美景，和聽到了學生房裏的奇聲以後，妖怪總是不肯靜靜地坐在樓下，聽小販講一些小聰敏的事物。每到晚上，頂閣裏發出火光以後，他膽量大了，好像火光那裏引誘他上去，到門上鑰匙眼裏去窺探。同時，他好像我們在大海上，暴風雨驟來的時候一樣，心裏發出熱烈的感情，眼睛裏流出淚來。他不知道他為什麼要哭，但是在他眼淚中混合着快樂的情感。「如果能夠和那個學生共同坐在那光輝的樹下，真是快樂極了！」但是這是做不到的事情，他能够在鑰匙眼中窺探，已經很為滿足，很為感謝了。

他站在樓梯頂上，寒冷的秋風從地板門裏吹到他身上。他一些也不覺得苦楚，直到房裏熄了燈火滅，停了音樂，他才戰慄地爬下樓梯，到他的溫暖的，舒服的屋角落裏去。到了聖誕節，小販又給他一碟果子醬和一块奶餅。

聖誕節以後不多幾天的晚上，妖怪在夢中被警笛驚醒。這是火燒，全街已經照耀得通紅了。這是在他的家，還是別人家呢？這時候因為嚇暈了的緣故，沒有人能夠回答這問題。小販的妻子急忙把她耳上的耳環拿下，放在袋裏，也許可以去搶些東西；小販跑去搶他的簿賬一類東西；夥計跑進屋去取一件大衣，這是她管理賣買的。各人都搶各人認為貴重的東西。這時候那個妖怪也有這種心理，他一跳跳到頂樓上學生的房裏。他看見那個學生安靜地站在窗口，看着斜對面的隣家火燒。

妖怪走到房裏，在檯上看見那本心愛的書；他把牠放在帽裏，雙手緊緊的抱住。在他腦經中以為他救出了這間房裏的最貴重的寶物；他跳上屋頂，坐在烟囪旁邊。對面的火光，照在他所緊抱的寶物上。當時他覺得書是他感觸最深的東西，所以他自然地去把書搶出來了。但是到了火滅了以後，他又想到書並不是他一生最重要的東西；一會兒，他說道：『唉，我應該把我分成兩個，我不應該不去幫助小販的，他把果子醬給我吃的。』

這段故事很可以做人類天性的代表。我們都像那個妖怪；我們都去拜望小販，『他是給我吃果子醬的。』

五十五 天使

不論那一個好孩子死的時候，天上總有一個天使到人間來，把死孩子抱在懷裏，張開他白的翅膀，領着死孩子飛過他生前曾經到過的各處地方。天使還要採一束鮮花，帶到慈仁的上帝面前，這一束花在天

上開放比在地上還要美麗。上帝把花緊貼在胸前，這些如果是上帝喜歡的花，上帝就和牠接吻，那時候他可以聽見一種聲音，並且可以同聲唱和。

『看呀，』有一個天使，正在領着一個死孩子飛到天庭去的時候，這樣說，死孩子好像做夢一樣的聽他說話，他們一同飛過那小孩子玩過的許多地方，他們還飛過了開滿了可愛的花的花園。安琪兒問：『我們應該採哪一朵花帶到天上去呢？』

那裏有一朵鮮豔而嬌嫩的玫瑰花，但被惡人把梗子折斷了，所以樹枝和半開的大花蕾，都已經枯黃

地垂到地上。小孩子就說：『可憐的樹喲！我們就採牠吧。牠可以在上天仁慈的上帝面前重行開花。』

天使採了牠，再和孩子接吻，孩子的眼睛半開着。他們在花園裏採了許多美麗的花，但是他們也採了那被人家瞧不起的金盞菊和堇花。

孩子說：『我們現在，花已經採夠了。』天使似乎承認她這個說法，但是他還不飛到天上去。

夜裏很沉靜，他們在大城裏停了一刻，又飛過一條黑暗和狹窄的街道，那裏散播着草灰，碎屑，和各種垃圾，很是雜亂。天使手指着一個碎花盆，和盆上落下來一塊土，在土和碎盆中間還有草根牽着，那朵花早已謝了，不好看了，所以就扔在街上。

天使說：『我們要採這種花，帶到天上去，在我們飛上去的時候，我還要將這種花的故事講給你聽。』他們在飛上去的時候，天使就講了下面一個故事：

『在那條黑暗和狹窄的街道的一端，小地窖裏，住着一個很貧苦的生病孩子。他小時候就老是生病，常常躺在牀上，有時候他可以扶着拐杖，在小屋裏走幾步，但是他最多只有這樣的能力了。有時候夏天的太陽光，從他的小窗裏照進來，倘使碰着他坐起來，覺得暖和的太陽照在他的上面，能看見他細弱的手上，照得通紅，他就要說：『今天我出去玩過了。』鄰家的孩子，將樺樹的嫩枝拿來給他，他接過來把牠放在頭頂上，以為這就是可愛的春天的綠樹林，他又幻想到他是在樺樹蔭下，聽那鳥兒唱歌和欣賞那可愛的太陽光。有一個春日，鄰家孩子給他幾枝野花，內中有一枝是連根的，他就把牠放在花盆裏，擺在牀邊的窗檻上，小心地培植。牠就長出新枝條來，開起花來，這好像就是苦孩子的花園——他土裏的珍寶。他灌牠，看護牠，使那射進小窗來的一線太陽光照到花上去。他在夢裏也老是惦記着那花的顏色和香味。他在臨死的

時候，兩只手還不斷的弄着花。那時候上帝把他叫去了。這孩子和花親近了一年，現在花謝人亡，花就被扔到街頭的垃圾裏去。這就是我們現在手裏拿着的花。這朵可憐的凋落的花，給小孩子許多快樂，比那些在王后花園的大花要好得多了。」

小孩就是天使要抱他上天國去的那個死孩子，說道：「你怎麼知道得這樣清楚呢？」

天使說：「我怎麼知道？我自己就是那個扶了拐杖走路的生病孩子。我難道我還不知道自己的花麼？」那時小孩張大了眼睛，看着天使美麗的容貌——同時他們已經到了天上。

上帝把死孩子緊緊地貼在胸前，於是死孩子也和天使一樣，得了白的翅膀，手拉手的一同飛着。上帝又把一切的花貼在胸前，和野花親吻，並且爲那可憐凋落的野花歌唱，野花也就和天使圍着上帝合唱。有些靠近上帝，有些成一個大圓圈，遠遠擴張開來，一直擴張到無窮盡的遠，但是他們都是一樣地祝福的天使，好孩子，和那扔在黑暗和狹窄的街道上垃圾裏的野花，都高聲合唱着。

五十六 祖母

祖母的年紀大了；她的臉上有許多皺紋，她的頭髮極白；但是她的眼睛，好像兩顆明星，甚至於比明星還要美麗，很和悅的-looking你，你一定很喜歡的。她能說最希奇的故事，她有一件長衫，長衫上繡着大花朵，這是粗絲做的，祖母走起路來，長衫就索索地響着。祖母知道得很多，因爲她的年紀比父親和母親大，那是一定的！祖母有一本銀脊的聖經，她常常誦讀那本聖經，聖經裏面夾着一朵玫瑰花，那已經壓得極平而且枯乾了；這朵玫瑰花，自然不及瓶裏插着的來得鮮豔，但是她却老是對着這朵玫瑰花發笑，快樂得眼淚也就

從她的眼睛裏流出來。我很奇怪，祖母爲什麼對於聖經裏的那朵枯花這樣看重呢？每一次祖母的眼淚落在玫瑰花上，牠的顏色就鮮艷了；他的香氣，就充滿了全屋；那時候，牆壁好像霧一樣的沈下去，圍繞着她的，是光明的青翠的樹林，那裏是夏天的景色，太陽光透過樹葉，祖母呢，她又變成一個年青的可愛的女郎，很光亮的捲髮披在她的肩上，臉兒像玫瑰花一樣的美麗新鮮，至於那雙眼睛，是更加溫和而靈活。在她旁邊，坐着一個身高體壯的少年，他把玫瑰花遞給她，她微笑了；祖母現在不能這樣微笑——是的，現在她微笑了！但是他已經過去，這只是回想的影子；美麗的少年消失了，玫瑰花仍夾在聖經裏，祖母仍舊坐在原處，她仍舊是一個看着書裏的枯萎的玫瑰花的老婦人。

現在祖母死了。她會坐在她的椅子上說一個很長的故事給我聽，她所說的故事，就是現在我所說的，她說完了這個故事已經很疲倦了；她頭就得睡了休息一會。在她睡的時候，人可以聽見她的呼吸的聲音；但現在她却睡得極靜了，她的面貌顯得很快樂及和平，她又微笑了，那時候人們說她死了。

她被放在黑色的棺材裏；她裹了白蓆衣，臥在那裏，眼睛雖然閉了，容貌仍舊很美麗而溫和；但是她臉上的皺紋的確已經消滅，她的嘴邊還露着笑容，她的頭髮雪白，而覺得很可以尊敬的；如果我們看見可愛的老祖母的屍體，我們是一些也不會害怕的。聖經做了她的枕頭，這是她的遺囑，玫瑰花仍舊夾在那裏；那時候他們就把祖母安葬了。

在坟上，教堂的牆邊，他們種了一顆大玫瑰樹；樹上開滿了玫瑰花，夜鶯唱着，飛過了花，飛過了坟。教堂裏讚美詩的聲音，從風琴裏送出來，這讚美詩也寫在死者頭下的舊書裏。月亮光照着坟，但是死者却不在那裏。無論那個小孩，都可以很太平的走到坟上去，在教堂就是在晚上到教堂邊去採一朵玫瑰花也不要

緊。死人知道的比活在世的人多。死人知道若是他們要出現了，我們一定要是很害怕的，所以也就不再回來。泥土堆在棺材上，泥土落到棺材裏，聖經已經漸漸成了灰，夾在聖經裏的玫瑰花也成了灰。但是在坟上，仍舊開着新鮮的玫瑰花，夜鶯唱着，風琴奏着，想到那好像少年的溫和的眼睛一樣的老祖母，眼睛是不會死的！我們的眼睛，總有機會看見老祖母，仍舊是像她第一次和新鮮的紅玫瑰接吻的時候一樣的青年美貌。

五十七 好人做的總是不錯的

我要講一個，我在幼年時候所聽得的故事。我每次想起這故事，總是覺得越想越有味道；因為對於故事，好像對於一羣大人一樣——他們的年紀一年一年的大起來，他們的交情也一年一年的深起來了。

如果你住在丹麥，你不論走到那一鄉去，你總可以看見這樣的一所舊農舍吧。屋頂是用茅草蓋的，上面雜生着鮮苔和別的小植物，屋脊上有一個鶴鳥窠，因為在那裏，總是有鶴鳥的，牆壁正在坍下去，窗子很低，只可以開一扇窗，窻頭好像一個大瘤似的從牆上凸出來。接骨本的枝條滿掛在籬笆上，在枝條下的籬笆腳邊有一個小水池，有幾隻老鴨和小鴨在池中拍水。此外，那裏還有一隻看家的狗，看見人們走近來，就大聲狂吹。

在一個鄉間，正建築着這樣的一間農舍，在這裏，住着一對農家夫婦。他們的家產雖然極少，但是他們至少得有一樣東西——那就是一匹馬，這匹馬靠着大路旁的青草過活。農夫總是騎了這匹馬到鎮上去；他的鄰居也常常向他借用，以替他們做幾件事務作酬報。但是他們想，最好是把那匹馬賣掉，或者換些什

麼對於他們可以更有用的東西。但是究竟把牠去換什麼東西呢？

「你是很有見識的，好人，」妻子說。「今天天氣很好，你可以騎着馬到鎮上去，把牠賣幾個錢，或者換些更有用的東西來。隨你怎麼做，我總是贊成的。快騎着馬到市場上去吧。」

於是她替他結領帶，因為她結得要比他好，並且她又能夠把牠結成一個極美麗的雙環結。她又用手掌來刷平他的帽子，並且和他接了一個吻。然後他就騎着這匹要賣現錢或調東西的馬走出去了。是的，這個好人是會算計的。

太陽光照得很熱，天上連一塊雲屑也沒有。路上灰塵飛揚着，因為這是一條大路，凡是到市場上去的人，都得在這上面趁着車，騎着馬，或者步行過的。那裏沒有躲蔽熱烈的太陽光的地方。在許多行人中間，有一個人牽着一隻牛，慢慢地沿路跑來，到市場上去。那隻牛非常美麗，實在沒有別的牛可以和牠相比。

「我想，牠一定會生出很好的牛乳來，」農夫自言自語地說。「拿馬來換牛，那必定是一件很好的交易。」

「噲！牽牛的朋友，」他說，「我可以和你講幾句話嗎？我對你說我想一匹馬總比一隻牛更值錢些；但是我倒並不在乎因為一隻牛對於我更為有用。所以，如果你願意，我們就對調一下吧。」

「我很願意，」那個人回答說。於是這件交易就做成功了。

對調的手續辦好以後，農夫跑出來應該做的事，已經做好，他本來可以回家去了；但是他先前已經預備要到市場上去的，所以他覺得到那要去玩玩也好；於是他就又牽了牛向市場上跑去。

他牽了那隻牛，放開脚步，很沈着地走上去，不多一會，他追上了一個人，那個人正趕着一隻綿羊。這是

一隻很好的肥羊，背上有柔細的羊毛。

「我一定要調那個東西，」農夫自言自語地說。「我們的籬笆邊有很多的青草可以給牠喫，並且在冬天我們可以把牠留在室內，和我們住在一起，恐怕有一隻羊比有一隻牛來得更好吧。——我們可對調一下嗎？」

那個趕羊的人是混機靈的，這件交易又就立刻做成功了。於是，這個農夫就又趕着他的綿羊，望大路前進。停了一回，他看見了另外一個人，他是從那邊田野裏抄小路走到這條路上來的，臂彎裏正挾着一隻大鵝。

「你這隻動物是多麼重呀！牠身上有很多的羽毛和很多的脂肪，如其把牠用一條繩子縛着，放在我們那邊的池子裏，讓牠游泳，倒是很好玩的。那個東西一定可以叫我的老婆子收集一些鵝絨來做衣服。她常常說，「我們只要有一隻鵝就好了！」現在這是一個機會，我要替她想法了。我們可要調換嗎？我情願用我的綿羊來調你的鵝，請你答允了這件交易吧。」

那個人一些也不反對，所以這件交易又做成功了，於是我們的農夫，就得到了這隻鵝。這時候，他已走近市場。大路上的人漸漸增加起來，人羣牲口，都在路上擁着。路上的牲口，都靠近溝沿走到了關柵的門邊，牠們竟直闖到稅吏的蕃薯田裏。稅吏自己的雞正在田裏趾高氣揚地踱着，牠的脚上縛着一條繩，因為否則牠見了這羣人畜，就要驚嚇得逃走了。這隻雞的尾毛很短，兩隻眼睛霎時合了合，很機靈地望說，「咯咯咯。」牠說些什麼，我不能夠告訴你，但是這時候我們的那位好人看見了，他就想，「呀，那是我一生僅見的最美的雞呢。我以為牠比我們牧師的小雄雞，美麗得多。照我的意思，我必定要得到那隻雞。一隻雞常常

能夠把落在四周的穀類拾起來，自己養活自己，所以我想，如果我拿我的鵝來換牠，總還便宜吧。」

「我們可以調換嗎？」他問稅吏說。

「調換嗎？」稅吏順口說道，「很好，這件交易總也做得過的。」

於是他們又成交了；稅吏把鵝縛在關柵的門邊，農夫就自己帶着那隻雞走開了。他自從家裏走出來，走到市場上來，實在已經幹過許多事了，所以他覺得很熱鬧很疲乏。他需要喫一點什麼東西，和喝一杯啤酒來提提精神，所以他轉身向一家飯店裏走去。他正要進門的時候，飯店裏雇用的一個馬夫正好跑出來，和他在門邊碰到。馬夫背上負着一隻袋子。

「你那隻袋裏是些什麼東西？」農夫問。

「爛蘋果。」馬夫回答道，「一滿袋都是爛蘋果，拿去餵豬喫。」

「什麼，那真是太可惜了！我一定要把牠們拿回家去，給我的老婆子瞧一瞧。去年，我們草場邊的老樹上只生了一隻蘋果，我們把牠放在碗盞櫃裏，直放到牠乾枯和腐爛。」這總算是一種家產，「我的老婆子曾經說：但是這裏，她將要看見許多的家產了——是的，我一定要把牠們都拿回去給她看。」

「你拿什麼東西來和我調這一袋爛蘋果呢？」馬夫問。

「我拿什麼東西來和你調換呢？好吧，我情願拿我的雞來和你調換。」

於是他就交了那隻雞給他，而接受了一滿袋爛蘋果，拿着走到飯店的客廳裏去。他當心地把袋子倚在煤爐邊，然後走到桌子旁去。但是煤爐是很熱的，他並不會想到這一層。客人已經到得很多了——販馬的，趕牲口的，和兩個英國人。這兩個英國人很闊，他們的衣袋，臃腫得好像要破裂的樣子；並且他們又能善

於打賭，你們將要聽到了。『吱，吱，吱，』煤爐邊在作什麼？蘋果炙焦了。

『那是什麼呀？』一個人問。

『喔，你可知道——』我們的農夫說，於是他就告訴他們關於他這匹馬的完全的故事，他曾經用馬來調一隻牛，以及其他的一切東西，一直到蘋果爲止。

『好，你到了家裏，你的老婆要和你吵嘴了！』內中的一個英國人說。『一定要吵出事來。』

『她要和我接嘴，並不是和我吵嘴；』農夫說。『我的妻子將要說，「好人做的總不錯。」』

『我們要不要打一個賭？』英國人說。『我們來賭幾斛子金幣罷——一百鎊對一百二十鎊。』

『賭一斛子也儘夠了，』農夫回答說。『我只能夠拿出一斛蘋果來作注；但是我情願把我自己和我的老婆子也算進去——我想這樣總可以抵得這數目吧。』

『好的，就是這樣！』

於是這個賭就打定了。飯店主人的馬車趕到門前，這兩個英國人和這農夫走進車子，就駕着去了。一回兒，他們已經停在農夫的草屋旁邊。

『晚安，老婆。』

『晚安，好人。』

『我已經調好了。』

『唔，很好，你是很會算計的。』婦人說。

她就擁抱他，不會注意到這兩個陌生人，也不會留心到那個袋子。

『我拿馬來調一隻牛，』他說。

『謝天謝地，我們有牛奶喝了！』她說。『現在我們桌子上將有多量的牛奶牛油，和乾酪餅了！那是一件極好的交易！』

『是的，但是我已經把這隻牛調做一隻綿羊了。』

『呀啊，那是更好了！』妻子喊着。『你的算計真精明；我們正好飼養一隻綿羊。母羊的奶和乾酪餅，羊毛的短衫和襪子，不能夠供給這些東西，牠的毛祇不過脫落掉，你的算計多精明呀！』

『但是我已經把這隻羊調做一隻鵝了。』

『那末我們今年真的將有炙鵝肉吃了，你這可愛的好人。你常常想到那些能夠使我喜歡的東西。這是多麼有趣呀！我們用一條繩縛在鵝腿上，然後讓牠去跑，使牠到燒烤的時候，更加肥壯些。』

『但是我已經把這隻鵝調做一隻雞了。』農夫說。

『一隻雞嗎？那倒調得真便宜呢。』婦人回答說。『雞會生蛋來孵小雞，我們將要有小雞了；我們將要有一個很大的養雞場，這正合我的意思。』

『是的，但是我已經把這一隻雞調做一袋腐爛的蘋果了。』

『呀！那我一定要給你一個吻。』妻子叫道。

『我親愛的好丈夫！現在我要對你說一件事。你可知道，今天早上，差不多你離開我不久，我就想着今天晚餐，我將要拿什麼好東西來給你做飯菜，於是我想起了魚子和醃肉炒甜菜。魚子和醃肉我已經有了，只乏少甜菜，於是我跑到塾師家裏去——我知道，他們備着很多的蔬菜——但是這個師母是一個很鄙

客的婦人。我請求她借一把蔬菜給我。「借！」她高聲說，「我沒有什麼來借。我連一隻腐爛的蘋果都不能够借給你，我親愛的婦人。」但是現在，我能够借給她十隻，或者一滿袋，所以我非常快活。這真叫我好笑！」於是她給他一個親熱的吻。

「這個很好玩，」兩個英國人一起說；「越弄越壞，越壞越開心。出錢來看這種把戲，倒是很上算的。」於是他們付了一百二十鎊金子給農夫——因為他非但不受譏嘲，反而得到一個親熱的吻。是的，他這樣做，始終得到最好的酬報，妻子看見了，總是固執着說，她的丈夫最有見地，他不論怎麼做總是不錯的。

這是我在小孩時所聽到的一個故事；現在，你們也已聽到牠了，並且知道「好人做的總是不錯的。」

五十八 那是真的

「那真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呀！」一隻母雞說；她說這話的地方，並沒有發生什麼意外的事。「那是雞棚裏的一件很可怕的事！今天晚上，我一個人是睡不着的，幸虧我們的雞窠裏有着許多的同伴。」於是她講了一個故事，其他的雞聽了，一個個都羽毛直豎，連公雞的冠也垂倒了。那是真的。

但是我們來從頭說起吧；這件事是在這城中的一另區域的一個雞棚裏發生的。太陽已經落下去了，家禽們都跳上棲木去就宿。那裏有一隻母雞，生着白的毛和短的腿，她生了極多的蛋，從各方面看來，她總是一隻可以尊敬的母雞；當她跳上棲木的時候，她用嘴來啄了啄她自己，就落下幾根雞毛來。

「好，落去了！」她說。「我越啄我自己，就越變得美麗！」她很快樂地說。她在母雞當中，雖然是很可以

尊敬的，她却也是很滑稽的，不久她去睡了。

四周很黑暗；母雞們並排地坐着。但是，坐在那隻快樂的母雞的旁邊的一隻雞，却老是睡不着；她已經聽得快樂的母雞的話，雖然她並沒有留心來聽；一個人在很靜的時候，真是會這樣的；可是她忍不住去告訴她近旁的一個鄰人。

「你可會聽見方才的話麼？我暫且不指出她的名字來；但是，這裏有一隻母雞，她要啄去她的羽毛，使她更加好看。如果我是一隻公雞，我一定看不起她。」

正在母雞們的上面，一隻貓頭鷹，和她的丈夫及幾個小孩都坐在那裏；這一家人的耳朵都是很敏銳的，鄰雞所說的話，他們全都聽見了；他們霎了霎眼睛，母貓頭鷹就拍着翅膀說：

「不要去聽她！但是，我想，你大概已經聽得那裏所講的話了吧。我已經親自聽見了，一個人在耳朵未曾落去以前，總是聽得很多的。在這許多母雞中間，竟有一隻母雞完全忘記了她所應有的行爲，她要把身上的羽毛統統拔去，然後去給公雞看。」

「不要給孩子們聽見。」公貓頭鷹說：「那是不要給孩子們聽見的好。」

「我要告訴鄰人去；她是一位很值得結交的朋友。」她說着，就飛走了。

「啞！啞！——啞！」他們一同飛到鄰近的鴿子窠前，對裏面的鴿子叫道：「你們聽見麼？你們聽見麼？啞！有一隻母雞，爲了公雞而把她的羽毛完全拔去，如果她現在沒有死，他將來一定要凍死的。」

「咕！咕！什麼地方？」鴿子們叫道。
「在鄰近的雞場裏。我親自看見的。這故事說起來雖然不像，但那是真的！」

「我們相信我們每個字都相信！」鴿子們咕咕地說，於是他們咕咕地走到他們自己的食場裏去了。『有一隻母雞，也有人說是兩隻，她們已經把她們的羽毛完全拔去了。這樣，可以使她們與眾不同，引起公雞的注意。那是一個冒險的計劃，因為這樣很容易受涼，傷風和發寒熱，病死，後來她們果真都死了。』

「醒來醒來！」公雞叫着，飛上籬笆，他雖然還很有睡意，但是他還在叫着。『三隻母雞，因為和一隻公雞鬧了四角戀愛，她們把身上的羽毛完全拔光，全都死了！那真是一個可怕的故事。我不願意一個人保守秘密，我要讓牠再傳出去。』

「讓牠再傳出去麼！」蝙蝠們尖聲說；於是母雞們叫着，公雞們啼着，『讓牠再傳出去！讓牠再傳出去！』所以這個故事從這個場上傳到那個場上，最後仍舊再傳到出事的場上。

『五隻母雞』他們都說，『把身上的羽毛完全拔去，因為要顯出她們誰最愛公雞，誰最消瘦，後來她們互相啄着，都倒地死了。這對於她們這一族，是很羞恥的，而對於她們的主人，也是一個大損失。』

那隻啄去幾根羽毛的母雞，當然不知道這就是她自己的故事，又因為她是一隻可以尊敬的母雞，所以她說：

『我看不起那些雞，但是這樣的雞是極多的。一個人對於這樣的事情，決不應該瞞人家的，我要盡我的能力，把這個故事登在報紙上，傳遍全國。這樣對於那些雞和她們的家族，都是很有益處的。』

這件事登在報紙上了，印出來了。那是真的——幾根羽毛會得擴大了，變成功五隻大母雞。

五十九 一個大悲哀

這個故事一共包含兩段，第一段是可以畧去的，但是牠告訴我們一些詳細的情形，所以我們也來看牠吧。

有一次我在鄉下一個紳士家裏住了幾天，碰巧主人和主婦都到外面去了。那時候，忽然有一個從鄰鎮上來的婦人要會見主人，他帶了一隻叭兒狗，據她說是來接洽轉讓她硝皮場裏的股分的。她身邊帶着票據，我就叫她把票據等套在信封裏，上面寫明了業主的姓名和地址，「軍需總監……」

她當心地聽着我的話，握了筆，停了一會，然後要求我把姓名地址再慢慢地念一遍。我答允了，她就聽着寫下去，但是在她寫到「軍需……」的時候，她就狐疑不決的，深深地嘆了口氣，說：「可憐我是個女人！」這時候，叭兒狗坐在地板上，高聲狂吠。她原是要逗引牠的歡喜和增進牠的康健，而帶牠出來的，現在我們把牠放在地板上，也實在太待慢牠了。這叭兒狗生着一個塌扁的鼻子和一個極肥大的背脊，牠的外貌，看上去很特別。

「牠不咬人的。」婦人說：「牠沒有牙齒。牠好像是我們家庭裏的一員，很為忠心。只是牠還嫌得粗魯一些，這是被我的孫兒們所戲弄到這樣的。他們玩結婚時，就叫牠扮做伴娘，這對於牠是不很勝任的事情——可憐的老東西。」

於是她交付了票據，抱着叭兒狗走了。這就是這個故事的第一段，可以畧去的。
叭兒狗死了！這是第二段。

大約是在一禮拜以後，我到鎮上去，住在一家旅館裏。旅館的窗子，恰巧對着硝皮場，這個場用許多木板攔做兩部；在那一邊放着許多大大小小的生的熟的皮革。在這一邊放着硝皮時所需用的一切用具，這

是屬於那個寡婦的。叭兒狗已在朝晨死了，並且已經埋葬在硝皮場的這一邊。這個寡婦的孫兒們，爲牠堆了一個很美麗的墳，叭兒狗躺在那裏，一定是很快樂的。

墳的四周，用花盆的碎片圍着，上面撒滿黃沙；在墳的頂上面埋了半個啤酒瓶，瓶頸向上面，這是全然沒有什麼用意的。

小孩們圍在墳的四周跳舞，其中最大的那個孩子，只是一個七歲的男孩，提議要給叭兒狗在墳上舉行一個展覽會，叫一切住在這條小弄裏的孩子們來觀看；參觀費定爲一粒褲紐，因爲每個男小孩總一定有一粒褲紐，並且各人還可以送一粒給一個小女孩的。這個提議就被歡呼地採用了。

於是這條弄裏的孩子們，都在這裏聚攏來，各人都拿出一粒褲紐來。在這天下午，有許多聽見了這消息而來參觀的孩子，都只結着一根褲帶；現在他們看了這叭兒狗的墳墓，都非常感動。

但是在硝皮場的前面，近入口的地方，站着一個衣服破碎的小女孩，面貌生得很美麗，鬆曲的頭髮，蔚藍的眼睛，看上去非常有趣。這個孩子不作聲，也不哭泣；但每當這小門開着的時候，她就望着場上仔細地瞧了一回，她因爲沒有褲紐，所以她只得憂愁地停留在外邊，一直等到其他的孩子，都看過墳場回去了；那時候她才坐下來，把她的一雙櫻色的小手，遮住了眼睛，暗自流淚；只有這一個女孩子，不會看見過叭兒狗的墳墓。這對於她是一個大悲哀，和任何成年人所能够體驗到的一個大悲哀一樣。

我從上面看見了這件事情，從上面看來，我們自己和別人，都有很多的悲哀，會使我們啞然失笑的！這就是那個故事，如有誰還不明白這故事，他可以向寡婦的硝皮場裏去買一股股份來就會明白了。

六十 燭

從前有一枝大蜜蠟燭，很知道牠自己的尊貴。

牠說：『我生在蜜蠟的家裏，做成燭的形狀；我的光比別種燭光亮一些，燃燒的時間也長一些；我總是放在燭架上，或是放在銀製的燭臺上的！』

脂蠟燭說：『你過得真舒服！我是脂油做的，但是我自己仍舊很安慰，覺得我至少總比殘餘的燭頭改做的燭要好些；那只能滴兩次，像我這樣高，卻能够滴八次的。我很滿足！自然，蜜蠟做的燭比脂油做的要好得多，幸福得多，但是我們總不能够在世界上自己選擇位子呀！你是放在大房子裏的琉璃燭架上的，我是放在廚房裏的，但廚房也未嘗不是一個好地方；一家人吃飯，全爲靠這個廚房呢。』

蜜蠟燭說：『我覺得還有比吃飯更重要的事，那就是集會。人們看見燭光明亮，也照見他們自己的顏色！今天晚上將開跳舞會，不久我和我的全家人就要被他們拿起來了。』

正在說話的時候，全部蜜蠟燭都被拿走，就是脂蠟燭也拿走了。一個婦人親自用纖手拿了脂蠟燭，帶到廚房裏去；有一個男的小孩子提着一籃蕃薯站在那裏；籃裏也還能找出兩三個蘋果，好婦人把那枝脂蠟燭完全給了那窮的男小孩。

她說：『小朋友，這枝脂蠟燭是給你的。你的母親做夜工，晚上睡得很遲；這對於她是很有用的！』

房裏還有一個女的小孩子站在婦人的身旁，她聽到那句『晚上睡得很遲』，她便很高興地說：『晚上我也睡得很遲！我們將開跳舞會，我要縛上我的大紅帶子！』她的臉上充滿了光輝，她喜歡極了！沒有蜜

蠟燭的光輝。能够有這兩個小孩一樣大！

脂蠟燭想：「我能够看見小孩子發光的臉，實在是我的好運氣，我真永遠不會忘記這一次，恐怕這一次也就是我所能看到的末一次了。」

於是牠被男小孩放到籃裏，蓋上了蓋，就拿着走了。

脂蠟燭想：「我現在將要到那裏去呢？我快要到窮人的家裏去了，蜜蠟燭坐的是銀臺，看的是貴人，我恐怕連銅燭臺都坐不着呢。照貴人是怎樣的有趣呀！但是我的命運，註定做脂蠟燭，不是做蜜蠟燭的！」

於是脂蠟燭到了窮人家裏。這家人家有一個寡婦，三個小孩，住在那富家對門，又小又矮的房屋裏。母親說：「上帝保佑那三好婦人，她送了脂蠟燭給我。這真是一枝好蠟燭，有了牠晚上睡遲了，就方便得多了。」

於是，脂蠟燭點了起來。

牠說：「火……火，她點我的那火柴氣味多難聞呀！蜜蠟燭在富家決不至於受到這樣待遇的。」

富家的蜜蠟燭也點了起來，牠們的光照到大街上，門外車馬喧闐，雜沓載着貴客，門內奏着音樂。

脂蠟燭想：「客人現在絡繹來了。」於是牠想到那富家的女小孩的發光的臉，比一切蜜蠟燭的光輝都要大。「那樣的光輝我再也不見了！」

那時候窮人家的小妹妹，跑來抱着她，哥哥和姊姊的頸項，她有很重要的事對他們說，但只是低聲的說：「今天晚上我們可以吃熱蕃薯！你們看，好不好？」

她的臉上因為快樂而充滿了光輝，脂蠟燭正照着她，牠看見她這樣的快樂，覺得她比那富家的小女

孩更光輝得多了。

脂蠟燭想：「吃熱蕃薯是很難得的，三個小孩一定高興極了！」牠打了個噴嚏，那就是說，她餓極了，脂蠟燭不能再做別的事了。

歌： 桌子放好，大家吃蕃薯。啊呀，味道真好呀！這是個全席，每人額外還有一隻蘋果吃，最小的女孩唱着短

「仁慈的上帝，我感謝你，

你又給了我豐富的糧食。

阿們！」

她唱完了歌，問道：「母親，我唱得好麼？」

母親說：「你不能再請求了，你應該感謝那撫育你的上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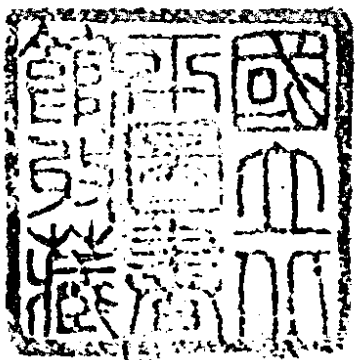
小孩們都上牀睡覺，和母親接了一個吻，馬上都睡熟了，母親爲的是養活一家老小睡得很遲，還在那裏縫紉。富家的燭光仍舊照射着，樂聲仍舊傳過來。天上的星照一切的房屋，照着富家，也照着貧家，一樣的光明，一樣的祝禱。

脂蠟燭想：「這真是可愛的晚上！我不知銀燭臺上的蜜蠟燭是不是也有同樣的感想？我很想在燒完以後知道這些事。」

那時候牠想到兩個快樂的家庭，一個是蜜蠟燭的光照着的，一個是脂蠟燭的光照着的。好了，這個故事就此完結了！

中華民國元年九月七日

贈 遂



足本世界文學名著

▲內容有趣
▲百讀不厭
▲譯筆暢達

一英國之部

- 英國小說集 三角
- 沙氏樂府 四角半
- 金銀島 四角
- 變城記 七角
- 織工馬南傳 三角半
- 維克斐牧師傳 印刷中
- 撒克勝劫後英雄 五角
- 塊肉餘生 印刷中
- 魯濱遜飄流記 四角
- 愛麗思漫遊記 二角
- 愛麗思鏡中遊記 二角半
- 格列佛遊記 二角半
- 佛蘭克林 三角半
- 小公子 三角
- 潘彼德 三角半
- 水嬰孩 一角半
- 黛絲姑娘 六角半
- 天路歷程 印刷中
- 鄧肯自傳 三角半
- 亞河王 一角半
- 黑女尊神記 二角半

一法國之部

- 女性的禁城 四角
- 魯濱漢故事 二角半
- 玫瑰與指環 一角半
- 亞德王故事 一角半
- 暴風雨 三角
- 鐘情 三角
- 馬克白 三角
- 爭鬥 二角
- 哈夢雷特 三角
- 該撒大將 三角
- 人與超人 四角
- 少奶奶的扇子 二角
- 莎樂美 二角
- 理想丈夫 二角
- 英國故事集 二角
- 法國小說集 三角
- 俠隱記 五角半
- 續俠隱記 七角
- 茶花女 三角半
- 悲慘世界 三角半
- 苦兒流浪記 四角

一德國之部

- 苦女努力記 六角
- 田岡文樂 二角半
- 盧騷懺悔錄 四角
- 菊子夫人 印刷中
- 聖安東尼之誘惑 三角半
- 卡門 二角半
- 愛與死之角逐 二角半
- 德國小說集 三角
- 西線無戰事 三角半
- 戰爭 五角
- 格林童話集 六角
- 茵夢湖 一角
- 沉鐘 二角
- 少年維特煩惱 二角
- 意國小說集 三角
- 南歐的教育 四角半
- 愛的勝利 五角
- 死的勝利 五角
- 木偶奇遇記 三角

一其他各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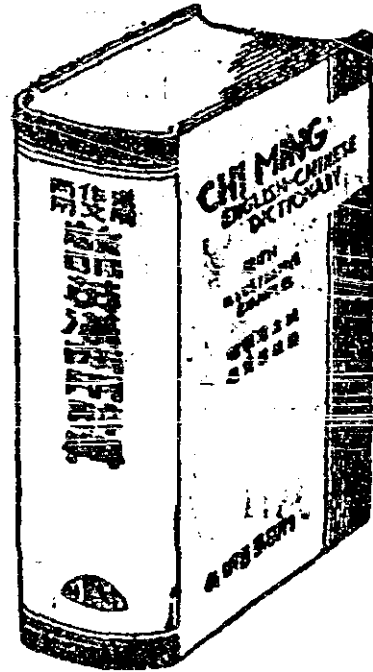
- 木偶遊非記 四角
- 北歐小說集 三角
- 弱國小說集 三角
- 日本小說集 三角
- 唐吉訶德上 七角
- 唐吉訶德下 印刷中
- 青島 二角半
- 安徒生童話上 四角半
- 安徒生童話下 四角半
- 瑞士魯濱遜 四角半
- 瑞方夜談 三角
- 伊索寓言 二角半
- 放浪記 二角半
- 媽拉 二角半
- 父親 二角半
- 羅馬故事集 二角半
- 希臘故事集 二角半
- 日本故事集 二角半
- 印度故事集 二角半
- 西歐故事集 二角半

上海四馬路二八號 啓明書局 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啟明英漢辭典 求作兩用 解文

葛傳槩校訂

鄒蘇 朝兆 濬龍 編主



解釋簡明適切

作文例句實用

- 單字 二萬
- 成語 四千
- 例句 一萬
- 附錄 五種

一語一句均經苦心推敲

現代術語盡量搜羅

本書係根據桑代克氏二十世紀初級字典福雷氏簡明牛津字典及袖珍牛津字典編譯內容完備求解作文兼籌并顧解釋適切譯語翔實例句豐富韋氏注音於讀者發音多一指示附錄五種堪稱完備

全滬各大書局經售

福州路三二八號

啓明書局印行

精裝一冊 瑞典紙印

每冊 二元五角
原價

特價 一元五角

A Daily use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漢英 翻譯 兩用辭典 寫作

寫各種英文感到困難嗎？

本辭典是片刻不離的良導師！

本辭典專供學生及一般讀者寫英文作品之用，其指示之效能，不亞於口授，至本辭典之特點有 1(檢查便利)蓋字以筆劃分類，檢查異常便利，2(切合實用)中學生應用之範圍內應有盡有 3(材料新穎)各種新名詞，均亦採入。

單字六千 成語二萬 精裝一冊 實價六角

An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for Junior Middle Schools

學生英漢小字典

發音困難，生字缺少，解釋不盡，請速購本字典

- 發音兩種** 每單字下。有發音符號兩種。一為漢字注音。一為萬國音符。雖不懂英文者亦能讀音。亦懂意義。
- 字字實用** 本字典依據美國字典專家桑代克選定之常用字彙編輯。字字實用。熟讀之後。應用無窮。
- 解釋簡明** 本字典取中學生常用單字列入。避冷僻。就常用。極易檢查。解釋簡當明白。為其他字典所不及。

每冊二角 半打一元 歡迎選購

上海四馬路 三百廿八號 啓明局書印行 各書局均售

安徒生童話全集

下 冊

Anderson's Fairy Tales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七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五月再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實	價	一 元 四 角
原 著 者		H. Anderson
譯 述 者		張 家 鳳
發 行 者		朱 炎 啓明書局代表人
發 行 所		啓 明 書 局 上海四馬路三二八號
經 售 處		全 國 各 大 書 局

本書編號：178

14026
131

